《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八三冊目次

春秋或問十卷 （元）程端學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〇一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李廉撰 元至正十一年虞氏明復齋刻本 一一九

春秋師說三卷附錄二卷 （元）趙汸撰 元至正二十四年休寧商山義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 四〇〇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元）趙汸撰 元至正二十四年休寧商山義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 四三八

春秋或問十卷

（元）程端學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或問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旣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用夏正一條。反復引證、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郢書燕說。甚至於隱公元年不書卽位、亦謂卽位當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書以爲改正不改月之證。其陋殆不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由誤從孫復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務求聖人所以貶。卽本條無可譏彈、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轇轕、多與經義相違。此書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棄短取長、固亦未可竟廢焉。

程積齋春秋序

元四明程積齋先生嘗慨春秋在諸經中獨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沈潛紬繹者二十餘年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經筵申請下有司鋟板於集慶路儒學南海黄佐南維志録其書而別有綱領一卷明著書大義大旨以程朱二氏之論攷正三傳及胡氏之得失作本義以發聖人之經旨辯疑以訂三傳之疑似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其書世有傳本然余所見則本義或問而已辯疑缺佚不完今刻二書而辯疑姑俟焉始四明之學多宗象山惟黄震史蒙卿實為朱子之學先生與其兄畏齋師事蒙卿盡得朱子明體達用之指二難自為師友方嚴剛正時人以二程目之畏齋發明朱子讀書之法作讀書工程國子監嘗取其書頒示校官以式學者先生為是書一本伊川晦菴之意遍覽傳說折衷同異歐陽圭齋言其精神心術萃在是書朝夕改訂寢食為廢蓋二先生學本紫陽故其道問學之功精專若是也先生名端學字時叔舉進士第二人為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為筠州幕有循良稱畏齋名端禮字敬叔以薦為台州路儒學教授元史有傳今著其略俾讀是書者有以論其世焉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或問卷第一

四明 程端學 述

或問曰春秋名義先儒不一其說予一切削之獨有取於杜氏之說何也曰春秋者魯史之本號非孔子所名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左氏載韓起適魯見魯春秋司馬侯謂羊舌肸習春秋以對晉悼公申叔時以教春秋爲傅太子法皆前乎孔子之辭古人簡質卽物取名如詩名關雎盧令書名益稷梓材之類姑借此以紀簡編何必研精覃思轉相訓詁釋其命名之義哉故惟杜氏得之爾

曰春秋之始乎隱公或謂其賢且讓或謂始於蔑之盟或謂天王下賵諸侯之妾子獨取程子孫氏以爲平王之所終者何也曰春秋非爲魯隱作也假魯史立教爲萬世法者也隱公賢乎常事耳春秋不書常事況魯隱十年之間經之所書莫非過行而謂其賢乎若曰姑蔑之盟則魯惠以上固有盟矣隱三年石門之盟左氏曰尋盧之盟也盧之盟在春秋之前是知魯惠以上固有盟也此盟適當隱之初耳若曰天王下賵諸侯之妾則與平王戊申忘父事讎孰重哉不始於彼而獨始於此乎借曰魯史所無不得以爲始然平王所以號令不及天下者必有其故不獨此一事矣故石氏曰春秋以無王而作孰謂隱賢且讓而始之哉趙木訥亦曰凡諸儒欲以一事當春秋之始者皆妄也曰朱子解詩以平王戊申使復讎討賊之師爲報施酬恩之舉忘親逆理而春秋作者何也曰朱子之言至矣然不過因詩之一事以立論王綱之壞雖此之由而平王五十年間壞王綱者非止一事朱子之詩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遲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 聖作春秋哀傷實在玆亦不專取一事爲春秋始也

隱公

元年

或問曰元年之元先儒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子不之取何也曰在易元亨利貞之元可謂在天爲元在人爲仁若數年而以仁爲訓遂謂仁年得乎楊龜山固已病其太支離矣其與說者所謂變一爲元元者氣也蓋相類矣況元年者上古以來歷歷稱之何獨春秋始有深義

秋似元有此中也曰先儒謂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奉王正明此義則王與天同久而人道立者其意微矣子亦不取何也曰意則役矣然施之紀事之年月則未有此意矣故劉氏云大凡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此八字文理相須以載事者必皆庸焉非聖人新意唯王一字在春正之間

爲聖人新意耳此說庶矣然愚又謂王一字亦非聖人新意其曰王正月者王所班之正月猶言王之正月也豈聖人新意哉嘗謂自元年春王正月六字亦非聖人新意唯書公即位雖因舊史而有不請命之譏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曰然則序王於年月之間者誰歟曰魯史也以理論之諸侯國史當有王字若周史則弗書之矣曰如子之言則敘天下後世一魯史而足焉用孔子筆削乎曰非此之謂也孔子傷周之不王也義利之不明也王伯之不辨也夷夏之無別也諸侯大夫之僭竊也災異薦出而莫之戒也於是削魯史之合於禮者筆魯史之不合於禮者以訓後世使人知其非禮則禮有在矣其所以防民之欲而約之於義理之中者懇矣至矣故曰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此春秋所由作也而其敘事之年月則不問有禮與否而悉書之以次其事之先後惡用深求也哉故春秋立敘在其事而不在其年時月日之間苟以年時月日而考其事之遠近緩速重復先後則有之矣故春秋紀事有月者書王無月而時者不書王愚以是益信月書王月而不可離王正月爲二句矣故曰以年時月日而論春秋者求之過者也曰鄭夾漈陳君舉皆謂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諸侯

止稱世王平曰矣政諸侯並稱元年者彼亦有諸
乎曰無所考也彼亦以改元爲重事而意其非諸
侯之權也故黃氏曰諸侯所謂奉天子正朔者謂
以子丑寅爲歲首講朝聘耳未必使諸侯皆以天
子之元年爲元年蓋封建之法舉自黃帝諸侯之
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有王者興
特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有即位則亦
各自有始年安得一律以天子之年爲年其曰諸
侯以世計者恐世遠難考姑舉其世次歟此論得
之
曰先儒謂春秋用周正正月爲夏之十一月子獨不
然何也曰蔡氏釋書元祀十有二月之義曰元祀
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
以十二月爲正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
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
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改正朔而不改月數
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
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
記始皇帝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
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寅
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
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

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八月
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起月數未嘗改也且秦
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據十月朔夫秦繼周者
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
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制也漢仍秦正亦書曰
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黃
氏曰據杜氏注左傳有周正月令十一月之語先
儒遂多指春秋之春爲冬建子之月至胡康侯講
春秋始謂前乎周以丑爲正書元祀十有二月知
月不易也後乎周以亥爲正書元年冬十月知時
不易也建子之月非春明矣聖人語顏回以爲邦
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蓋
以夏時冠周月垂法萬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
而不敢專也然康侯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非
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在疑而
未決也故晦菴先生以爲若如胡氏說則月與時
當差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此之紛更戴岷隱講
春秋常以夏正爲說於時亦未見爲　竊意三代
雖有正朔之事而天時無遷改之理趙浚南曰周
正夏正之辨雖各有據隨其所信然天時終不可
易月數實未嘗改春秋用夏正數月本無可疑然
獨疑月數不改則周之大事必用建子之月魯當

在十一月即位而今在寅月即位何也蓋當時諸
侯放恣國各有歷考之唐志周魯宋各自有歷法
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豈魯自改正朔用
夏正寅月即位而春秋因其舊乎或曰果如是則
經惡得不正之曰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曰其
文則史乎若定公即位在六月亦據實書之況一
經所在皆非常事魯用寅月即位當直書之以懲
專恣豈得改其實哉或又曰即位書不書各有義
豈專爲正朔設乎曰春秋一事該數義者甚多此
其一義耳家氏曰寅卯辰爲春寅爲歲首此百王
不易之正也虞夏而上春首寅歲首寅天時王正

兩得其正自商人以建丑爲歲首周人以建子爲
歲首而百王之正與二代之歲首始判爲二夫子
云行夏之時欲正與時皆以寅爲歲首革二代之
歲首而爲百王不易之正此夫子之志然周雖建
子爲歲首不過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而周家所以
授時授功者夏時夏正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
一月者左氏之誤也以爲周家變易四時以子丑
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者
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蓋自羲皇肇立人極仰
觀天運之常俯察氣化之變分陰陽以序四時而
春夏秋冬之位以定十二月之次以立此皆因其

自然之理非聖人以已之私智而強爲之區別也
以窮冬爲春非生物之候也以夏爲秋物之方長
而未成也以秋爲冬而歲功未畢欲閉藏而莫可
也商周聖人之心亦虞夏聖人之心其欽若天道
敬授人時一而已矣夫豈變易四時貿亂寒暑而
曰吾以是新民聽者哉蓋歲首者將以發號施令
而正月則以紀年授時歲首可改正月不可改也
見之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祇
見厥祖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
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
月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爲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

正月也又如臨卦之彖辭曰元亨利貞至於八月
有凶指觀而言也臨二陽四陰之卦直十二月觀
二陽四陰之卦直八月蓋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
八月而言當二陽之寖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以臨
觀相爲反對云爾此卦下之辭文王所爲是時商
人以丑爲歲首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此商家月
次不易之明證也周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一月者建寅之月正也春
大會于孟津者夏時孟春建寅之月也孔氏乃以
一月爲建子之月其意以爲三代改正朔必改月
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夫豈知改正朔

者不過更其歲首春秋冬夏可從而變易乎十二
月次可得而紊乎又考之詩及二禮其義從明傳
註不足惑矣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者夏時
也小雅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詩與周
頌臣工維莫之春者皆夏時也臣工之詩乃諸侯
助祭及莫春遣之歸國告戒之辭也曰維莫之春
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言莫春
則當治耕作之事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
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也而鄭氏
箋詩乃指周之莫春爲夏之孟春則四時之名易
位其外豈不甚乎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
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
木皆指夏時而言也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
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今之季冬也若以爲周正
十二月今之孟冬水始凍冰未及堅冰可藏乎內
宰仲春詔內外命婦始蠶夏仲春也若以爲周之
仲春今十二月而可蠶乎天官正月始和布治于
邦國都鄙者亦夏正正月也而傳乃以爲周正建
子月此一時而從周從夏之不同其實正月布治
者亦夏正也又如禮記月令一篇純乎用夏時者
也王肅蔡伯喈皆以爲周公遺書呂不韋稍加傅
會以行乎世實則周公之書彼不韋豈知爲此乎

汲冢書者不知何所從來要之亦古書也其周月
解時解訓等篇四時中節大率與月令相似且其
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埀三
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又有嘗麥
解曰成王四年孟夏初爲宗廟乃嘗麥於太祖若
以卯月爲孟夏安有麥可嘗乎必如鄭孔之說錯
亂四時變易冬夏則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氣十
有二律乃不與天氣物化相應而周聖人吾知必
不爲此也又如魯論曾晳舍瑟一章所謂莫春者
亦可指爲夏正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氣猶壯既
非春服可成之候亦非可浴之時則此莫春非夏
正而何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
者本言脩治橋梁必在冬深水涸之時徒杠十一
月可成淵水先涸也輿梁必十二月乃成河水後
涸至是時乃可施工云耳傳者引夏令爲證則非
本旨此又月次不易見之魯論孟子者也自左傳
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
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之序以從左傳之訛
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朋附未能以辨乎
此迨河南程先生謂春秋假天時立義故文定傳
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一以夏時周月爲
斷時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

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春秋春王正月果若是乎
竊嘗觀程子之意似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見
行夏時之意但春秋有年之下書時而紀事者如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之類自舊已然蓋史失其
月僅著其時而春秋因之耳今以爲夫子冠以是
時猶存周月其不然與蓋左傳自王正曰周正本
非確然一定之論後人以元凱爲之長曆而曆法
有未易知者故依違而不敢議而不知曆務遷就
以求其合唐人嘗曆者剾常非之謂日干或不在
其月則改易閏餘曲爲遷就故閏月相距近者十
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如是而求合果何益於經乎

或曰然則用夏正泝而上之至春秋之世可得合
乎曰天運有常有變只如日月之行雖云度數一
定不能不稍有盈縮有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
頻食者故自古無不差之曆是可以定數求乎元
凱務遷就求合周正卒不得合每爲之遁辭曰此
經誤也此曆誤也後人含五經之明證而從事於
曆固當有一二合者然得諸此而遺諸彼合於前
則爽於後是亦偶合而已矣是故窮經者不必論
曆又曰言春秋用周正者左氏傳也羽翼左氏之
說爲之曆以傳於後者杜元凱也愚未能學曆豈
敢輕議前人之非然欲發明夏正之說不容已於

言也僖公五年左傳書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説
者以爲周正建子之明證此乃傳之南至而非經
之南至豈得置而勿論乎夫閏法自虞夏以來未
之有改也曆家置閏準以三十二月爲準而長曆
自僖元年閏十一月至五年閏十二月相去凡五
十月不與古曆御同此杜氏曲爲遷就以求合傳
五年之南至是歲南至實不在此月何以言之所
謂冬日至者夏日至者乃日行極南極北之驗未
聞春之首秋之初而可以至言也今左氏於此年
春書春王正月日南至是以建子月爲孟春而
日至古有是乎春可以書日南至秋可以書日北

至乎二至既外二分亦可從而外乎左傳於分至
啓閉每謹記而備之今既以子丑寅爲春則必以
午未申爲秋四序分錯中節而隨之紊亂建子月
立春則建丑月爲春分乎建午月立秋則未月可
得爲秋分乎春秋分者本謂晝夜停寅者中今以
窮冬盛夏爲春秋分晝夜可得而均乎寒暑可得
而中乎推是以往天氣物化悉皆舛紊愚不知孔
鄭謂商周變易四時者至此何以爲之說乎此以
曆而言也考之傳文左氏自不能固守周正之説
而每雜引周夏正以揆一時之事而杜氏曲爲說
以通之終有不可得而通者聊舉一二以釋學者

之疑隱三年左傳云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其為夏時固宜而杜氏乃以此四月為周之四月以此秋為周之夏謂是芟踐成周未成之禾麥何其用意區區若此乎晉伐虢圍上陽問之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以周正紀事卜偃以夏正釋童謠從左傳乎從卜偃乎卜偃生於當時世典晉卜若周家以建子為正月卜偃何為以十二月為夏正之十月乎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士文伯以歲考之定為

七十三歲老人蓋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夏正建寅之正月朔至襄公二十九年夏正十二月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為歲七十三而左氏乃載此事於三十年之二月則老人乃生文公十一年二月甲子而非正月甲子至是七十有四矣豈令老人隱者誤衆夏正師曠士文伯皆極精詣不容爽之俱誤周家以建子為正而二子以夏正計老人始生之歲必無是也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有食之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用正陽之禮故經以是為譏爾夫既非正陽之月則

是月乃夏正之六月矣疑元凱求以通周正之証乃曰以長厤推此六月朔乃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此借厤法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辭其經意亦非左傳所以立例之本意是不可以無辨也又如城築興作之事多以輕用民力而書左氏一以周正為斷曰此時也此不時也宣公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夫以水昏正為興作之候者傳例也以周正而言此十月乃夏正之八月是時北方七星何由昏正而左氏乃以城平陽為得時亦書則十月乃夏正而非周正亦明矣左傳自不守其周正之說後先矛盾不相為同後人乃依違遷

就而不敢改遂使春秋夏時著義鬱而不揚愚竊恨焉學者知左傳之紕則孔鄭杜之說可以坐判矣然後可與言春秋矣請即經之正文而緊命之夫冬而烝禮之常也春秋常事不書桓八年正月書烝五月又書烝再書之以譏烝之不以時穀梁子似亦知夏時之說其言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夏又興之春秋所以譏胡文定又引周官中以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為建子月其引歲周禮仲冬周是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田維其時矣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正月而書烝謂其過時而書豈不反以周禮仲

春之田而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春秋正月爲周
正建子月謂春秋以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而
書若然則春秋於夏五月一書烝以譏不時可也
正月之烝既得其時又何以書爲哉桓十四年八
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八月而嘗時也常事不書
也所以書爲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所以譏爾御廩
者粢盛之所藏今而告災不知戒懼春秋是以譏
公救之傳皆同而孫泰山胡文定乃謂此八月乃
周正之八月周正之八月乃夏家之六月六月而
嘗不時所以書失春秋繼災書嘗示警之意矣噫
夫烝之不時者以爲時嘗之時者以爲不時不過

以證夏時冠月周正紀事之說耳且以春秋所書
寒暑災變而言於夏時大槩可通其不可通者小
有疑而未定焉耳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
辰大雨雪記異也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爲異
僖十年冬大雨雪書冬不書月且加以大字記是
冬寒氣大甚屢雪之爲災耳若此以冬爲八月九
月是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安有連五月之雨雪
乎又如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嚴冬不殺氣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爲建亥月則夏
時之十月草不盡殺猶或有之春秋何以遽書爲
異乎竊詳經文十二月乙巳公薨之下書隕霜不

殺草李梅實此於歲終併書一冬之異非專爲此
月書也杜氏以其長曆而推謂此十二月乃周之
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爲舊史紀錄之誤春秋因
之愚謂九月之霜不能殺草猶未足爲異春秋何
以動色而書之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乎此夏正
之冬何疑乃若書無冰皆在春以水政不修而書
耳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
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謂二月開冰而周禮藏冰開冰與此略同春秋於
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二月襄二十八年
春三月書無冰皆以冰政不舉書之耳書螽有

在夏秋者爲其賊苗而書有在冬者則以陽氣不
斂蟄出爲災耳哀公十二年冬書螽十三年冬又
書螽皆紀異也窮冬沍寒閉蟄已久而螟螽生焉
其爲異大矣左氏乃託夫子荅季孫之語歸過於
司曆之失閏春秋爲記異而書豈爲曆乎宣十五
年秋螽而冬蝝亦爲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
麥苗傳者謂周七月爲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爲災
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令
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或已種
而爲水所溺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莊二
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謂歲終計公私所儲蓄而言

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際乎此春秋所書寒暑災變合於夏時者也外是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而通要以不害於大體之合皆具述於經本文之下生乎千載之後而尚論千載以前事容有未盡合者俟之聖人而無悖考之五經而可證斯可謂之合何必盡求其合然後謂之合乎必欲變易四時錯亂分至以從周正之說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易氏曰是是非非所易見也事有似是而非者苟不推見至隱未有不以非爲是者也何者春秋書春無冰則似冬令書冬殺菽則似秋令此左氏所以敢於改時易月而不作者也夫春夏秋冬之序則用周正分至啓閉之序則用夏時人皆知其非而不敢非之者以其說聖經也然聖經豈若是哉左氏但記經之似以誣後世爾何以知之左氏用周月紀事公穀於桓公八年烝之傳以夏釋經左氏之說非矣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學者任以天道觀聖經則左氏之說不辯而自詘矣左氏於正月之上加一王字以子月爲春是以冬爲春也以卯月爲夏是以春爲夏也以午月爲秋是以夏爲秋也以酉月爲冬是以秋爲冬也四時十二月之序皆易位矣稽諸天道則不順揆諸人事則不合遂使

春秋一經非秦若天道之書上違先王之典下開萬世之疑皆左氏之罪也請推本而論之堯典一書欽天授時之書也羲和四子分掌四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建卯之月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建午之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建酉之月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建子之月也自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雖百世莫能改也或曰三代既無改時易月之事夫子何以言行夏之時乎曰此以歲首頒朔言之也舜月正元日詢四岳闢四門禹正月朔旦率百官若帝之初古者固有大朝會大政事大號令大因革則於歲首行之而頒之於諸侯也夏正建寅爲人統此以正月爲歲首也商正建丑爲地統此以十二月爲歲首也周正建子爲天統此以十一月爲歲首也秦正建亥爲水位此以十月爲歲首也夏正即今之正月不假言也請以商周秦漢明之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曰惟二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于元祀三祀之下即繫之以十二月者此商以十二月爲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七月之詩周公所作也其詩以子月爲一之日丑月爲二之日寅月爲三之日卯月爲四

之日言日不言月者不改月若也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者改歲若也此周以子
月爲歲首即未嘗以一之日爲正月也秦文公獲
黑龍以爲水瑞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以十月
建亥爲歲首呂不韋集諸儒作月令季秋之月合
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秦以孟冬之月爲來
歲也司馬公作通鑑於二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
月戊寅大赦于漢高祖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沛
公至霸上於孝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庚戌封
琅琊王澤爲燕王於孝景元年之下書曰冬十月
丞相嘉奏立祖宗廟於孝武元年之下書曰冬十

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親策之於元
年之下書冬者時不改也書十月者月不改也此
漢因秦正朔以亥月爲歲首即未嘗以冬爲春以
十月爲正月也至大和元年夏五月行太初歷以
正月爲歲首自是於二年三年之下即書正月不
復先書十月矣孔子所謂行夏之時此之謂也賈
誼所謂改正朔者改此而已非改月也唐武后天
授元年十一月朔日南至改用周正以十一月爲
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亦可以參攷
矣左氏於僖五年十二月晉滅虢引童謠之言以
爲鶉火旦中之月於僖十五年十一月韓之戰引

卜徒父之占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於
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引太史之言以爲日過分而
未至是建巳正陽之月於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
引叔孫昭子之言以爲日過分而陽猶不克能無
旱乎於昭三十一年十二月日食引史墨之言曰
日月在辰尾謂夏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蒼龍之尾
若此之類皆所以附合其周月之說也然而妄不
勝正有不可以智巧爲者星孛於冬則不可以爲
秋九月火已伏河漢已沈雖欲牽合周會而不可
得也杜預著釋例既成會汲郡得冢中竹書中
紀年敘爲分了晉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

之元年正月也其編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
首夫皆會紀月同異固不可捨詩書而信其說但
以寅月爲歲首則周爲天王協時月正日諸侯皆
稟承正朔安得皆用夏正數月魯獨用周正邪改
時易月之說孔孟以前經無明文左氏自倡爲之
說於是漢魏晉唐諸儒皆宗之孔安國註尚書鄭
玄註詩禮趙岐註孟子杜預註左傳何休註公羊
范甯註穀梁孔穎達述正義捨經信傳踵繆承訛
歷千有餘年無有正其非者至河南程子始斷之
曰周正月非春也只此一二言足以破千載之惑
矣然又曰假天時以立義猶不輕於斥左氏之非

經083 0.3

胡文定公見冬不可以爲春遂發明程子之意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誠如是也則繫年之夏時與記事之周月常有兩月之差夫天運有常四時不忒豈同一物可假借以爲用乎蓋嘗論之一歲之有春夏秋冬猶一日之有旦晝暮夜也子時一陽生雖屬明日猶是昨日之夜至寅時方謂之旦子月一陽生雖屬來歲猶是往歲之冬至寅月方謂之春一日之旦始於寅時一歲之春始於寅月左氏以子月爲春是猶以夜半之子時爲旦也是故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春秋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之義矣隱公三年左氏曰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

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案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農乃登麥此四月熟麥也案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此禾熟於秋也四月取麥豈非建巳之月乎秋取禾豈非申酉之月乎成十年晉景公疾桑田巫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此左氏以周月紀晉事也今言四月取温之麥以夏時紀鄭事是時其說也而元凱註曰四月爲二月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蓋芟踐之此其取也而謂之踐失其義矣先儒以元凱爲左氏忠臣愚以爲佞臣也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正月丁丑烝烝冬祭也案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案周禮中冬教大閱獻禽享烝書十有二月王在新邑烝祭歲是冬之三月者可烝祭於先王先公也魯十二公冬烝皆不見於經何也祭而合禮則不書也桓公八年春正月烝公羊曰烝冬祭也何以書譏亟也何休註曰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屬衆多之物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於丁丑烝之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公羊以春烝爲譏亟黷衆以春烝爲不時是皆不以冬爲春與左傳異矣堯以曆象考日月星辰之度舜以璣衡齊

日月五星之政文王興易於中古而定後天八卦之位武王訪範于箕子而敘五紀庶徵之疇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作春秋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杜元凱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今案左傳終敘韓魏趙共殺智伯事去獲麟已二十七年臘祭始於秦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朱子曰是秦時文字分明噫三傳作而春秋晦然不因三傳之有同異則無以考正聖經令學者得有所據而知春秋爲上律天時之書者以有公穀二傳尚可參考耳胡文定公於左傳周正二字反復論

辨非不詳明頗乃委曲遷就而有夏時冠周月之
說至於此經之傳反以穀梁氏之說爲非以春秋
非以不時書也爲再求見讀書也經再書而一貶
胡氏此言失祖述憲章之義矣易說卦曰兌正秋
也萬物之所說也說卦此一節論文王後天八卦
也帝出乎震建卯之月也相見乎離建午之月也
說言乎兌建酉之月也勞乎坎建子之月也故文
定公曰夫卜建寅於後謂之春斗建巳然後謂之
夏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明矣今以冬爲春則四
時易位矣春秋正名之書豈若是哉胡氏此言非
不惟而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春行春不時也而

謂之時秋當時也而謂之不時非經意也書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孔安國註曰周之孟春一月戊午
註曰周正月二十八日案周禮季春出火辰月也
季秋內火戌月也案金縢秋大熟朱子曰申酉之
月也辰月爲季春申酉戌之月爲秋則寅月爲孟
春明矣泰誓之一月武成之一月者寅月也河南
遺書曰是時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
正月也註謂戊午是子月二十八日六甲循環寅
月二十八日亦戊午也詩豳風七月一章曰一之
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五章曰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

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自古帝王之興有因有革
舜禹以揖讓得天下舜之正朔即堯之正朔也夏
之正朔即虞之正朔也當因而因也湯武以放伐
得天下商之正朔不可因之於夏周之正朔不可
因之於殷當革而革也周用天正以子月爲歲首
故豳詩於十月改歲迎新歲也鄭康成箋云曰爲
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
氣而入此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其說是也然而日中宵中日永日短天道則不改
也作訛成易析因夷隩民事則不變也堯典以平
在朔易爲歲終虞夏商周皆因之故首章卒歲在

觱發栗烈之後于耜舉趾之前也十月改歲者周
一代之典也十一月卒歲者萬世通行之法也周
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十二月之序則亦用夏
時也故知周公豳詩之旨則知孔子春秋之義矣
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家災異譴告之來在他月猶輕惟正陽之月其災
尤重正月四月也陽月十月也詩曰正月繁霜我
心憂傷此純乾之月霜降爲災十月之交日有食
之此純坤之月太陽薄食者非小變也朱子以十
月爲建亥之月是也鄭康成解經如四月六月七
月諸詩皆用夏時獨此詩箋曰十月夏八月周頌

臣工之詩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箋曰周之季春夏之孟春也引月令天子親載耒耜之事以證之愚常考之月令所言乃孟春祈穀之後天子躬耕帝籍之事也周頌所言乃諸侯來助祭於其歸也歌臣工之詩以遣之因命其車右之介曰春已莫矣歸當問田之新畬今如之何此省耕音農之事也夫至當歸一精義無二鄭氏以十月為酉月以莫春為寅月與七月諸詩箋註不同自為矛盾矣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韎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

之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案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此夏時也康成註經前後互異天官正月之吉始和註曰周之正月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註曰夏之正月地官正月之吉始和正歲令于教官註說亦同一歲之首是有兩正月也凌人之職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註曰夏之季冬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註引伊耆氏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十二月乃建亥之月豳風十月穫稻稱觥介壽歌其數也一歲之中是有兩十二月也愚嘗

考而得之與劉說異周不改月經凡言月皆夏月也周改歲首經凡言歲皆周歲也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溫和也三陽為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閉藏冰凍地拆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周以子月為歲首夏之十一月也凌人之職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為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冰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即仲冬也斬冰即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內宰之職上歲均其稍食上春詔王后生種稑之種而獻之於王一歲之始曰正歲春月之孟曰上

春言正歲在上春之前者正歲非夏之正月於此可見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寅月也歲終則會政致事亥月也正歲攷法於司徒子月也正月之吉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寅月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亥月也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子月也經文前後次序昭然可攷或曰正歲者周正一歲之首經文如黨正歲大夫等職言正歲皆在歲終之下何也曰周官一書皆用夏時紀事雖改歲首而四時十二月之序則未嘗改也所以先言歲終而後言正歲也正月之吉始和經文不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皆言之獨於大宗伯不言

蓋其職乃春官故不假言正月也鄭氏以正月為周正月以正歲為夏正月其說誤矣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康成註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孔穎達正義曰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今鄭玄破周為魯故云魯郊日以至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案家語郊問篇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對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是以不同也迎長日之至者周以冬至迎長之月上辛郊天也大司樂云冬日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是也程子曰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周以冬至之月郊祀后稷以配天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而諸侯也降殺以別於天子故以孟春建寅之月上辛日郊天與天子不同也案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皆以春正月卜郊而不從者也成公十七年九月用郊定公十五年五月郊哀公元年四月郊魯之郊祀非禮也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聖人雖因其失而書之然魯不以子月郊於此可見矣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在吳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亦以見魯郊非子月也鄭氏

可言臘也亦猶冬至祭天曰郊孟春祈穀
亦曰郊也四月而祭曰雩秋月水旱有意而祭亦
曰雩也案通典王者各以五行之墓日爲臘如漢
火德火墓在戌故臘用戌冬至後第三戌日是也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孔穎
達正義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
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案正
月者夏正建寅之月也七月者夏正建申之月也

曰日至何也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至
於日至之時皆熟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専以
冬至夏至釋之也案襄公七年夏四月卜郊不從
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郊以祈農事也是
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
也左氏與雜記所載皆獻子之言也魯無冬至大
郊之事郊用啓蟄之月則魯君孟春祈穀於郊是
乃建寅之月也正月日至非冬至明矣然則何以
謂之日至曲禮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
之内曰近某日古者祭必卜日卜而不從則不郊
卜上辛不吉則改卜中辛季辛此曰日至謂辛日

也卜之吉日至也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言周郊用辛日至也鄭氏祈訛之說是
也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於祖郊與禘對孟春建寅之月可以郊則孟秋
建申之月可以禘皆以辛日行事也此獻子議
禮之意也論語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何晏
集解曰莫春三月季春也案魯用周正則莫春建
辰之月豳風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之時也曾點舍
瑟之對今味其辭意則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
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其樂之妙朱子曰

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
是也案漢儀禮志三月上巳祓谷于東流水上古
人以三月初巳爲上巳自魏以來但用三月三日
羲之之會于會稽山陰修禊事也沂水在魯城
之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
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爲寅月則沂水之凍方解
凄塏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也孟子曰七八
月之閒旱則苗槁矣趙岐註曰周七八月夏五六
月也案豳詩五穀之中惟禾稻晚熟十月納禾稼
十月穫稻是也七八月旱與七八月之閒雨集溝
澮皆盈皆申酉之月也秋旱則苗槁指禾稻而言

也以春秋考之魯大旱二一書於夏巳午未之月也一書於秋申酉戌之月也大雩皆在秋之三月冬居一焉齊梁鄒魯之間地氣之冷暖稼事之早晚當無有不同者觀魯以秋月雩則七八月旱豈非申酉之月乎此有年大有年所以皆書於冬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趙岐註曰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十月案潛陵吳用字亞夫朱文公之高弟恪之先君子有所私淑從吳氏學問曰文公荅門人不解春秋之問謂周正月三字

便說不行今孟子杠梁成註乃引用夏令九月成杠十月成梁以為證何也亞夫先生曰左氏國語與左氏春秋同出一手淳熙四年朱子年四十八孟子集註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改註孟子而其書已行於世矣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寒未至於酷烈猶可以褰裳涉也子丑之月冰壯水凍斯寒極矣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人則民必有病涉者矣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遂事之辭也國語先事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之節令也趙邠卿先

於漢末去春秋戰國已遠彼豈眞知周之改月與不改月故但為左氏所誤耳漢武帝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宣帝喜穀梁由是二傳皆置博士哀帝時劉歆奏左氏春秋可立博士上問諸儒皆不對大司空師丹劾之歆等皆補郡去當時左氏之學未信也自趙岐鄭玄諸儒踵孔安國之誤取其說以註經市虎之說二人言之而遂信矣於是何休范甯杜預孔穎達之徒更倡而和不復改正如程子之明達胡氏之博今雖深致其疑終以還就其說此參伍所以投擇也屈原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案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以

為氏屈原其後也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案經楚自屈完受盟以來終春秋之世中國之盟會皆與焉盟會必書時書月書日楚之正朔即周之正朔也孟子與張儀同時秦使張儀譎詐楚懷王令絕齊交而與俱會武關屈原諫不聽是屈原與孟子同時也離騷經曰攝提貞于孟陬案漢天文志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如孟春昏時杓建寅夜半衡建寅平旦魁建寅也攝提星名在龍角之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直斗柄所指以建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謂孟春也陬隅也寅月曰

陬蓋是月孟春昏時龍角攝提星見在東北隅隨
斗柄指寅故以為名也屈原以寅月為孟月則孟
子所謂七八月是乃攝提隨斗杓正指申酉之月
所謂十一月十二月是乃攝提隨斗柄正指子丑
之月鄒魯與楚同正朔故也邠卿註孟子附會左
氏之誤與楚辭之節序不合矣宋玉九辯曰悲哉
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泬寥兮天
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秋既先戒以白露
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案宋玉楚大夫屈原弟子也
蕭瑟者寒涼之意四時陰陽之氣極則衰草木
搖落者一葉落而天下知秋也天高氣清無垢穢

也收潦水清夏潦秋落陰至而清也白露八月節
酉月也曰序平分玉何獨悲秋也暑往則寒來陰
進則陽退當是時秦強楚弱玉知天下之勢必入
於秦此其所以悲也然而二周尚存七國未滅周
之正朔未改也以白露建酉之月為秋則于月大
雲御非春亦明矣宋玉之言所謂鍼左氏鄭玄之
膏肓者也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
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
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王
道之端耳案漢史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
良直言極諫之士而親策之當是時秦之正朔未

改也仲舒治公羊春秋明於天人之際故三策始
終專以春秋為對其言曰春者天之所為也仲舒
之意蓋欲武帝改秦正朔行夏之時以正王道之
端也武帝聽納其說太初元年行太初曆以建寅
之月為歲首於是行之世世不可改易此仲舒之
學得之於春秋而大有功於世教也竊嘗因仲舒
之言而推之王者當以正時為務奉天道以正人
時常以治曆為要古者造曆之法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晝夜行一度故必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合周天之度堯典言六日
者舉成數也此氣盈也一年十二月有小盡六日

此朔虛也總氣盈朔虛之餘日計之一年餘十日
有奇積之三年則置一閏及五年則置再閏兩閏
之間大約相去三十有二月或贏縮不齊雖不中
不遠矣十九年七閏為一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計有八十九閏失一閏則差一月以正為二矣失
三閏則差三月以春為夏矣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左氏因此遂謂聖人作經皆沿舊史之誤而
不革於文元年以為誤置閏於襄二十七年以為
再失閏於昭二十年以為失一閏於哀十二年以
為失一閏信斯言也則春秋之時曆紀廢壞可謂
極矣聖人作經安得為上律天時之書乎彼經以

事繫日是日不誤也以日繫月是月不誤也以月
繫時是時不誤也書日食三十六朔不誤也書晦
者二月之大小盡不誤也書閏者二三歲五歲之
閏不誤也書星孛于大辰二十八宿之度十二辰
之次不誤也一經聖人筆削之手二百四十二年
之曆皆正矣紀歲星之行度則以春爲首紀月之
強弱則以寅爲正董子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誼正謂是也杜預生在西晉自謂能長曆推筭
春秋時曆失天度有推移曆法有疎密積之毫釐
未有久而不差者漢興以張蒼言用顓頊曆至武
帝時未及百年日月晦朔弦望盈虧多非是此曆

與天相失也當時博學如司馬遷兒寬洛下閎如公
孫卿壺遂等皆謂不能爲筭夫以當時之曆而推
筭當時之氣候猶且不合況千載之遠乎洛下閎
太初曆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可謂密矣洛
下閎曰後八百年當差一日章帝元和二年太初
曆後又作四分曆自太初至元和一百七十餘年
曆已差矣唐開元九年麟德曆淺疎日食屢不效
上命僧一行造開元大衍曆近世眉山程公說
作春秋分記其言曰元凱長曆改易閏餘以求合
左傳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誤
可知也諸曆惟大衍最密故今專以其法推筭春

秋時曆閏法多差日食三十六兩朔差者半此非
春秋之誤乃周曆之誤愚謂程公說譏元凱二統
曆法之誤是也至其用大衍曆法之說[illegible]
也蓋劉歆三統曆法止可用之於[illegible]行大衍曆
法止可用之於唐一日二日之積歷歲既久未有
不與天度相失者觀武帝時顓頊曆章帝時太初
曆開元時麟德曆則知之矣請以日景之長短地
理之遠近譬之夏至日立八尺之表於潁川陽城
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北移於蔚州則晷景愈
長南移之朗州則晷景愈短又南至交州則晷出
表南三寸餘其差遠矣夫自今日以前已往者千

歲也自今日以後未來者亦千歲也曆法之差亦
猶是也元凱以經爲誤而自以長曆爲信是以陽
城之日晷而準交州之日景也豈不誤哉愚案五
家之說如此又即左氏觀之如桓十七年冬城向
昭九年冬築郎囿皆曰書時也亦以夏之冬而言
也使以周正言之則於時爲秋安得書時哉昭十
七年六月鄅人籍稻亦以夏之六月言也使以周
正言之六月爲四月安得籍稻哉莊十六年公父定
叔出奔衞三年而復使以十月入曰良月就盈數
也以十月爲良月盈數則亦夏之十月[illegible]故斷
然以春秋正月爲建寅之月也或曰此[illegible]

無冰十月隕霜殺菽左氏書日南至者何也曰經之所書愚於本義或問既言之矣若左氏書日南至亦自矛盾僖五年春正月書日南至若依左氏爲建子則昭二十年春二月傳亦書日南至將復以周爲丑乎此左氏所以不足據也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曆家以周正推之多所合以夏正推之多所不合其說又何也曰春秋距今幾二千歲歲運漸差烏得而合杜氏以長曆推春秋甲子有所不通交曰經誤今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然以周曆考之朔日失二十五以魯曆考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朔差者半唯宋衛朴謂得三

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不入食法衛朴之言有不可信者蓋以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自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六食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交頻食是有雖交而不食有不當交而食者矣又豈可以常法推而謂之入食限乎近世善推曆者以今之授時曆細推春秋日食其日月合朔者十有七莊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十四年四月丙辰朔闕朔字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

九月庚戌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闕朔字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昭七年四月甲辰朔二十一年十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三月辛亥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是也以周正推之其差一月者十有二差二月者二差三月者二隱三年二月己巳當爲三月己巳朔闕朔字桓三年九月壬辰朔當爲八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當爲十一月庚子朔闕庚子字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當爲七月辛未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當爲十月庚午朔僖十五年五月當爲四月癸丑朔闕

癸丑朔字文元年二月癸亥當爲三月癸亥朔闕朔字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當爲周正十一月丁巳朔襄十五年八月丁巳當爲七月丁巳朔闕朔字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當爲十一月乙亥朔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當爲五月丁巳朔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當爲十月丙寅朔是差一月者也莊十八年三月當爲五月壬子朔闕壬子朔字僖十二年三月庚午當爲五月庚午朔闕朔字是差二月者也宣八年七月甲子當爲十月甲子朔闕朔字襄十七年六月甲戌朔當爲九月甲戌朔是差三月者也古今曆法不同歲運亦異雖未

可盡據然豈可謂春秋日食多與周正合哉
曰隱公不書即位子謂未詳其所以不舉之故者何
也曰三傳攝讓之說未可信也左氏曰不書即位
攝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
而讓之桓桓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故凡隱之立
為桓立也穀梁曰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
之將以讓桓也夫攝者身不為君而行君之事讓
者身已為君而推讓與人今三傳自相矛盾而歐
陽氏辨其非攝非讓見於三傳辨疑者又如此故
未有以灼知其何為而不舉也惟戴氏以經之所
無而不言蓋亦闕疑之意竊又疑商之大事在十

二月則周天子諸侯即位亦當在十一月豈桓宣
以下諸公不用周正不請天王而春秋書其即位
隱公之初猶奉周正守正法在十一月即位春秋
以為常事而不書歟然不可考矣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
以為孔子所加子獨以為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
吾聞諸邦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周禮司服凡喪為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
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況春秋大義固不
在加天於王上然後為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
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意也愚故斷然以為非孔

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為大宰夫子責其奉
命賵妾特貶冢宰於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
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褒貶
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況先儒亦有不同
其說者乎呂朴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
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爵稱字家父榮叔之
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者三元年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
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者
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
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夫終使三公天

子日微諸侯日強矣此其指不亦甚明白哉夫以
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妾毋何必名其使而後
知其非哉曰左氏公羊以惠公仲子為二人子於
三傳辨之而知其說矣而程子陳氏諸儒以為惠
公之妾劉原父諸儒則以為孝公之妾子兩存之
何也曰以左氏考之為惠公之妾以經書僖公成
風之法求之則又疑其為孝公之妾以理言之前
說近似然其大義則俱為賵諸侯之妾亦不在深
究也
曰及宋人盟于宿舊說以為公及之孔子為內諱故
不言公然乎曰不然也吾聞諸朱子曰直書其事

而善惡自見者春秋之大法也且後書公及大夫盟者不可勝數何獨於此諱之

曰公子益師卒先儒皆謂凡書大夫卒者大夫佐君治國故錄其卒以示君臣之恩子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意施之國史可也春秋所書者皆非常之事也曰死生人道大變非非常而何曰有生則有死死亦常事也且所謂非常者謂非禮也非義也苟以死爲非常亦可以死爲非禮非義乎此論似是而實非不可不辯

二年

或問曰隱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月諸說不一子何以

知其爲事無月日故總以春目之也曰此以理推之而知其然也諸說不一原於公穀公羊謂隱無正月爲隱將讓桓故不有其正月說既鑿矣至穀梁謂隱十年無正爲隱不自正元年有正所以正隱又鑿之尤者矣春秋者聖人之實錄也實錄其事其善惡自有不可揜者若去一字以示貶吾恐聖人公平正大之心不若是之瑣瑣也五經垂教無非實事詩書禮以記常易以通變春秋以見用獨易若有異辭然不過取象以明理指顯以通微究其歸未嘗不實也春秋非取象之書而無正之云又非取象之比安得捕風捉影爲說以惑世哉

今會戎于潛使有日月將實書之或無日月不可妄加也使於二年春之下而書首月人將指會戎爲正月之事不書正月所以傳信也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則書日食之月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則書伐杞之月五年公觀魚于棠舊史無月日則又不得書首月以至十年之間偶無繫正月之事又偶有闕月日之文故終隱公不得書正月也聖人微意初不在此而讀者有不察焉耳公穀倡於前諸儒演於後紛紛藉藉尋小義遺大旨卒使聖人之心淪於空虛悲夫曰會戎之事歐氏黄氏皆謂周衰夷狄雜居中夏魯有疆埸之交不得不會

說者譏公不當與戎會是責人於難其必然乎曰此姑息之論也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許其會戎則春秋不書矣

曰莒人入向程子謂春秋書其事而被侵伐者亦不免焉夫不責伐人而責受伐無乃言之倒耶曰此亦一義也夫擅興兵以伐人之國罪不勝誅矣然受伐者不自引咎辭諭以義不告天子方伯又不量彼己之勢一戰而敗辱滅社稷塗炭生靈惡得無罪哉雖然當時事勢豈可盡知亦有強凌弱衆暴寡諭義不入封疆莫固兵力不支天子方伯不可告者又不可執一而論也

曰親逆之說子獨取程子張氏之說何也曰諸侯親
迎於禮無所考可旁證者唯詩中之征哀公之問
耳公穀與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合而太山莘老抑
崇康侯獻可諸家從之程子與文王親迎于渭及
哀公問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之說合而常山少蘊
元德諸家從之以履緰非命卿而逆文亦可為非
常則程子之說得之但程子云書逆書歸明重事
來逆非卿則書歸見禮之薄等語為未安耳曰少
蘊謂逆與迎不可何也曰案釋文逆則迎也關東
曰逆關西曰迎而禮有親迎之文不聞別有迎女
之禮少蘊之說於禮無考未敢信其必然也然其

他與程子大略相同取程子則少蘊在其中矣曰
元德諸家又謂春秋於婚姻事與卒葬同皆書於
策蓋送終與謹始一者何也曰如其說則常事爾
常事則國史所錄非春秋大法愚於元年公子益
師卒既辯之矣不暇再述也曰常山又謂韓侯迎
止于蹶之里為蹶父為王卿士韓侯因覲而親至周
而迎者信乎曰億度也且因朝周而迎是遂事也
遂事則韓侯為有罪是以知其不通也
曰伯姬歸于紀先儒以為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
故不書者何也曰此非春秋本義也曰元儒又謂
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者何也

曰春秋因重事以見非禮若止明重事只常事不
書也故啖氏曰凡外逆女皆以非禮書得之矣曰
原父亦以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者何
也曰此亦前說之意也原父音甫曰春秋不書常
事豈獨昧此乎曰莘老謂內女歸為諸侯夫人則
書歸重之也其尊敵公公為之服故也何也曰內
女嫁與諸侯其尊敵公固有服也而此非為有服
書也若以有服而書則十二公之女豈止書六人
而六人之中又有詳略之殊此各有義不可以一
槩論也
曰紀子伯為闕文明矣先儒以為凡闕文有本據舊

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
正者然乎曰如日月之類孔子不得益之四時之
類孔子安得不正之若紀子伯之誤孔子所必正
之者也正之不得則不書安有如此之誤而可為
後世鑒者乎此必孔子筆削以後之闕文如所謂
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其曰有本據舊史
因之而不能益者則有可否焉曰存耕謂紀讎於
齊者也甚憾於魯者也紀方昏魯以解齊之讎故
因為魯以平莒之憾紀方因於齊而莒實附於齊
是盟之講非惟以結魯之歡且以解齊莒之交也
其說如何曰予生千載之下可知者理耳不可詳

者事也理則據經可見事則有可考者不可考者
存耕之說新矣無所考也況春秋本義正不在此
凡此者皆所不錄亦不暇一一辨也
曰夫人子氏薨先儒之說多矣子於本義獨曰未詳
何也曰先儒之說大略皆云小君與君同體故薨
則志之以明齊也以常法論之實爲有理以春秋
不書常事言之則未爲至當春秋書公即位尚欲
見其不請於天王不授於先君書公薨尚欲見其
正寢與非所弑與私謚而謂夫人薨而皆無所
爲乎不信也寧當闕疑以俟知者不敢妄有所錄
以昧聖人之所指也曰原父謂不書葬爲不以夫

人葬蓋公欲不終爲君亦不以子氏爲夫人者何
也曰此亦公穀之餘論也但公羊以爲母而穀梁
原父以爲妻耳豈有隱公稱公而不爲公子氏稱
夫人而不爲夫人者乎又豈有死稱夫人而葬不
以夫人者乎隱公非攝歐陽氏辨之明矣觀歐陽
氏之論則知夫人之爲夫人而其不書葬非此之
[illegible]矣
曰鄭人伐衛左氏所傳何以有疑也曰衛人侵鄭鄭
人以王師虢師伐衛經當書之今經不書不敢書
信也
三年

或問曰已巳日食言日不言朔穀梁杜氏孫氏諸儒
不一其說子獨以爲食在朔後與史失之者何也
曰凡月食必在望日食必在朔以日月同度同道
是以相掩相亢而日月爲之食其或月食在望後
日食在朔前後者以月有大小盡或運行錯度曆
家錯亂春秋皆據實以書之其間亦有史失之而不
得其詳者此必然之事非他說所能惑也然其本
義則紀天變爲君臣大戒而晦朔殆其餘事何必
強爲此說以求異於人哉曰吾聞君子不索隱而知
其所可知朱子所取曆法曰修德用賢則陽盛陰
衰而月常避日當食而不食者何也曰孔子曰古
之治天下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
孛熊湖楊氏曰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
康失邦始日食其所以扶陽抑陰之道至矣以數
言則日食有常數以道言則日食爲可免君臣之
間忍可委之天數而不自訟哉以此言之則朱子
所取曆法非索隱蓋亦有所見也曰京房氏云日
者陽之宗人君之象也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則有
日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君懷謙虛下賢受
諫任德日食之災爲消其說美矣子不之取何也
曰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則有日食之災不救必有
篡臣之萌等語似指一事以當之其語意未圓故

不敢取若其上下文則格言也曰朱子蔡氏不同何也曰朱子取厤家之說蔡氏用儒家之說儒家用退度厤家用進度及其至之一也然以理折之儒家是也

曰天王崩諸儒皆謂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之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會也似有理矣子不之取何也曰春秋書實事以見義者多以不書見義者少書天王崩於前書諸侯非禮之事於後所謂書實事以見義者也若以不書葬為魯不會葬是以不書之事見義者也況桓襄匡簡景五王書葬者各有其故如本義茱氏之說安知不書葬者不為無故也哉曰黃氏以平王不報父讎而戍申以報私恩周之所以不復西存耕以平王享國之久岐豐之地一舉而棄之秦遂得以噉三川而窺周室周之衰平王為之故此志崩為天下悼之者何也曰平王不報父讎與失岐豐之地過矣然義不在於志崩且春秋十三王志崩者九平王以下八王者將何為說耶

曰尹氏卒陸氏以為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然乎曰此或一小義耳大義則不爾也曰趙氏謂未嘗同盟會不知其名者信乎曰尹氏王室

世卿握天子之權者諸侯必待同盟會然後知其名乎此非大義所關亦不必深究也

曰宋公和卒先儒之說多矣子皆違之無乃矯之過耶曰先儒雖多異辭大略謂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常禮諸侯來告而書與重一國之變著易代而書與王者懷諸侯之義而書竊謂其論可施之國史而不可施之春秋春秋不書常事先儒固已言之何獨於此自相戾耶曰先儒謂死生人之大變非非常乎曰所謂非常者非此之謂也為此言者是知春秋之書非常而不知所謂非常者為非禮義也惡於餘師亦既言之而凡書天王崩不可以類推矣

曰齊鄭盟石門君舉謂夫子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間唯齊鄭多特筆焉於襄昭定之際唯齊多特筆焉然曰不然也孔子修春秋其文則史史有其事孔子能書之史無其事孔子不能加也然書其事必有其義苟無其義史雖有其事孔子不書也義者何非常也非常者何非禮也非義也隱桓莊之間唯鄭多故故書鄭之事也詳襄昭定之際唯齊多故故書齊之事也亦詳夫孔子亦何心哉如鑑之照物妍媸小大因物賦形而已矣其曰唯齊鄭多特筆豈知孔子修春秋之意哉

四年

或問曰公及宋公遇于清孫劉葉氏皆以魯宋通相遇爲說子獨從趙氏杜氏簡禮而會之言亦有旨乎曰孫劉葉氏之說公羊之餘意也如公與宋公果不期而適相遇必有所往之處而適邂逅於中途今經傳不載其所往之處而但書遇吾是以知遇者相期簡禮以相見也使魯宋有所往而適相遇此亦人之所不能[redacted]者若孔子之遇陽貨孟子之遇宋莊經亦何必書之夫不書魯宋故爲之事而但責魯宋之適相遇則春秋近矣吾故斷然謂三子之說非也曰許氏以隱莊之間凡六書遇爲去古未遠自閔而後有會無遇爲忠益不足而文有餘其說又何謂也曰春秋無褒又不書常事如許氏之云則是春秋許其遇也且古者諸侯朝天子而亦有遇今不朝天子而亦有遇吾不知春秋之許其遇者果何義耶失之遠矣

曰衞人立晉先儒謂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其論正矣而不録何也曰先儒之言施之常經誠爲正論施之衞晉疑其有體而無用也何則衞莊既死衞桓被弑衞安有先君可受命乎不有先君受命衞可遂無君乎故謂之不由天子可謂之不由先君不可曰葉氏曰桓公無嫡無長衞人立晉而不得立則衞安得有君此春秋所以與晉其説柰何曰使雖有先君之命必有天子之命而後可先儒知有天子可受命而不知無先君之受命葉氏知無先君之受命而不知有天子之可受命故有與晉之論先儒之説不過少疏葉氏之説則害大義況春秋無褒又不書常事若晉在所當立而不必命於天子則春秋不書矣今書之必有其故吾是以知葉氏之論過也曰或謂晉後日淫亂故不與其立者何也曰穀梁曰春秋與正而不與賢苟晉當立則立之安得預知其淫亂而不與其立乎

九年

或問曰公觀魚于棠左氏作矢公穀作觀子兩存之何也曰義各可通而無從考其真僞也然觀比矢爲易故置之本義以非大義所關故不復有所辨論大義則在魯隱棄國政而遠事耳目之娛而已曰葉氏啖氏之說何如曰葉氏從左氏而訓矢爲射啖氏亦從左氏而訓矢爲陳訓矢爲陳者泥左氏陳魚而觀之之文朱氏固已辨左氏之妄矣訓矢爲射者因左氏則公不射之語又與朱子之意合則固可取矣然左氏載僖伯公不射之云本爲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

器而發非專爲矢魚立論則訂矢爲射者亦不
滯於左氏之一語矣愚故曰矢不若訓之爲易也
曰翼之之說何如曰翼之之說卽泰山之說而見
於本義之後餘意之間矣然其曰雖觀之時下
必須省耕省斂之云恐害無逐事之義而不近人
情也曰邦衡之說何如曰其曰先言觀魚而後言
于棠者主爲觀魚也先言如齊而後言觀社主
爲女往以觀社爲辭爾愚恐求之過深而支離繁
冗反晦經旨也曰康侯之說是矣而不錄何也曰
康侯之說前同程子中同孫氏後同張氏既錄程
孫之說不敢復取也大凡兩說相同從其前說

略後說詳從其後今程子孫氏出乎康侯之前是
以取彼而遺此耳

曰衛師入郕左氏謂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子何以
有疑也曰郕人侵衛不經見吾是以未敢信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劉氏諸儒謂魯隱以前未
嘗無六佾於羣公之廟孫氏程子諸儒則以爲羣
廟已用八佾之舞二說不同何也曰兩無所考然
劉氏謂自四升而爲六孫氏程子謂自八降而爲
六以經文初獻之意味之劉氏近是曰杜氏說近
本義而不取何也曰杜氏云惠公欲以仲子爲夫
人隱成父之志疑其億度而爲辭也

曰邾鄭伐宋左氏所載何以不可信也曰宋人取邾
田左氏能載之魯史必有其事矣魯史有其事而
經不書則是隱宋也何則宋首惡邾復餙雖非義
戰猶爲彼善於此聖人乃舍宋而責邾吾是以有
疑也四年宋兩伐鄭安知非鄭復餙而使邾主兵
也哉其曰以王師會之尤其可疑者也

六年

或問曰鄭人輸平諸家皆謂鄭來絕交何也曰惑於
三傳之過也黃杜二氏已辨三傳之誤知三傳之
誤則知諸家之誤矣曰原父本胡以輸平爲致祊
田者何也曰祊田在兩年之後又不明見於經傳

是惡之也黃氏嘗辨之矣曰邦衡以輸爲委送財
幣何也曰經於歸祊取鼎類皆直書若輸財幣亦
當直書況輸之下有平字其爲納平明矣不煩多
爲辭也曰存耕之說何如曰存耕之說康侯之餘
論也

七年

或問曰書叔姬之歸紀莘老諸儒以爲賢之子獨不
然何邪曰賢叔姬者公穀之餘論也辨見於後
曰滕侯卒而不名劉氏之說何如曰其曰赴以名禮
也不赴以名非禮也之云與其所以辨左氏之謬
者意頗相戾豈明於權衡而不明於傳也曰蘇氏

之說何如曰其曰未通也亦左氏之意
曰齊侯使其弟來聘常山之說何如曰其論鄰國朝
聘不如張氏之當其論無禮義惟強弱之視可施
之他事而非此章之指也曰劉氏之說何如曰其
謂齊侯愛其弟來可嘉而齊之敵交於諸侯蓋原
之之詞爾經未見貶之之意如已貶之經當書公
子年來聘矣曰葉氏之說何如曰葉氏好弟之論
非經旨不容而其說與趙氏同既錄趙氏則葉氏
不復出矣
曰公伐邾先儒之說何如曰皆不免信左氏之病也
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本義何以無責衛之辭曰

張氏以為責衛之從戎不得而責衛也曰先儒謂
言以歸為非執何耶曰伐之人衆於執伐之義重
於執上言伐矣則執在其中而不必言執矣文法
固當如此耳其實非執之則何得以歸乎苟必欲
見執之一字而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執之以歸
則支離繁冗而非春秋謹嚴之謂矣況本義不在
執之一字乎

八年

或問曰宋衛遇于垂劉氏之說何如曰援乎我之言
起於以垂為吾近邑也非本義所係曰任氏諸儒
之說何如曰亦不免信左氏之病也

曰鄭來歸祊先儒皆謂易許田以了獨不然何耶曰謂
易許田者惑於左氏之說也葉氏劉氏辨之詳矣
非獨劉葉也杜衡亦嘗抑崇後南亦以祊與許田
為二事且萬世之取信者經而已矣隱八年經曰
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意自明白而鄭伯
以璧假許田乃在桓公之世與此别無相關顧乃
信二傳之妄而反疑經之誤亦惑矣康侯又以輸
平之時已有此請報轉牽引遂失經旨深可歎也
曰左氏以為祊公穀以為邴將誰適從曰無事可
考理亦難明闕疑可也若以祊為祭名則斷不可
者葉氏已辨茲不復論

九年

或問曰南季來聘康侯之說豈不明白了得取趙張
二說以附於本義之末者何也曰竊謂康侯所歎
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與大夫如京師者
亦不曾非常之事故聖人書之為後世戒者似實
非舉一百四十二年之間數其僅如京師之數而
已若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使如京師而如禮則不
書矣或實往而以常事不書焉則如京師之數固
不可考也請論春秋所書如京師之為非常者戌
公為伐秦道過京師因而朝王僖公為諸侯盟于
踐土時天王居鄭因朝王所及會諸侯于温天王

狩河陽亦因朝王所皆譏其不以時朝而行遂事
耳他如卿大夫如京師或爲報聘或爲會葬皆譏
魯侯之不親往若此者豈可謂常事乎今康侯以
爲魯之如京師者僅如此又曰隱公即位九年而
其衆不書之使如周具視以爲常事而數之者也
是以不得而取也
以會齊侯于防左氏以爲謀伐宋予不取程子以
爲其伐宋則取之何也曰左氏以謀伐宋爲以伯
以王命告於經無所考故不取程子以討伐宋爲
質與而私謀於經有據故取之也曰抑所但度予
所惡也經無謀宋之文惡知程子說之必然邪曰

程氏春秋或問卷一

以明年再會中丘翬遂與齊鄭伐宋而知其然也
事也禮所謂屬辭比事此亦其一法也若傳之比
事則有可信不可信者焉曰何以經之比事可信
而傳之比事不可信曰經出聖人之手魯史之舊
以互考可爲萬世之標準也若左氏則雜採百家之
說擇焉不精而語焉不詳故當者慎其理之可信
者不可廢若與經違與理悖而苟信之則反害經
矣故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
十年
或問曰公敗宋師于菅杜氏爲未陳劉氏爲詐戰何
也曰此左氏意也讀者見上不言戰而獨言敗故

惡其爲未陳與詐戰耳然春秋書公敗某師者甚
衆豈皆未陳詐戰而他國無未陳詐戰者邪不若
葉氏謂內辭者爲可通也曰春秋公萬世以立教
而猶內魯何邪曰聖人假魯史以見義魯史之辭
不得不以所尊內魯而義之無隱與他國同亦何
傷哉曰葉氏謂翬之師而曰公爲翬逆不得志而
公自爲何也曰亦意之之辭也
曰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氏之曰如此書甚其惡也
且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間決旬取其二邑故謹
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必不用日月且如取郜
取防之義苟不以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但言以

程氏春秋或問卷一

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間十一日內兩
取其邑也言日月不可盡無也其說然乎曰此論
似是而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
不可用六經諸史皆廢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
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言日月也然舊史有詳
略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
不可得而去也無日月而益則僞有日月而去則
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
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其說而不得從而
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
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敗

宋師。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
得其日而事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
既敗宋師又取郜取防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特
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
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
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者也若并月不書
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故曰似是而實非曰存耕
謂翬會齊鄭伐宋隱敗宋師蓋三師勇鬬而隱自
出奇相為犄角者然乎曰此戰國奇正之術經傳
所不載千載之下豈能知之何必億而為此說乎
借使實然亦非春秋本義也曰張氏謂二邑非魯

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惡
通用之辭取邑曰為惡詩曰取彼斧斨取彼狐貍
亦為惡乎況取者舊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
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
刻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間而
非有一字以為義一字褒貶乃末世相沿之陋朱
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後
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間求褒貶竊
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曰宋衛入鄭存耕之說何如曰論形勢而不及本義
十一年

或問曰公及齊鄭入許左氏所傳何以未詳也曰孔
莊奔衛經當書之鄭分衛地經當書之本經不書
是以疑也

春秋或問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桓公

元年

或問曰鄭伯以辟假許田左氏穀梁兩易之說已辨於歸祊之時矣然先儒以諱易稱假為諱國惡而隱之者何也曰假許田者鄭伯也何必為鄭伯諱乎曰先儒謂言假則有歸道者何也曰鄭莊來魯勢疑懼而脅取許田以鄭莊平日譎詐故於此不正言求而以假為名既得許田何有歸道哉曰有歸道之論豈非許人遷善改過之意歟曰許人遷善改過者聖人之心也然原其情則無有歸道也

夫假之與易其義雖殊同歸於罪先王所封先祖所受既不可易亦不可假今變易為假亦無益於魯鄭之事吾知聖人無此迂闊之為也況入祊取郜取防不諱國惡反於易田而諱之失其輕重之倫矣少蘊邦衡謂許男之田隱公嘗入許而有之者何也曰據經但言入許不言取許邑左氏乃言齊以許讓魯而公辭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居許西偏則魯未嘗有許地也何得謂許男之田乎凡地名與國同名者衆如曰築臺于薛築臺于秦盟于越不可謂之薛國秦國越國也安知許田不偶與許國同名乎原父固已辨之矣若邦衡此說之末有曰傳謂鄭伯以祊易之果爾祊既入魯則許田即時以歸安得須鄭伯以辟假之而後與者誠為至論故杜鄉曰言假則非易言易則非假向也來歸祊則鄭以此結魯也今也以辟假許田則鄭以此要魯也公非不知鄭假之必不歸也而不得不從既許其假矣而後得為越之盟甚矣鄭莊之姦雄也鄭伯何為志在此會哉將以遂其許田而為之會也魯何為志在此盟哉將以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春秋之時篡弑之君諸侯苟列於會則諸侯不之討此鄭莊所以逆其意而與之會也此魯桓之所以因其會而

遂假之以許田也會猶未足繼而盟焉則愈固矣是舉也於以見鄭伯之巧於邀魯也於以見魯之急於徇鄭也於以見魯之不復朝周而棄其朝宿之邑也於以見鄭之不王而奪其所賜之地也於以見弑君之賊諸侯不惟不加討而又因之以為利也於以見世衰道微雖罪大惡極之人而往往得以自安於其位而無復懼也

□公會鄭伯于垂公及鄭伯盟于越桓繼隱而立為其後者為之子桓居喪未期而出會盟子所不言何邪曰不責其弑逆篡位而責其居喪出會正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者也

二年

或問曰宋督弑君及孔父高氏葉氏之說何如曰高氏論孔父稱字甚悉葉氏亦曰或者謂君前臣名孔氏不得為字此禮施之於君臣相與之際者首春秋之謂哉弒君名者初不以為輕大夫字者初不以為重道固並行而不相悖也此論亦甚善但非本義不得錄耳

曰滕稱子先儒以為時王所出與惡其朝桓制而書子與當時未君朱子所之備矣或人以為後服於楚故降而稱子夷狄之者何也曰設使後服於楚

降而稱子隱桓之際未服於楚何得先降之邪且公侯伯子男中國之五爵以小大稱者也凡稱子者亦皆指為夷哉先儒雖有夷狄雖大稱子之說亦不是謂夷狄不可稱侯伯耳非以子為夷狄之號也然秦亦夷狄也而春秋稱伯此又不可考者就謂子云若魯史之文不知夷之者魯史邪孔子邪果魯史邪則當時隱公會戎盟戎矣豈知夷夏之分哉果孔子邪則孔子作春秋其文則史未嘗改侯為子皆不可通之論也曰東萊又謂我以子禮待之者何也曰使魯以子禮待之非後世所能知如其實然亦不過待以子禮耳魯史所書不應亦改其爵為子也曰居仁以為誤文何也曰春秋固有誤文然誤者一二字耳不應終春秋杞稱侯伯滕稱子薛稱伯字字皆誤然比諸說〻為近理但不若本義所錄孫朱程胡戴趙之說尤有理也

曰四國成宋亂先儒皆以成為成遂之義子獨取杜氏訓平之說何邪曰成宋亂之文魯史之筆也魯史安肯自書曰公會三國成遂宋之亂哉若以為孔子所改則孟子嘗曰其文則史未嘗改也先儒見四國不殺華督而使相莊公也謂成遂其亂殊不知在他人書之猶可在魯史亦當諱國惡也況

釋文成字一訓為平一訓為就即遂之謂也且督將弒君四國往而共謀之猶可言成就宋亂也今督已弒君宋已亂矣何俟四國成之哉當四國興兵以有一國造謀往約二國使者奔至於其國必曰宋有弒君之亂將平之苟以成遂為義使者可曰宋有亂將成遂之乎杜氏訓平之說未易[illegible]然雖不詳悉然人情事理而有攸當安得遂[illegible]秀巖亦曰諸侯以宋有弒君之亂而往平之耳[illegible]書取鼎于宋而討賊之事無聞焉則其罪自見矣曰劉氏亦以平安為[illegible]曰劉氏[illegible]為平終則反之[illegible]之者也[illegible]

宋亂則春秋何書也曰予於本義言之矣衛為四國之渠兵其心之公私不可知然其初也亦欲平宋之亂宋莊華督知其將至也而賂之於是四國見利而忘義左氏所載甚亦如此然以左傳考之知其為宋華督也以經文參之則此事不過為取鼎起文固經文無假督之事所以知左氏之華氏之言可信也曰先儒又謂春秋非止其事以著其罪似有理而子亦不以何邪曰此會取賂而開戰北之地事其罪固重然春秋凡書會不得見其非王命而擅出境紛紛相會各貪行私亦固然又有前期會而後書其事者是亦目其事也此書四國之會而并目其事於其下耳何足異哉夫四國為會而不目其事則取鼎于宋何以知其事之始由是觀之史氏之言固當如此非孔子特目其事以重其罪也大凡但書會者其責在會目其事者其責在事如襄公會于澶淵以宋災但書其謀宋災而不暇責其會矣若以成宋亂為伐逆大事而特目之則謀宋災非伐逆大事又何為特目之乎然後知凡此皆史氏之言之常法而聖人因之不革以見義者也夫聖人於春秋何有作為於其間哉物各付物而已矣故先儒氏言特書者皆所不取也不特此而已

曰蔡鄭會于鄧懼楚之云據左氏耳於經無文子何以信之邪曰後此二十七年荆敗蔡師以獻侯歸又四年入蔡又二年伐鄭則二國懼楚可知矣曰呂朴鄉謂鄧亦與焉者然乎曰呂亦以鄧為國耳本義已辨之矣

曰入杞呂朴鄉謂七月來朝九月入杞者何也曰朴鄉不知七月來朝杞侯當為紀侯耳程子已言之矣

曰凡書公至先儒言危之者衆矣子獨不取何也曰諸侯之動可危者固不可勝紀然春秋之作將以正義明道奚暇為諸侯危之而幸其得歸邪且桓公弑賊人所當討古今所共疾孔子奚暇危之哉凡言危之者見諭時之說不可盡為而亦迫之時書至者又少故為是言而不知理之不可也

三年

或問曰桓公正月無王者十有四或王者不班曆或為有無王或為元年書王以正桓之罪二年書王以正宋督之罪十年書王以數之終十八年書王以正桓之終 子皆削之而以為闕文者何也曰聖人據舊史之文以定當時之亂其經國大要昭於日月豈屑屑於一字以示貶使後世揣摩億度起紛紛之論哉必其傳寫之誤而後世不敢增益之

耳今必欲就闕文生義則桓十四年書夏五而無月昭十年不書冬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僖二十八年書冬有日而無月將何以為義乎請悉論之平王東遷號令不及天下諸侯即位不請命王崩不奔喪入國取邑弑君篡位且無所畏何暇奉其正朔哉然則王不班曆而不書王者非也夫桓之篡弑固無王矣宣公事蹤與桓無異何以復書王邪則桓無王而不書王者非也桓既無王元年即不書王可也今元年書王以為止桓之罪三年不書王反不正桓邪元年猶可言也二年書王為正宋督之罪然督弑殤公慶父弑閔公楚商臣弑君

父凡此之類何以皆不書王於前去王於後以正之邪若曰十年數之終十八年正桓之終則妄誕穿鑿之尤者凡為此說者由於不解王正月二字相屬而以王字自為一義正月自為一義故也苟知春秋據事直書不以一字為褒貶義在於事而不在於年時月日之間則自然無此謬矣

公會齊侯于嬴左氏以為成昏于齊公何以知其必然邪曰是年秋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此會為求昏也愚案謂春秋有前事會而後書事者若此之類是也

齊衛胥命葉氏宋氏存耕諸儒謂齊九命為方伯衛八命作牧者何也曰經不言所命者何事一傳不言所命者何事而千載之下反知其相命為方伯州牧吾不之信也故浚南曰胥命為伯非衛之志錄父亦未敢然曰君舉陳氏謂相推長者何也曰是以葉氏之意而不日其事者也但經言胥命亦不聞相推長也果相推長也經當書曰齊侯衛侯相命為伯為牧不應含糊命辭落後世之疑也此責其不必命於天子而交相命以事也則矣曰張氏謂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己遂起而胥之必求勢力之均相與相先布之天下耳日而不以為異此後強者乃敢專之者又何說也

曰經之所謂胥命者兩不相下交相命事而已未聞欲布其命於天下也張氏求之過矣曰或又以為草次以見為近鄙者也曰草次以見謂之遇矣曰未納又謂交相見而書云曰胥命者何也曰此亦草次以見之簡而尤略者也去胥命遠矣

日食之既仲舒劉向以為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人乎之心楚僭稱王鄭拒王師則桓王之應然邪曰夫天變之生前必有所感後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感某事某事應某事則拘泥不通此漢儒之大病雖董子之賢不能免焉故高氏曰人君遇日食則恐懼修省而

百官修輔厥后不敢推之於數後世推求億度指
陳某事之應則失之矣漢文帝五年地震救荒詔
氏論之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
非一端也盡以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
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政反災為祥皆
亦不必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靜
色畏常人子當戒栗恐懼思所以平移不當指為
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
躬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
應歟其說似矣

公子遂逆女孫氏之說何如曰其論關雎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當時孔子直論關雎之詩之義耳未
必如孫氏所言傷周室凌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
佐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其曰內女
出處之跡皆詳錄之以勸以戒為萬世法者近之
然內女出處之迹不書者甚多而其所書者莫非
非常之事此又不可不知也曰先儒謂葬於隱世
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何
也曰抑揚予奪之意也曰先儒又謂卿逆夫人於
禮為稱何也曰果於禮為稱孔子又何書焉曰先
儒謂翬雖貴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何也曰在朝
廷之事則可逆女為內主有家人之道也而先不

明兄弟叔伯尊卑之義則亂之始也曰先儒謂邦
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塗則有遠
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
為禮之節者何也曰此說拘之人情雖若可通而
考之典禮則無所據況嫁女娶婦為婚姻之因后
妃配諸侯以治內職也此時豈分爵之尊卑國
大小而有遠迎近迎之說哉曰高氏之說何如

曰其曰使公子遠迎之曾無嫌疑之說竊意古人
惟禮是從禮當親迎則親迎禮當卿逆則卿逆嫌
疑之說未可信也曰有抑之以何如曰其曰翬弑
隱而立桓者也遂則殺嫡而立宣者也倘如則通

於齊而亂國者也逆女而使姦臣非正始之道竊
謂此說近似然不若啖氏葉氏之說為有據故亦
不得取此以彙設也其他顯然可見其非者不暇
悉辨凡愚之所辨者疑似之間易以惑人者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孫氏之說何如曰其曰公受姜
氏于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
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似有抑揚予奪之意
故不取也曰胡氏之說何如曰其曰君出而[illegible]
書至於夫人之歸亦書至告廟之禮同也人[illegible]
之好繼萬世之嗣以為宗廟社稷主不下[illegible]
乃魯史之常法然春秋不書常事其不以[illegible]

耕之說何如曰存耕歷數文姜穆姜哀姜出姜聲
姜之書遜書至爲有所失有所屈無所失無所屈
者乃凡例之餘習而無自然之大義也
曰春秋書有年公羊以爲喜子既辨之矣或以爲紀
異謂人事順則天氣和桓弑君逆天理亂人倫天
地之氣爲之繆戾今乃有年故書其異者然乎曰
惡則近矣而義則未也春秋以水旱饑饉螽螟蝝
蟲之類爲異不以有年爲異也曰非以有年爲異
也桓之異也桓之弑逆不當有年而有年是以爲
異也曰歲歲有年聖人生物之心也以有年爲桓
之異豈聖人生物之心哉聖人若曰治世每歲而

有年亂世至此而始有年此聖人惻怛傷世之
心也若曰桓不當有年而有年聖人生物之心不
幾於息乎曰春秋不書常事有年非異則常矣何
以書也曰每歲有年則不書矣惟其至此而始有
年也故書此以見他歲之無年耳猶僖三年書六
月雨之類也每月有雨不必書矣惟其六月而始
雨也故書六月雨以見前月之無雨猶六月之前
書曰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可知也知六月雨之
義則知有年之義而無疑然則有年雖爲常事而
因有年以見他歲之無年豈非非常也哉曰桓宣
皆弑逆之賊而有年大有年何獨於桓宣書而他
君無有也曰適然也天非有意而特有年於桓宣
也聖人亦豈有意而特書於桓宣哉曰然則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兩有年餘皆無年歟曰此亂
世氣象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饑與大饑凡七與
大水無麥無禾螽傷之災春秋固書之矣餘年五
穀之中或此種熟而彼種不熟或此地熟而彼地
不熟多雨則高田熟少雨則卑田熟或薄略而僅
有或苗秀而少實皆不可以有年名惟陰陽五行
交運錯綜偶一和會而五穀皆熟則舊史書之聖
人因而錄之以見長歲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兩
有年又何疑哉況此書有年者一魯國之事他國

有年則不書也夫天之與人一理一氣有感必應
一夫一婦不得其所即傷天地之和春秋之時豈
特一夫一婦之不得其所而已五穀不熟固宜此
理陰陽贊化育者君相之大務聖人之功用春秋
書此亦以示後世君臣當盡心焉者也豈徒屑屑
紀其異而已故黃氏曰謂桓不當有年爲異則書
螽與大水無冰皆當爲桓之常春秋豈專紀人之
凶荒而不幸人之豐熟哉各書其實耳曰莘老以
爲桓宣之時不宜有者何也曰是亦紀異之意而
特變其文耳曰葉氏以爲有年大有年非桓宣所
能致天之愛人至矣有年其常而不能常也有年

大有年各因其人而一見法焉故終春秋不以再見非外此無年也其說然乎曰此亦疑之自四十二年之間獨而有年求其說不得而為之辭者也夫天之愛人至矣有年其常而不能常固天地之心也然以為春秋書有年之本義則不可其曰各因其人而一見法終春秋不以再見非外此無年者葉氏之意若曰魯史書有年者本多仲尼特於桓宣之間一錄之其餘削而不書此億辭也吾何能知之今就事論理春秋於水旱饑饉螽螟蝝蜮一一書之何獨於有年削之而特書其二以一見法曰一見法之說先儒解經之通病未足據也曰存

耕謂魯頌亦自今以始歲其有則為僖公亦有年者何也曰此祝頌之辭而非實然也曰然則先儒謂此為祥瑞者何也曰春秋不書祥瑞

四年

或問曰公狩于郎先儒皆言非地乎獨兼言不時何也曰先儒多以周正為說指春為冬而以狩為及時故但責其非地爾殊不知天時不可易月數未常改春固夏正寅卯辰之月也苟知此則非地為輕不時為重蓋聖人仁民而愛物當春鳥獸孳尾不過擇取不胎不字以事宗廟而已儻行冬狩之事圍而狩之盡物取之則害物多矣豈人君之心哉

曰不書冬秋杜氏謂史闕文存耕諸儒亦謂史闕文聖人所重如夏五之闕非不知決無他字而終不敢加焉所以存闕文也然乎曰不然也聖人固闕疑也闕其事之不可知者爾若年無秋冬人所能知也聖人安得不正之而亦傳其疑哉且春秋常事不書則損舊史之文者多矣如事有闕文而無義將遂不書當得存其不可曉者以惑世哉安知非筆削以後闕文哉故居仁曰杜預以謂不書秋冬史闕文其說既善矣然謂之史闕文則不可謂之闕文則可矣亦此意也

五年

或問曰正月甲戌之下不書事二傳繆妄先儒無耕之矣高氏案長曆正月甲申朔日內無甲戌而太歲在甲戌或疑甲戌在去年冬十有二月而去年不書秋冬誤著此月或疑此日下書陳佗殺太子事其簡編脫者何也曰長曆不可信也久矣又太歲當在庚戌而非甲戌也若甲戌在去年冬十二月不應誤在五年之下果誤在五年之下亦當繫之以事也其曰陳佗殺太子事或恐有之蓋六年八月經書蔡人殺陳佗以討賊之辭而上文不見其事故也然豈敢質之哉

曰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先儒皆謂譏世官子之不
取何也曰此不特譏世官也夫世官者父爲大夫
其父死天子不擇其子之賢否而亦命之爲大夫
是謂世官今仍叔在其子未命故曰仍叔之子則
是父爲大夫而子弟于政也豈特世官而已哉曰
竿光謂春秋父沒子代而未爵者則書某氏不稱
某稱字武氏子來求賻是也此書姓書字加之子
以別之者父在而代從政公穀之言是也其說又
何如也曰凡例之不可信也尚矣既曰父沒而子
代矣則安有未爵者乎且尹氏卒亦書氏不以其
子而稱也其書姓書字而加之子者又安必其代
父而從政也使父從政其子不代其父天王一時
使之爲使不知凡例何以書之故曰凡例不可信
也

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朴鄉呂氏謂此三國諸
侯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大夫稱人
者何也曰君前臣名禮也今魯史記其事亦當敘
其實奚可以人稱或雖澤之會魯侯在焉而稱叔
孫豹則亦不人之矣曰孫氏謂不使天子首兵爲
尊伊王以甚鄭伯之惡者何也曰史氏命辭固有
重輕諸侯用諸侯之師則言以某師天子用諸侯
之師則言從王此自然之法而孔子因之不革以

見義者也若曰孔子特不使天子首兵以甚鄭伯
之惡則非春秋自然之法矣胡氏常山諸家皆不
免此病不但孫氏而已也曰程子張氏謂王師敗
諸侯不書敗爲諸侯不可敵王者何也曰王師敗
績于茅戎春秋猶直書之何獨敗於諸侯而不書
乎愚於辨疑已言之矣曰常山謂蔡衛陳稱人非
微者也雖使卿行苟不命於天子者若從王則亦
不得以名舉葉氏亦謂諸侯無軍以卿帥其敎衛
之民以替元服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故以人見者
何也曰人與士異義又非諸侯自稱之辭魯史安
得代稱人哉且公孫敖叔鞅叔孫得臣如京師皆
書名氏何獨三國之卿而不書名乎曰杜氏謂王
師敗不書不以告者何也曰三國從王伐鄭既書
之矣王師敗而獨不書之亦無是理也且史之所
書有從告者有不從告者不可以一例拘也曰康
侯謂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
天討也王奪鄭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
討也故不稱天者何也曰此史氏省文耳何必爲
義乎若以書王稱天始爲天討則下賵魯惠之妾
下聘魯桓之賊非天命天討矣而皆以天書何邪
且春秋兩書公朝於王所其義本責魯而不責王
亦不書天何邪曰張氏亦謂左氏稱諸侯春秋悉

以人書而王不稱天爲桓王以小忿奪鄭伯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大姦大惡乃屢聘焉失天下共主之義而王靈竭故人諸侯而王不稱天者何也曰其曰桓王含垂罪而行輕刑則庶矣其曰人諸侯而王不稱天乃一字襃貶之弊也豈春秋之旨哉竊疑張氏之學出於朱子朱子嘗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以尹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襃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朱子又以春秋之任付之張洽其授受之際必以是告之矣及其爲傳則每事反之豈當時已非其師之說耶抑晚年之見別有得耶吾不能知也

大雩程氏據明堂位禮運以爲成王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劉氏則以爲非其言曰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古以來未之有改爲說者曰成王康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二說孰然曰二說各有所據未詳孰是然非本義所系雖不辨可也

六年

或問曰州公如曹正月寔來或謂天王使之信乎曰如天王使之經當書曰天王使某來聘今寔來當不可解而復起天王使之之義遂經遠矣曰張氏曰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父寔來成二年使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則寔來有自矣而子獨疑之何也曰寔來在州公如曹之下文意未暢豈有相隔一年而但曰寔來恐史氏立言聖人取之不如是之晦也曰張氏又謂不復國而略之者何也曰略之之云即公穀慢之簡之之意而變其辭耳借使不復其國史寧不書春秋寧不錄而略之使不可解則後世何所見義哉

曰蔡人殺陳佗朱子謂此是夫子據魯史錄之佗之

弒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此語豈不平易明白而子不之取而又於本義之未爲說以反之何耶曰朱子據史錄之之言施之春秋之大體則可施之蔡人殺陳佗則不可何則經有書弒君而賊不討者矣未有討賊而不書弒君者也使魯史但有蔡人殺陳佗之事而不見陳佗弒君事迹則事無其始而義有所不備難以因事立教矣夫子將遂不錄殺陳佗之事必不傳疑於後啓紛紛之爭也安知非筆削以後而闕之哉夫春秋之義不待傳而自明夫子之修春秋也亦不意左氏之有傳也今左氏載陳佗殺世子免然後知蔡

人殺陳佗爲弑君之事使遂不有左氏者出後世將指蔡人殺陳佗爲何義乎以是知夫子之將遂不録焉也雖然朱子據史録之之言其足以破後世穿鑿附會之大病又不可因此事而忽此言也

曰子許程子之言於本義而遺其蔡侯殺之實以私也之一語何耶曰昔惠公不以討賊殺里克經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如蔡侯以私意殺陳佗經亦當書曰蔡侯殺陳侯佗矣愚是以有疑夫此語也曰子既取左氏孫氏程子之説以爲本義而又曰未詳是否何耶曰佗殺世子經無明文敢質言哉

曰子同生先儒曰冢嫡生故書人曰嫡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文之子惡襄之子野莊嫡夫人無子若成昭之嫡子蓋無見於傳莊文成哀悉書六人皆嫡子而莊獨書於春秋者生於即位之後而以太子之禮舉之者莊公一人而已古者嚴嫡庶之分所以定其爲君也君一定而借亂之心息矣張氏亦曰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其物采等衰殊絶於初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僭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其他爲説皆不出此而子悉遺之獨取穀梁之説奈何曰先儒承左氏之文而益其義者也凡冢嫡生而書於策國史之常也在春秋則以爲常事而不書愛嫡冢之辨固聖人所盡心也然其見於詩書禮者詳矣春秋直書其變常之事耳子同生雖非變常然假此以明非齊侯之子則是變常而已夫人苟知事之變常則常道見矣此春秋立教之大法也

七年

或問曰焚咸丘杜氏劉氏張氏諸儒以爲火田程子康侯戴氏以爲焚林而田子何以取程胡戴氏之説邪曰火田者冬月去莽薉以逐禽獸而已焚咸丘則焚其林藪害物多矣不仁甚矣況仲春生物之時乎故戴氏曰杜氏以爲火田非也禮有火田豈得譏其盡物哉今云焚咸丘豈止火田而已乎且經何不直書火田而書焚咸丘乎

曰穀伯鄧侯名張氏諸儒皆以鄧穀遠朝弑逆之人故特名之者何也曰此以名爲褒貶之辭也前乎此滕子紀侯朝桓矣後乎此杞子朝桓矣未嘗一名之以示貶而獨於此貶之乎若曰一見法當見法於前此者滕紀當之矣況無一見法之理乎若曰穀鄧遠而滕紀近則遠與近皆朝弑賊也又何間乎況近者當先而不討遠者何責焉若曰滕子畏大國紀侯畏齊不得已而朝則穀鄧亦畏楚也

舍三國而罪穀鄧聖人用法不如是之頗也春
秋諸侯卒名失地名者以別其人耳非死與失地
即賤之而名之也今穀伯鄧侯不死又不失地何
獨名之此其可疑者也先儒因以爲義求之過矣
曰先儒皆謂逆亂天道歲功不成故不具四時四年
無秋冬以冢宰下聘弑賊則天下之望於王室者
亡矣故去秋冬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七年無
秋冬以穀鄧遠朝弑賊則天下諸侯無復可望者
矣故去秋冬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其說奈
何曰五經遭秦火錯亂亡失不可勝紀惟易以卜
筮存其間且不免訛衍況春秋之書聖人遠恐不

敢公傳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始出相傳訛誤
豈免闕誤如鄭公夏五紀子帛甲戌己丑與桓無
王無秋冬之類亦顯然可見者也先儒必欲強通
其不可通又從而穿鑿抑揚予奪之說紛然雜乎
八簡之間宜其穿鑿附會其始將以扶植世教而
不知其先已破碎經旨矣今就其所疑之使孔子
果以冢宰聘桓而闕秋冬次年仍叔子復聘於此
爲甚當復闕秋冬而不闕果以穀鄧朝桓而闕之
冬當先闕於滕子來朝與四國會稷成宋亂取郜
鼎之時而又不闕則孔子取義於是乎踈矣今幸
四年七年秋冬之適無事可書而闕之也如有其

焉不知孔子并其事闕之耶將仍書其事而獨闕
秋冬二字耶吾欲問之

八年

或問曰正月烝先儒皆謂此爲五月烝起文者何也
曰先儒誤以周正改天時謂此正月爲去年之十
一月禮所當烝故但指爲五月烝起文而不以爲
非時苟知三代之不改四時然後知正月烝亦爲
非時而穀梁之說爲得本良曰公羊之說奈何曰
公羊亦多以夏正言也但亦不明爾其譏亟之說
當爲五月烝之傳不可置之正月烝之下蓋正月
烝特可言不時爾未有譏亟之意也若曰去年十

一月烝矣至正月又烝似可譏亟但經無明文不
可知也今正月烝矣既非時矣五月又烝謂之譏
亟豈不明哉恐故移其說於五月烝之下而無疑
也曰先儒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烝必以前烝爲
不備也子亦不録何也曰正月烝矣之云亦以周
正改四時言之遂謂正月烝爲得時其曰非時復
烝但指五月烝言之故不敢取善乎戴氏之說曰
正月烝已非時況五月而又烝乎穀梁開其先戴
氏結其後備矣
曰先儒以十月雨雪爲今之八月黃氏辨之而有閒
矣然初冬而雪不若仲秋之甚也何以書乎曰聖

人謹天時懼天變於毫忽之間不待其著而無及也陰氣之疑有漸而十月驟然而雪非天變乎春秋書之爲後世戒者做矣是以唐虞三代之盛燮理陰陽均平氣節不使少有差忒而五穀以登人物不夭非若後世之爲治者草草補其罅而已

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先儒多爲之説子所奚宗

曰先儒之説多緣説掠經翻理不過本義而録程子張氏之説其他或未免僭度而生事也邦衡與程子同義孫氏胡氏猶可與張氏同義孫胡出張氏之前而特録者不若張氏之詳也康成喋喋諸儒皆辭天子親逆不親逆今考經文亦無誠詞迄不親逆之意至胡氏則謂祭公來謀逆后之則高氏則謂來謀紀難葉氏則謂來朝存耕人謂不知紀之所以辟王后不能備禮謀速逆之故遂逆者曾之意君舉又謂祭公不稱使則王未有成命而遂專之凡此諸説去經愈遠皆不敢録

九年

或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異之謂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曰齊姜歸于京師言逆則歸可知此書紀季姜歸于京師不與祭公非天子之命逆王后故書之甚祭公專逆之惡者何也曰春秋一事見一義其不書者以常事也祭公以逆事書劉夏以非姻書紀季姜以非姻長書故曰一事見一義也劉夏逆后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者必齊女行可知事不書也惡有言逆則歸可知之意也王后季姜之歸與祭公來逆了不相干甚祭公專逆之惡何自季姜若季姜歸爲甚祭公專逆之惡齊姜獨不可書乎以曲説穿鑿非姻之惡哉且祭公來不過以其既受命而不書可安有非天子命而自逆之程子曰劉氏謂逆于王后歸于季姜爲此上下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公羊謂之[illegible]英辭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illegible]大觀君子羣臣則不敢君其位爲正始之道下化之本者何也曰此史氏立言自然之法戴氏得其意而録之本義矣劉氏以求之過而不自知其説之煩也此猶可也至其引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我心則説則求之鑿而鑿之甚矣

十年

或問曰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劉氏異之謂不爲正[illegible]弗爲弗遇何也曰此以於穀梁內辭之説而少[illegible]有桀韻不通弗隨人命辭何有遷正之辨故曰然則葉氏東萊謂桃丘之會取在公故曰弗遇沙隨之會幾不在公故曰不見公者何也曰兩皆可取不拒由於耳觀此見其皆在弗與不之間

哉曰此弗遇劉氏謂公後會也然乎曰平看經文
衛不來會故弗遇耳非公後會也
曰齊衛鄭來戰于郎劉氏謂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
也敗在內而不言恥也何也曰此信公殺之過也
曰東萊謂不計班序而計功魯乃以此交伐者何
也曰此亦左氏之過也觀左氏公殺之辭則劉呂
不待辯而明矣曰存耕謂來戰者三國自戰者何
也曰來戰者來魯而戰自然由乎在其間安有
若三國自戰之哉若三國自戰、則曰齊侯衛
侯鄭伯戰于郎不曰來戰矣曰張氏謂以無辭伐
有辭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者何也

曰來戰者魯史之舊孔子因而不革其義自見何
嘗反常例作此來戰二字哉此凡例所以亂春秋
也
十一年
或問曰宋人執祭仲突歸忽奔劉氏芝氏諸儒皆謂
宋不稱公而稱人為非伯討何也曰春秋之時凡
執人者皆私也雖稱爵亦非伯討也蓋史氏立言
之法固如是不必以為義也曰孫氏諸儒皆謂歸
者善也復歸者不善也入者惡也復入者甚惡也
是故復入重於入入重於復歸復歸不若歸之善
者何也曰歸與入復歸與復入皆罪也何有於善

乎但史氏立言自有輕重隨事可見不必以為例
也若曰歸者為善突以庶奪嫡而書歸可以為善
乎即此亦以類推矣曰常山謂名忽者以忽既立
出奔絕也忽鄭之世嫡不能自固其位以至於亡
考之於詩其述備見有女同車則刺無大國之助
山有扶蘇則所美非美蘀兮刺君弱臣強不唱而
和狡童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而其不能
自固權在祭仲故宋得而執之者何也曰凡君大
夫出奔皆名者史氏別其人耳非絕之也鄭忽不
能有其國固不足道然可罪者突與宋莊祭仲也
今有殺人者人固可殺律將罪殺人者乎罪見殺
者乎罪殺人者而已矣今常山罪鄭忽是罪見殺
者也用刑頗矣況所引詩蕢非淫奔之辭非刺忽
之詩乎

曰來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存耕謂蔡叔者桓侯
也生不稱侯死不稱公從其國之舊也蔡之先多
稱叔仲度侯也曰蔡叔胡亦侯也曰蔡仲故桓侯
亦稱叔然乎曰不然也胡氏曰十五年許叔入于
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酅入
于齊皆書字則蔡叔書字可知又莊十年荊以蔡
侯獻舞歸未嘗不稱侯也
曰公會宋公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高氏存耕戴氏

石氏黃氏諸儒皆謂魯桓爲鄭平宋然乎曰經不見其義十二年穀丘之盟左氏有公欲平宋鄭之文諸儒據左氏以爲義耳平觀經文未可據也愚於左氏既辯之矣

十二年

或問曰十一月有兩丙戌杜氏以爲重書爲因史成文劉氏謂春秋故史有所不革引其文則史而言何也曰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如畫依魯史之舊而不削則重復支離何爲謹嚴哉如兩丙戌曉然可削者也安知非筆削之後相傳之久而有羨文哉

曰及鄭師伐宋戰于宋先儒皆謂公及鄭伯也不言公者魯與敗績也不言敗績者爲內諱也子一切削之何邪曰春秋固有爲內諱者矣如公見弒而書薨則不地以見其實夫人奔而書孫子般見弒而書卒則以前後事見其實除此大目餘皆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使後人據事觀理以爲大戒若公而不言公敗而不言敗則後世何能知其事實以見義乎且爲內諱而不言公遂并外諱而不言鄭伯乎此爲內諱而不言敗績乾時之戰獨不諱而言敗績乎又不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何以書公與紀侯鄭伯邪曰內勝而不諱也曰內勝而書公遂并外勝而書紀侯鄭伯乎皆不通之論也

十三年

或問曰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傳之不同既見於辯疑矣孫氏邦衡諸儒又謂齊伐魯而戰於魯者何也曰經書公會紀鄭矣何得言紀鄭[illegible]魯求且齊果伐魯經當書曰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我今書公會矣又書公會紀侯鄭伯矣非齊伐魯而戰于魯也曰劉氏又謂宋來報怨而齊實主之何也曰齊宋皆有魯怨也今經文但以齊爲主後世何從知其的爲宋報怨而齊主之不若據經立論之爲實也曰存耕又謂魯與紀鄭爲會而齊宋衛燕來戰會事不果故不地何也曰魯紀鄭若但爲會而四國伐之經當書公及紀侯鄭伯會于某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之如昔蔡人宋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之法則三國無罪而四國有罪矣今不書曰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則存耕之說短矣

曰葬衛宣公葉氏諸儒謂衛方伐我而我會其葬不以怨廢禮本義不錄何也曰春秋無襃也此爲臣子私諡與衛朔背殯即戎而書也夫魯衛兄弟之國而攻戰爲仇不仁甚矣苟取其怨不廢禮而書

焉則是倡家讀禮屠兒禮佛而已六皆皆知
古人以葬爲重之說爲少平然亦非春秋本義不

十四年

或問曰公會鄭伯于曹高氏謂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者然乎曰臆辭也左氏傳此妄矣然符二鄭人來修好會于曹高氏何從知其爲欲結曹好邪若果欲結曹好而往會也經當書曰公會曹伯不當書公會鄭伯于曹也

曰無冰先儒皆以十一月言之子皆不取而獨取黃氏戴氏之說何也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

命取冰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即詩所謂二之日鑿冰沖沖者也又曰三之日納于凌陰箋十釋之曰二之日謂斗柄建丑二陽之月三之日即正月建寅之月也以詩與月令周禮考之則十一月無冰未爲失時至十二月無冰可鑿來年春遂無冰然後魯史書之仲尼因而錄之以見人事縱弛變理失道則陰陽錯行冬行春令當寒而燠是以萬物失宜疫癘將作又無冰可藏則無以爲喪祭之須以節陽氣之盛若十一月無冰則十二月有冰可鑿正月有冰可藏亦何害於事而書之哉以此言之則四時之不可易三代不改月數之數也尚

矣但戴氏謂書無冰於正月爲無藏冰則義有未盡特以其識見正大遠勝諸說不敢遺之云爾

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以爲鑒可也然則春秋曷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詞則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即穀梁之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辭孫氏高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

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愼言之也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規然而已乎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於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錄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亦曰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疎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於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耳以爲之說則非矣

曰御廩災先儒謂魯侯之有御廩僭也其說奈何曰月令曰藏帝籍於神倉諸侯各有宗廟各有籍田御廩之名吾未見其僭也此爲災而書耳曰杜氏謂嘗先其時過也何歟曰杜氏誤解左氏周正月之語遂以此八月爲夏之六月故爲先時殊不知八月而嘗周之常禮而無所變者也八月而嘗常事不書此書者以壬申御廩災而乙亥嘗耳非譏其先時也張氏諸儒皆然由杜氏唱之

曰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趙氏謂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然乎曰不然也以人情言之豈有都不用我師而但以彼師之理苟不用我師而但以彼師役將怒曰汝師不勞而勞我亦不爲之用矣惟其以我師之不足而又乞師以用之也故曰以爾

曰張氏謂春秋特書日以見宋與四國之罪若然乎曰史有自然之法春秋錄之以見義有自然之妙宋用四國之師則曰以若特書曰以非春秋自然之妙也夫聖人豈有作爲於其間哉物各付物而已矣

十五年

或問曰天王求車左氏有諸侯不貢車服之說杜氏釋之曰車服上之所以賜下東萊引書車服以庸爲證義可通矣子皆不之取何也曰周官有器貢服貢則諸侯有貢車服者也諸侯貢之上受而藏之復以賜下亦何傷於義哉必以書有車服以庸之語而遂舍周官器貢服貢之文則得其一而失其二矣是以不敢取也曰存耕謂平王崩而求賻襄王崩而求金桓王將崩而求車皆以媿魯者何也曰周室衰微諸侯莫貢執政者但顧目前之須不識經國之體下求列國何暇媿魯哉漢文帝以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媿之金錢雖不失厚意然已非御天下之正義況襄周無西漢之盛桓王無文帝之風乎且春秋之時積習生常周雖媿之魯甚靦也

曰許叔入于許先儒爲說多矣子一切削之而附以己意何也曰先儒大槩引左氏隱十一年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而今以鄭亂始入爲義隱十一年經止書曰公及齊鄭入許許未嘗滅也自隱十一年距今十有六年則必有君許而爲諸侯者矣設使當時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今日之事乃復其舊迹不可以入書也況左氏許叔居許東偏之事未可盡信乎設使可信亦不可爲許叔入許之傳也曰常山康侯張氏責許叔以許爲先王建國不能伸正義於天王方伯以復其國乃因亂竊入故書入于許者何也曰許叔雖不能伸

大義於天子方伯而鄭爲許雖亂鄭亂而能復其國經亦不當與突入于鄭小白入于齊同一法也蓋說春秋者不見許叔出奔之事而以許叔居許東偏之事當之耳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子來歸奔小白入于齊之類皆不書出蓋義不繫於出或魯史不書從闕則闕之何必強牽彼以實此哉

曰邾牟葛來朝杜耕謂其不奔天王之喪而朝篡弑之賊然乎曰王制曰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三國附庸之國也雖以責其不奔天子之喪矣

十六年

或問曰公會宋衛陳蔡伐鄭杜氏曰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張氏諸儒皆從之然乎曰此左氏釋經之弊而杜氏宗之又因以釋此義者也夫宋晉齊魯皆大國會盟侵伐豈無後至者乎未聞居陳蔡諸國之下也

十七年

或問曰蔡季自陳歸于蔡何氏謂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信乎曰未可信也左氏嘗見國史矣猶不敢質言之但曰蔡人召季歸季自陳歸于蔡而已考之史記世家年表既無季當立之文稱之三傳亦無季辟獻舞于他之事何詐見經中季以字稱歸爲易辭而又與季子來歸之文相類遂生事以實之不自知其害經旨也夫蔡季取信者經而已經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蓋責季非世子不受命於先君不請於天子倚陳之力歸爲諸侯則無王無父矣何氏不特妄論其義又妄撰事以實之其不爲春秋之亂賊者幾希杜氏謂桓無子召季而立之十一年後經書荊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又世家年表封人後即見獻舞安知獻舞非蔡季之名哉今以大義言之則春秋無褒又不書常事季果當立而又無怨心則春秋不書矣以人情言之獻舞既疾害季使獻舞爲諸侯則季不能一朝居使季爲諸侯則獻舞不應復爲諸侯於十一年之後也以推何氏意謂季歸而爲臣也曰季果歸而爲臣則春秋亦不書惟其歸而篡也故書之以見義若曰彼歸而叛君據邑則春秋當書如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之文矣曰劉氏康侯亦謂季之去也以道其返也以禮何也曰此亦信左穀何氏之弊也考之他書不見季出奔之迹未之春秋又無返季之義何從知其去以道返以禮哉

春秋或問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三

莊公

元年

或問曰不書即位黃氏謂國亂不行禮然乎曰不然也桓公去年四月見戕於齊是月而喪歸十二月葬之矣外無諸侯伐國内無庶孽爭位姜氏之孫又在三月之後何謂國亂而不行即位之禮乎曰張氏諸儒皆謂莊公無志討賊泰然居之而孔子削其即位者何也曰使莊公不討賊而泰然即位正當筆之以見其無人心如桓宣之即位者也若史有即位之文而削之則後世何從見其義哉愚

雖不能知魯史之文與孔子筆削之事然以義斷之而知其決非削之也

曰單伯逆王姬杜氏曰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何也曰此杜氏不敢斥左氏之過也故孫氏曰單伯於此見經之後莊十四年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鄄春秋王臣而會在諸侯之上亦不若内臣而書會也惟内臣會諸侯則曰會某由此觀之則單伯内臣非王臣也劉氏亦曰若命魯爲主單伯稱使以見王命之來乃宜矣不稱使非義也又十四年經書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爲魯人明也猶曰叔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爲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屬會于單伯則非周人審矣觀此二説杜氏當自詘而左氏逆王姬之誤因可類推矣

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先儒多稱去天字以示貶子獨主孫氏之説何也曰去一字以爲貶非春秋意也後世穿鑿之説也夫天王聘桓者三求車者一其義同爾皆不去天何獨於此而去天哉呂朴鄉亦曰春秋不書王者惟此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與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而已爲先儒之説則曰桓公弑君而王不

能誅又反錫之命僖公成風妾母也而王使人歸含且賵又使人會葬成其爲夫人使嫡並妾此二事最大故去天以示貶此只在拘春秋書天王之例故有此説春秋爲尊王而作也而已自貶天王何以責人乎榮叔歸含且賵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一例爾何不去天以示貶乎以名冢宰爲貶則榮叔何以不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宰咺而不在天王又豈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此其不通也明矣

二年

或問曰姜氏會齊侯于禚高氏謂是時公幼未習國

事故夫人得以託國而出會齊侯然乎曰比似是
而實非也姜氏之淫奔見於經傳者顯矣託國出
會之說何所考乎且夫人孫于齊亦可言託國出
會乎
三年
或問曰溺會齊師伐衛先儒多以抗天子之命爲說
何也曰抗天子之命在五年公會齊宋陳蔡伐衛
之時此則於經未見其抗天子之命也
曰葬桓王劉氏謂曷爲或言葬或不言葬葬自內錄
者也公親會之則不言葬不言葬者常也公不親
會則言葬者非常也葬天王大禮也曷以爲常言

之葢以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焉先儒非之者曰
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
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始終之際
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二者之說
孰然曰劉說是也特義有未盡耳非之者非也夫
天王崩葬必書者史法之常也書葬不書葬者聖
人筆削之旨也曰何也曰春秋常事不書其所書
者非常之事也天王如期而葬諸侯親往會葬雖
死生人道之大變而亦臣子之常事也如悉記之
則是史而已非聖人筆削之旨也削者削其常事
筆者筆其非常可爲後世大戒者也豈有天王如

期而葬諸侯親往會葬而可爲後世大戒者乎夫
書崩書葬者據經可見也桓王七年而葬則以緩
爲非常而書叔孫得臣葬襄王叔鞅葬景王則以
諸侯不親爲非常而書匡王以四月簡王以五月
景王以二月而葬不及七月之制爲非常而書其
書崩不書葬者據經亦可見也諸侯不奔喪不會
葬而朝聘會盟嘉禮自若爲非常而書其不書葬
者或魯侯會葬或葬期得禮耳其崩葬皆不書者
則或以朝廷得禮爲常事而不書或魯往會葬爲
常事而不書或不赴告魯史不書孔子無所據而
不書苟以死生人道大變爲非常而悉書則天王

即位當書矣天王即位旣以爲常事而不書則天
王崩葬亦有爲常事而不書者矣此劉氏常事不
書者是已惜其拘於公親會之則不言葬公不親
會則言葬之一義爲未盡耳先儒乃非之故曰非
也
曰紀季以酅入于齊陸氏劉氏高氏葉氏諸儒皆賢
紀季謂其不得已而存宗社者何也曰此惑於公
羊之說與未辨叔姬歸酅之義故也夫紀季之於
紀侯親則兄弟義則君臣骨肉相守死生以之者
也而先以邑入齊斷紀侯之右臂使不能守而去
其國謂季無罪誣也子噲不得與人燕況紀季乎

昔微子去殷以存宗社者以殷之天命已絶人心已去殷之宗社無託故箕子召微子出迪而微子之去亦在殷滅之後殷未滅微子不入周也況紀季以邑乎況齊爲讎國乎吾故曰使後世爲人臣而懷貳心者紀季而已矣先儒罪其不得已而存宗祀非所以訓也曰黄氏諸儒謂紀侯使之事齊以圖存也曰於經未有考焉經之所書但曰紀季以酅入齊而已借使爲兄所使爲紀季者當諫之曰齊人無厭既得酅復望紀事齊無益守死而已今不能然則紀季未有可取之實也

四年

或問曰紀侯大去其國先儒多賢之又以太王之事比之然乎曰未見其賢也又以太王之事比之則過矣昔鄭國介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之任一子產爲政二國不敢議而況賢於子產者哉今紀侯不能修德任賢以守其國而去之故曰未見其賢也昔太王德施於民克厭天心狄人侵之二事不免遷都避難故從之者如歸市而國遂以興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比紀侯之一舉潰滅者何啻千里故曰比太王者過也常山高氏固已辨之矣曰葉氏謂其潔身而去之雖伯姬之喪且不顧紀侯蓋自晃隱者也曰大夫士仕

於其國有去而隱之之道諸侯世其國者無去而隱之之道也故國君當立不立猶失其義況見在爲君者乎苟欲隱而棄其妻之喪則是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無一可也原其情畏齊而出耳不必多爲之義也曰戴氏諸儒皆謂大非紀侯之名乃大去其國也大去者盡室逃焉也曰此公穀之說而夕從者大去之云於文則支於義則害夫春秋謹嚴書去其國可矣何必書大去哉此其文之支者也苟紀侯盡室逃焉則必葬伯姬而後去攜叔姬以偕行今棄伯姬而齊葬之棄叔姬而歸於酅此其義之害者也且去其國與失地之君奚異哉春秋失地之君皆名紀侯安得不名之故曰大者紀侯之名也而非大去之謂也

九年

或問曰姜氏如齊師先儒引載驅之詩以爲刺襄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者然乎曰不然也朱子謂春秋子云者指姜氏而言曰魯道有蕩上而下繫齊子又不曰齊侯則齊子爲齊女而指姜氏也明矣今曰襄公淫也然非春秋本義置不復論

曰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先儒皆爲拒王命子獨不然何耶曰拒王命之罪在國不能逃矣然拒王命乃

在六年正月王人救衛之後此時[illegible]
之救而拒之哉先儒謂王人之救[illegible]
年嘗不使覲及衛者志之之辭也於經傳無[illegible]
時王命曷嘗行於諸侯哉邦衛辨此甚悉已附見
於穀梁矣學者平心易氣讀之自當有見也

六年

或問曰齊人來歸衛俘先儒皆釋俘為寶子獨不然
何邪曰俘之字訓軍所獲而已未聞又訓寶也先
儒見公穀作寶左氏乃作寶遂訓俘為寶殊不知
當為寶[illegible]者所取於衛之寶貨也故
[illegible]寶則寶玉而已矣故公穀寶

于大弓不言俘曰葉氏諸儒引書序俘厥寶玉以
證之又何說邪曰書序之俘亦訓取也若訓俘為
寶可云寶厥寶玉乎曰張氏諸儒又謂俘者正文
寶者釋辭何邪曰就書序言之寶者寶玉也俘則
取其寶玉焉知書序之訓則知春秋之不可訓俘
為寶矣曰杜氏又釋俘為因者何也曰釋俘為因
則齊侯來獻戎捷楚宜申來獻捷者不可得而解
矣果因也當言獻不當言歸況當時四國伐衛以
納朔矣有何因乎果有因也四國伐衛時已虜之
矣不待齊來歸也稽之字訓既不得折之事理又
無據杜氏之說蓋與張葉諸儒等耳

七年

或問曰恆星不見星隕如雨高氏謂既夜而恆星不
見則其餘皆見矣及夜中而餘星隕墜與多如雨
然乎曰不然也經言恆星不見而已夜不敢[illegible]
星之皆見也經言星隕如雨而已我不敢[illegible]
之不隕也曰郭[illegible]謂恆星不見為月之霸[illegible]
望之間辛卯月五日月未當有[illegible]而恆星[illegible]其占
[illegible]若然乎曰經言恆星不見而已我不敢
如月之霸也若月不霸而恆星自不見我豈知之
朱子雖謂星亦受日之光未聞如月之或明或霸
也使果如月之霸而不見則又不足為異春秋將

不書之故曰讀春秋者據經求義雖不中不遠矣
曰秋大水無麥苗先儒皆謂麥苗為一物子獨信黃
氏為一物者何也曰考之天時事理而信之也經
書秋無麥苗秋豈有麥乎曰杜氏諸儒以秋之月
為夏五月也曰天時不可改月數未嘗易先儒辨
之詳矣不可復踵舊說之[illegible]也且[illegible]但以秋而已
不言月也設使大水在八月九月[illegible]八月為六月
九月為七月於時亦豈有麥乎不特無麥苗亦[illegible]
矣此考之天時者也以五穀言則禾為之首為首
而麥次之不應先言麥而後言苗而不[illegible]不言禾
而書苗且既無麥矣又無苗矣而不見書饑此考

之事理者也曰非謂麥苗同時也因無苗兼舉無麥耳曰經書大水而無麥苗則因大水所浸而一時皆無者也非因無苗而兼舉無麥如冬書大無麥禾之比也今如黃氏說則天時事理兩得之其曰麥種於秋始種爲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豈不明白也哉

八年

或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劉氏葉氏諸儒多謂陳蔡將過我而邀之子何以知其期共伐郕而陳蔡不至獨有取於杜氏之說也曰以下文甲午治兵及齊師圍郕而知之也蓋俟陳蔡而不至遲延止次而衆心懈也故治兵陳蔡不至而恥旋師也故復約齊以圍郕若陳蔡將過而邀之則不有治兵圍郕之事而春秋亦當異其文以見意亦不直書曰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也故莘老康侯邦衡子由貫道諸儒皆宗杜氏非予之獨取也曰安知圍郕之師非治兵振旅而歸至夏而復出師乎曰以文勢觀之而知其爲即俟陳蔡之師也曰師及齊師云者蒙上文之辭也曰秋師還者見輕舉妄動暴師三時殘民黷武也故常山曰春秋書與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正此意也

以秋師還先儒皆謂莊公親將及其還皆不稱公爲

重衆者然乎曰不然也若公自將則亦當書曰公次于郎夏當書曰公及齊師圍郕秋當書曰公至自伐郕蓋君行師從君重於師豈得遺公而言師哉此史氏不易之定法孔子因魯史之舊以取義豈肯改其實哉謂改名見義者公穀之餘習而不察之者也讀春秋者不可以不知也

九年

或問曰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胡氏劉氏邦衡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朱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爲兄　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信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耳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爲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篡位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

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
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
況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以相
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
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
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
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
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
公爲兄而已正與春秋之經辯之也其言曰桓公
兄而子糾弟襄公兄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
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

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
也公穀并諸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
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爲魯盟于蔇
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定其罪也曰程子
以大義推則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
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蓋上
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
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
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
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
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惡有嘗與魯盟于蔇而

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爲程子未成之書非
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完之說亦程子所謂義
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曰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孫氏謂內不言敗此
言敗績爲美文然乎曰不然也此惑於公穀之說
而反疑經之過也夫所謂美文者重見復出理有
不通者也乾時之敗紀實事也而以公穀不經之
談反疑經之美則過矣趙仁曰凡例之謬者可宗
也耶
十年
或問曰公敗齊師于長勺先儒皆謂詐戰然乎曰不

然也此左氏穀梁凡例之弊也經書敗某師者多
矣豈皆詐戰者乎左氏於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
嘗曰凡敵未陳者敗某師皆陳曰戰紀爲之凡例
矣又必撰其詐戰之事以實之今此左氏既曰齊
師伐我公將戰用曹劌之言齊三鼓魯一鼓則是
皆陳而非詐戰明矣何以又書曰公敗齊師于此
左氏自相矛盾者也至穀梁則以不日爲疑戰又
其謬之尤者先儒鑒此亦可少變而求之春秋之
本義矣而又不察而踵其弊焉可歎也已
曰公侵宋先儒皆以無名行師曰侵子獨不然何邪
曰康侯胡氏曰考諸五經皆稱侵伐易謙之六五

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
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
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殘害良民則伐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若此者為無名行師可乎

十二年

或問紀叔姬歸于酅先儒謂紀宗廟在酅故叔姬歸
奉其祀書之所以賢叔姬者何也曰禮諸侯之尊
弟兄不得以屬通紀季猶不得以奉諸侯之廟況
叔姬為媵妾者哉夫紀季以酅入于齊則為齊之
臣既得罪於宗廟矣叔姬不死於國破之時又以
嫂而歸依於失節之叔同事仇讎之齊而謂其賢

乎失其是非之心矣且紀亡已九年叔姬安在而
今日往承宗廟乎亦無是理也設使紀廟在酅則
有紀季在亦非叔姬所得奉也況季亦罪人乎曰
然則春秋何以書其卒葬也曰叔姬卒於齊葬於
季卒葬非其所春秋安得不書哉曰杜鄭謂春秋
於紀叔姬宋共姬緣之詳者賢也其說又何也曰
春秋失禮之事多則書之詳失禮之旨少則書之
略夫文姜之事春秋書之亦詳可謂賢文姜而書
之乎

曰宋萬出奔陳先儒多謂陳人受宋之賂而使婦人
飲之酒是與賊為黨也故特書萬出奔陳而湣公
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然乎曰不然也陳
受宋賂使婦人飲之酒傳文有未可以傳義經
也如宋臣子能用賂以求萬陳能以計而送萬雖
未盡討賊之道然猶有愈於討賊而賊猶得以伏
誅也豈不勝於不討與黨賊者哉聖人安得一槩
以不討賊之罪而不為別白也今經書曰宋萬奔
陳則是宋不討賊而陳不殺賊也且湣公之不書
葬或宋亂不告而魯不會史無其事聖人不得自
益之也況賊不討不書葬實後世自為之例而不
可為法者哉夫經書宋萬奔陳義本自明何待不
書湣公之葬然後日陳人黨賊之罪其曰特書亦
非邵子所謂天理自然之意矣

十三年

或問北杏之會先儒或謂稱爵以與齊稱人以貶四
國者何邪曰此蓋穀梁之說而甚之者也凡襃
貶之說先儒辨之詳矣今即此論之借天子之事
者齊侯也召諸侯者齊侯也四國從強國之令耳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今舍齊侯而責四國失
其輕重之權衡矣聖人肯若是哉自襃貶凡例之
說興使聖人惻怛之心經世之義付之小巧私智
惜哉

十四年

或問荆入蔡先儒或責桓公圖伯而不救或謂桓公圖伯先中國而後夷狄爲得持重之道或謂桓公伯業未成遂致其横行在漢于一切削之何也曰春秋之義尊君抑臣貴王賤伯内中國外夷狄而已奚暇較桓文伯業哉故不得而取也

十七年

或問多麋董子劉向曰麋之爲言迷也月令冬至麋角解象遝復出故麋爲小人鹿爲君子姤之上九爲姤其角吝故夏至鹿角解者何也曰此漢儒釋經之蔽也夫不求理之當然而求其之所由轉相訓詁經之所以不明也曰京房以廢正作淫爲大不明則國多麋者何也曰此漢儒泥災異之弊也夫物之爲災固有所感然必求某事應某事則牽合固滯有所不通矣曰杜氏以害五稼故以災書者何也曰春夏秋多麋以害五穀冬而多麋未必害也先儒多言害稼[illegible]杜氏耳

十八年

或問公追戎于濟西而穀梁氏劉氏康侯高氏諸儒皆謂魯無預備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邦衛葉氏諸儒又謂戎不爲寇過我而歸之爲出其不意以伸其功者然乎曰不然也此見經無戎伐魯之辭而但言追戎故意之而爲此言也殊不知義不在於戎伐魯而在於遠追戎耳夫公追戎于濟西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郜其雖不同而語意相似長勺與郜之役説者不聞譏魯無備也亦不聞齊宋不伐我也何獨於追戎而譏其無備與戎不伐我乎曰劉氏又謂追而不及何也曰僖二十六年經曰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則明言之矣此經無明文吾不能知其及與不及也

曰有或齊氏作或爾雅食苗曰或蜮者短狐含沙射人影蓋出嶺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皆由葉館相傳篆隸之變所以參者然乎曰不然也經書曰有是未嘗有而有也此其所以異也且春秋各但曰螽螟但曰螟未嘗書有也麋則曰多亦未嘗書有也然則蜮之爲物非所當有而有者也且蜮之一字三傳所同未可以意改經也

十九年

或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先儒或言鄄之巨室嫁女與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是齊宋盟挈之以往者何也曰如鄄之巨室嫁女[illegible]陳人經當書曰公子結之女媵鄄人之女及齊侯宋公盟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與齊盟挈之以往則經當書曰公子公盟遂以其女媵鄄人之女于陳不

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也曰或謂此結鬥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曰鄄者衛地齊侯宋公在焉未知其來伐我否也假令知齊宋伐我之情結當遣使歸報其君而自往媵亦不當自與之盟也曰然則何以不言魯女也曰省文也且重在遂事也蓋結爲媵則知其爲魯女矣何必言魯女哉

二十二年

或問曰陳人殺其公子禦寇高氏謂國亂不知主名考何也曰國雖亂豈有殺公子而不知主名者哉曰華老謂賤而略之者何也賤當書盜今不書盜

非賤也曰張氏諸儒皆謂世子之婦未嫁者何也曰此信左氏之誤也如世子也經當書曰世子春秋之時稱世子者曷嘗有誓於天子者哉曰劉氏謂稱人以殺爲殺有罪者何也曰春秋惟討賊稱人爲殺有罪其他稱人者皆非殺有罪之辭也若知劉氏說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則刑當其罪春秋何書焉曰然則史記亦稱陳宣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太子者非歟曰史記亦誤信左氏耳史記之誤豈止此哉

二十三年

或問曰公如齊觀社杜氏謂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者然乎曰此因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遠啓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故杜氏云然今經但言觀社耳未見其蒐軍實也曰華老孫氏謂觀社則魯社廢者然乎曰經但言觀齊社耳亦未見其廢魯社也

二十四年

或問曰夫人姜氏入劉氏謂不致爲不見宗廟者然乎曰不然也豈有娶婦而不見宗廟之事乎蓋上文先書公至自齊至此自然書入製言之體當如是也夫春秋隨事異文譏公子遂以同姓而逆女則書曰遂以婦姜至自齊至譏稱而納婦則書曰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此譏夫不俟婦婦不從夫則先書公至自齊而後書姜氏入所謂隨事異文者也後世必欲執此例以同彼例此理之所以不明也至杜氏求其說而不得則有丁丑入而明日告廟孔氏亦有既朝廟乃見宗婦之說揣摩億度一至於此吁亦可怪哉曰然則先儒皆謂文姜制之而莊公不得娶者何也曰想其事勢或然而於經傳未有所考也然左氏載公初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殺安知莊公不以嬖妾而不娶歟然此既非所書本義弗辨可也

曰大夫宗婦覿用幣先儒多謂公事曰見私事曰覿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者何也曰此見姜氏不書至與一字褒貶而生事者也此事之旨本譏婦人不當用幣而已其曰大夫宗婦覿不過敘其事實以起用幣之義更無他義也今以字義言之爾雅云覿見也覿與見本不可以公私言也姜氏丁丑初入次日宗婦即執私見亦無是理也若曰不可見乎宗廟故以私言之不知書此覿字者魯史乎孔子乎若魯史耶莊公是時奉姜氏之不暇未有不可見宗廟之意也若孔子耶孔子必不以不可見宗廟而改舊史之

見曰覿也曰然則論語何以曰私覿也曰文隨事見各有所主也論語所謂私覿者謂孔子使他國朝享禮畢退而以私禮相見者也然則覿字之義本非私也以上有私字故為私覿耳今經無私字不可以私言也安得取彼私覿二字之義并為一字以訓春秋之覿為私乎易曰三歲不覿可訓三歲不私見乎曰杜氏又謂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子獨取胡氏之說以為非大夫與宗婦者何也曰同贄俱見穀梁之餘論也愚既辨之矣此事左氏得其實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不言大夫公羊雖不明言然大意亦主乎婦人之用幣杜氏解經一宗左氏不少違左氏有所不通必為曲說以通之獨此顯然者杜氏乃不察而背之甚可怪也曰朴鄉之意亦謂大夫與宗婦同日而見者何也曰大夫與宗婦固同日而見然此則但譏大夫之婦用幣耳夫男子之贄大者玉帛則大夫覿而用幣非所譏也故春秋不指大夫之用幣使指大夫之用幣經當書及今不書及則為同姓大夫之婦明矣

曰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氏謂羈曹世子赤曹僖公然乎曰孫氏曰案史記曹世家及年表僖公名夷杜預謂羈即曹世子赤即僖公者以突歸

于鄭文相類耳曰趙氏劉氏高氏張氏諸儒皆謂戎納赤赤篡國與鄭忽突之事無異子獨何以知其不然也曰以經文次第與王氏之言而知之也王氏之言既附見於本義之後矣請於此申之經書公納子糾楚納頓子皆明言之此則但書曰戎侵曹又不入曹而曹羈自出奔故赤得以乘間而入雖不免庶孽竊國之罪然比鄭突之倚宋逐忽者有間矣故春秋明微而學春秋者不可以不詳考也

二十五年

或問曰日食鼓用牲于社孫氏諸儒謂鼓為常唯鼓

而用牲為非常者何也曰此穀梁氏之説也予旣辨之矣且傳有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之文而萊氏劉氏康侯之説又足以發之不煩多説也

曰伯姬歸于杞先儒或謂莊公女子何以知其為桓公女也曰以書法論之則石氏高氏呂氏存耕黄氏諸儒皆謂時君之女必加子字今經不書子旣知其為桓公女矣以春秋之義求之若莊公女則此書之為無所為其後書杞伯姬來亦無其義何則父母在歲一歸寧莊公在而女子歸寧則不在所書也以其為桓公女莊公姊妹今桓公死且二

十六年至此始嫁則過時明矣故此書歸與其後書公會杞伯姬于洮有姊妹已嫁兄弟不同席之嫌杞伯姬來有父母死不得歸寧之戒故知其為桓公女也曰胡氏謂此不書逆女為天下亂婚禮壞逆非大夫故不書康侯謂逆者非卿名姓不登史策則但書歸以志禮之失者何也曰此穀梁之意而易其説者也使逆非大夫正當書之以見義苟不書之則義與事俱泯世孰知之夫十二公之女不皆書其歸不皆書其逆女者以其得禮為常事而削之也其失禮非常則書以為戒故有書逆而不書歸者有書歸而不書逆者亦有書逆書歸

而并書納幣者又有書大夫逆者隨事見義何有定例高氏所謂皆有為者是也今不書逆女何必別為義哉常事不書而已矣曰旣曰伯姬則莊公姊也子何以莊公姊妹言也曰男女自為伯仲叔季故不得必其為莊公姊也

曰公子友如陳公子母弟一也或稱公子或稱弟何也曰石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在禮諸侯絶旁期而臣諸父昆弟君臣者分之別也昆弟者恩之屬也禮不可以無分異貴賤則禮法嚴臣不可以敵君申私恩則公義廢然則春秋之書公子乃其常也其書弟者法之變也故始元終麟惟

來聘來盟則書使伐則書殺害出奔則書王帛之好牲血之事大夫之職非天倫之所當行也故來聘來盟則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爭怒逆德也戰伐危事也人臣效命非天屬之所當親也故侵伐則書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衛是也迫窮患難不能相恤骨肉殘害以至相伐不顧也甚矣殺害出奔則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也外乎此者皆稱公子而已此春秋之法也而左氏公羊之例為母弟稱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稱公子亦已戾矣

二十六年

或謂曰公伐戎許氏謂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莊公
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蔑已勝矣
黃氏以許說爲正子不取焉何也曰許氏知盟戎
之爲好而不知中國不可與戎盟知濟西之役可
役而不知無所稟命之爲罪故不取也曰木訥謂
魯爲曹伐之者何也曰木訥謂戎侵曹曹羈出奔
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羈於曹羈者假之之辭
設使可信亦非本義

二十七年

或問曰杞伯姬來劉氏譏其已亟然乎曰非也尋劉
氏之意以伯姬爲莊公女春既會而冬復來故曰

已亟然不知其爲莊公姊妹也曰子何以知其爲
莊公姊妹也曰先儒以不書子伯姬故知其爲莊
公姊妹也使爲莊公女今年春伯姬一歸寧足矣
安得以父而會女于洮吾故斷然以爲莊公姊妹
而無疑也曰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杜氏以爲
寧成風何也曰彼亦以爲莊公女而成風所出也
是時成風未死而意其歸寧爾他無所據也
曰莒慶來逆叔姬先儒譏公自主之者何也曰以經
文觀之無公自主之之義設使有之亦其中一小
義耳非所書之本義也爲此說者其諸穀梁氏所
謂來爲接內與不與夫婦之稱之意歟予既辨之
矣
曰公會齊侯于城濮先儒多謂王命齊伐衛而會魯
以定交然乎曰不然也如王命齊伐衛春秋皆異
其文如會魯以定交而伐衛必不在衛地也且齊
魯已交何俟此時而定況明年伐衛齊自伐之而
魯不與乎

二十八年

或問曰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先儒多謂齊奉王
命而討衛者然乎曰
旣辨之矣
曰大無麥禾黃氏謂麥之禾爲一物者然乎曰不然

也詩曰禾麻菽麥書曰禾盡偃則禾者穀之未刈
者也豈一物哉且下書告糴入齊若其夏但無麥
之禾則秋有粟不應即饑而告糴也曰劉氏謂大
無麥禾爲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麥禾大盡
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者然乎曰若然春秋當書
倉庫之不當書大無麥禾且於時爲冬正農民輸
粟之時旣非大荒亦不應即告糴而春秋當書大
無麥粟不當書大無麥禾也曰啖氏謂赦令無經
民失業而大無麥禾者然乎曰莊公之時民固失
業然不致大無麥禾也民失業而大無麥禾則舉
魯之地皆不耕乎必無之理也

二十九年
或問曰新延廄呂朴鄉謂延廄爲天子之廄何也曰
非也此惑於新作雉門及兩觀之爲僭天子也謂
兩觀僭天子可謂延廄僭天子不可夫諸侯有馬
則有廄安知延廄爲天子制乎此蓋譏莊公大役
古程而非時傷財害民耳曰劉氏謂修舊何也曰
新者一新之謂不特修舊而已
二十年
或問曰葬紀叔姬高氏以爲齊人降鄣而後葬叔姬
與紀侯大去其國之後齊葬伯姬同意皆所以罪
齊者然乎曰不然也此惑於公穀之以鄣爲紀邑
耳鄣非紀邑愚既辯之矣且伯姬者齊葬之叔姬
者紀季葬之而魯往會葬耳事理了不相干其差
蓋又甚於公穀者
曰齊人伐山戎先儒多謂齊侯又以爲救燕趙氏亦
謂來獻戎捷爲齊人此爲齊侯蓋交互致誤者何
也曰此三傳史記之說也求之經則不然左氏於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有曰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
也公羊曰此齊侯也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史記
桓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
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
境又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

孤竹則爲齊侯自行矣使實自行經當書曰齊侯
使實救燕經當書曰救燕今經曰齊人又不曰救
燕況燕不與齊桓會盟則三傳史記不然矣蓋萬
世取信者經也據經考傳之真僞可也據傳疑經
者先儒之大弊也況齊桓節制之師不在衆多故
其侵伐多稱人唯城邢稱師伐楚稱侯耳此伐山
戎安知其不命將其獻捷也安知其不自行乎故
呂朴鄉曰以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觀之則伐
北戎爲齊侯親往伐山戎爲將卑師少不然一齊
侯也前伐山戎則稱人後伐北戎則稱侯前後自
異誰能曉之可謂簡易而明白矣
三十一年
或問曰築臺于薛存耕謂薛不幸有大故魯莊於其
近地以築臺者何也曰薛者魯地偶同薛國名又
偶與薛伯卒比本二事而不相干也其下書築臺
于秦可謂近秦國乎
三十二年
或問曰公子牙卒二傳爲鴆之子獨不然何也曰邦
衡高氏辯之備矣朱子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
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公子牙卒長
經之理觀經之文證以經前後之事皆不脗合故
不然也曰經書隱公桓公閔公薨子般子惡卒二

傳以爲弑子乃然之何也曰君有可諱之義臣不
在所諱也臣有罪則殺之而已矣夫君有可諱之
義則理所當也而經文又不書地經之前後又有
事證故三公二子之薨與卒正與義理文勢事證
三者相合吾安不然其説哉
曰公薨于正寢先儒之説多矣子一切不取何也曰
先儒雖多爲説不過論其終于正寢耳終于正寢
常事也春秋不書常事刪過雖極然亦不以卒而
見義此必有爲而書耳莊公十一月而始得葬不
請於天子而私謚之非其起義而何哉然則薨于
正寢者不過直書其實事耳而義則不主乎正寢

猶書其他諸侯之卒不可爲非常而爲葬之緩速
與私謚起也然則未可就正寢而生義也
曰子般卒與子野同胡氏高氏皆謂惟傳見弑經無
所見子何以知其爲弑也曰以公薨而子般繼卒
又慶父如齊與閔公不書即位又閔公薨不地慶
父奔莒而知之也曰康侯之説何如曰論傳而已

閔公

元年

或問曰不書即位先儒謂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正人
道之大倫者何也曰尋先儒之意似謂舊史有即
位之文而孔子削之無是理也不若穀梁謂先君

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之爲近也夫内無所
承猶可託也其曰上不請命則魯之由來久矣何
獨削閔公之即位乎且桓宣弑君而立其内無所
承上不請命甚於閔公矣孔子何爲不削之哉
曰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曰以理勢觀之而知之者慶父雖嘗如齊乃在前
年之冬至次年秋公方及齊盟則非慶父請之也
落姑既盟季子即歸此事而觀可以逆知其爲季
子之謀也且季子出奔必有所畏非有所倚何敢
遽返季子既歸仲孫既來慶父欲篡而不得則弑
閔以逃矣曰然則季子有大功乎曰未也以左氏

成風之事季子與季子不討賊而奉僖公以逃又
合經文季子既歸閔公見弑之事觀之則季子意
在僖公心持兩端特閔公已立而未敢發耳適慶
父弑閔卒中其謀故季子遂得善名朱子所謂季
子自有大惡與皆是魯國之賊者得其情矣而三
傳以爲賢難以語乎智矣
曰齊仲孫來孫氏以爲私來與祭伯來同義者然乎
曰無上下文而平觀之則與祭伯來同義是時齊
方有政非衰周比也況當魯國擾攘之際而仲孫
忽私來乎無是理也此義呂朴鄉得之矣其言曰
春秋不以名字爲褒貶何也曰春秋魯史也史之

所無聖人不能強加之史之所書聖人亦不革也聖人之所因革者其義也非名字之謂也且謂名為貶乎仇牧荀息皆名也未見其有可貶之實也且謂字為褒乎南季榮叔原仲蔡叔皆字也未見其有可褒之實也故有不必名之而後為貶不必字之而後為褒也不書來盟不書來聘而直書仲孫來則其無名以來可見矣豈必名之而後為貶哉然則春秋為齊桓病矣桓公身為伯主魯國有難起而正之真伯主之事也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幼慶父夫人亂乎內魯之不絕如綫設以齊正魯猶反手也落姑之盟僅能復季子而已而夫人慶

父之志未可知也仲孫之來非盟聘則未有以寧魯也未有以寧魯則其來為無名魯國之人皆欲焉卒之再弒閔公者慶父也然則養慶父之惡使至於稔者齊桓也直書曰來其義見矣

二年

或問曰吉禘于莊公先儒釋禘之義孰優曰惟趙氏最詳其言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之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豈關圜丘哉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

此何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閒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蠧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答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禘天子之禮周公何以得用之所以有何也者見春秋書禘於周公以非禘宜遠異之者）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問者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為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三種以

爲祭名盡於此但據經又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信宮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説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説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若書不相符命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爲礿祭義與郊特牲同鄭又不注其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

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當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遂云禘小於祫儒者通之云三年喪畢小禘于禰五年大祫至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若禘不迎羣廟之主何得謂之大若迎羣廟之主何得於禰廟迎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序乖謬之甚也且春秋文二年公羊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禘者明享皆祖於太祖廟今但云不陳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升者明自本廟而未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顯廟也）（主皆棄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並無禘説爲殷祭處則禘不爲殷祭明矣問曰若禘非三

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illegible]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illegible]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悖亦可見矣問者曰王制所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礿何如鄭説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

大廟又云夏礿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大祭而時祭闕一時其理明若也答曰禮篇之中夏礿秋嘗冬烝膚淺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推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綵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喪服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謂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于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礿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趙氏辯論極爲詳密極爲正大但其曰不追配與葉氏諸家少異耳

春秋或問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四

僖公

二年

或問曰城楚丘升鄉謂城邢歷序三國者詳書也城緣陵止書諸侯者略之也城楚丘沒諸侯者略之而又略也楚丘不如緣陵緣陵不如城邢救災恤患鄰道也詳書而不殺予之也封諸侯非王法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諱之者奪之也然乎曰不然也三國城邢而不再序則若邢之自城與魯之城之也故再書三國爲城緣陵上既列序諸侯故前目後凡而但稱諸侯也城楚丘者魯自城之也豈

可指元年會檉之諸侯城之乎且城邢爲救災恤患哉緣陵獨非救災恤患乎設如城楚丘爲諸侯城之亦非救災恤患乎何爲略之又略也夫春秋有自然之書法使城楚丘而去諸侯之文以爲予奪之意則晦昧而不可曉豈書法之自然哉且啖趙凡例抑揚予奪之說春秋之蠹也說春秋者[illegible]莫及唐自唐及宋能知擺脫俗習者朴鄉數人[illegible]已而其爲說猶或如此吾然後知習俗之移人[illegible]智者不能免況其餘哉

曰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三書不雨先[illegible]以[illegible]月有雨子何以知不雨與書首月不相[illegible]也[illegible]以後書六月雨而知之也如十一十二與二三五月雨有雨則六月雨在不書矣惟其書六月雨也然後知左氏所謂自十月至於五月不雨者爲可據也但其下文云不曰旱不爲災者爲妄說耳曰此不雨書法與文二年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文異者何也曰文公之三不雨有事介乎其間此則無事以間之故所書有不同也後世以凡例求之而不得於是爲之辭以強通之故穀梁有勤而閔雨之說先儒亦有冬十月不雨則十一月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二三五月有雨之說

是皆以不雨與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聯屬讀之而不察之失也愚故離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自爲一時無事書首月之義而以三不雨不與之相蒙斯有以合乎左氏之說而經旨自明矣曰既書不雨則一時之中有事矣子何以[illegible]一時無事書首月耶曰此非會盟侵伐[illegible]諸事可以月日書者也特記一時之不雨耳而不雨非可以月日書也何妨自書首月乎曰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矣子何以言一時無事耶曰雖有二事而皆無月日又皆在不雨之後春秋之法凡正四七十月有無月日之事則

但書春夏秋冬而不書首月恐其月之亂事也此以不雨間之故雖有二事而冬春夏得以書首月也非若文公時三書不雨皆有繫月日之事介乎其間而不可以直書首月也曰其或曰旱或曰不雨何也曰魯史命辭有異同孔子因之而不革奈何必執此例以求彼之同乎

二年

或問曰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先儒以諸侯之師同次陘者桓公之正兵又領江黃各守其境案兵不動為八國之援者為奇兵然歟曰不然也此見江黃不同伐楚而其後江黃伐陳而意之也設使有此則春秋本正義明道之書非戰國孫吳之術學者固不可移彼以論此而況髣髴想像之云乎

四年

或問曰八國侵蔡遂伐楚次于陘先儒譏遂為專然乎曰無譏也此與公會齊侯于檪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公會晉齊宋蔡鄭陳莒邾秦于溫而諸侯遂圍許與下文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之遂同義蓋文法當然譏在一事而非在一字也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與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遂則譏其專耳然亦文法當然意則有輕重耳非若後世一字褒貶之云特

下一遂字以譏之也曰次于陘有譏乎曰無譏也與齊宋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之次不同也彼之所謂次者名救而不進耳此之所謂次者紀實事以見下文退師盟于召陵之節次耳

曰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子何以兩存高杜氏之說也曰皆可通也皆有疑也以文勢觀之高氏近理但執壽塗在夏及江黃伐陳在秋此又可疑者也若齊與諸侯及江黃伐之書法自當曰諸侯及江人黃人伐陳此人不可知者若如杜氏說八國皆伐楚者何為獨使魯也哉但孔氏程子諸家皆從杜氏故兩存之耳

五年

或問曰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為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為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為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於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政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桓公內

嬖冢嗣不立身死而五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家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說起大人格君心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歟

八年

或問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先儒之說多矣子獨有取於趙氏何邪曰用致夫人左氏謂哀姜東萊呂樂存耕諸儒從之穀梁謂成風董子劉向范氏孫氏胡氏劉氏康侯葉氏張氏朴鄉諸儒從之公羊謂齊媵女趙氏謂時君之妻聲姜高氏又謂五世之夫人革老又謂聲姜哀姜成風凡六說獨公羊之說其謬易見餘五說悉略近似然魯之禘祭文王周公二位而已魯之祫則自周公伯禽以下已毀未毀之主皆祭之若僖公致仲子于氏文姜哀姜成風者必用祫祭告於羣主或特祭告於昭穆之廟今止曰禘則趙氏謂時君之妻聲姜則其至而特設禘禮以爲榮觀者近理矣又惟夫人自至某而告廟可以言致如經書公至自某者三傳亦

以致言也若立仲子成風之妾爲正夫人與升子氏文姜哀姜於廟經當異其文如躋僖公之義不可以致言也況子氏文姜哀姜已祔於正廟仲子已別有宮而成風猶未死以此考之則聲姜之說斷不易矣曰經何以不曰夫人姜氏也曰春秋本義在於禘以致夫人而不在於聲姜之氏姓也況失禮在僖公而不在聲姜而書姜氏則不成文乎予於本義已言之矣曰聲姜何以不書納幣親迎與夫人姜氏至自齊乎曰得禮則爲常事而不書獨此非禮故書之也十二公夫人不書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

九年

或問曰伯姬卒啖氏謂內女爲諸侯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者亦然其爲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若然乎曰啖氏之說蓋常事耳若春秋之法得禮則雖爲諸侯夫人與許嫁者有不書也失禮則雖爲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悉書之故十二公之女適諸侯與許嫁而卒者多矣不皆書也莒慶來逆叔姬叔姬歸于紀皆爲媵與嫁大夫者也則書之曰革老諸儒亦謂以吾君爲之服因錄之者何也曰此可施之作史之常例而不可以入春秋不書常事之言也

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春秋殺未踰年之君四内
則子般子赤外則齊舍奚齊其三書之如成君奚
齊獨稱君之子故石氏謂奚齊稱子必係於其君
以明國人不子之也言君而必曰其君之子以明
國人不君之也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爲子國人
不君而荀息獨以爲君且曰殺而不曰弑春秋以
明分之不可亂也朴鄉亦取其說而子不之從何
也曰奚齊非弑逆之賊也雖實庶子則固晉君之
子也立雖不正則固晉人之君也使里克殺之於
既立之後豈非弑其君哉今書殺其君之子則是
未立之辭也且卓與奚齊皆庶孽也皆國人不君

而荀息獨以爲君皆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爲子
者也何獨於卓而書弑其君哉

十年

或問曰晉里克弑其君卓朴鄉謂卓豈有宜爲君之
義春秋欲著弑逆之罪故成其君臣之名者然乎
曰不然也卓非弑逆之賊而大夫立之則固里克
之君何俟欲著弑逆之罪而後成其爲君哉卓與
奚齊非有優劣也殺之者一里克也況卓爲荀息
所自立今欲著弑逆之罪獨成卓之爲君奚齊嘗
受先君之命矣反不成奚齊之爲君此其故何哉
吾於殺奚齊既言之矣

十四年

或問曰諸侯城緣陵先儒皆以詳不如城邢略不如
城楚丘爲義爲責桓公之浅深然乎曰不然也其
原二使我之也楚丘本魯邑而三傳謂之封衛緣
陵非爲杞而二傳謂之封杞諸儒以凡例求之見
有詳略之不同則論議蠭起矣殊不知城楚丘者
魯自城也與書城中丘城郎城小穀之云同故略
城邢者三國之師也不得言諸侯故詳城緣陵者
諸侯也前目已見於鹹之會故後凡不詳不略制
言之體固如此何必相較以爲義哉予於城邢既
言之矣

曰季姬使鄫子來朝先儒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
配者然乎曰億度之辭也曰何氏謂季姬亦嫁於
鄫及與鄫子遇使鄫子請己者何也曰此見季姬
已字疑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文而意之者非有所
據也夫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雖未許嫁
既笄必有字之者矣不可執一而論也
曰沙鹿崩不係國朴鄉謂地有不係國者如楚丘不
係衛緣陵不係杞然乎曰不然也山可以不係國
名山大川不以封也地不可以不係國古者無不
係國之邑也愚於楚丘緣陵既言之矣此得以略
之

十五年

或問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先儒謂不書以歸免秦伯者然乎曰不然也高氏曰不書以晉侯夷吾歸者以其即復國也

十八年

或問曰宋曹衛邾伐齊左氏謂納孝公先儒皆緣此立論子獨兩存其說何邪曰若納孝公經當書曰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或書曰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師救齊昭入于齊如莊六年魯齊宋陳蔡伐衛王人救衛衛侯朔入于衛之法今經但曰四國伐齊而

不見納孝公事迹則但當據經議其伐喪之罪與其圍伯之迹及桓公伯業之淺深耳何得因傳廢經而為傳義哉且宋納孝公則二十三年齊侯何得伐宋圍緡乎然齊桓八月始葬必其內亂外伐而致緩者也故亦不敢盡廢傳文姑並存之而以經為主焉曰劉氏謂不書納公子昭者昭非正不與納者何邪曰使宋納不正之昭正當書以懲之如朔入于衛者可也何得削之而使人不知其故哉凡經之所書皆不與者也如一切削之則無春秋矣

曰邢人狄人伐衛杜鄉咠狄使書人與荆人徐人江人黄人皆著其與中國援者何也曰非此之謂也春秋不可書邢狄伐衛也則稱邢人矣邢既稱人春秋又不可書邢人狄伐衛也則稱狄人矣然則狄稱人者使文也非著其援中國也且二十一年狄侵衛何不人之以著其援中國哉

二十年

或問曰西宮災董子劉向之言何如曰存耕得之矣其言曰仲舒曰僖公立齊媵為夫人而天災西宮劉向曰僖公立妾母為夫人入宗廟故天災閔宮仲舒則牽制於公羊齊媵先至之說向則以用致夫人而為之附會者也

二十一年

或問曰大旱莘老謂不雨者旱不為災大雩者旱未為災天旱者旱為災也然乎曰魯史記事有詳略有輕重又非一人之手故不同耳其實不雨即旱旱即不雨也安有自某月不雨至於某月而不為災之理乎又安有旱未為災而先雩之理乎此不待辨而易見者也

曰宋楚陳蔡鄭許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先儒皆謂楚執之子獨取陳岳氏之說何邪曰先儒之論承左氏公羊之弊也陳氏之說本於經者也經不言楚先儒求之而不得故有分惡諸侯之說豈知春

秋直書其事而罪惡自見之盲哉若以為楚王誅
諜而諸侯從之則可也何則當時楚彊而詐諸侯
襲而愚惟楚令之從而不知其不可者也故楚人
來獻捷是其驗矣觀下文公會諸侯釋宋公益知
諸侯之與謀矣故諸侯有從命之罪而楚有造謀
之惡若以諸侯不知而楚自為之聖人以其不助
宋伐楚而分其惡於諸侯則誣聖人甚矣

二十三年

或問曰齊侯伐宋圍緡先儒多責孝公背亡己之恩
然乎曰此左氏之辭於經則無所考也

二十四年

或問曰晉侯夷吾卒經在二十四年冬傳云二十三
年九月杜氏徐邈之徒皆謂文公定位而後告喪
春秋從赴而書然乎曰不然也左氏謂諸侯國史
擇焉不精考焉不詳而遽附於二十三年之間又
多為說以附會之則既誤矣後世求之不得遂指
經以為從赴夫夷吾卒晉人立懷公是時非有內
亂外伐安得不告喪而預待文公之至而後告乎
借使文公入而後告喪必曰先君某以某年某月
某日卒於某魯史必曰某年某月某日晉侯夷吾
卒必不於來赴之日書曰晉侯夷吾卒此人情事
理之常而杜徐之徒信傳疑經強為此說以求經

傳之必通而不知其反誣經而惑世也諸家為說
此類甚多不暇悉辯

二十五年

或問曰宋蕩伯姬來逆婦劉氏謂伯姬之寵不見於
經為內交不敵則不書於策今見於經爲公主大
夫之昏爲卑朝廷而慢宗廟者然乎曰不然也伯
姬嫁蕩氏事正以其常事不書也若諸侯大夫不
敵而逆禮則春秋當書之以示戒今反謂不敵而
不書則與劉氏前所謂常事不書者自相伐矣況
經書蕩伯姬逆婦本責以姑逆婦而失親迎之禮
而非公主大夫之昏而書也使當時公主大夫以
嫁之亦非劉氏可得而知也

以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先儒皆謂一事子獨離而
二之何也曰謂之一事者本於公羊穀梁而成於
杜氏先儒又從而演之故其說牢不可解獨胡氏
得其旨而辨之甚明愚既錄諸本義之間矣請因
其說而詳焉大凡公穀不見國史以意求之而不
知其義故其說多鑿左氏嘗見國史故其說有據
獨其自為說則往往附會而不可信耳今左氏謂
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雖無
所發明蓋與經不相背也杜氏乃自為其事曰頓
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知杜氏

何以據而爲此言耶蓋僖虔之辭耳先儒解經據經觀理可也而捨經以求傳甚則又捨傳而求注則其事愈紊而其義愈乖矣夫陳一國也頓亦一國也頓既非陳屬邑楚人納頓子于頓可也何必圍陳哉且陳之見迫於楚久矣楚納頓子陳人豈敢與爭必待圍陳然後納之乎不特杜氏無所據而求之事理又有不通者也況公羊謂不言遂爲兩之穀梁又謂納頓子者陳也其說固陋尤不可宗吾故斷然以爲胡氏之得其旨也

二十六年

或問曰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先儒以楚夔不名爲義

何也曰以楚不名爲義者據衛侯燬滅邢也彼或知燬爲衍文則自無此論矣以夔子不名爲義者先儒不一其說趙氏謂時未與魯通莫得知之爾孫氏謂略夷狄劉氏又謂黜楚而伸夔夫楚滅夔已赴於魯矣不可謂未與魯通也晉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既名不可謂略夷狄也楚滅同姓其罪顯矣夔不死社稷而與蔡師亦不爲無罪也使夔而縮春秋伸夔亦不在不名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無罪也而卒以名數者皆所不通則吾所謂史有詳略與春秋脫之者近之在來者擇焉

二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諸侯盟于宋先儒謂魯欲解宋圍故此盟爲僖之功何也曰公穀註有解宋圍之說先儒不察遂以爲功耳葉氏之說甚明則既附於本義矣而杜氏康侯亦曰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公之罪亦著矣獻可亦以據左氏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宋又子玉曰君後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以此言之宋圍不解也蓋公不救宋而往會從楚之諸侯爲盟於宋故明書以示貶則其說愈明矣今以經文觀之如釋宋圍經當書曰公會諸侯盟于宋釋宋

圍如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之法今經但曰盟于宋則非解宋圍審矣曰張氏謂經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者何也曰諸侯親者也楚則大夫也經曰會諸侯則楚在其中矣何必復生義哉

二十八年

或問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杜鄉謂特出晉爵而不脈其辭之繁爲予伯之辭然乎曰不然也晉侯侵曹故稱晉侯既而晉侯又伐衛故亦稱晉侯若晉使卿則書名氏使微者則書晉人此史氏不易之定法而孔子因之者也苟特出晉爵爲予伯之辭

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而特出晉爵者亦以罪之
乎且晉之使曹伐衛將以攻楚師而覬一勝也若
王者之師則安用此術哉聖人亦何所取而予之
乎其後城濮之戰亦以出於晉爵爲說亦其舊
習之未盡除也
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高氏張氏諸儒多謂懼
晉以殺買者然乎曰予於左氏既辨之矣知左氏
之謬則諸儒之說不待辨也曰諸儒皆謂公子買
知難而退爲無罪子獨不然何歟曰買爲魯之懿
親知勢之不敵與義之不可而不能諫既已受命
而往戍衛矣又復畏死而逃歸是進退皆無義也

惡得無罪哉故惟呂氏謂買戍衛而不卒戍罪也
刺之則過矣爲近之而義有未盡耳予故因其說
而足之非敢自求異於衆也曰康侯之說何如曰
康侯之說雖無甚牴牾然不言戍衛之罪僅可施
之以大夫之義耳曰莘老謂春秋書刺者二公子
偃不書所刺之罪而公子買書不卒戍之迹爲偃
則當刺而買在可恕何也曰不書所刺之罪者止
譏專殺大夫也書所刺之罪者兼譏不當戍衛也
故不卒戍不特譏買而多譏魯此一事兼二義者
也讀者特不察耳
曰公朝于王所先儒皆言晉文致天子而公朝之春
秋婉而成章故不見於踐土之盟而見於此然乎
曰不然也三傳惑之而讀焉者不察也予於左氏
傳踐土之盟已略言之邦衡之說可考也況此不
言諸侯而但言公朝於王所其事又益明矣今以
事理觀之晉文方假尊周之名以令天下惡有呼
天王曰王來吾將朝矣豈足以服諸侯哉曰然則
晉文何以謂之譎也曰晉文之爲固有譎者矣如
使曹伐衛執曹伯以致楚之類是也而非召王之
謂也
曰杞伯姬來先儒謂爲魯莒釋怨然乎曰經不言其
故而傳亦無攷徵辭也

三十年
或問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
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歸而殺
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
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
爲此說者惑於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
也劉氏固已辨其妄矣使公子瑕爲元咺所立而
不辭惡得爲無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
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耳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
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
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以公子哉其稱

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illegible]氏謂經
書於衛侯不歸之[illegible]二子之
偏皆晉文為之也[illegible]曰二子之稱國書人之
為然孔子不過採[illegible]史先後而録之非衛侯既入
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
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
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
執衛侯稱人不以為伯討為定晉侯之罪復國加
之名為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為定元咺之
罪立踰年不稱君為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求於一
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
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於事上觀之
不可於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
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見[illegible]稱名不
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
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為君故稱公子不可謂
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
求之一字之間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
秋之法也

曰衛侯鄭歸于衛襄之諸儒謂不書復歸而書歸[illegible]
蓋殺叔與瑕之禍晉文為之故無[illegible]
儒又謂不書復為[illegible]命於天王與所[illegible]也陳

沫氏又謂不書復為晉文以私憾逐執衛侯故不
曰復歸以原其情也此皆以不書復歸為善辭至
高氏諸儒則謂衛納玉於晉晉為之請以免衛侯
夫委罪人於天子而又私釋之故不言歸自京師
又不言復為不與其復也此以不書復為惡辭也
至葉氏諸儒又謂衛納玉得歸故不得以京師言
為天子之命至存耕諸儒則為曹伯負芻書歸自
京師是加京師以未賊之辭一有王命而歸為大
順故書以易辭豈得以不言自京師為罪諸說紛
紛于一切略之無乃太簡乎曰春秋命辭固有重
輕有繁殺學者當先考春秋之事次觀春秋比事
之意然後察乎命辭輕重繁殺之間則聖人之意
庶乎可窺其一二矣若但求一字之褒貶與前後
所書之凡例以立論焉吾恐舍其本而究其末緦
麻之察而三年喪之不務也自晉侯伐衛屬辭比
事至此凡八書而見義故衛侯鄭歸於衛乃卒事
也不比事而觀王伯之成衰君臣之相勝為春秋
之大要乃拘拘於復歸與自京師一字之間宜其
說之紛紛而徒足以亂春秋也夫魯史有詳略則
春秋亦詳略先後事迹有不同則春秋亦不同必
欲執彼以例此則反泥而不通矣今衛侯之執雖
歸之京師當時或晉侯共釋之或晉侯使京師釋

之則魯史書其實孔子亦據其文而録之安得自改之哉吾故曰拘拘求之一字之間者亂春秋者也

三十一年

或問曰取濟西田孫氏謂復侵地也濟田本魯地高氏謂嘗爲鄰國所奪不識所謂鄰國者誰也曰以理推之知其爲復鄰國之侵地但前事既遠不可得而考也唯以爲曹田則斷不可爾

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子既取公羊劉氏三卜之說矣然高氏則謂郊不過二卜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不卜而用季辛焉者何也曰

古禮既廢後世記禮者各有所宗而是非卒難立雖然先王以義起禮而義者人心之不可泯者也故信可以義斷其得失若二卜不吉不卜而用季辛則季辛之日能知上帝之必饗乎不能必上帝之饗而祭之則是虛文而已曰三卜而得禮則宣七年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春秋何以復書也曰古先聖王之事天也誠義兼盡龜筮依人而行豈有不從者哉今三卜而不從則神不饗非類斷可知矣況魯不當郊而郊者乎然則三卜豈非非常之事乎但比之四卜五卜者爲少輕耳曰魯之郊孟獻子以爲祈農者然乎曰劉氏固嘗辨其妄矣劉氏曰彼見郊不過三月則以爲啓蟄閒配用后稷則以爲祈農事何其陋於禮也曰三望之說鄭氏有以海岱淮言之矣杜氏劉氏有以分野之星及境內山川言之矣子獨取於公羊之說何也曰望者遠望而祭之若其境內山川則不曰望矣唯魯僭用天子之郊故用天子之望若鄭杜之說乃諸侯事宜故孫氏曰據鄭杜止祭其封內況海河淮非魯封內又諸侯無祭分野星之事且魯所僭天子蓋四方之中祭其大者三耳故惟公羊之說比諸說稱長然於禮經無考亦不敢質言也曰公羊諸儒多謂中禮曰牲傷者曰牛子獨取朴鄉之說

何也曰詩書禮言祭天者皆曰牛也豈皆傷者乎禮曰帝牛必在滌稷牛唯具夫以天下養而祭其祖豈以牛之傷者祭之乎又禮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則亦各有所宜爾夫天與祖對雖有尊卑之殊然主祭者之心豈有二哉吾故斷然以爲非傷者也

三十二年

或問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劉氏康侯張氏王氏皆謂公羊無師字爲狄秦者然乎曰不然也一字褒貶之弊也夫楚秦吳越皆夷狄也春秋嘗書楚師敗績矣於時楚伐齊圍宋豈非夷狄乎而不

言師由是觀之其爲狄之之道在其事而不在師
之一字也愚於三傳辨之矣

春秋或問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或問卷第五

文公

元年

或問曰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昔以崩薨卒葬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予於隱元年益師卒三年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聞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皆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歟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所存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何獨於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觀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預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爲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且其一助耳而其間晦盲否意破碎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曰莘老又謂春秋十二公卒葬之見於經者十一

天王使人會之者一僖公而已春秋之王一十三
公會葬者二而臣會葬者二不會葬者九春秋一
切著之用見周不君而魯不臣者歟曰葬者既
自謂春秋常事不書矣何獨於此及其說哉夫天
王會僖公葬正以其不當會而會也故書之耳若
會而得禮何書之有魯之會葬天王亦然其間或
以見葬之遲速或以見諸侯不往而遣大夫皆有
為而書若於此數之謂天王一會魯葬魯九會葬
天王而已則聖人以為常事而不書者莘老不得
而數矣豈不誤哉若莘老謂見魯史取其常事與
非常者槩數之則可云爾巳矣

二年

或問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子既辯於僖
二年之不雨而有問矣然趙氏謂不雨告廟者則
每時書之不告廟則通言之然乎曰此亦穀梁憂
雨不憂雨之意而變其說者也伯循生於千載之
下其告廟不告廟詎能知之就如其說則一時一
告廟也若一月一告廟又將月書之乎蓋不通之
論也曰先儒又謂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
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而
非文公之意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
以民事繫憂樂者然乎曰此亦因穀梁而深求其
意度符其辭者也夫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文從而意真乃製以之體若曰自十二月至
于秋七月不雨雖亦可通但文義艱澀豈若經文
得自然之妙哉況此本魯史之辭孔子因而不革
者乎[illegible]春秋者固當句句而玩之然求之太過則
簡易明白之言失而艱深晦昧之意生真近世之
大病學者可復蹈之哉

四年

或問曰逆婦姜于齊孫氏諸儒謂此公逆婦姜于齊
以其成禮乎齊故不言公以卑之然乎曰此穀梁
之說劉氏以為[illegible]矣曰啖氏趙氏莘老[illegible]諸儒
亦謂稱婦姜為已成婦不言逆女為成禮于齊者
何也曰據經止書公如晉及晉侯盟不見成禮于
齊事也且春秋稱婦姜者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也
如僖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僖三十一年杞伯姬
來求婦皆以婦言之豈皆先成禮者哉蓋稱婦
有姑之辭也非以成禮而稱婦也曰然則先儒又
謂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者何也曰春秋
書至始稱夫人其始逆者無姑稱女有姑稱婦為
法也不可以不稱夫人立[illegible]也曰趙氏謂有[illegible]
辭自施於書至之例何也曰杞伯姬來求婦

姬來逆婦於時已可稱婦矣何待書至然後婦爲有姑之辭乎曰先儒又謂往逆稱夫人國不書至爲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者何也曰禫制未終而思念娶事其已見於公子遂如齊納幣之時大凡入國書至各有其故故者非常之謂也此非常已見於逆婦姜之文矣其至無故故不書耳何必以不書至立論哉且十一公之夫人皆書至于抑亦有不書至者乎此不待辨而其義曉然者也其曰思念娶事方逆已成其爲婦未至而如在國中則是架空生長似聖人虛加之名以誣喪娶如此解經徒使人游心荒唐之鄉而無所據守所謂不唯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六年

或問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葉氏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先王告朔而不告月然乎曰不然也此公羊之說也劉氏既辨之矣請即葉氏之說而申之葉氏曰此與不郊猶三望仲遂卒猶繹之辭正同愚謂不同也猶三望者僭禮也郊僭矣今不郊而猶三望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繹雖非僭然卿卒不可以繹而猶繹亦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今朝廟禮也此可已不已之辭矣經意若曰閏告月禮也文公始以閏而不告月猶朝謁于廟夫既朝謁於廟而不以告月失禮矣今葉氏乃曰與猶三望及猶繹同然則謂朝廟非禮可乎謂可以已而不已乎葉氏又曰玉藻謂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故天子不以朝羣臣明堂不爲正堂各於其月之堂闢其門之左扉而居之愚謂明堂之制左右前後具四時四分爲三以具十二月閏既無定月自然無定處閏既非十二月之正自然闔左扉而居其所閏之處非謂獨於閏月閉口吞聲不視民事也葉氏又曰斗指兩辰之間而無是朔安得有月愚謂閏月斗雖指兩辰之間而閏月晦朔日月未

嘗不合日月之合既同常月閏月之事既不可廢天子既以閏月頒之諸侯諸侯安得不以閏月告其祖廟哉此公穀葉氏泥於經不書朔而書月之一字而爲此說而不知其違經之遠也曰木訥諸儒皆謂猶朝於廟爲幸其不已之辭者然乎曰其意厚矣近乎愛禮存羊之意矣然非春秋之旨也凡春秋所書皆譏也皆非常也無幸其不已之意也今即此事而觀朝廟爲告月既不告月而猶朝廟非禮也雖然朝廟豈可并廢之哉此蓋發[illegible]告月而及夫朝於廟之事也先儒見朝廟之不可廢也遂有幸其不已之辭豈知春秋所重者在於不

告月哉愚於本義既言之矣曰東萊又謂閏月不告與四不視朔爲公有疾也有疾而四不視朔是無疾而不視朔之源閏月不告是常月而不告月之端何也曰其曰閏月不告月是常月不告之端可其曰有疾而四不視朔是無疾而不視朔之源不可蓋疾病之來雖聖賢不能免使實有疾雖十不告月十不視朔春秋不譏唯其無疾而閏不告朔不視也故春秋書之聖人豈強人力疾而行事哉

或問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莘老謂春秋大夫盟者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此晉大夫是也齊襄被弑而無知已討小白未入而齊方無君齊大夫來盟以紓國難晉靈尚幼不能盟晉大夫來盟以紹先君之業皆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故得免焉而不名然乎曰不然也二者如可免則春秋削而不書矣凡書之者皆不免者也夫春秋正義明道豈肯計一時之功利而假人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且莘老論大夫之不名者然也若夫諸侯之不序國爵亦可曰免之乎夫蔇之盟本齊莊欲納子糾而爲盟其罪在魯君扈之盟乃晉大夫擅權欲伯諸侯而爲盟其罪在晉大夫苟俱免之則罪之輕重無等情之淺深無擇矣曾謂聖人

肯如是乎故曰不然也曰杜鄉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爲莫有主是盟之辭齊桓未成晉伯不競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伯之辭也其說何如曰尤不然也晉靈雖幼不能主盟然其大夫主諸侯之盟於茲大夫不主諸侯之盟則遣使而會諸侯者誰歟既莫適爲主則此盟無益也設使莫適爲主人何妨列序諸侯之爵與晉大夫之名乎且十四年新城之盟又誰爲主而列序宋陳衛鄭許曹之爵與晉趙盾之名乎況同盟者齊[illegible][illegible]大子般同之盟而非未純乎主伯而謂之同也夫二由雞澤之同盟果齊未盛晉不競之時乎故曰尤不然也

九年

或問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劉氏謂出入有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歸寧爲有禮然乎曰不然也如有禮春秋且不書矣惟其無禮故志之也夫常事不書劉氏嘗曰言之矣至此則謂出入有禮是常事也豈不自戾哉曰先儒又謂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夫人初歸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至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一國之母儀而可以動搖乎出姜至是不安於魯故特書至以示防微杜漸之意然乎曰

不然也夫春秋以書至見罪未聞以不至見罪也且不至者後世不可得而知也苟以不書見罪則書者皆無罪春秋何必作哉且小君固一國之母儀而不可動然不在書至見也夫出姜不安於魯其防微杜漸之意亦已見於前二年公子遂納幣與四年逆婦姜於齊之日矣此其書至特其中事爾曰然則文姜哀姜何以不致耶曰彼淫佚者何有於告廟宜魯史之不書也魯史不書孔子安得自加之哉且其罪惡已見於會享如師之文何必以書至見義乎

曰秦人來歸成風之襚葉氏有謂死三日而斂則含

襚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既葬而至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爲之也而左氏反謂惠公仲子賵爲貶不及尸穀梁謂成風之含賵爲貶不周事者皆妄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禮固有含於蒲席者謂其爾留而至而弗及者也在日月之間可也豈有六年之久而始致襚子孫即吉已三年矣何謂稱其情而爲之哉

十年

或問曰楚殺大夫宜申朱訥諸儒謂宜申謀殺穆王是討弑君者而稱國以殺人書其官不曰楚人殺宜申者爲穆王即楚世子商臣弑君父者也故春秋以無罪書之然乎曰不然也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又弑其君卓然不以討賊殺之故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今宜申之事左氏未可盡信也設使可信宜申下過自作亂耳未必眞有意討商臣弑君父之罪也春秋何爲遽赦之哉且宜申謀弑耳春秋未嘗書楚宜申弑其君商臣也何爲即書曰楚人殺宜申哉又稱國以殺與不去其官之說吾所不解也其書曰殺其大夫者以其專殺大夫而責其君耳非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其官也苟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官則春秋凡書殺其大夫者皆賢大夫乎且如晉先都士穀箕鄭父左氏謂皆作亂者也何爲亦書其官乎

十二年

或問曰子叔姬卒高氏謂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爲殤與成人之禮有差而文公卒之過於常制故譏之然乎曰不然也凡過禮者皆比事以見義今書子叔姬卒之後不見過禮事迹何可妄意之耶

曰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氏孔氏謂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逼外國故帥師城之張氏亦謂即鄆州須城縣也其與成四年冬城鄆之鄆異矣子獨以爲即成四年

之鄆者何也曰以事理考之而知三家之誤也蓋春秋有東鄆有西鄆東鄆莒附庸邑非莒邑也劉氏葉氏嘗辨之矣西鄆乃魯邑也文公時魯未嘗取莒附庸鄆至成九年楚人入鄆乃莒附庸之鄆也襄十二年季孫宿亦入之昭元年魯始取之而疆鄆田耳今城諸及鄆之鄆當為西鄆故曰即成四年冬所城者也左傳成十六年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者亦西鄆也於後齊侯取鄆居昭公者亦西鄆也使令所城即莒魯所爭之鄆則春秋前無取鄆之文後此成九年楚當伐魯入鄆不應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不應自入魯鄆且鄆既入魯昭元年魯不應再取鄆而疆鄆田此蓋三家泥於行父帥師之文遂以為即莒魯所爭者耳不可不辨也

十三年

或問曰大室屋壞常山高氏諸儒皆為災異不可不謹天人之際然乎曰不然也理之所無而有者災異也理之所有而有者非變異也凡屋久而不修則壞此理之所有者也國君有民土則有財用非庶民者可以貧富言也文公為千乘之君而不修宗廟至使屋壞而議論者不責夫人之不修而委之天之變異使後世人主怠於事而付之天者必斯言也

十四年

或問曰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常山諸儒皆謂不獨罪齊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而事之欲執其君母齊人均有罪焉故春秋書曰齊人執子叔姬然乎曰不然也此就人字生義者也正一字褒貶之弊也夫齊人不討商人固有罪矣然不在書人字見義也果書人字以見義則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執鄭詹亦可罪齊人不討賊乎豈知凡執人者史法皆書人乎

十五年

或問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先儒以為不稱使非君命然乎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當是時亦可謂非君命乎蓋當時至魯而旋為盟或史有詳略聖人不得而妄加焉爾何必以為義哉

曰單伯至自齊劉氏謂賢之貴之孫氏為無罪見執然乎曰不然也單伯書至見此事之終也單伯始則不輔魯君討商人弑逆之罪而阿順首意來叔姬以見執辱終則僥倖見釋而得歸何賢何貴何無罪哉

曰諸侯盟于扈左氏無能為之說已見於辨疑矣先儒又謂不足序而略之與狄之而不序者何也曰

此亦無能為之意而少變其辭者也夫諸侯之會盟罪莫重於成宋亂而取賂又莫重於逆王命而納衛朔又莫重於伐鄭而納突其他會盟侵伐悖理傷道難以數衆者皆列序諸侯之目焉何獨於此略之狄之哉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強為之辭者也

十八年

或問曰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先儒謂變文書介副者然乎曰此踵穀梁之弊而未能革者也夫聖人因魯史之舊辭以見是非安得變文書介副乎當時得臣雖不若遂之得權然皆卿也安得卿為介

哉今以理勢推之遂有奪嫡之請欲明其非一己之謀以取齊侯之信故挾之以行耳若得臣止為介副乃常事也春秋安得而書之

春秋或問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六

宣公

元年

或問曰齊人取濟西田先儒皆謂書取以故罪於齊然乎曰說者謂夫子改魯史之文乎非也春秋之辭魯史之舊也史氏肯書曰以濟田賂齊乎但曰齊人取之耳孔子亦因其辭而見義焉則魯宣之賂齊齊惠之利魯其罪皆不可掩豈在一字之間哉

曰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先儒謂書楚子伯楚子也楚而能伯春秋安得不伯之然乎曰春秋不以爵

氏為褒貶鄉固已言之矣何為頻忘之也三年復書楚人侵鄭何故又不伯之邪四年復書楚子伐鄭忽又伯之其冬復書楚人伐鄭忽又不伯之聖人豈其喜怒之不常哉蓋春秋之初楚凡稱國稱人者君臣同辭以其猶有夷狄之稱也春秋之中夷狄漸同中國凡稱楚子者皆其君稱其人者皆其臣據舊史錄之付後世公論而已矣使聖人而伯楚子則内夏外夷之義不幾於廢乎

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張氏謂陳無罪蒙伐當救宋有弒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然乎曰不然也此見左氏有救陳宋之文而經不書宋故為此言而不知

晉興師救陳之時楚未侵宋也且春秋書其事以見義不聞略其事以見義者也苟略其事以見義將使後人髣髴想像曲生意義不可窮已豈聖人之爲哉

二年

或問曰葬匡王范甯謂宣公自往而常事不書康侯謂微者往會爲魯不臣孰然哉曰二者皆不能知也春秋書曰叔孫得臣葬襄王吾知其爲叔孫得臣也叔鞅葬景王吾知其爲叔鞅也今無不書故不能知也所可知者前書王崩而魯郊後書葬匡王而不及七月耳春秋據事直書後世亦據事觀理揣量測度春秋之所無者春秋之虛也

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先儒皆以問鼎爲義予一切削之何也曰據經但言楚伐陸渾之戎不見觀兵問鼎事迹若爲左氏作傳不妨論之若解春秋未暇及也

四年

或問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先儒謂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歸生然乎曰不然也信左氏之過也吾於辨疑既言之矣夫弒君者果公子宋乎史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果歸生乎史亦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公子宋造謀而脅歸生則宋爲罪魁也歸生懼而從之則歸生爲脅從者也有治獄者治此二人歸生固所不免亦豈得捨公子宋而獨治歸生哉此人情天理所不可誣者也而謂孔子然乎曰書所謂脅從者謂在下之人爾歸生已得兵權可以不從而從之故歸之罪也曰宋與歸生並爲貴戚之卿孔子安得反舍主謀之賊而獨罪聽命者哉

五年

或問曰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先儒多謂公畏齊而成昏然乎曰於傳有之於經未見其實然也

八年

或問曰辛巳有事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先儒皆離而爲二予獨合而一之何也曰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無譏也爲猶繹起也安得不合而一之哉曰高氏謂當祭不以凶事告遂卒於郊外而遠赴于廟中者非譏乎曰辛巳之日不言廢祭不言去樂則正祭之時告與不告不可知也其所譏者次日之繹耳安得譏其赴于廟中哉曰書仲氏譏世卿子既言之本義矣安得無譏哉曰春秋大義兼小義正義兼餘義者多矣豈可以小者餘者兼其大者正者而自爲一事哉

曰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則何

慎終追遠人情不忍遽之論引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會以爲證者何也曰此左氏之意康侯嘗辨之矣康侯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且公庭之於墓穴其禮意固有不同者矣曰劉氏謂潦車載簑笠固未葬遇雨之用爾曰未葬遇雨則中塗不得矣既至墓所亦當有覆墓之屋若今草舍之爲豈得怨然不顧使雨水泥潦汙溼所穿之壙哉特禮書偶不載此耳且春秋不書常事劉氏嘗自言之若不克葬爲得宜則春秋不書吾於左氏既言之矣曰康侯所謂敬嬴逆天理而大雨不克葬爲著咎徵者豈非一義乎曰敬嬴之逆天理固也然雨者四時之常有之物非震雷疾風之爲天變也猶經但言雨不克葬是當責人事之未備不敢謂之天道之變常也

九年

或問曰秋取根牟高氏謂根牟萊邑公不與伐而乘其取邑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有定法使根牟爲萊紀當書曰伐萊取根牟豈有不伐而歸邑之理又豈有齊伐萊而魯得邑之理又豈有絕不繫國之理三者皆理之所無故曰不然也若曰齊伐萊於夏而取根牟於秋或可通爾

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氏謂林父以諸侯之師則既見於辭疑矣而高氏乃謂不書諸侯之師者諸侯不與其伐陳也何也曰書其事以見其不義春秋之義也削其事使後人因傳以生義豈春秋之義哉

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先儒謂泄冶不能早諫而至於殺身故其罪累上而以國殺然乎曰不然也後世觀傳而起疑也於經無有也夫史有詳略或稱國焉或稱國稱爵焉或稱國稱人焉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適觀左氏之文而知泄冶之事則歸罪於不能早諫以售夫稱國以殺之說夫經之作豈待傳而始見其義哉經之本義在於專殺大夫而惡於

見殺也且泄冶幸有其事爾若他無其事而稱國以殺說者何以措辭乎夫泄冶不能早諫固可議也其不賢於不諫者乎今有人焉能諫而被殺乃不責夫殺諫者反責諫而被殺者豈公論哉吾知此說之所自矣左氏載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先儒所以有此言也豈知左氏之謬哉

十年

或問曰齊人歸我濟西田常山東萊有曰此特曰我者獨此魯地也若齊人歸讙及闡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魯侯諸侯而得之故不言我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若此者皆一字褒貶之餘習也我也者

魯史之辭也夫劉氏安知讙闡鄆龜陰之必爲魯侵諸侯者乎但由我之一字而知濟田之本爲我則春秋有曰我入祊者果我之祊乎春秋之時魯侵諸侯以廣其國至孟子時方五百里則四鄙皆他國之邑也然春秋齊書曰某侵伐我某鄙也康侯因以辨之矣曰然則康侯謂書我爲相親愛惠遺之意朴鄉謂書我爲內有欲之之意然乎曰不然也我者魯也內辭也苟以我爲親愛惠遺與內有欲之之意則凡書某國侵伐我者亦親愛惠遺與內有欲之之意乎曰然則張氏師氏東萊謂不曰來爲如齊請之者然乎曰不然也以濟西田賂齊

者宣公也宣公於齊俛首服事之不暇既賂之矣復敢請之以激齊之怒不近人情矣曰然則劉氏所謂有齊濟魯濟此言歸我爲魯濟者然乎曰不然也宣公即位以賂齊者魯濟田也今齊歸之即知其爲魯濟田矣何必辨齊濟之名乎獨穀梁杜氏所謂受於齊者爲近之何者以其言於公如齊之後也然趙氏又謂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自受乎愚故於本義存疑而不敢決者此也凡此既非大義所繫雖不辨可也惜夫說者捨大求小得一而失二也舉其一端以見其餘云爾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許翰謂自是王[illegible]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錄者然乎曰不然也魯史無其事爾使有之當悉書也何以知之諸侯會盟侵伐弔聘卒葬悉書之何獨於天王之聘不書哉

曰齊侯使國佐來聘杜氏謂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者然乎曰不然也胡氏東萊已辨之矣胡氏曰雖葬先君尚爲嗣子若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既葬成君失之矣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大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非既葬乎

曰書饑莘老謂言饑則五穀不登然乎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書饑而言五穀不登則春秋書大

饑何以爲别乎曰高氏謂鄰國亦無可告糴然乎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但書魯饑而已謂之公私無積可也若鄰國有無則吾不能知也

曰楚子伐鄭先儒有曰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罪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傳之過而不顧夫理者也夫夷狄猾夏晉能救之雖不免大夫專兵之罪然猶有攘夷狄之功焉救鄭而敗猶當書之况救鄭而逐楚師矣經豈有不書者哉故曰信傳之過而不顧夫理者也夫三傳

一字之貶固無足信然三傳猶曰本某爵也以某罪貶而人之今九年十年經皆曰楚子先儒一以爲貶辭一以爲直辭學春秋者何所據哉

十一年

或問曰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先儒謂晉帥師不謀少西氏之逆而楚人能謀之爲禮失而求之野與夷狄之有君然乎曰不然也夷狄猾夏無禮之甚無君之人猶可與之耶且徵舒弑君之前楚之爭陳鄭久矣其志蓋欲并吞中國也況楚之盟陳鄭在夏而殺徵舒在冬固非一時之事又楚之殺徵舒不過假義遂欲與納公孫寧儀行父云爾非

有正義討亂之心也三國固可責焉得妄與楚哉

曰晉侯會狄于攢函杜氏謂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主然乎曰其曰晉侯往會之是也其曰以狄爲主非也劉氏嘗辨之矣曰文不可得言晉侯狄會于攢函故云會狄可辭也公會戎于潛尚何可疑哉而以謂使狄爲主也即以此爲使狄爲主者公會戎于潛亦使戎爲主乎此劉氏之說也吾於穀梁亦言之矣

曰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先儒謂殺徵舒討其賊爲義舜之徒也取其國爲貪蹠之徒也何也曰討徵舒取其國皆蹠也惡得爲舜之徒哉曰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何間於夷狄而以蹠目之耶曰視其迹舜也究其毒蹠也夫春秋誅意別嫌明微不使僞亂眞楚殺徵舒非其情也將入陳納二亂賊假討賊之名也使不入陳不納二亂賊者君子察其由猶未以舜許之也殺徵舒入陳納二亂賊著之矣君子安得而許之哉昔里克弑其君卓晉人不以討賊誅里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齊商人弑其君舍齊人不以討賊誅商人春秋書曰齊人弑其君商人況楚人假討徵舒名爲入陳納賊之地君子安得許之哉故曰皆蹠也非舜之徒也曰先儒謂殺

徵舒而終之以利則亦蹠之徒矣亦何害於立言哉曰使楚之始也果以討賊伐陳其卒也見利而動之入陳而納賊或若先儒之云今也假討賊而入陳納賊則其可賊也蹠而已矣何足許哉

十二年

或問曰楚子圍鄭先儒有曰楚子既已克鄭矣不書入而止書圍以楚能討陳之亂故從末減然乎曰不然也春秋紀實事以見義者也未聞改易名實以掩人之罪也夫楚殺徵舒與圍鄭二事何有干涉而爲此說哉夫春秋有功見功有罪見罪使楚殺徵舒實有其功今其入陳尚不可掩況其殺徵

舒本爲入陳納二惡哉且夷狄猾夏春秋所[illegible]
也而可曰與之于此信傳之過也予既辨之矣
曰楚子入陳先儒有曰假討賊而取陳春秋以討賊
之義重也不滅而書入惡其已而入鄭春秋以退
師之情恕也不滅而書圍是與人爲善之德至是
成無罪之國雖欲救之不得也故傳稱皆責經以
成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聖人未嘗誣
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於人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於毀且有所試
其於毀者亦必試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
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於春秋則非滅

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於鄭也固亦
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甚繆矣學春秋者
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亦其上
稷收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
與經違謂蕭潰楚怒而楚圍蕭自潰黃氏論其爲
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求其
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
本義晦矣鄭子曰春秋係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
朱子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學者能信斯
言也則凡此類者不足明矣

十五年

或問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先儒謂歸父平二國
之憾者然乎曰此穀梁之意但聞說本誤曰歸父
會楚子于宋其自安之計耳豈有爲平二國之憾
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
緩頰數月而後平之爲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
其怒而爲宋謀蓋宋與魯爲鄰宋亡則兵至魯矣
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
於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耳
曰晉師滅赤狄潞氏[illegible]氏[illegible]林[illegible]皆謂[illegible]此無狄
患爲晉之功然乎曰不然也侵齊伐衞皆狄耳赤
狄潞氏前此未見於經不知其罪也惟傳謂其[illegible]

晉景公姊未足盡信也設使有大罪至於滅國惟
天子得行之方伯滅人之國而以爲功[illegible]
王之義哉使方伯能正其名數諸侯各治其陳夷
狄敢猾夏于中國然後有討悖之[illegible]
彼方伯者告於天子廉擊驅逐之使各安其土而
已何得遂滅人之國虜其君而不以歸於天子哉
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安得妄許其功而
忘其借天子之事哉且是時楚方強盛勢吞中國
不此之圖而徒弱其小豈所謂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者哉
曰初稅畝先儒有謂廢公田而收稅之[illegible]

抑有說乎曰謂取公田復稅私田者左氏公羊之說而杜氏趙氏陸氏齊氏李氏孫氏葉氏戴氏黃氏諸儒從之謂廢公田而稅畝者穀梁之說而胡老康侯邦衡木訥朴鄉諸儒從之然以事理經文求之前說爲長夫何故宣公事繁文無實政故因內虛耗不免倍賦於民趙氏謂若去公田而別行十一之稅所得與舊何殊而宣公亦何故改之思又因而推之不知所廢之公田將以授民乎不以授民乎自宣至哀凡五君不知兼取公田私田之稅於五君之時而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說乎木訥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至哀公用田賦稅出穀粟

賦出車乘以售夫二吾猶不足之說而黃氏辯之已明黃氏曰木訥之說雖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晉寓兵於衆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難以此爲爲十二又引朱子二吾猶不足注云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而取其二之說以證之然則愚之從左氏公羊諸家者豈爲無其說乎曰若然則經文何以但曰初稅畝而不見籍公田之意乎曰宣公時井田未廢公田所輸同爲常事在所不書若逐畝而稅乃自此始故曰初稅畝此春秋所以爲謹嚴簡易而不辭費也

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先儒皆謂諸侯同心伐齊而有同盟之名此小非桓文假盟同之同而予獨取黃氏之說以合於盟同之同者何也曰黃氏之說近理耳黃氏曰康侯謂因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魯以此盟爲秉齊不恩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須知其見笑故爲會以謀之邪足以破先儒之說矣總謂徵會雖在未見笑之前而同盟乃在既見笑之後固不可謂斷道之盟無謀齊之事然怒齊者晉而已曹衛邾何怒焉況十八年伐齊不過晉衛而曹邾不與豈可謂同心伐齊而得同盟之

名哉故愚采左氏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以下止請伐齊之事附於十八年晉衛伐齊之下庶事有所屬理有所歸稍可以合於經文之意而非求異於先儒之論在讀者詳焉

十八年

或問曰楚子旅卒不書葬公羊以爲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者子既辟之矣先儒又謂仲尼恐民之惑而削之然乎曰不然也學春秋不親見孔子削之而意其然也能免億度之過乎且春秋不書葬者多矣滕薛小國也不書葬晉大國也不書葬秦夷狄也不書葬安知楚之不葬非恭書者乎學者

不求春秋所書之辭而求春秋所不書之義非善學春秋者也曰先儒謂楚子賢而書卒與列於五伯而書卒何也曰未論曰世之稱五伯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桓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也而荀孟之論謂五伯皆不同各稱戰國一時之稱某而立論也孟子所謂五伯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伯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為五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桓文有可否之辭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天下賴之聖人

所以然者幸天下有桓文而不遂為夷也宋襄之無成功而秦穆楚莊闔閭句踐皆為中國患也又况長其寇哉闔閭句踐逞兵以鬪其私君子不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鄭而不有二君者以為夷狄之賢君則固也若與桓文列則鷹鸞無別矣秦穆之誓取之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且書於春秋可見矣若楚莊尤為中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鬪私智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興實犯中國滅庸滅舒滅蓼滅蕭宋陳鄭皆被其毒仇以楚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實者

固如是乎當怪後世不審荀孟之論槩以五伯為賢吾固辯之黃氏亦曰孟子以五伯為三王之罪列之耳而成二年左傳云夏伯昆吾商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則五伯之一說與荀說不同觀黃趙二子之說可見矣

問公孫歸父如晉萊氏以為歸父行先君之志不幸而不克成君子猶以是係焉故後書還自晉而不殺以與其正然乎曰不然也春秋豈與大夫非天子事而私相聘哉今就經考之宣公之立仲遂父子連年聘齊事齊如此其諂也及齊少挫一旦改事晉而棄齊豈君子之心哉若就左傳論之歸父

乃欲因寵專魯逐三桓之強而倚晉去之耳私設使歸父之計得行魯之社稷未可保也以僅去之則歸父之專其禍未必不甚於三家也仲尼與之豈知春秋之旨哉

春秋或問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七

成公

元年

或問曰作丘甲杜氏東萊吕氏諸儒謂此句所賦今使丘出之四倍於常然乎曰不然也劉氏嘗辨之曰丘者十六井爾甸者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之斂魯亦必不為也且經當云丘賦不當云丘甲其一曰既簡且明矣而葉老不當辨之曰甲者甲工人能為之爾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皆為之則是盡為人皆作甲也如杜氏之說以為甸出甲士三人使丘出之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

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於人如此暴也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其言又非且明矣

二年

或問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張氏朴鄉謂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亦於中大義而屈完情屈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郤克挾主勢行私忿戰勝而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餒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召陵袁婁之書曉然然乎曰不然也此因康侯之說而衍之者也此執凡例以求春秋者也春秋因事命辭而義自見豈屑屑援彼方此以為義哉齊桓伐楚但欲楚受盟而已故楚遣屈完來盟于師齊桓欲其入吾地然後盟故與之盟于召陵斯春秋書曰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郤克伐齊有進無退齊侯窮蹙使國佐求免郤克之論議未定故平於袁婁而始盟故春秋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齊桓之於郤克固為彼善於此然齊楚之不心服則等也據傳論之國佐有直理之言而

屈完亦有方城漢水之對觀楚既盟而戒號歲貢闕許不已亦可見矣且及之為義與而已矣安有汲汲之義此時晉方得志豈汲汲求盟哉夫不歃齊桓伐楚與郤克伐齊之事之始終曲直而瑣瑣求之一字之閒此凡例褒貶之說汩人耳目雖明智之士不能免焉惜哉

又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秦宋陳衛鄭齊曹邾薛鄫人盟于蜀朴鄉謂不沒公為魯之不得已十一國稱人為晉猶主夏盟所以略之然乎曰不然也不沒公紀實是也十一國稱人亦因魯使之文也原朴鄉意蓋為魯得已而盟則為辱而沒公

以諱之矣今不得已斯不没公而不諱也晉不主夏盟則可盟楚而出大夫之名矣晉猶主夏盟斯責諸大夫之盟楚而人之矣豈春秋據事直書之旨哉夫諸侯敗齊之後楚鄭不過侵衛而已不及乎魯也使魯能告晉而力救衛中國猶可保也成公懼楚首會嬰齊于蜀又與十一國之大夫盟于蜀蓋可已而不已者也豈不得已之謂哉借使不得已而盟楚則不人大夫矣今也晉猶主盟而人大夫則是譏其得已也譏其得已而又不没公則進退皆不可也亦難矣故曰褒貶凡例不若據事直書之得也

三年

或問曰新宫災三日哭常山高氏諸儒有謂宣公之主未遷者何也曰諸儒謂未遷者非有所據也特以桓僖之宫稱謚宣公之宫不稱謚而意其未遷耳夫宣公之死二十有八月成公之喪踰大祥與禫矣神主不遷於宫廟將祔之何地哉曰然則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與桓宫僖宫災何以稱謚也曰丹楹在莊公十三年刻桷在莊公二十四年去桓公也遠故不得謂之新宫而謂之桓宫桓宫僖宫災在哀公三年去桓僖又遠故不得謂之新宫而謂之桓宫今宣公入宫甫三月而災故當時謂之新宫乃人情物理之所宜稱夫何可執而反疑神主之未入宫哉曰檀弓有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況藏先人之神主者乎然則公穀諸儒稱有禮者不爲無據而子不然之豈有據邪曰三日哭於禮雖莫攷而禮記之書間有漢儒附會之說反據三傳以爲禮者固未可盡信也今以春秋不書常事求之則決知三日哭之爲非禮也

鄭伐許不書人不書帥師先儒皆謂略之者狄之也然乎曰不然也魯史有詳略孔子能損不能益也且鄭一年而兩伐許此事見義罪豈不顯必俟狄之而後顯乎且凡書帥師者譏大夫專兵也此

既無其大夫名則自不書帥師春秋外大夫將兵者七十餘不書帥師者三而已不特史有詳略又安知非脫誤乎其夏去疾伐許亦書帥師可以不狄之乎記者曰始伐許不狄之也今再伐許故狄之耳然則四年冬鄭三伐許其罪尤彰何以反不狄之而稱鄭伯乎曰楚猾夏大爲無道春秋何不狄之而書曰楚子圍宋楚子圍鄭楚子滅蕭楚師使衛伐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乎此皆一字褒貶之例也善乎朴鄉之言曰春秋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先儒皆曰狄之也於秦伐晉則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

年秦不顧義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illegible]也
於鄭伐許則曰鄭襄背華即夷狄與楚[illegible]
歲而再伐許故狄之於晉伐鮮虞則曰[illegible]不道
殄滅陳蔡晉爲盟主既不能救且倂會齊師假道
鮮虞夷狄之道也是皆深於春秋者也夫事有大
小辭有詳略其書人書氏書爵者詳辭也其直書
國者略辭也秦晉之爭自令狐而後其事微矣故
略之晉伐鮮虞亦然春秋固不可盡以闕文視之
而亦豈可字字而求其義乎善乎呂本中之言曰
先儒往往以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然記事有
遠近有詳略有大小不可以一槩論秦之伐晉蓋

[illegible]世遠故略之特罪其諸侯自相侵伐殺生自
次爾如加人而中國之則遂合於禮乎又曰事有
大小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以是垂訓後
世爾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
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征討而晉伐鮮
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以晉伐鮮虞爲狄之則
荀吳帥師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illegible]
既所係

六年

或問曰立武宮葉氏謂私倖成功而[illegible]
虞亦云而孔氏譏其無驗不可爲矣[illegible]

講武之宮者何也曰黃氏辨之曰昭十五年有事
於武宮注云武公廟成公立武宮謂非廟不可也
曰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先儒謂書卿帥師伐鄭無
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以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
而知之然乎曰夷狄猾夏今又伐鄭之喪豈不可
惡直俟欒武子救鄭然後知惡楚乎且當時幸有
欒武子之事也借使無之楚終不見惡乎尋先儒
意謂夷狄而稱公子所以褒之也豈有大夫帥師
而可褒之乎大夫帥師則楚國之權亦在大夫矣
春秋至此始書楚之大夫帥師則夷狄盛而同於
中國此則春秋所書之意也

七年

或問曰同盟于馬陵先儒皆謂同病楚然乎曰不然
也諸侯因病楚然後以同病楚釋同盟則非也同
盟之說見於十六年者詳矣

八年

或問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先儒謂同括無罪爲
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故不去其官而稱國以殺
者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有罪無罪皆曰殺其大夫
蓋譏諸侯之專殺耳何關有罪無罪乎
曰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先儒以天子爲義又從左
氏作賜何也曰朴鄉於此辨之甚詳其言曰春秋

書天王者二十三稱王者三而稱天子者一莊元
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
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及此年天子召伯來錫
公命是也說者曰桓公弒君而王不能討及其死
又使來錫命文公以僖公妾母成風用夫人禮而
王不責反令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故
皆去天以示貶焉又曰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
法也天子者養天下而主乎恩也在詩賞善罰惡
之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事多稱天子桓公篡弑
之賊而來錫命則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
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而來錫命則失於私

恩故稱天子愚謂有以折之春秋書來錫命二王
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也來
賜命者一賜成公命是也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
法錫文公命獨爲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爲失恩錫
文公命獨不爲失恩乎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使
召伯會成風之葬固爲非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賵獨非妾母乎王不去天何也說者曰名冢宰
所以貶也然則榮叔獨不可貶乎豈歸仲子之賵
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
王而不在榮叔乎凡此皆牴牾而難通者也然州
如何杜元凱孫明復皆以王者之通稱愚矣成者

傳寫之誤歟呂本中之言云爾吾從之由是
觀之賜與錫字相近安知非傳寫之誤哉
曰衛人來媵黃氏謂宋二王後得用天子禮三國來
媵天子之制前是必有不得其正故書以見正然
乎曰不然也宋雖得用天子之禮不過以天子之
禮祭其祖耳然其爵則公也分則臣也地不過百
里安得盡用天子之禮哉且三國得媵則常事耳
春秋不書常事其曰前是必有不得其正僭度之
辭豈足以垂教哉

九年

或問曰伯姬歸于宋先儒謂譏宋公不親迎也然乎

曰於
經本文未見譏宋公之不親迎也於經
前後則見三國來媵與季孫之致女而已故曰爲
是起文也

十年

或問曰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先儒謂不書爵命
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匹夫爾黑背侵鄭匹夫而
代諸侯之權也然乎曰朴鄉曰非也夫既命之帥
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哉其書弟者蓋
見其私爾仁人之於弟也固親愛之然其待之過
厚則亦非所以爲中觀齊年之子無知僖公愛之

不服禮秩如適卒之祿諸兄者無知也衛侯之弟
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
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然則齊年
鄭語衛黑背皆以弟書者豈非其寵愛之私異於
鄭國而史策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若夫陳佗之
弟黃出奔楚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天王殺其弟佞
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
盜殺衛侯之兄縶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之弟
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自蕭來奔凡此者
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爾一則已薄一則已
厚聖人並書於策而兄弟之義著矣

十二年

或問曰晉人敗狄于交剛高氏有謂此即白狄然乎
曰不然也春秋白狄書白狄赤狄書赤狄狄書狄
皆紀實吾乃捨狄之名而從白狄之稱不已爲

十四年

或問曰莒子朱卒徐氏葉氏謂葬稱謚而莒行夷禮
君終無謚故比之吳楚不得書葬然乎曰不然也
春秋之時聘問弔赴皆以人情厚薄與國勢強弱
而不以禮是時莒被楚兵潰亂離散雖赴於魯安
知魯之必會其葬哉魯不往則史不書史不書則
聖人不能加也且吳楚秦皆夷[illegible]謚安知
莒之無謚乎

十五年

或問曰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朴鄉諸儒皆謂春秋
執諸侯皆書人爲略辭惟此執曹伯書晉侯以爲
伯討又引左氏負芻殺太子自立爲曹伯之罪或
又以僖之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書歸之于京師
此書歸于京師以爲義予皆不取何也曰書人書
侯書之不書之仲尼皆因魯史之文也晉人執衛
侯固非伯討然是時曹衛黨楚晉欲攘楚故執衛
侯而歸之京師雖不免於詭然猶有名焉今負芻
殺太子事於經無考左氏見經獨書晉侯而附會

其說豈可遽以書晉人爲亂辭書晉侯爲伯討書
之爲正不書之爲非正哉晉侯殺其世子申生鄭
伯克段于鄢亦書爵可謂伯討乎此皆信左氏之
過而不察春秋之大旨者也

曰宋殺其大夫山而不氏左氏以爲背其族何氏以
爲許華元則固不足信矣孫氏以爲大夫之未命
石氏又疑其脫誰其適從哉曰大夫之一命者氏再命
者名史氏常行也劉氏論之矣見於隱元年公子
益師卒然則孫氏爲近也

曰會吳于鍾離先儒謂吳以號舉夷之也泰伯至德
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其後世以號

舉者以其僭稱王不能居中國之號耳其說何也
曰夷之之說衆矣皆先儒口傳之熟而不察耳劉
氏曰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故須
云會吳以成其文也此說近之矣且夷狄之稱君
臣同辭蓋略之也哀十二年書公會晉侯及吳子
于黃池當是時吳主夏盟尤當夷之何爲稱子乎
其曰以僭稱王而夷之者尤非也吳雖泰伯仲雍
之後以其族則伯父以其地則夷狄也且泰伯仲
雍非封於吳也逃之荆蠻耳武王克商始封其曾
孫周章於吳而爵子固不當[illegible]而皆稱伯
也特循夷狄之法眡大稱子而已非以其僭稱王
而遂舉號也且楚亦僭王矣春秋每書曰楚子何
獨於吳而夷之

十六年

或問曰鄢陵之戰楚子鄭師敗績趙氏辞穀梁有謂
君敗而師不敗者何也曰恐無是理也君者師之
腹心也師者君之爪牙也安有腹心敗而爪牙
不傷者乎必其陳列崩破而後及其君爾今以左
氏考之有曰敗者壹大楚師薄險又曰天敗楚也
又曰先大夫覆師徒者君不在不穀之罪也又曰
臣之卒實奔又曰側亡君師然其尚能明日復戰
則無甚大敗耳豈可謂不敗乎向使君敗而師不
敗則公子側何以見殺乎然則穀梁氏之說未
爲無義也

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伐鄭先儒謂曹伯負芻殺君自立晉侯執之歸
于京師次年曹伯歸自京師巳而諸侯伐鄭曹伯
復列于會是王從負芻以成曹亂故是年不書王
言王之不王也杜鄉曰不然也脫文爾然乎曰杜
鄉正先儒之謬得之矣其曰脫文亦非也蓋春秋
凡事有月者書王無月者不書王蓋王爲王月耳
請毋以他公之事明之成二年不書王無月也四
年不書王無月也八年不書王無月也十年不書
王無月也十有二年不書王無月也十有三年不
書王無月也此六年者皆以無月之故而不書王
何獨十有七年而脫之乎故曰先儒之謬甚矣杜
鄉亦偶未之考耳不書王又見桓三年

曰九月用郊劉氏以用爲用人以祭者亦有所據乎
曰彼見邾人執鄫子用之故以凡稱用者皆用人
也殊不知邾用鄫子上言執又言鄫子故知其用
爲用人今但言用郊則與用致夫人大夫宗婦覿
用幣與用牲用田賦用幣于社何以異哉五者不
可謂用人也五者不可謂用人用郊獨可謂用人

哉
曰晉侯使荀罃乞師呂氏有謂以乞師爲名則先王之禮意猶有存者然乎曰不然也爲國禮讓固也然上之使下大之使小名分之間不可毫釐僭差也今伯主以天子之令命諸侯伐有罪乃以乞師爲名非所卑屈而爲此卑屈之辭豈先王之禮意哉禹伐有苗會羣后誓于師曰咸聽朕命奉辭伐罪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伐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武王誓于牧野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風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曷嘗言乞哉乞之一字在伯主且不可況天子之命而曰有先王之禮意無乃過許乎信斯言也春秋曷書哉

十八年

或問曰晉弒其君州蒲張氏曰殺君者欒書中行偃也厲公昵用小人殺戮無辜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爲心尚可行易位之權而遽弒之二臣當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弒分其惡於衆然乎曰此非有道者之言也天下豈有弒其君而可分惡於其衆者哉湯放桀武王伐紂有桀紂之亂湯武之德者可也書偃無湯武之德厲公無桀紂之亂則是弒逆之賊而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使其惡可分則春秋不書矣今春秋明書弒其君州蒲尚可分其惡於衆哉又二臣乃世臣非貴戚之卿安可易位哉而易位與弒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使二臣志主於弒而其惡可分是帥天下而爲亂也故曰非有道之言曰然則何以不書二臣之名也曰吾於本義已言之矣

曰晉侯使士匄來聘許氏有曰公初嗣晉甫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旨矣此列國之所以睦鄰國之所以服然乎曰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求睦諸侯而害禮教春秋弗與也悼公之入當先討弒君之賊哀痛以居喪喪畢入見天子然後聘於鄰國斯爲禮矣今既不然而但求所以睦諸侯則是五伯急功利之謀惡足尚哉

春秋或問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或問卷第八

襄公

元年

或問曰韓厥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鄫君舉謂諸侯從晉而未決存耕謂晉悼糾合之令未嚴然乎曰晉之主諸侯久矣以厲公之暴諸侯且不敢違況悼公即位年雖未壯而其號令舉措固已動人心矣諸侯安得而疑之乎且諸侯大夫既至鄭邑則自當以兵屬晉豈得不受晉命而遽止於鄫乎必無是理也此其為晉援明矣

二年

或問曰君舉謂城虎牢不繫鄭為天下城之戍虎牢繫之鄭為鄭戍之故楚丘不繫之衞緣陵不繫之杞皆非一國之辭也朴鄉譏其巧而自為說曰楚丘不言衞緣陵不言杞皆衞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耳然則虎牢必近楚之地而鄭不能有之是以諸侯城之二說孰優曰皆近是也皆可疑也城楚丘不言衞蓋魯之楚丘也城緣陵不言杞未知其眞為杞也各見之本義此不暇辨城虎牢不繫之鄭者虎牢非鄭之邑也鄭滅東虢而據之者也故春秋書城虎牢而不繫之鄭儻謂為天下城之而不繫之鄭則戍虎牢亦為天下戍之何必繫之

鄭哉此君舉之說可疑者也虎牢者鄭滅東虢為制邑秦漢時為成皐左氏載姜氏請制莊公曰制巖邑也則制屬鄭久矣使鄭不能有必入於楚而制又巖險之邑諸侯未嘗伐楚安得遽取虎牢而城之其為鄭有明矣此朴鄉之說可疑者也夫朴鄉辨君舉城虎牢之非而不辨君舉戍虎牢之說意必是其論矣苟如其言為鄭戍之則經書楚公子貞救鄭次年鄭公孫舍之侵宋諸侯復伐鄭則又非為鄭戍之矣姑闕其疑可也雖然二子之說其遠過於先儒所謂不繫鄭為責在鄭繫鄭為罪諸侯亦遠矣餘見下文

三年

或問曰雞澤之盟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黃氏謂晉之所以伯在得陳鄭而已故以大夫盟陳之臣晉無屈己之辱袁僑無伉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為悼之賢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何得為專其說善矣而劉氏之意亦與之符子不從之而復取君舉康侯之說為本義者何也曰在春秋之世諸侯下從大夫大夫上伉諸侯而為盟悼公獨能別而盟之則可謂賢矣若止之以三王之道則才也夫諸侯自為盟已瀆先王之典況既盟而復使

大夫盟乎則是重瀆王典重褻鬼神也是盟雖諸侯使之然積習則生常人皆知大夫爲可盟而莫知其禮樂自大夫出所以溴梁之會大夫[illegible]盟而不可以異者耳習聞而目習見也故君子當慮其始夫晉得陳鄭然後可以安中國而卻荊楚者其勢然也此悼公得陳之急而惟恐失衰儕之心故汲汲使大夫而與之盟就伯者論可謂知幾而識勢以正道論則行一不義雖得天下弗爲陳鄭紀不可失不義又不可爲聖人於此必有以權其輕重而處之矣若康侯之論庶幾近之予焉得順當時之習而許悼公之賢哉故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五年

或問曰戍陳孫氏高氏謂與城楚丘同義然乎曰不同也楚丘之名三傳雖言衛邑以經文考之則魯邑也又無上下文勢可觀今戍陳則灼知其爲陳而無他矣又以上文諸侯會于戚下文諸侯救陳觀之則知諸侯皆戍無緣獨魯也但魯史俾書其國之事而孔子因之不革耳何得與城楚丘同義哉

十年

或問曰戍鄭虎牢先儒有謂虎牢不繫鄭[illegible][illegible]在鄭戍而繫鄭則罪諸侯罪諸侯者責伯主之寡謀然乎曰不然也城虎牢不繫鄭戍虎牢繫鄭者魯史之舊夫子因之而不革耳當時魯史不過紀其事實未有垂教之意也迨夫子取之以垂教亦不過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而已由此觀之一字褒貶之說有不待辨而見也夫不寓意於一事之間而寓意於一字一句之表春秋豈不晦且艱哉餘見本義此不復辨

曰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先儒謂春秋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曾荊楚之不若然乎曰救固有善者矣然夷狄之救鄭乃爲一己之計非公天下之大義也況合天下之諸侯而伐鄭之從楚楚敢以大夫帥師而救鄭以抗中國則見夷狄之橫而中國之衰甚矣何許之有

十一年

或問曰作三軍先儒皆謂三軍乃魯之舊三家廢公室之三軍而各有其一謂之作三軍者何也曰若魯舊有三軍而三家但各有其一經必書曰取三軍或曰分三軍必不曰作三軍也作者前之所未有者也猶曰作丘甲之類也昭五年必不書曰舍中軍惟其民少數而不及中軍之數又伯主將徵大國三軍之賦又季氏欲取一軍而使孟孫叔孫

共取一軍故舍中軍而復其二軍之舊比事之較
然者也劉氏曰至襄而作三軍明襄之前未有三
軍也及其舍之也又曰舍中軍明二軍猶在也其
言可謂約而明矣曰詩何以言公徒三萬公車千
乘也曰詩人之辭舉其大略以頌僖公耳而主爲
則不在是也且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二軍者二
萬五千人頌人之辭但形容其大而不言其小但
形容其衆而不言其寡詩言三萬亦何傷哉若魯
舊有一軍則爲三萬七千五百人在詩當言四萬
不可言三萬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其曰公車千乘亦總言其車乘之多耳說春秋

者執此說以意魯之有三軍不以泥乎曰葉氏又
謂至成公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以四卿見其鞌之戰則又加於三軍者何也曰
在周禮固有一鄉一軍之法成公之時魯地不加
辟魯民不加衆安得公徒五萬哉鞌之戰特四卿
並將耳或二卿合將一軍四卿則將二軍或一卿
不及萬二千五百之數亦不可考也曰夾漈又謂
宣成以來魯有五卿卿專一軍及季氏逐東門氏
而立嬰齊又將逐臧孫紇而立臧爲東門二家弱
而不能軍其民故三家分爲二軍而專之者何也
曰此於經傳無據特揣度而爲此言耳若五卿各

一軍魯之出征者當有六萬二千五百人雖成公
作丘甲不過三增其一而已不應倍蓰魯人之舊
數也又若三家是時已分五軍而將之當分爲一
軍不應反分爲二軍而三家共將之也經亦不可
言作三軍昭五年不可言舍中軍也說春秋者當
據經求義三傳之謬且不足據況於三傳之外因
緣生義以求合經者猶方底而圓蓋難乎其合矣
曰同盟于亳城北先儒多謂鄭復從楚伐宋故書同
盟尤其既同又叛然乎曰不然也同盟之義見於
莊十六年詳矣非因鄭之叛而書同盟也且同之
一字謂魯史當時之筆耶魯史豈能預知鄭之叛

而先書同盟以待鄭謂魯史見鄭之叛盟而追書
耶則史無一筆謂孔子修春秋而追書耶則孔子
不改舊史三者無一可也夫春秋書同盟者多矣
有同盟而叛者亦有同盟而不叛者讀春秋者何
以辨此爲又叛而書同彼爲不叛而書同乎且春
秋單書盟而又叛者亦多矣春秋何不悉改爲同
盟哉

曰會于蕭魚先儒之論孰優曰朴鄉之論最優其言
曰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
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
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盟會諸[illegible]

向也鄭從楚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盟雞澤而陳來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仇於鄭陳者亦如之是故再會于戚爲戍陳也而楚公子貞爲是伐陳諸侯於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諸侯於是有鄬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公子燮則楚伐鄭鄭受盟於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爲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而陳近

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吋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吋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鄬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

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然以荊楚方強子囊爲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從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遜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吳之事深不滿於悼公之所以急於會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爲撓楚之謀而不

知適以啟吳人之釁楚患雖微吳憂方大異時駸駸強盛以至於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爲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爲大失者尤在於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鄫當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鄫莒魯同盟而不恤莒人之仇魯進齊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恤大夫之專盟章莒以服則不暇恤鄫魯之怨其齊世子之先朝則

雖蹈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此
楚而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十四年

或問曰叔孫豹會晉荀偃伐秦左氏敘其事詳矣而子疑焉何耶曰大抵左氏雜採外史與百家之言又自爲言以售己見多不可據故今此傳本欲售夫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惰也之説而爲此遷延之意愚故摘其甚者附之以劉氏之辨而姑置前説於本義之間使讀者自考焉觀晉之一伐秦而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報晉則左氏之説豈無疑哉

十五年

或問曰劉夏逆王后于齊孫氏謂劉夏非三公故齊姜歸于京師略而不書然乎曰不然也不書齊姜歸于京師者歸之時無所譏也非爲劉夏非三公而不書也夫齊姜歸于京師禮也春秋無譏所無譏則不書劉夏逆王后于齊則譏矣何以有譏譏劉夏非公也故曰春秋不書常事曰然則劉氏康侯謂不稱使爲不與天子之使劉夏者然乎曰不然也此抑揚予奪之説之弊也苟以不稱使爲不與則凡春秋稱王使者皆與之乎是以知其不然

且曰杜氏謂使上卿逆而公監之康侯取焉亦可信乎曰杜氏康侯信左氏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之説而意其爲禮爾於禮文無考也吾未知其必然也姑闕以俟知者

曰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常山胡氏備不譏戍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後期何公之所爲可知然乎曰未也夫聖人常責人始謀之不臧而不責人事勢之已壞故書公子季友卒而季孫行父復見公子牙卒而公孫茲復見公子慶父奔莒而公孫敖復見者春秋愼始之微意也自後歷書三家之專政至襄公時則已三家其民矣況衆爲庸主不能撥亂反正君弱兵少宜其救成而僅至遇也其後昭公客死則禍之極也昔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三家之分晉而朱子首述見幾之言故春秋稱此事拳拳於履霜之戒若操事責人之末之難矣曰然則李老謂襄公不敢抗齊以自取危亡然乎曰亦未也襄公爲國不能修德正刑而小亂國政至於如此豈無可譏然當齊之伐而冒然一進以取敗辱國喪身豈良謀哉曰然則孫氏高氏以不書次爲非譏何也曰當時齊兵上留緩速不可知襄公進退遲久不可辨豈可以不書次爲非譏哉且至遇與次理勢自不可同何必執此以求彼之

必同哉
曰季孫叔孫帥師城成郛常山謂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然乎曰不然也黃氏嘗論之矣其言曰魯自作三軍魯民盡爲三家所有而成又孟氏之私邑諸家反責襄公不能救成致郛城而非時以城殆熟於耳聞而不察之論也曰張氏又謂待事之殊及敵去而後城爲已晚者然乎曰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此事捨三家而論則誠若張氏之說今季孫叔孫帥師而城孟氏之私邑乃獨幾其城之已晚豈免放飯流歠而齒決是務之譏乎

十八年
戊問曰晉侯與諸侯同圍齊先儒皆以諸侯同心疾齊而書同者何也曰此一字褒貶之辭也六國圍新城十二國圍許九國圍彭城皆不曰同豈必同心而能成圍哉邾莒嘗齊而伐魯見於經者多矣今皆迫於晉命而圍齊亦豈是諸侯同心疾齊亦有乎湯誓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商大誥曰王害不違卜王者之師尚然況伯者挾諸侯以伐諸侯能悉同心也哉曰諸侯不同心何以能圍齊也曰其間亦有同心者矣然春秋非以同心之故而書同圍也同圍者共圍而已耳而同怒齊之意在其中矣
曰曹伯負芻卒于師許氏謂負芻之罪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與葬以刺王政之不行然乎曰不然也負芻殺世子見於傳不見於經孔子作春秋將使人尋傳以見義乎抑亦據經比事以見義乎夫經不待傳而自明者也讀春秋者則亦據經比事以見義而已矣

十九年
戊問曰公至自伐齊先儒謂圍齊以伐致見靈公無道宜得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爲春秋沮橫逆抑強暴之意然乎曰不然也凡諸侯出兵必告

於廟以行伐某及其伐而圍也乃伐中之一事安得預擬圍齊而以圍告乎然則出以伐告明矣出以伐告則歸亦以伐至理之常也且致伐者魯史之辭也夫子因之以見所告非所事與其久近斷時云爾不議當時史氏亦有免其圍齊之罪之意乎夫圍齊伐齊其罪一也伐而不服則圍之何獨伐齊得免其罪而圍齊不免乎不通之論也
曰葬曹成公高氏謂曹伯不葬者也以其赦於京師尊王命而書葬然乎曰不然也曹伯卒與其他諸侯卒等也何爲不葬哉高氏之說信傳之過耳
曰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諸儒皆善之子於公穀

旣力辨之而知其非矣獨孫氏朩非士匄貪不伐
喪之善以廢君命爲惡者超乎衆説之外矣予亦
不取何也曰孫氏之心善矣然非聖人與人爲善
之意也夫士匄之還也安知其誠心哉若例以貪
不伐喪之善而立論將誰爲善哉孔子聞公叔文
子之不笑取也但曰其然豈其然乎亦疑之而未
決也聖人肯沮人之善心哉但大夫侵人之國其
罪大聞喪而還其善小故不得僅取其善乎

二十年

或問曰澶淵之盟許氏謂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後諸
侯參盟則書同同盟者各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

澶淵之盟不書同悼公之遺烈也然乎曰不然也
盟曰同盟者各隨當時所命之名非孔子貶爲此
名也前書同盟先儒皆以同心爲義十八年同圍
齊先儒亦以同心爲義理固未當今據許氏則凡
書同者反不同不書同者反同也此所謂失其本
旨

二十一年

或問曰九月十月朔兩書日食何也曰石氏論之矣
其言曰此年九月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
日食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一
百四十二年而食才三十六也有頻交而食者此
年又二十四年連月而食也諸儒以爲曆無此法
或傳寫之誤然漢高之時亦有頻食者二年十几
十一月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
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愚謂杜氏以長
曆推日食不得則反曰經誤繆矣

二十三年

或問曰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蘇氏謂聶北先言次
而後言救案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雍榆
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不及事故
以次終之然乎曰不然也先次後救先救後次隨
其事而立言故不同耳不可比方以生義也聶北

救邢有救邢之名而無救邢之實者也雍榆救晉
旣受君命畏而不敢進者也其不及事等也且救
邢而邢遷於夷儀然後城之非不及事哉何得謂
之卒救邢乎凡例之辨不可以不辨

二十四年

或問曰叔孫豹如京師許氏謂自宣九年仲孫蔑如
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
是不書聘王然乎曰不然也此論可施之國史國
史者善與不善常與非常悉書之故可以考五十
年之不遣聘今春秋不書常事遇非常然後書之
則吾不能考其聘之疏數也以此觀之自是不書

聘王之語非也

二十五年

或問曰諸侯同盟于重丘高氏康侯張氏諸儒謂崔杼弑君晉侯受賂而許之成故特書曰同以罪之然乎曰二幽之同與重丘之同春秋一書之後世何以辨二幽非特書而重丘之爲特書也春秋凡書同盟者先儒或以爲同外楚或以爲同尊周於同圍齊又以爲同心而圍齊於重丘之同盟又以爲晉侯受賂特書同以罪之則是此書同者以其不同也學春秋者將誰適從哉其故以先儒拘傳而生義隨意而爲辭不復斷之以理故爲此言爾

左氏倡於始杜氏和於中諸儒成於後使聖經孤立不勝衆口亦可悲也

曰衛侯入于夷儀而不名先儒謂鄭伯突奪正故特書名以絕之衛侯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有歸道而未絕故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名之爲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然乎曰不然也衛侯衎出奔左氏穀梁不名者闕文也而公羊則有衎之名焉固當以公羊爲正矣况其入于夷儀三傳皆不名安知其非闕文哉何以知之衛侯衎復歸于衛以其名也衛侯之入與其復歸其義一也入不當名則復歸亦不當名入當名則復亦當名今復歸而名則入而不名可知其爲闕文矣所謂俟其改過遷善者億度穿鑿之辭也億度穿鑿之說生於一字之褒貶經之不明良此由也夫諸侯奔名所以別其一死一繼也諸侯失地名亦以別其一出一入也苟以失地名爲貶不名爲褒則諸侯奔而名者何罪而貶之哉況衛衎出奔已十二年苟有世叔儀母弟鱄爲之先後聖人未暇論也聖人之所論者義也有以爲之先後者勢也舍其義而論其勢豈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謂哉二十六年衛侯復歸于衛而名先儒又謂衛侯失信無刑因而弗革雖得國猶非

其國者然乎曰此不然之甚者也聖人修春秋以明綱常而已其始也強臣柄國衛侯不君遂至失國天子方伯不能正至使衛侯自入夷儀甯喜弑剽而後復此綱常不明之顯者也至於失信無刑乃其事之細者後世覩傳而推測至此固已鑿矣況又以名衎而見則鑿之甚也如此而學春秋何所往而不可妄說哉

二十六年

或問曰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先儒謂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良霄不貶者案左氏鄭伯爲衛侯故如晉知其不助孫氏也然乎曰不然

也凡春秋大夫以名見者皆再命大夫也稱人者皆微者也程子固言之矣一字褒貶惡亦辯之矣今此言助孫氏者左氏之說而不見於經者也且趙武貶稱人爲助孫氏如左氏言宋人爲宋向戌亦助孫氏者乎曹人不知爲誰又不知其助孫氏否也善乎啖氏之論曰時會者非趙武別是未命之大夫而左氏曲解之可謂正大而明白矣

二十七年

或問曰衛殺其大夫寗喜先儒謂寗喜弑君不以討賊之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君失其信而國無刑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然

乎曰不然也此亦穀梁惡衛侯之意而引左氏之辭以實之者也吾於穀梁既言之矣

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illegible]湨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illegible]諸侯也此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illegible]與大夫無諸侯也然[illegible]曰不然也宋之盟[illegible]不與大夫無諸侯然則湨梁之會春秋將與大夫無諸侯乎不通之論也子以爲製言之體當然爾於穀梁言之矣曰劉氏謂稱諸侯爲常文不稱諸侯爲變文然乎曰不然也皆常文也義則皆變也湨梁之會上序諸侯之爵下言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耳何變之有於穀梁亦言之矣曰康侯謂一地而再言宋有大美惡焉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諸侯南向朝楚及申之會蠻夷篡弑之賊大合十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自宋之盟始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以貶之然乎曰不然也宋之盟固聖人之所哀也然不在再言宋見之也春秋再言宋者以其會在夏至秋而始盟又有衛殺寗喜衛鱄奔晉之事以間之故不得不再言宋爾夫以中國與夷狄之大夫主會主盟其事豈不可哀而必於再言宋見義焉必無之理也

二十八年

或問曰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杜氏謂十二月無乙未何也曰范氏已言之矣其言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月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二十七年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以爲辰在申司厯過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氷杜預以爲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氷爲災而孔穎達正義又以爲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

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二十九年

或問曰公在楚劉張諸儒存公之説子既辯於公羊之書矣莘老又謂襄公見制於楚昭公見逐於臣固有罪矣然他公之無事而久留於外遂廢[illegible]之禮春秋深罪之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書其重者而略其輕者則有之矣未有書其輕者以見重者之義也夫公之在齊晉而不得朝正於廟雖非王事然猶伯主之事也猶在中國也非無罪也然罪少輕矣故但書曰公如齊如晉曰公至自齊自晉以見義焉若在乾侯則甚矣而在楚又有甚焉故既書公如公至而於其朝正之時又書公之所在也嗚呼嚴矣

曰吳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辯而有聞矣然常山康侯張氏諸儒反三傳之辭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為貶得其説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為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為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説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寧書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甯喜殺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畢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宋伐鄭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弑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而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説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安春

秋之説乃亦為此穿鑿之説豈不悖其師哉

曰齊高止出奔北燕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所書皆無君之事也唯其實書之故可以訓後世若改其實掩其非而書之何以訓後世哉天下之罪莫大乎子殺父臣殺君春秋猶直書之以垂訓以大夫而放大夫春秋反没大夫之名為自奔之文以垂訓乎予於左氏既言之矣

三十年

或問曰宋伯姬卒左氏以為譏穀梁以為賢子既兩

辨之而有門矣[illegible]又謂使共姬從火[illegible]
未足以害其貞然[illegible]已[illegible]以全其生之故
而違天下之常義非安於在分者能之[illegible]謂
夷齊之餓死無以過之者然乎曰不然也[illegible]
全生而又不害其貞是乃義之所在故君子[illegible]
生而已矣唯其有害於貞也故弗得全其生耳夫
君子行禮度義之輕重禮重而義輕則禮而已[illegible]
輕而義重則變禮以從義保傅不在而不下堂禮
之輕者也一旦壞父母之遺體義之重也故君子
寧捨禮以就義弗害義以行禮伯姬之事害義以
行禮者也是故弗取也夷齊之餓死雖不合乎[illegible]

人之大權然猶爲守天下之大經故聖人取之伯
姬之死守小禮以害大義豈可與夷齊同日而語
曰許氏亦謂春秋以宋共姬爲婦道之表故[illegible]
詳録者何也曰共姬之事孟子所謂執一者也[illegible]
得爲婦道之表使可表也乃常事也春秋不書[illegible]
事先儒固已言之矣愚嘗曰伯姬之死適與火同
日耳左穀之説妄意之也劉氏之於三傳[illegible]之詳
矣今不唯不辨其妄而又取之亦可怪也
曰鄭良霄奔許自許入于鄭劉氏諸儒[illegible]入
爲位未絶然乎曰不然也凡大夫出[illegible]以道
去國之謂也以道去國者去三年不[illegible]然後收其

田里是之謂位未絶也爲人臣有罪而至於出奔
雖一日即絶也何待久而後絶哉曰邦衡高氏謂
宋華元無罪故再言宋華元良霄有罪故不再言
鄭良霄然乎曰不然也宋華元奔晉與宋華元自
晉歸于宋與宋殺其大夫出與宋魚石出奔楚一
時之事而四稱宋者各爲一事各爲一義予於本
義已言之矣且有罪無罪即其事而可見豈在再
言國爲無罪不再言國爲有罪哉古今書法未有
若是者也此皆凡例之弊予之所不尚也
曰葬蔡景公先儒謂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景公猶
書爲徧刺天下之諸侯魯隱宋殤之賊不討不書

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
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即
也然乎曰不然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非春秋之
義傳之鑿也凡諸侯見弑而不書葬者以其國亂
而不成葬禮或不以葬期告於諸侯或以告而諸
侯不會葬故魯史無之而春秋不得書也今蔡楚
屬也魯方事楚因魯會葬而史書之故得見於春
秋若欲徧刺天下之諸侯何不於宋殤書之而始
見義於此乎莊閔僖之不書即位亦以君父見弑
不成即位之禮故魯史無其事孔子不得而録桓
宣之書即位則以與聞乎故欲撥其罪人以不知

縱然行即位之禮故魯史有其事孔子不得而去今以桓宣之書即位比蔡景之書葬闕者或不之察以爲信然然以大義求之則不勝其穿鑿此春秋本義所以展轉晦蝕非小害也二呂亦云許止蔡般皆以子弒父臣弒君若春秋猶書其葬則是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本無是說而爲之說者必曲爲之義以信其說使聖人之意不明爲聖門之罪人偉哉論也

春秋或問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或問卷第九

昭公

元年

或問曰晉趙武楚公子圍虢之會經云會而傳云盟高氏諸儒謂不書盟者以盟先楚故沒之是時晉主會而楚主盟故也宋盟亦楚主之耳特書之者著晉侯之弭兵以爲盟皆不外楚也然乎曰此信傳疑經之過也宋盟則書盟虢會則書會春秋據事直書之法也使盟果先楚春秋正當書之以見義何必沒之乎且諸侯以弭兵爲名而無弭兵之實聖人安得信其虛名而遂不沒宋之盟哉

曰秦鍼奔晉葉氏謂以景公爲不能兄也故目弟康侯謂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者何也曰春秋因事見義若化工之賦物而名得其真其曰不能兄故目弟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皆是春秋自然之法也

曰莒去疾入莒莒展輿奔吳劉氏謂莒展輿常稱子而不稱子以其不討賊失子之道也然乎曰展輿不討賊固失子之道矣謂因其失子之道而去其子之稱亦非春秋法許世子止蔡世子般親弒其父猶不去世子豈有不討賊而去其子之稱哉曰東萊謂展輿踰年而不書爵去疾不稱公子而繫

通志堂

之莒爲不成展輿之爲君許去疾假齊以討展輿也然乎曰書去疾之入而不繫之莒則人不知其爲何國之人故繫之莒云爾大凡繫國者製言之體爾何足以爲義哉且展輿無與聞乎弑之迹其可罪者不討賊而已齊奉去疾以逐展輿去疾既入而亦不討賊聖人安得許其假齊以討展輿哉

曰朴鄉亦謂去疾長而繫莒爲當立而奔齊莒人已立展輿其繫展輿以莒亦宜展輿雖已立而未踰年猶未成爲君故不稱君而但曰展輿爾則聖人所書莒事爲兩下爭國之辭又謂入于莒者爲難辭然乎曰左氏載去疾長展輿少之事本不可

信釋疑言之矣若但以繫莒爲當立則無此理也夫莒子見弒於前年之十有一月展輿安得爲未踰年之君乎且經明書去疾入莒入者篡辭也豈但爲難辭而已哉夫展輿既立矣去疾奔齊矣安得爲兩下爭國之辭哉曰然則左氏以展輿不稱君者何也曰劉氏康侯既辨之矣

曰楚子卒左氏以爲弒劉氏朴鄉黃氏既辨之然邾衛謂不原其賊爲迹涉闇昧慮無辜之濫及故不書弒者何也曰諸侯被弒赴告鄰國豈皆以其實哉魯知其弒則書弒矣且左氏明言公子圍問王疾縊而殺之何爲闇昧哉今經書卒則是蔽賊也豈理也哉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又爲說以實之經之不明不以是哉

四年

或問曰楚子諸侯會于申莘老諸儒曰淮夷不殊會者蓋殊會之法施於中國會夷狄也晉中國也吳夷狄也于柤于向是以殊之楚夷狄淮夷亦夷狄故不殊會然乎曰不然也柤與向諸侯大夫往會吳故春秋書諸侯會吳于向會吳于柤此則淮夷來與其會自當直敘於諸侯之下文勢當然夫復何疑而以不殊會爲義乎且上書內大夫會某大夫者魯史之常法也下書大夫會吳者魯與諸侯

之大夫往會吳也製言之體當如是爾然則殊會之說施之柤與向且不可通況施之申之會乎秀巖亦曰諸侯之會爲吳而出故因其實而記之也申之會不爲淮夷而出故序之於諸侯之下亦其宜也曰高氏諸家謂諸侯會弒逆之賊者何也曰信左氏之弊也劉氏黃氏朴鄉既辨之矣

曰楚子及諸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孫氏莘老君舉葉氏諸儒皆謂不言楚人殺之者不與楚討也其不與楚討者以楚靈貪殘不道殄滅陳蔡故孔子以諸侯共執爲文所以與殺陳夏徵舒異也然

曰不然也經書執齊慶封殺之者蒙上楚子伐吳

之文不必再言楚人也且楚人先執而後殺其實與殺陳夏徵舒異何必比而同之哉當時諸侯唯楚命是聽執而殺之者楚子耳孔子安得變亂其實使若諸侯殺之哉曰劉氏諸儒以爲分善於諸侯者何也曰此舉未嘗有善也使楚子灼知弑賊之當討而討之猶可以言善原楚子之情不過伐吳而慶封者吳之所封故殺之所謂仗義以行私者也惡得謂之善哉曰葉氏諸儒謂爲齊討者何也曰楚之憤吳久矣一旦得志則報怨而已何有爲齊討哉

曰取鄫劉氏謂取附庸之辭莒已滅之爲附庸乎莒

也然乎曰不然也外凡書取國者皆取也謂存其社稷但使其君屬己而已内凡書取國者皆滅也諱惡也襄六年經明書曰莒人滅鄫則是夷其社稷而廢其君矣安得復使之爲附庸乎劉氏見莒前既滅鄫今魯復取之故疑其附庸乎莒今魯復取而附庸之殊不知魯凡言取者皆滅也但鄫之復國不可得而考耳然以書法觀之必非附庸乎莒而今亦必非附庸乎魯也

五年

或問曰楚殺其大夫屈申劉氏謂屈申君弑不討國亂不去北面事讎爲足以殺其身然乎曰楚麋非殺劉氏既辨之矣今之云云偶自相戾耳

六年

或問曰宋華合比出奔衛傳者多矣子皆略之何也曰傳者雖多不過據左氏寺人柳以立義而於經了不相干寺人柳之事吾不得辨其是非然傳者據之以立義則吾知其非也故略之也

七年

或問曰暨齊平趙氏謂齊取賂于燕見利忘義故以齊求平爲辭然乎曰此惑於左氏杜氏之弊也孔子修春秋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未嘗反其說以見義也至其門人陸氏亦云據實言之乃是齊及燕

平趙氏每辨三傳之非而其言若此則三傳之惑人也尚矣

八年

或問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孫氏諸儒謂親之以見其惡然乎曰此穀梁之說愚既辨之矣曰常山諸儒以爲招欲取國不特胥內相殘然乎曰當時事迹不可盡考或其謀篡或爲公子留殺假師亦未可知然楚執干徵師而留即奔鄭則左氏之言可信而招爲留殺之也曰邦衡謂再舉陳者以明陳之存亡繫于世子殺世子而陳之亡形具故繫之以國然乎曰經再舉陳者製之之體當如

是也單舉世子而不書陳則不明其爲陳世子也
夫世子者一國之本存亡繫焉夫人能知也不在
再舉陳之一字而後顯也
曰蒐于紅劉氏諸儒皆云不書公以公不與陳君與
亦謂桓莊之徒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然何以
不然也以理勢觀之耳三家之志三家之兵則
可謂之公不與焉則不可魯自昭五年舍中軍三
家四分公室而公無民已久定公凡五蒐皆三家
之兵可知矣然當時假公以擁虛器未應舍公而
自爲蒐也然桓莊之待皆稱公者公志也昭定之
蒐不稱公者非公志也論其書法不無微意耳若

曰公不與而不書公則求之過也何以明其爲三
家之志也昭十一年夫人薨而蒐于比蒲於時昭
公奚暇乎蒐而儼然大蒐知其爲三家之志矣何
以明其蒐之必有公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經
亦不書公而其下書曰邾子來會公知其公之與
蒐也張氏亦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
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孫孟孫氏
之所爲也然愚又以大閱之類舉不書公較之則
亦文法有如此者未可盡以非公之志而不書公
也讀春秋者不以辭害義斯盡善矣
曰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孫氏謂此公子招殺過而
言陳人者不與公子招殺之故以陳人自討爲文
也然乎曰不然也使聖人不與公子招殺之也正
當書招以見其罪背爲陳人自討之文以免招之
罪乎曰高氏謂其不書招殺過者從赴也故稱
人以殺者何也曰過固有罪矣使明稱殺之聖人
因過之有罪而移招之罪於衆人亦無是理也曰
東萊又謂過爲招所殺而不以兩下之辭書爲過
立公子留而得罪於國人故國人共殺之者何也
曰招果自殺過經必以兩下之辭書之矣茍國人
惡過立公子留而殺之則過乃篡逆之黨經亦不
書殺其大夫矣凡經書殺其大夫者皆設其以諸

侯而專殺之也意者公子招與國之大夫懼楚之
討而共殺過以覬免故經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
過左氏得其意僅舉公子招之殺過而不言衆大
夫爾故愚於左氏不敢不取而又不敢盡信者此
也然於他書無考其實惡得而質言之哉
曰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孔奐葉氏謂
楚子也曷爲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爲師焉
而已者然乎曰不然也滅陳稱師者見其用大衆
也非不正其伯討而改子爲師也孔子未嘗亂史
之實也曰杜氏謂奐爲招之黨者何也曰張氏嘗
辯之矣其言曰奐爲招黨他無所見蓋杜氏億料

之辭耳
曰葬陳哀公先儒皆謂楚人葬之經不書楚爲不與
楚也然乎曰謂楚人葬之者是也謂不與楚者
之者非也不書楚人葬陳哀公者黎氏謂與紀
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皆蒙上楚
師滅陳之文其言約其旨明矣既見之本義矣下
頗多說也曰春秋凡言葬諸侯者莫非魯往會葬
今經書葬陳哀公矣子何以知其非魯之會葬也
曰楚方滅陳而據陳矣魯畏楚者也安敢會陳侯
之葬哉且陳已滅必不赴諸侯以葬期魯之不會
無足疑者

十年
或問曰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劉氏謂舍
中軍制也僭三軍利也然乎曰不然也夫舍中軍
左氏備矣舍中軍則四分公室季氏擇一仲叔各
擇其一借魯之民自若也皆三家物知中國之命
不可二軍而舍之以役吉歟曰康侯謂季孫爲主
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雖舍中軍而三軍其
額固在似乎秀巖嘗曰魯舍中軍之後軍制之詳
不可得而知但以晉考之每軍各有將佐若三軍
皆行則六卿並出亦有將佐不同出者今以三卿
爲三軍則誤也以傳考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仲
孫叔孫氏各一而叔氏無與焉當此時魯卿之有
軍行者意如也貜也叔孫婼也彼叔弓又安得一
軍而率之哉叔弓者宣公之弟叔肸之孫胡氏似
誤以爲叔孫也其考之亦不詳矣

十一年
或問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先儒皆以名楚
子爲貶子一切略之何也曰朴鄉論之矣朴鄉曰
諸侯不生名非失國也非爭國也則不名而楚子
虔衛侯燬名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得也或
曰衛侯使禮至仕邢與而伐之禮至於國子巡城
掖而殺之於外是懷詐以滅人也蔡般弑君父而

立楚靈王不能聲其罪而討乃包藏禍心甘言重
幣以誘而殺之遂滅其國此二者皆聖人之所甚
惡也是以特名之爲此說亦近似矣愚嘗思之竊
謂聖人之作春秋不以名字爲褒貶也諸侯不生
名奔則名失國則名爭國則名見滅則名皆所以
別也初非有褒貶於其間也後世之儒以名字爲
褒貶而後聖人之意愈不可見矣自其以名字爲
褒貶也名於質之經而不合則必曲爲之說以通
之故治春秋者多失之鑿且如衛侯燬滅邢漢儒
有滅同姓之說然以經考之則諸侯之滅同姓者
多矣何以皆不名而獨名衛侯邪至於楚子虔則

同姓之名又不可通矣謂其誘而殺之故名之邪
則楚子之誘戎蠻子亦誘之也又何以不名說者
又曰以夷狄誘夷狄猶可也以夷狄誘中國不可
也此言近矣然觀聖人所書以誘稱之固所以著
楚子之罪矣又豈以中國夷狄而有異乎然則衛
侯燬楚子虔之所以名皆衍字爾先儒或謂衛侯
燬滅邢之下有衛侯燬卒恐因此而誤遂以滅邢
之上亦加燬字此言是也愚謂楚子虔亦恐後儒
於蔡侯般之上見其不應名般而不名虔故加一
虔字不知蔡侯般之所以名非以罪般也此與胡
子髡沈子逞徐子章羽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

潞子嬰兒同一義爾
曰季孫意如會晉齊宋衛鄭曹杞之大夫于厥慭先
儒皆謂謀救蔡而子違之何邪曰謂謀救蔡者左
氏之說葉氏辨之矣今以經文考之不見救蔡之
文以事迹觀之一會之後楚自滅蔡葉氏所謂適
在救蔡之中故傳意之者近之矣
冬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劉氏謂君存稱世
子君沒稱子某君既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
君子與之繼世爲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
盡其道之謂也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則有爲之者
盡於世子矣其說然乎曰不然也春秋者據事
書者也非君子與之繼世而爲此設辭也人若弒
其父者可謂不子矣而春秋書楚世子商人蔡世
子般然則稱世子者君子果與其繼世乎知弒父
之賊復稱世子則知盡世子之道者不以世子見
義也孫氏曰有當稱子而言世子者有未立也案
四月丁巳楚虔又殺蔡侯般楚棄疾圍蔡十有一
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
危懼以至於死此其未立可知也康侯胡氏亦用
孫氏以爲說乎既附於公羊之辭矣

十二年

或問曰晉伐鮮虞蘇氏謂惜書晉爲深罪晉楚滅陳

蔡而晉不救也常山謂晉懷利尚詐夷狄之道故
書晉以狄之者何也曰謂懷利尚詐者左氏之說
謂狄之者穀梁之論而誤信之者也楚滅陳蔡而
晉不救固可罪也然豈在單舉晉以爲貶哉居仁
曰爲春秋者以爲書州書國書人及書師師者姓
名爲褒貶輕重故以晉伐鮮虞不書人與師爲狄
之也以理考之則恐未然夫事有小大則辭有詳
略史家常法春秋特因是以垂訓後世爾所謂吾
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
上而諸侯放恣擅行誅討也其事則微故書亦略
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故書楚書吳皆

略之之辭爾以為遠者有不可得而詳也事之小者亦然皆非所以為襃貶輕重也十五年書荀吳帥師伐鮮虞如以晉伐鮮虞為狄之則荀吳帥師伐鮮虞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輕重所繫無疑也其言可以破千古之謬矣然愚謂居仁謂遠者有不可得而詳者是也以小事而略之者非也若以事小而略之則荀吳帥師伐鮮虞事亦小也何為不小之哉

十三年

或問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孫氏高氏諸儒皆謂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後言弒者正比之罪何也曰此言左氏謂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之事與公羊歸無惡穀梁非弒之論而為此言也左傳之事其信否未可知公穀歸無惡與不弒之論則斷不可取今據經求意但曰公子比自晉歸于楚而遂弒其君曷嘗有先言歸以明比不與謀之意哉曰劉氏亦謂言歸為易者何也曰此亦習於三傳之說而不自覺者也劉氏作權衡以辨三傳之非明炳幾微而獨此昧焉知邪說之惑人也深矣曰高氏又謂此非親弒加之罪者何也曰此亦信公穀之說云爾大凡弒君者豈必手投刃哉或使弒

也或脅殺之皆謂之弒故趙穿弒君而經書趙盾者盾使之也楚靈自經而經書比弒者比脅之也安可謂比非親弒加之弒哉

曰平丘盟葉氏諸儒謂猶幸有此然乎曰不然也平丘之會據經而觀強楚自若諸侯日離魯君不盟大夫見執又據左氏則叔向矜其甲兵欲懼諸侯爾何必幸有此哉曰劉氏葉氏諸儒謂一地再言為復陳蔡而善是盟然乎曰此因穀梁之說而演之者也愚既辨之矣曰葉氏諸儒謂公可以與盟畏晉之強退歸不盟然乎曰詳味經文及考左氏本晉不許魯非魯不許晉也且魯既與會矣不應懼楚而復不盟也使懼楚則不會矣既會而不盟何益於懼楚哉曰康侯抑崇之言如何曰康侯因不失理然多就傳生義抑崇本諸孫氏愚既取孫氏之說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孫氏謂孔子以陳蔡自歸為文為抑強夷存中國者然乎曰聖人固欲存中國抑強夷也然不在以陳蔡自歸為文以見義也凡諸侯大夫出奔而倚大國以歸者春秋皆書其自某國以見諸侯大夫有所挾大國有所奉之罪使楚滅而今復封之正當直書其事以見夷狄封中國之罪何得反改曰歸以沒其實又使

後世則度非歸以見抑強夷存中國之義乎曰高
氏謂雖制在夷狄而平丘之會爲有功故聖人特
以陳蔡自歸爲文者然乎曰平丘之會楚未必惟
且陳蔡歸國春秋雖書在會于平丘之後然陳蔡復
國實在會平丘之前不可以平丘之會爲功也使
平丘之會果有功則亦不在自歸爲文以見義曰
黃氏又謂陳蔡歸國皆請於王者然乎曰請於王
經與三傳外史皆無所考意之而已
十五年
或問曰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孫氏謂
有事于武宮非志也由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故

志之然乎曰不然也有事于武宮雖爲去樂卒事
而起然武宮之不當祭亦因有以見義故表以一
事兼數義者有之武宮者豈其所當有事者乎孫
氏之說施之宣八年有事于大廟者可也曰帝山
引柳莊寢疾之事以明不當告因以告否於不得
已而去樂卒事皆由告故也者然乎曰不當告之
說施之卿卒在外者可也愚於本義既言之矣其
曰至於不得已而去樂卒事者亦非也夫卿卒在
外不以告若卿卒於涖事豈可籥入而去樂以卒
事哉愚於本義既引孫氏說明之矣設入不得已
而去樂卒事則是春秋然識其不當告而不識其

去樂卒事也今案左氏本叔弓涖事而卒則是亦
待告而知者也既不告而自知至於不得已而去
樂卒事則是得指之宜春秋不在書者也今則何
以書乎曰萃老孫氏又謂去樂卒事合禮矣春秋
言之者爲有事於武宮之廢用春秋因變禮而推
言之然乎曰如其說則春秋但書有事于武宮足
矣何必贅此丁文乎曰朴鄉諸儒亦謂去樂卒事
其可也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者然乎曰禮
有常有變變而得其正可不謂禮乎不可不謂之
禮則亦常事而已春秋何必書哉夫所謂非常者
謂非禮也夫朴鄉諸儒將以禮之變者爲非禮乎

曰高氏謂禮大夫當祭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君聞
臣喪何獨不然者然乎曰君臣之分卑禮之隆殺
等級猶天之於地也臣聞君之喪而攝主以往君
聞臣之喪而亦攝主以往則尊卑倒懸紀綱不立
矣此不辯而可知者也
十七年
或問曰有星孛于大辰左氏以爲宋齊陳鄭災先儒
以大辰爲心心爲明堂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
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
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至哀十三
年有星孛于東方不加宿爲吳人僭亂日改占兵

戾氣所感因將墜吳而降之罰故氣氣所存東
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許氏則又兼二家之說予
一切違之何也曰日星霜露之變由乎人事之感
而天應之天應之而人復被其災所謂有感必有
應所應復爲感者也然必指某事以實之則瑣碎
支離而穿鑿附會此漢儒之通弊不可復述也
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郝衛謂吳楚不言敗而言戰
爲患夷狄交攻故不別其勝負而一日之然乎曰
不然也夷狄交攻固可畧也然書其勝負復何傷
哉此蓋勝負敵耳不須多說也
十九年

皆[illegible]
或問曰宋公伐邾高氏謂天下無伯而宋元[illegible]
以春秋錄而進之然乎曰不然也凡伐人之[illegible]
皆無正也特有彼善於此耳姑考左氏宋本[illegible]
戎之女而親伐國尤不當進之也曰先儒[illegible]
皆罪欲討之兵歸郳之俘故書伐邾而[illegible]
之罪者何也曰伐人之國取人之邑者[illegible]
肆強陵弱罪之大者也以其聲罪歸[illegible]其
取邑則是因小惠而蓋大罪聖人宜不[illegible]取
邑之事未足信耶
曰葬許悼公先儒皆謂賊不討不書葬然[illegible]此公
穀之說也石氏曰穀梁傳例弑君而賊不討者不[illegible]

書葬其書葬皆意有所見也如蔡景以爲不忍使
失民於其子陳靈則以爲外之討賊蔡昭則以盜
名不見於經許悼則以爲不使止爲殺父此傳例
也通於經則不可黎氏曰被弑之君多不書葬者
或彼國方有事變雖遂或異其亂無使往會之豈
有賊未討則不書葬耶此二傳妄爲之說也且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何般未討而固亦書葬耶善觀
許悼弑而書葬者非他蓋變生於內而不及國又
般止欲及其弑逆之迹且借其父我有使往故
書葬焉歐陽公止爲弑得其旨矣
二十年

[illegible]
或問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劉氏謂言自鄸待放
者然乎曰不然也經書自鄸奔宋紀實事爾蓋與
大凡出奔者同一義也待放之說不亦遠於經乎
曰華亥自南里出奔楚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經
皆先書其叛與入矣其書自某出奔則文同也亦
可以待放言乎曰邾庶[illegible]亦少蘊諸家皆謂會據
邑以叛未及發而奔者何也曰此信公羊之說求
之過而爲之辭者也知公羊之誤則先儒之說有
不待辨
曰盜殺衛侯之兄縶任氏諸儒謂齊豹非卿故書盜
然乎曰其稱齊豹本乎左氏耳左氏稱豹爲司寇

而勢奪之則齊豹為大夫矣亦當書名安得書盜乎

二十二年

或問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邾衡曰出而言居者如成君也朴鄉謂居于皇為土地因其所有者何也曰二子以居字為重故為此言以愚觀之不過王猛居于皇爾猶有所歸不在居之一字也

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先儒謂劉單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書而未足故再書於策然乎曰不然也此伯公穀之鄙也經書王室亂故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又以王入于王城耳其曰王猛則其所輔者王矣夫造亂者景王也作亂者王子朝與尹氏也安得以挾天子令諸侯者目之乎果如其言則劉單坐待王子朝之殺王猛也而可乎夫是以為挾天子令諸侯則尹子立子朝反得為正乎其所以再書者朴鄉所謂二事者是也夫復何疑

二十四年

或問婼至自晉劉氏之說何如曰呂氏論之父其言曰原父以三傳不言叔孫而公羊言叔孫似足聖人本意因遂以為可褒而褒之世儒說經之弊殊皆類此原父能知他人之弊而不自知其弊也惜哉

二十五年

或問鸜鵒來巢高氏謂鸜鵒所在有之魯政出於三家昭公孤立於朝故魯之公室荒涼寂靜將為丘墟而鸜鵒穴處之禽來巢然乎曰經不言來巢于朝而來巢於國耳況經書曰有則常此所無孫氏所謂魯無鸜鵒故言有者是也且鸜鵒不踰濟安得所在有之乎

曰宋公卒于曲棘先儒謂不匿其私親之惡故雖卒於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然乎曰諸侯不為王事而卒於他所者皆書之故雖其封內之邑亦書之如晉侯卒于扈及此曲棘之類是也謂之譏其非所可也謂之不掩私親之惡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不可也

曰齊侯取鄆先儒謂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未絕於魯而季氏為不臣及書取鄆見公已絕於魯而遂於季氏為不君然乎曰不然也臣而逐君豈問已絕未絕哉

二十六年

或問公至自齊居于鄆蘇氏諸儒謂凡公行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為存公又謂稱居于鄆為存一國之防然乎曰不然也此即穀梁之卜

公之意而少變其辭者也書至自齊居于鄆皆記實事爾聖人雖未嘗不存公而比實未可以存公解也其曰公至自齊者始公孫於齊次於齊境自齊境至于魯鄆豈非至自齊乎雖不告廟獨不可以至自齊乎其曰居于鄆人以見公之失其所也愚於本義既言之矣

曰天王入於成周莘老諸儒謂成周即京師然乎曰不然也成周與王城杜氏得之東萊言之亦詳其言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杜預亦曰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成周若實王都當云京師宣榭火二十二年書王猛入于王城此書天王入于成周二者若俱京師則何必異名焉周之東都非王者舊居之地無堅城可扞衛故三十二年諸侯遣大夫共城之三子之說可據矣

二十七年

或問曰吳弒其君僚劉氏諸儒謂稱國以弒為衆弒君之辭謁餘祭夷昧不與子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illegible]以成其國人莫之救故謂之衆弒君之辭又曰之光故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春秋歸罪大臣也然乎曰不然也此執襄二十九年公羊之說與今左氏之言求其必合於經之據也予於公羊左氏既言之矣請復由之今據公羊而論使僚不當立光當繼於即位之時今僚立而光臣之矣一旦弒之則是弒君也春秋書曰吳弒其君僚所以正名也如以衆不悅其立歷其弒君之賊而書衆弒其君則是許其弒也不可以訓矣其曰歸罪大臣而遂赦光之罪則是弒君者得以陞其名而立不正者蒙弒君之罪豈不較輕重失倫亦非所以

垂教也先儒必欲合傳於經也故牽挽附會以成其說而不顧理之不可通讀春秋者能考襄二十九年公羊之說則於此自知經傳之不可合矣

二十九年

或問曰公自乾侯居于鄆任氏謂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而至以齊今公如晉次于乾侯而不至以晉者所以罪晉也然乎曰不然也此以凡例求其必同而不知其鑿者也師氏有言曰公至自齊齊侯見公也公至自乾侯晉侯不見公也義雖未盡而意近之矣

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許氏謂高張不地以公居[illegible]

猶以晉志故稱來邦衡亦謂來從國內歸者不與季氏得有其國也然乎曰不然也此一字褒貶之辭也前書昭公于野井不可言來也此先書公至自乾侯居于鄆矣故言來也最言之體當如是爾夫不與季氏得有其國當在來之一字乎曰康侯引式微之序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微君之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者何也曰序言微君之故者非為君之故也非為君之故胡為乎使我在此中露乎微君之躬者非為君之躬也非為君之躬胡為乎使我在此泥中乎如此而已苟為不有其事不有其身則下句胡為乎之文不可得而通矣此非本義所關雖不辨可也

三十年

或問公在乾侯先儒悉謂存公者然乎曰不然也此穀梁之說諸儒從之而不求諸經耳爾春秋為一歲之始書公在乾侯者聖人傷世變之心也一歲之始諸侯當奉天子所頒之正朔以告於廟退而聽政而公乃失國名寄乾侯聖人傷世變之心何如也豈特存公而已直欲討逆罪返公於正而後已耳夫魯之失政原於諸侯之不有天子故大夫不有諸侯況世卿當國庸君暗弱權旣下移上失道以至壞亂而莫之救春秋歷書諸侯大夫會盟侵伐而終之以此其所以為後世戒深矣豈有公二字所能盡哉

曰徐子章羽奔楚劉氏石氏諸儒皆謂書名與弦溫三子異者三子力不勝而奔故不名徐子則旣復而后奔故名然乎曰此以名字褒貶之義也凡諸侯失地者皆名則徐子之名固當三子之不名或魯史不詳聖人不得而益爾若力不勝與旣服之說則斷不可

三十二年

或問諸侯大夫城成周先儒謂城王都不可以不書又謂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謂京師衆大之稱成周爲地名與列國等者然乎曰不然也城王都者常事也以大夫而城成周豈常事哉非常不可以不書非謂城王都不可以不書也京師者春秋所謂王城者也即河南郟鄏之地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之以為都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者也成周者洛陽也周公營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者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杜氏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是也先儒誤以成周即京師故有衆大之稱與地名之說未足據也夫京

師無定所王之所都即爲京師河南郟鄏前日之京師叔孫得臣如京師晉人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成周洛陽今日之京師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也今書成周以別其非前日之京師爾於二十六年旣引先儒之說辨之矣曰呂氏謂周室衰微諸侯猶勤爲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然乎以當時所系君庶幾媮先王之德澤盡矣今即此事而論天子不安其居而居於成周而諸侯之大夫僅一城之則春秋豈爲先王德澤之存而書之哉

春秋或問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通志堂

春秋或問卷第十

定公

元年

或問曰定公不書正月何也曰昭公不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然乎曰非也曰正者天子之正朔也天子頒之諸侯諸侯受而頒之於其國故其人君即位之始皆書王正月以見其受正於天子也似非正始正終之義蓋是年昭公已薨而定公未立在禮先君旣以而嗣君繼世不可以一年而二君故以先君之末年猶繫之先君至明年而後改新君之元年此書法也昭公以十二月薨則今年春

通志堂

不得以係之先君之末年矣而定公又以六月而後即位故今年春不得如他君之例而繫以王正月但如常年書王二月爾觀聖人所書六月癸亥公之喪至乾侯所謂公者昭公也戊辰公即位所謂公者定公也則是定公未即位之前猶是昭公之喪及定公旣即位然後追書今[illegible]爲定公元年爾此所謂不可一年而[illegible]君也[illegible]

曰十月隕霜殺菽

[illegible]維其時而見殺於菽故以代民食而書之事豈不須而予獨不然何也曰讀經者當先領一經

之大義則其小義有不通者闕疑可也苟唯小義之必通而不顧大義之所在則支離穿鑿不自知其失經意矣今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大義也吾於或問既辨之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以夏正之皆可通也其可疑者獨此一事耳吾安得以一事而遂疑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乎況殺之爲物董子以爲草之強者五行志以爲難殺之草吾雖未深信之然豈無說而遽以小義亂大義乎

二年

或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先儒謂晉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請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時盟於皐鼬然乎曰黃氏曰恐待晉之過厚也不獨晉無此意當時亦未嘗有此說也

四年

或問曰公會劉子諸侯于召陵侵楚先儒謂傳書伐而經書侵一以爲罪楚一以爲陋之何也曰此因傳疑經與一字襃貶之弊也左氏此傳錯亂不可考葉氏辨之矣何以信傳而疑經故春秋伐曰伐侵曰侵錄實事而義自見者也使本書伐而孔子改曰侵以罪楚以陋諸侯則春秋非實錄矣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先儒謂書公及劉卷志者何也曰此穀梁之說也子既言之矣曰石氏謂書諸侯盟會天子之大夫何也曰此褒貶之說也陸氏謂劉子不與者得之若惡會天子之大夫黑當書劉子以見義苟削劉子之名人豈知其可惡哉

曰杞伯卒于會石氏謂齊桓伐楚許男卒于師書之如在國以齊桓安之也晉定伐楚爲皐鼬之盟杞伯卒于會爲晉侯之德衰然乎曰不然也卒于師則書師卒于會則書會皆紀實事耳石氏之云其諸一字襃貶抑揚與奪之說歟

曰劉卷卒先儒謂惜賢者閔周室然乎曰不然也以王臣而外交諸侯豈其得義而反賢之乎周室固

所閔也然不在劉卷卒見義使見義於劉卷卒則春秋書其葬又何所取義乎曰任氏謂書卒葬者卒於未至而諸侯有助之歸其喪者何也曰侵楚在三月盟在五月當盟之時劉子不與而其卒又在七月公至之後不可言卒於未至也設使諸侯歸其喪而書其卒葬孔子亦助其喪而書其卒葬乎

曰晉衛伐鮮虞蘇氏謂昭十二年楚滅陳蔡[illegible]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爲蔡伐楚[illegible]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者晉雖有乘諸侯之罪而蔡無滅國之禍[illegible]

之異也然乎曰不然也此正一字褒貶之弊也蓋史有詳略耳

曰葬劉文公孫氏高氏啖儒謂王子虎不書葬此葬者見其私謚且僭也然乎曰不然也王子虎不書葬魯不會其葬也劉卷書葬魯會其葬耳非以私謚書也當時外諸侯有私謚劉卷者天子大夫其謚必由天子矣未必私謚也且天子三公稱公故蔡公亦稱公今劉卷稱公亦未見其僭也

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邦衡謂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又謂左氏所序是楚自戰而不言蔡經下文曰吳入郢亦不書蔡明蔡不交鋒吳自與楚

戰蔡侯之意也故不曰用而書以者其意也然乎曰不然也以即用也非書用則實而書以則意也豈有蔡侯欲報楚怨而但以吳師不用己師之理哉左氏不言蔡者舉大者爾大凡論天下之事以理爲主然後考其事迹可也苟考其事迹而不顧理有所不安則無往而不可妄言矣今考之經文則曰蔡侯吳子而俱不言師者君行師從師不待言也如邦衡言則吳不稱師其可曰不用師乎蔡不用師吳不用師則是無戰也而曰與楚戰于柏舉何哉故善讀春秋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得其義則得其理矣且經書以某伐某者[illegible]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經皆書曰人矣斷不可曰宋不以師而獨以四國之師僖二十六年以楚師伐齊然不可曰魯不以師而獨以楚師也通乎彼則[illegible]此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彼矣乃劉氏又謂吳稱子爲進之[illegible]許人囊瓦爲[illegible]一時何也曰劉氏既不暇辨公穀之非而復滯於褒貶之說故有此論也曰囊瓦稱人蘇氏謂賤之任氏謂陵中國以逞不義康侯謂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故人之者何也曰此皆一字褒貶不足辨也

五年

或問曰歸粟于蔡葉謂先王之澤猶有存焉者任氏謂不用告饑乞糴而歸之見公恤人之患師氏亦謂得恤鄰國之道何也曰此左氏穀梁之意而衍其辭者也吾既辨之矣

曰於越入吳杜氏謂於發聲也高氏亦謂於越與美書於越同義蓋於于越等皆發語辭經書於餘丘亦即其自稱書之然乎曰不然也若爲發語之辭經於昭五年越人與楚子伐吳八年楚於公子招于越三十二年吳伐越何以不從發語辭書於越而獨於此及定十四年於越敗吳十二年於越入吳而書於越乎蓋不通之論也曰任氏謂於者歎

歎之辭事善則驚歎以美之若於錫王師於[illegible]是
王是也事有不善則驚歎以惜之若於乎小子於
越入吳之類是也然乎曰尤不然也在詩固有驚
歎之辭在春秋無此書法也春秋者直書其事以
見義者也不應於國名之上而加此驚歎之辭師
氏已嘗辯此說矣其言曰以越之入吳為可驚歎
則吳之入楚何以不言於吳入楚乎且經書楚或
謂之荊或謂之楚既有異稱何獨於越而疑之師
氏得之矣

八年

或問曰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

故以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
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為侵乎使實侵者何
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
予奪之弊學春秋者所當痛埽也
曰齊國夏伐我西鄙許氏謂宜以後用兵則侵多而
伐少被伐則伐多而侵少知魯中世之衰然乎曰
魯自三家得政其衰微矣不俟伐少侵多而見也
外其言亦無甚害禮特以無益於經而不取云爾
曰公會晉師於瓦石氏謂晉士鞅荀寅之十衛地緩
於救患故不書大夫而書其師明其失[illegible]
然乎曰不然也此事之義繫於公[illegible]

於大夫名氏故不書大夫名而使[illegible]故不
書大夫名氏以見其罪焉用沒其名氏見緩於救
患之義乎且晉師救我左氏之說固於經無是也
以書法與地勢考之未見晉師之救我也況欲於
傳外生意以去名氏見緩救患乎無是理也曰先
儒又謂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
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者何也曰此亦未
得義繫公會晉師之意而有師重之說夫人君之
心雖重師也然君行師從凡有君則師在其中矣
未有書師而君在其中者也今此事之義在於公
不當會晉師爾時之輕重不在此見義也且夫人

姜氏如齊師亦不言君與大夫名氏亦可云以師
為重乎
曰從祀先公杜氏諸儒謂先公者閔公僖公也將正
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illegible]
不然乎有說乎曰杜氏諸儒謂先公閔公者[illegible]
公時躋僖公而降閔公今復降僖公而升閔公[illegible]
夫躋僖公經既明言僖公矣使今降僖公而升閔
公獨不可曰從祀閔公乎且立煬宮立武宮亦名
言之何獨於此言先公以啓後世紛紛之爭乎況
止言從祀而不言升又不言復尤其不明者也經
雖簡嚴必不如是之晦一不然也且諸侯五廟太

祖之外而曰禰兩躋閔僖居文宣成襄昭之上親盡已祧不應於此復升降之[illegible]不然也蓋杜氏諸儒則左氏之意爾左氏謂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故杜氏諸儒有復降僖公之語今劉氏馮氏既闢左氏之妄矣不應於此復取杜氏諸儒之說也

十年

或問曰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爲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服而止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我也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我滅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皆歸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爲皆至以地乎

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孫氏邦衡諸儒謂一以來歸者明非魯地然乎曰不然也來歸二字見魯地非魯地皆可通稱者也非以非魯地而稱來歸也曰然則先儒謂來歸爲齊人心服以辭之皆然乎曰亦不然也來者來魯而已心服不服不可知也曰邦氏謂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不言來見齊有責之之意言歸又言我見魯有取之之心此無係之之心故不言我然乎曰亦不然也宣公以濟西田賂齊其後事齊甚謹而齊亦自歸之君未見其

恃之也且言我者魯史之常稱內辭也魯固欲之而不可以我字見義也其有係無係亦豈可以我字見義哉此皆就一字生義之弊

十二年

或問曰墮郈墮費公圍成左氏公羊子既引先儒之說以辯之矣抑猶有說乎曰據經而論郈與費三家自墮也成也者公自圍也非墮也先儒謂墮三都者信左氏之過也使果墮成經當書曰公墮成不當書曰公圍成至其書至亦當書曰公至自墮成不當書曰公至自圍成也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春秋所以不明也

十三年

或問曰晉趙鞅歸于晉孫氏任氏黎氏石氏諸儒雖爲說不同大意皆謂叛者惡辭歸者善辭爲春秋原情而赦罪然乎曰爲此說者不惟昧夫春秋大義抑亦暗於人情事勢矣夫趙鞅晉之強臣也其始也據邑以叛晉君畏之故許其歸國晉因以亂不待言而見矣夫人臣而叛其君又復國自如而以歸爲善辭原情而赦罪豈不悖哉

十四年

道也曷若弗為
之為得乎蓋齊大國也嘗伯諸侯今衛又倚齊以
圍戚自然齊序衛上何足為義哉曰任氏師氏蘇
氏石氏季氏諸儒皆謂不繫戚於衛為春秋與州
瞶之有戚不與子之圍父退曼姑於齊下為
曼姑助其子以圍父何也曰此穀梁之
辭之矣夫春秋惟其不與子之圍。

以見義豈在去一衛字外一齊字使人揣測而後
能知哉
四年
或問曰盜殺蔡侯申先儒引左氏傳謂春秋變文書
盜以警有國之君然乎曰此非知道者之言也君
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使蔡侯有罪且無可弒之
理況蔡侯將如吳諸大夫自恐其又遷耳非大罪
也而可弒之乎且公孫翩同處大夫也而弒其君
父矣孔子於是略其名變其文而書盜又變其文
而不書其君則是凡為君者有其過聖人皆許其
弒也尚可以訓乎故曰非有道者之言也孫氏

謂盜者微賤之稱不言弒者賤盜也何也曰襄二
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閽賤矣而亦言弒者蓋累
國之人皆臣子也而以為賤不言弒得無害於義
乎
五年
或問曰齊侯卒先儒為說多矣予皆不取何也曰先
儒為說雖多莫非論齊景之不能伯而非春秋所
以書卒之本義故不得而取也
六年
或問曰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先儒謂陽
生不稱公子者以景公命荼己則篡荼誅不子也

又謂繫之齊爲正其本則事理然乎曰不然也陽生不稱公子與齊小白同其稱齊亦與齊小白同通乎彼則通乎此矣不煩多爲說也且陽生不子固當書公子以見義何爲反去其公子哉使陽生不繫之齊則不知其爲何國之人況陳乞弑逆之賊而亦繫之齊則不以繫國爲義也亦明矣

七年

或問曰公入邾以邾子益來蘇氏諸儒謂不言滅者以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然乎曰不然也楚滅陳滅蔡其後陳蔡皆復國何以不皆入陳入蔡乎蓋入人之國其罪大矣而滅人之國其罪尤大聖人不應改滅爲入以掩魯之罪也蓋是時魯雖入邾之國而猶不敢滅其社稷者畏吳之見伐也非已滅其國至吳見伐而始復之也

八年

或問曰宋公入曹以曹伯歸蘇氏諸儒謂此滅曹也其不言滅者以曹伯好田弋背晉好宋而自滅故書入爲春秋輕重之權衡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左氏公羊之弊也宋入曹而已未嘗滅曹也公羊之說不待辨而易見左氏之說必待辨而始明考之左氏曹伯不過用公孫彊好田弋而已未聞大惡也而聖人遽許宋之滅曹而改滅爲入豈理也哉

曰吳伐我劉氏謂不言鄙受之也猶曰吳過矣然乎曰不然也吳伐我不言鄙孫氏師氏蘇氏石氏所謂兵加於都城是也聖人未嘗改魯史之實也曰先儒又謂不書曰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何也曰亦非也吳伐我且不諱獨諱其名乎凡書鄙伐之淺者也書伐我伐之深者也伐之深者且書之伐之淺者反諱之必無是理也以使諱之并吳伐我不書可也書吳伐我而僅諱書鄙其能免夫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乎

曰歸邾子益于邾張氏謂凡取邑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悛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然乎曰不然也經書吳伐我又書齊人取讙及闡又書歸邾子益于邾則是懼齊與吳不得已而歸之也安得以歸爲順辭哉

曰齊人歸讙及闡先儒謂取者畏辭歸者順辭見惡善之優改過之大春秋不諱入邾以邾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然乎曰不然也吳伐魯齊取魯邑畏吳懼齊而歸邾子自取媿辱其義昭然惡可謂掩前惡而美之乎此蓋泥於取歸二字之弊而昧於屬辭比事之義爾

十年

或問曰齊侯陽生卒先儒謂齊人弑悼公而春秋以

辛書者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然乎曰不然此伯傳之辭也夫季札無罪而僚臣弑之因當實書以弑罪臣之惡誠使從而掩之不過掩亦臣之惡而其能□魯君之善乎且弑君者吳人也非吳人也而謂不忍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者妄也且以殺中國之君而罪在夷狄則罪在中國吳雖夷狄季札賢而書人使季札聘則又進之於其子今吳以弑君而不能之所以深著其罪而傷中國之無也然則曰不然也成之會吳人之下書鄫人矣不可曰吳鄫人也故書吳人非進之也春秋書其人多矣豈皆進之哉季札聘而書吳子者以其

書使不可不言吳子也亦非進之也且春秋書見子使椒秦伯使術亦豈進之哉使春秋欲著其實而傷中國之衰當書吳人吳子以見義而反以號舉吳則是抑吳而揚楚也就先儒一字褒貶之說且不得直苟有貶去褒貶凡例據經求義者宜其無時而不通也

十一年

或問曰齊國書帥師伐我先儒謂春秋皆曰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然乎曰不然也凡曰伐鄙伐我皆直書其事以見兵加於魯之淺深云爾苟以書我為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則我當訓

已主一身而言非役為己爵矣

十二年

或問曰用田賦杜氏謂丘賦之法因其田財賦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然乎曰如杜氏說當兼言家賦不當止言田賦也田賦之說三傳不言所以然者此我仲尼之言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貪冒無厭雖以田賦猶又不足所謂貪冒無厭者是指財賦而言也蓋賦有兵賦有財賦兵賦者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至四丘為甸則出革車一乘者是也財賦者如周禮九賦之法斂民財者是也宣公初稅畝則

益田稅矣成公作丘甲則益兵矣益兵則益牛馬在其中矣至於哀公不應復益牛馬其所益者財賦耳又與仲尼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之言脗合故知杜氏之不然也曰君衆以為田賦者家一人以為丘賦漢以為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賦何也曰如君衆言則七倍於常制如賈逵言則十六倍於常賦哀公雖不仁不應如是之酷而當時之民亦且駭而走矣此理之決不然者也

十三年

或問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孫氏劉氏任氏師氏蘇氏胡氏石氏王氏諸儒皆謂吳主此會又為

兩伯之辭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公羊之蔽也使吳
主會經當序吳子於晉侯之上使會兩伯經當列
序天下之諸侯今晉侯序於吳子之上而在會者
三國而已未見吳之主會與兩伯之辭也宋之會
晉趙武楚屈建爲主而諸國之大夫列序於其下
是兩伯之辭也申之會獨書楚子而列序諸侯於
其下是楚主會也今黄池之會公羊自爲之辭讀
春秋者平心易氣據經求理久當自見不復一一辨
也

十四年

或問曰西狩獲麟先儒謂春秋成而麟至然乎曰不

然也麟固聖人之祥聖人在位而世治麟出祥也
雖有聖人不得志麟且獲焉豈祥也哉夫聖人在
位而世治則陰陽和四時序鳥獸草木咸若然後
麟出焉謂之不祥可乎孔子生於春秋之季歷聘
諸國老而知其終莫我用也於是修春秋以正義
明道當是時臣弒君子弒父夷狄制中國陪臣執
國命麟出無應而至於獲此天下後世之大異也
而以爲春秋之祥不亦悖哉曰葉氏張氏諸儒謂
麟之見獲爲孔子之自任何也曰聖人雖以道自
任然其心未嘗自聖也麟之見獲雖孔子道不行
之兆然亦天下後世一大異也孔子安得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而以一己當之乎曰夾漈又謂孔子
作春秋其後者也於是魯史之紀適至獲麟故于
獲麟之後不及他事何也曰謂聖人無意於獲麟
而紀事適至於是亦非也今觀孔子弟子載獲麟
以後事至孔子卒而止當孔子之未卒未可謂無
他事也曰蘇氏諸儒又謂春秋作於五伯之始至
於戰國之初何也曰隱桓之際五伯未興也哀公
中年戰國未熾也春秋所以始所以終愚於本義
既言之矣曰任氏師氏諸儒又謂西狩獲麟物受
其害及於幽潛無所逃命何也曰此論施之春狩
可施之獲麟不可當春而狩害及幽潛固也若麟

之獲則有大異存焉聖人微意則主乎獲麟而不
暇論夫春狩也曰諸儒之說子既有所不足矣孫
氏之論豈不正大而子亦不取何也曰孫氏但主
夷夏盛衰一節而言以其猶有所未備也故亦不
得而取爾

春秋或問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李廉撰

元至正十一年虞氏明復齋刻本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陵人。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採錄以聞，故史竟遺之，則廉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注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其長也。又備宋諸儒成說及他傳記略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編雖以胡氏為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掇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甚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莊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讎。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書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囿，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採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

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蓋廉於鄉舉之歲即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閉戶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於科舉之學也。

春秋諸傳會通序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奥義眞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閲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録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譾陋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毋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

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棐
而豐城揭恭廼取而刻之梓亟欲
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
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
姑識于卷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
焉至正九年己丑七月朔後學廬
陵李廉謹書

至正辛卯臘月
崇川書府重刊

讀春秋綱領

後學廬陵李廉輯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
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又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　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按此孔子脩春秋之本旨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又曰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
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按此孔子假魯史以寓王法之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
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
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按此孟子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按此孔子脩春秋之大用也
史記曰孔子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程子曰春秋聖人之用聖人之用全在此書猶法律之有斷例也乃窮理之要　又曰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謂權義也時也　又曰後世以史視經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謝見程子守

按此諸家發明孔子脩經之大旨也

易泰卦曰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　坤上六文言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　否上九曰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剝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按此春秋尊君抑臣外四夷存中國之意也

書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孟子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　書康誥曰人有小罪非告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舜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按此春秋公賞罰嚴懲之意也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又曰管仲之器小哉　孟子曰五伯桓公爲盛　又曰五伯假之也　又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又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不先治五霸之功過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矣

按此春秋予奪霸者之大意也

禮運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按此春秋志大道待衰世之微意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又曰畏天命畏大人　又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又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又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　又曰季氏八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按此數條皆春秋正名分謹盟誓畏天愛民討賊愼戰明禮樂之大義也

趙子曰春秋綴敘之體有三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

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書所謂常事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此二事也慶瑞災異及執殺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策所當載夫子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

按趙子此條論夫子脩經之大凡頗詳要故著于此

胡氏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詞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詞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有重舉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又詞同者正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按胡氏此條論春秋正變之例

胡氏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義皆密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其眞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按胡氏此條論三傳取舍之義

春秋諸傳序

後學廬陵李廉輯

左氏傳序

晉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氏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

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矣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漢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晉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嶽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匹夫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

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
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或未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
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
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
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
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
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
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
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
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
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
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
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
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
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
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
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程子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
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
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
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
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
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
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
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
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
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
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
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
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
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
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
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
可復也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
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
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
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
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

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
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
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
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
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
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
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
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
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
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
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
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
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
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
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
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
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
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
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
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
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
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
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胡氏進春秋傳表

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
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
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
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
以尊周為名而仲尼因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
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骫斂益張然後陪臣執
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消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
之大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
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
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
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
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
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
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
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
加脩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

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遊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終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爲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粤自熙寧崇尚釋老莊之學以虛無爲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後心益縱至于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詔旨輒不自揆謬竭所聞脩成春秋傳三十卷十餘萬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鑑天人休咎之符發賞罰是非之實懋檢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叙邦經永康國步

陳氏後傳序略　宋樓鑰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著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閒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蜀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卑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伐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功微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然不於其前則於事端餘習錄而已矣此皆先

儒所未發然傳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舉祝鮀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旨謂君子曰者蓋傳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發而知其瑕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記終篇多無傳疑有佚脫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辭游前後二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一書其間尚有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春秋諸傳會通凡例

後學廣陵李廉輯

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陳氏張氏六家為主蓋六家皆全書故也

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范甯注及正義與疏並不參用它說庶不誤引用

一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謹按之下蓋以無全傳難並列也

一所編本欲並見諸傳異同故凡繫釋經無大舛偽者皆錄其有倍禮傷義決不可從者略疏於謹按下而辯之

一其三傳有難繫於經文下而有關於經者別附錄庶不紊雜經注

一其三傳義理異同者略疏其是非於謹按下大率多以胡氏為主皆依先儒成說並不敢臆斷

一此經大緊在屬詞比事故於例之異同事之首尾或詞同而事異或事異而詞同皆通經提掇大意使前後貫通一事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並用先儒議論

一所編諸傳務欲撮其精要故未免裁剪刪削然所去皆浮詞至於確實之語無一字敢棄其注疏中間有一句一字之精者亦采錄無遺

一經中地名人名等有關經義者注之餘不錄

一經傳中制度合考究者並詳考於謹按下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一

毘陵進士李廉輯

杜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杜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陸氏 [illegible]

隱公

[illegible]

杜氏 [illegible]

元年

杜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春王正月

杜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也故經主
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也以義月加王於几入一家
也正次王王乃春門字乃聖人【陸氏】以夏時運周月以
位法其制非曾史之悟文矣周之寬與也西謂
之史言時昏夏時如季春出火季秋謝火川身前於未
仲冬敢暘木之禁是小言月皆周月如陳諸二月召時
二月不言春多乃五月甲命六月不言夏之類是也未
有以夏時冠周月有以夏時疑得月則潛史此古者諸
侯無秋史至東述後闕有為史不推改元又改皆矣夫
子時春秋角寡月書時以見嘗史每正月書ㄧ以有周
正蓋尊周【陸氏】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季暘氣明主在
而異當也三諸為天統為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
建子即以為春山且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以啟云三
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狩周正也地化爾正也人
事之紀
夏正也

〇春王正月三傳皆無明文左氏以正月考建子
得之必而略於春宇之義制代以一指東方為春
得之實而時於正月之文至谷學削皆無論莫其
丞宗下曰武冬祭也春與之志不時之抄以春為
建寅之月然亦未嘗明言之儒意什氏諸儒則直
以周王春為建子之月矣至宋諸以始有三代政
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經子以書敘書春為曰天
時以主義則是千一月本非春但學人虛直春序

於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而朱子
亦閏春故月發乃書史之書文而四時之序則孔
子之嫌意知此誠乃夏時周正二義者行而不特
逝由有不主朔氏者以為史建之後天子不論時
月簇閏不春正彬故意元以體以十一月為春夫
子裡而書之以界豈之汝舊天紀此亦陳氏之意
也其說無緣不司從但如記氏說則經有不書月
而小書時敢又誠有事興特等而月之疑矣闕陳
氏用劉當說則月於時龍博其明內益武王役月
時就改十一月為春也宋于又曰據今周孔有王
月吉ㄧ炎其說魏是元改作春下月且論疑可通
令備載陳龍說于下〇【□】陳雷傳日冬全之節
瀋氣若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湯叔上通
就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湯氣巳至天此已交
人陳為王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錢近世斯
安氏氏所謂月穀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是世親
朔陳說則周時與月皆未常改此四字乃聖人新
意令亦未載狩為之說備録以侯如者〇【□】前
瀆律曆志周師初後以殷ㄧ一月戌子實月後三
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乇股孫戊午二了
八日滅孟津明日己未冬卒正月二十就日爽申
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殷野此懷武成秦皆日
月特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哉商之日即改月
而史說書為春也，【□】謝氏是先然年也人已

以德數費天下始於是年與元氣遊育萬物不異
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正始月仁人君以政率
天下汝天下始於是月故年之一月謂之正月有
德然後有政甫并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
正起
月

【附錄】不言【左氏】職也邇假攝君政不脩即【公羊】何以
即位位之禮故史不書于棄不言
即何成公曾也公說乎謝而反之相若為反之桓桓
幼而貴於乃乃升邇明隱公本無受闕之必故不書
即位亦以【疏】公以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之亦君之
起其漢也不識為公將以讓相亦汲和之乎曰
不【胡氏】湖君齋年改元必行告親之乳果史事說時
正事以書即位之事而學公猶為黃仲定削之
也古者諸侯遠世讓封則內必有於求齊位土因安
之天子則ㄧ必有以稟令隱公內不也鵝果先君上
不畀申於大乎諸大夫援己以主而自言為是與爭
亂遠端乃莫執吠忙起也春我首雖啖趙以明大法
父于君民
之論正矣所謂諸大夫叛隱而左之之說則是而母
【□】公革子以母貴之說非卒梁責隱公將先君之
以子賞賁相則是然又不知隨公之弟亦非父命
邢志以說己見附｜【□】胡氏謂始創春秋計二
也左氏

公內不承圖於先君乚不寧命於天子則不書即
位邑雖閏位四穴是也乃於奉弑立相則隱無父
命祀穴客死於者則君無又申閏有子殺ㄧ以復
图閏父之亂則閏復皆無父命雖無父命又不請
於王故前其即於不子其為君也此與猶皆書之
壽｜內書入何義文被稱繫來乘無主命而於說
子出承國有名得書即位谷曰乎謂唯王即位是
也由與書乎同生昇策也執君可義柄宣二公乳
論失正則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定之即
以在穴月不司不謂皆將前并常財此
【附錄】五始二【公羊】邇予者義之於春者四時之始王
敘之義者受命之始于月若政執之始公
即何著一屬之始春秋以元之氣可天之端以天之
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拉以諸後之即
生王克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詔不假即位故
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撰不得為政故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著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
故先言春而其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諸成其化
故先言元而後言王者同日非見相須而成乃天
人之大本萬物所勞不可不繫也三月二月皆南
王者二月殷之正三月更之正月王者存三王之
騰讀號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繼師法之義撰撰
之孔於是可
得而闕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師卒

[illegible]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纂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夏五月莒人入向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無駭帥師入極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纂疏 [illegible]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爲皆前月晦蓋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三月不當有庚戌宜十年四月丙辰七年六月癸卯皆前月之晦也然正月晦而冠以二月者盡交會之正三主於朔今雖未朔而著之北月所以正其本亦據成十七年卜月主中而係之十一月也敢前月之日而諸以接月故不得拵論以不得拵晦知并二月晦也今按拵甚說甚明而具於宣十年四月丙依下汪天己己在丙辰晦之下月之上推寺義例當見閏月則又直以寫本月之晦皆註不合要之徐說疑但谷梁說於宜十年下不兩牽除說以并之逆成一義月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前書我丹廿八年即位在位五十一年桓王立左氏以爲賓壬戌赴以

遠侯日說諸達至不喪亦告往令不雖父位其平

〔胡氏〕春秋十三王桓襄臣景簡志崩志葬趙告及譽莊會之也平惠定崩志崩不不葬赴嘗不會也信須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書化諸侯爲天王服献襄丹當以所閏先後南齊主崩周人來計而楚公葬應葬不書而自見矣胡氏不書葬之說本社氏

〔公羊〕以夫子不記葬者夫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經作君氏

〔公羊〕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氏何譏世卿也卿非礼也

〔穀梁〕君子矣其來

〔胡氏〕尹氏天子大夫也譏氣貝下其本內其辛絶之拵爲周諸乱家父所制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代與立子朝以舍奔葵智以氏書志也卿非礼爲無報也或同由謂非礼賞家者奉何以非孝曰功臣之由世其祿由之官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也可廷往以奉賢也敝其官當擇官不擇人由後之稱棄與能衆處猶下持大如報祿所莫非人主孫立而無致國不亡辛亦春敝於周書尹凡武氏然蔑之子矣嘗書奉友仲遂皆志其非也公羊子此說必內所交矣

尹氏之爲天乎大夫公谷皆同而左氏經文書君氏卒遂以爲隱公之母声子也官隱公不敢皆正君之礼故不敢備礼於其母不赴于諸侯不冊乎姑所以不言處不言夫人不言葬不書赴精爲公故書君氏以別凡妄也張氏以爲於義例皆無所蔑故胡氏不取

〔穀梁〕春拵書氏有武氏從氏公羊皆以也卿胡氏則以崔氏爲宰族皆奔此義稱異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此來求之始

〔左氏〕王未葬也

〔公羊〕武氏天子大夫之詞也乎王喪在殯

卜未得行其崩命之賻於家宰所以弔也族又不曾不氏王喪致令有求賻直文以示不敢其拵武氏子何義父辛子未命而賻爲大夫抱

〔穀梁〕以不書使當喪未君也喪事無求求賻非礼也何

〔穀梁〕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胡氏〕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於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衆也君取於亡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譏天王之失道也經書求者三武氏子毛伯皆以當喪未君故不書使十五年家父之求車雖射王者然諸侯不貢車服所求非所當求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公会夷與自子馬篤父乞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于於殯使公子馬魯公子出曷于鄭諸公卒孫公即位日我不日諱則書日慢則書時政名政不名者會盟則將於敢書聘問鄧盟於嘗歲來書書盟聘問而無所經賵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頌乃甚史而不辛者也諸俟曰書大夫以卒邦君而書卒者周室東述諸侯於志事有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幸天以正王法因其告與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

〔胡氏〕外諸侯卒國史承人告而徒者或

〔穀梁〕宋殤之爭端於此司四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六年取長篤八年盟元丘之穆鄭又挨齊書以都始因宋殤己馬之一念大接巳爲敖公羊曰君子克然公羊不責穆公之已矣而反責宣公之莊穆宋

年來殤會晉伐鄭鄭齎伐家其冬宋寘長萬而不衞成十年于防中末舊鄭其之并鄭然亦之也宰至與夫見拔然居止家之禍宣公爲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地○齊僖公十一年

〔左氏〕尋盧之盟也盟在春秋前于法則非常也有矣姤敵於民而民被盟始穎歃礼說周書之丘未之達也而有志其者以是爲非常與爲公之也乎故凡書

〔胡氏〕齊鄭合也特相盟不書公聞於天下之故然後書宮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寫之天下之無伯齊爲之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侯之合書齊離以志諸侯之敢是書救之始禁也夫子作春秋於隱担非之賢祿鄭多精筆焉於襄昭定哀之宗惟齊多特筆焉

〔胡氏〕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也常事也於聖人之民未誥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人作誓而民於時周人伐會而民詰礼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美焉諸侯來吉會盟則書而不俞者而有之於天下

[illegible]

癸未葬宋穆公

[illegible]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illegible]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illegible]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illegible]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illegible]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illegible]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宣公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一

隱公

廬陵進士李廉輯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氏 [illegible]

夏四月葬衛桓公

[illegible]

秋衛師入郕

[illegible]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 宋人取邾田[illegible]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螟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氏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氏 以報入郛之役也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左氏 更成也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秋七月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滕侯卒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夏城中丘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貴者也[胡氏]不兄弟先公公之
者以其弟凡於不以屬其貴若有也年分比書公先子公
書以之先孫母書蓋鑑兄師其尊
之母同書以先孫師弟茅為之年
不於貴事行他故語大唯勘形偏下
得我兄其若非聖來跟與子元傑
以事茅友蓋以仲人盟乃我哀年之
屬其若會綠為交於成并氏耶泰私親
遇責罪之乎加真年十克尊二鐵篤說不之以年之齊狄欽馬
貝若凡義有說子來年於大十定之支之又大嗇之時早之齊亦
之義其名貴以年其禮也
同傳之不等文廿二蓋此公其
公母明而書肯不
弟其以蘭年而貴
先書母弟以於之
分子公先公矣之
不此經言胡宣文孫敎子光流鬪
大書焉遂私曰氏傳書之
擅不而人春來使行
成其同謂而盟者侯
...
秋公伐邾
宋以加罪
主矣安邾未盟
之故加罪
小人書見
[胡氏]
...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公羊]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胡氏]
...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胡氏]
...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胡氏 [illegible]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族。○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三月癸酉，大雨[illegible]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illegible]平地尺為大[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illegible]

挾卒。

（公羊）[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夏，城郎。

[illegible]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三

桓公 [illegible]

廬陵進士李廉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illegible]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illegible]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illegible]

秋大水 [illegible]

冬十月 [illegible]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滕子來朝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程氏 [illegible]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氏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公羊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 [illegible]

穀梁 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家氏 春秋書會言其所為者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左氏 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秋七月紀侯來朝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蔡侯鄭伯會于鄧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九月入杞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我入之也

胡氏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

【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公會齊侯于嬴。

【左氏】[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illegible] 左氏 杞求成也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 既者何盡也 穀梁 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會齊侯于讙 [illegible]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有年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 書時禮也 公羊 狩者何田狩也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葬陳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illegible]

大雩

[illegible]

螽

[illegible]

冬州公如曹

[illegible]

六年春正月寔來

[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蔡人殺陳佗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紀侯來朝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氏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四

廬陵進士李廉輯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illegible]

秋伐邾。左氏 [illegible]

冬十月雨雪。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此王朝……十一年……十五年……四年……[illegible]

十年春王正月。【胡氏】……[illegible]……故易稱……

庚申，曹伯終生卒。【穀梁】……[illegible]……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公羊】……[illegible]……【左氏】……[illegible]……【胡氏】……[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氏】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羊】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illegible]……【胡氏】……[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左氏】……[illegible]……【胡氏】……[illegible]……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公羊】……[illegible]……【左氏】……[illegible]……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氏】……[illegible]……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穀梁】……祭氏仲名，……[illegible]……

[illegible]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illegible]

公會宋公于夫鍾。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正月。

[illegible]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illegible]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illegible]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illegible]

公會宋公于虛。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illegible]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illegible]

丙戌，衛侯晉卒。

[illegible]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illegible]

三月葬衛宣公

[illegible]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illegible]

無冰

[illegible]

夏五

[illegible]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illegible]

乙亥嘗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乙未天王崩 [illegible] 夏四月己巳

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許叔入于許

[illegible]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 [illegible]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行惡而三人俱敗事之[illegible]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于曹

[illegible]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illegible]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illegible]

冬城向

左氏 [illegible]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氏 [illegible]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左氏 [illegible]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 [illegible]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癸巳葬蔡桓侯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氏）宋志也。[illegible]

（張氏）[illegible]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氏）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illegible]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公羊）何以不書日？[illegible]（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左氏）[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四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五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單伯逆王姬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公羊 穀梁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姬歸于齊

[illegible]

齊師遷紀郱鄑郚

[illegible]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illegible]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illegible]

秋七月齊王姬卒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illegible]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illegible]

夏四月葬宋莊公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五月葬桓王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illegible]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公次于滑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illegible]

五年春王正月。

[illegible]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illegible]

秋郳犁來來朝。

[illegible]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illegible]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illegible]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illegible]

冬，齊人來歸衛俘。

[illegible]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illegible]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illegible]

見也而後[illegible]

秋大水無麥苗

[illegible]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illegible]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illegible]

甲午治兵

[illegible]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illegible]

秋師還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illegible]

傳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六

廬陵 進士 李廉 輯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illegible]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二月公侵宋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三月宋人遷宿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〇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illegible]

秋宋大水

[illegible]

冬王姬歸于齊

[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illegible]

夏四月〇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illegible]

經書外大夫出奔二十五於宋萬出奔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齊人殲于遂

[illegible]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illegible]

夏單伯會伐宋

[illegible]

秋七月荊入蔡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氏 [illegible]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左氏 [illegible]

鄭人侵宋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於此

冬十月

[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張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秋荊伐鄭

左氏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邾子克卒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秋鄭詹自齊逃來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冬多麋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有蜮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十月○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夫人姜氏如莒 左氏 [illegible]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莊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illegible]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illegible]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附錄

[illegible]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illegible]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 [illegible]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 [illegible]

夏五月

[illegible]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祭叔來聘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夏公如齊觀社

[illegible]

公至自齊

[illegible]

荊人來聘

[illegible]

公及齊侯遇于穀

[illegible]

蕭叔朝公

[illegible]

秋丹桓宮楹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illegible]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illegible]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illegible]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illegible]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illegible]

大水

[illegible]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左氏〕〔胡氏〕〔公羊〕[illegible]

郭公。〔左氏〕〔胡氏〕[illegible]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氏〕〔胡氏〕〔穀梁〕[illegible]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illegible]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公羊〕[illegible]

伯姬歸于杞。〔穀梁〕〔胡氏〕[illegible]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穀梁〕〔公羊〕[illegible]

冬，公子友如陳。〔左氏〕〔公羊〕[illegible]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穀梁〕[illegible]

[illegible]

曹殺其大夫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illegible]

冬，杞伯姬來。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莒慶來逆叔姬。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杞伯來朝。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會齊侯于城濮。

胡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illegible]

冬築郿。

[illegible]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illegible]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illegible]

[illegible]

夏，鄭人侵許。左氏 [illegible]

秋，有蜚。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城諸及防。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七月，齊人降鄣。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齊人伐山戎。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illegible]

夏四月薛伯卒

[illegible]

築臺于薛

[illegible]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illegible]

秋築臺于秦

[illegible]

冬不雨

[illegible]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illegible]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illegible]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illegible]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子慶父如齊

狄伐邢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七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八

後學廬陵李廉輯

閔公 [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齊人救邢

【左氏】[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亂故是以緩

【穀梁】[illegible]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illegible]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冬，齊仲孫來。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辛丑公薨

[illegible]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illegible]

公子慶父出奔莒

[illegible]

冬齊高子來盟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鄭棄其師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八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九

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在位三十三年。

廬陵進士李廉輯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楚人伐鄭

左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 [illegible]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楚人伐鄭。

左氏 [illegible]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遂伐楚，次于陘。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許男新臣卒。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illegible]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illegible]

齊人執陳袁濤塗。

[illegible]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illegible]

八月，公至自伐楚。

[illegible]

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

[illegible]

葬許穆公。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illegible]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illegible]

杞伯姬來朝其子。

[illegible]

夏，公孫茲如牟。

[illegible]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illegible]

鄭伯逃歸不盟

[illegible]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公羊 [illegible]

冬晉人執虞公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六年春王正月

[illegible]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小邾子來朝

張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曹伯班卒

胡氏 [illegible]

○公子友如齊

左氏 [illegible]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illegible]

鄭伯乞盟

[illegible]

夏狄伐晉

[illegible]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illegible]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illegible]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 [illegible]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其[illegible]殺里克之事三傳皆同胡氏兼用之[illegible]

附錄 公羊 晉事[illegible]

秋七月。冬，大雨雪。

公羊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八月，大雩。

公羊 [illegible]

冬，楚人伐黃。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春秋會通卷之九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

進士廬陵李廉輯

僖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左氏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胡氏 [illegible]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附錄 左氏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 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illegible]

穀梁 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illegible]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illegible]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illegible]

秋侵鄭○冬蔡侯肸卒

[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夏五月，日有食之。

穀梁 [illegible]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冬，宋人伐曹。

[illegible]

楚人敗徐于婁林。

[illegible]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illegible]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illegible]

夏滅項

[illegible]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illegible]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人 楚人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 [illegible]

夏大旱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冬公伐邾

左氏 [illegible]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illegible]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illegible]

秋楚人伐陳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illegible]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illegible]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illegible]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illegible]

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illegible]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illegible]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illegible]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illegible]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illegible]

[illegible]穀[illegible]曰楚[illegible]能也而并及以是滅之罪矣故特書其爵而不名也以見楚氣同惡而以人名人而不名[illegible]

秋詩秋之[illegible]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言圍[illegible]伐[illegible]其用[illegible]百姓若草木[illegible]不[illegible]之甚也

全[illegible]不言其用[illegible]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氏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全　以為[illegible]者[illegible]不為[illegible]以[illegible]取穀[illegible]已[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僖公　　　　　廬陵進士李廉輯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illegible]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左氏　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乙巳，九月八日。

左氏　責無禮也。

全　[illegible]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　[illegible]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氏　[illegible]宋地[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illegible]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illegible]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illegible]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illegible]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illegible]

陳侯如會

[illegible]

公朝于王所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illegible]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illegible]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illegible]

壬申公朝于王所

[illegible]

[illegible]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諸侯遂圍許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 [illegible]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illegible]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illegible]

秋大雨雹

[illegible]

冬介葛盧來

[illegible]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illegible]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illegible]

衛侯鄭歸于衛

[illegible]

晉人秦人圍鄭

[illegible]

介人侵蕭

[illegible]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illegible]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illegible]

公子遂如晉

[illegible]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illegible]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illegible]

附錄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illegible]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illegible]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illegible]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illegible]

[illegible]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illegible]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illegible]

晉人敗狄于箕。

[illegible]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illegible]

乙巳，公薨于小寢。

[illegible]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illegible]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二

進士廬陵李廉輯

文公 名興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在位十八年

【左氏】文公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僖公薨文公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左氏】註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也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

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未葬而書即位別三正之始明踰嗣之正喪成儀以聞自始之亦

此乃國君明分制之然禮繼曷朝麻實繼案以行事事畢然後乃喪王【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公羊】即位者告稱臨群位也國君也世所於初喪必會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錫始嗣之義一年不二君

故不改焉拜前定位之朝繼晉民禁公不可曠年無君教不特於三年畢喪之後命年春之月乃書年之時禮

之中也禮子六君哀自官總巳以祈於冢宰三年訓告寢瞻群臣周有者行之禮矣按商書諸大冢元年伊尹

詞于先王見禮而告朝之者也百官諸乙聽於冢宰冊猶而臨群廢之諸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

嗣王朝見喪從吉之諳也康于時成王方禮未成服洪用鑑肯入守賜命誠以康王釋服麓大而即告簽矣

【陳氏】曾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群臣之禮被僅猶闕

僖未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〇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氏】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 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公羊】【穀梁】同左

【胡氏】九崩荒辛葬人道始歎之大變不以得化爲常事而不書其武失孔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以則有

前而小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〇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毛伯伯寄衛字者後寫王卿也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傳

十年王錫字從命亦其以也【公羊】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此文人知即位功未定而錫之非

孔也【穀梁】禮有受命无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氏】諸侯然喪入見則有錫誠時來朝則有錫龍散

不所懷見有錫錫策圭璧因其然喪入見而錫之皆也禮所謂喪甲以七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錫冕主鄭然後

歸見已車馬實錫因其載朝而錫之若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錄示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

黼是已矣弓旅矢因其獻俘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罷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錫鼓既殺一

朝事之是已今文公錫山喪制未卑非命見繼朝不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來錫命非正也

【陳氏】三錫命說已見以元伴此除據封氏以爲諸侯初即位天子錫以命者如侯就信者之類公羊以

爲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王備斛之賜卦氏揖之晉武公以請命于王而詩人

有子之衣玄且吉之錫証之則公十亦傳之故胡氏取禮與黼冕圭璧之執然後其義始備

晉侯伐衛

【左氏】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

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師圍戚敗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牙之孫

【左氏】拜賜命【公羊】不爲與聘書者寄錫貢大子不以喪夫故不讓也受

公即位未嘗請命天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高氏】高郭強氏曰文

衛人伐晉

【左氏】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

而謀罩命吉之道而失事伯之孔故國失月邑身見執辱稀孔達恭人

【陳氏】春秋寒国伐伯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使斯遂弋昔亦侯有後弋晉皆我欒於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故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註】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凡

鄭不書八後而春秋書人夫信不服告訪剝已李故據尹書史成文而之讒卿已服於趕泉之鄲

【陳氏】內大夫特書以知侯五殺會晉侯于處行父會齊侯陽殺歸父會齊侯子殺婦父會楚子于休叔

弓會楚子于陳亦此為大大特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雖傳於婦父之下不於防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公穀皆作髡

【左氏】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

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

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崇曰信矣冬十月以宮甲圍成

王王楚縊王无【胡氏】書山子殺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覆人情所深駭春秋肆

晉其事故以起問者察所由示踐成也害也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比殺書嘆曰經猶聖人垂訓術書旦鄒郭瑜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illegible]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illegible]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illegible]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illegible]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傳）[illegible]

雨螽于宋。（傳）（穀）[illegible]

冬，公如晉。（傳）[illegible]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illegible]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傳）（公）（穀）[illegible]

四年春，公至自晉。（公）[illegible]

夏，逆婦姜于齊。（傳）（穀）[illegible]

狄侵齊。（傳）

秋，楚人滅江。（傳）[illegible]

晉侯伐秦。（傳）（穀）[illegible]

衛侯使甯俞來聘。（傳）[illegible]

左氏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左氏 [illegible]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 [illegible]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 [illegible]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氏 [illegible]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左氏 [illegible]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illegible]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illegible]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illegible]

人以殺三卿不非也[illegible]先氏以為[illegible]殺三[illegible]

附錄 不序諸侯是天下之[illegible]是一國之嗣也[illegible]大夫皆不[illegible]人之謂也

胡氏 [illegible]秋一人之辭[illegible]君無道也[illegible]公子卬[illegible]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氏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illegible]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illegible]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狄侵我西鄙。

左氏 [illegible]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illegible]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二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三

進士廬陵李廉輯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胡氏 [illegible]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illegible]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illegible]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illegible]

冬楚子使椒來聘

[illegible]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illegible]

葬曹共公○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illegible]

夏秦伐晉

[illegible]

[illegible]

楚殺其大夫宜申

[illegible]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illegible]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illegible]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illegible]

秋曹伯來朝

[illegible]

公子遂如宋

[illegible]

第五二年 … 二十八年 … 十年 … 五年 … 十九年 … 七十年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illegible]

……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氏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公羊 郕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胡氏 [illegible]

杞伯來朝

左氏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illegible]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 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公羊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 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illegible]

夏楚人圍巢

左氏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左氏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左氏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穀梁 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胡氏 [illegible]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左氏 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 稱帥師言有難也

胡氏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

左氏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

[illegible]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秋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illegible]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illegible]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illegible]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illegible]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illegible]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 [illegible]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宋子哀來奔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illegible]

十有二月齊人歸子叔姬

[illegible]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illegible]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illegible]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左氏 [illegible]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 [illegible]

諸侯會于扈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附錄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公至自穀。

[illegible]

冬，公子遂如齊。

[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illegible]

秦伯罃卒。

[illegible]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illegible]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illegible]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illegible]

冬十月，子卒。

[illegible]

夫人姜氏歸于齊。

[illegible]

季孫行父如齊。

[illegible]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三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四

廬陵進士李廉輯

宣公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稽也而諱國如此亦不待而貶絕私惡自見者也不然以
打父之勸勞恭儉相臣之君死而無私所當必能見者其也君不遂名
等與晏嬰之[張氏]文公而行父次之在官之誅則者之公使之子矣為
矣嬰路[illegible]以失讀氏曾曰宣宣非公以[illegible]意立起之反不能立胃命者此先故事遂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左氏]
胥克之子正[illegible]甲之古甲趙之子十二年不肯之父[illegible]年三秦河曲之
君正也故也以[illegible]得子大夫不正甲母大夫己肯去其待去夫臣之正年
[胡氏]故近之敢[illegible]為[illegible]以曲所為者當首曲之[illegible]古罪之
命晉當所之國[illegible]晉在於上[illegible]又近置也大夫去告戰之於冠[illegible]
之國則當晉命在於以以[illegible]以
年[illegible]弘於[illegible]寄于寫立故故也胥克甲甲
公放門此者寄河有以得之古甲甲
子御而矣當首曲罪為[illegible]并[illegible]趙之
招二成故國上擬又近置也大夫子
良此上旅穿治吏不正毋大夫不十
三年侵國其軍國告非去夫己肯二
年晉為以於門之於矣其待去騎年
[illegible]子公甲後放子之謀司大於故三秦河
[illegible]于[illegible]父戒見而呼者冠夫以正年曲
之州[illegible]昭也晉者諸[illegible]而當於也侍
八　致[illegible]貶[illegible]猶官[illegible][劉氏][八年]
之司也丹[illegible]殺[illegible]是放衛討[illegible]能秋之[illegible]惡
也也若[illegible]不者以[illegible]云之而不之討所當必自
[illegible]不講其故[illegible]趙立用[illegible]反諸誅能見
[illegible]其遠於罪之身[illegible]何胥命即為則者以者
之故不於[illegible]無也[illegible]猶克者此之知公其也
罪胥甲正子乎罪[illegible]何曰先放事使之子君不
其甲命乎而云也[illegible]言無辜胥也齊矣遂類[illegible]
之父則奉自[illegible]　[illegible]去與甲　[illegible]　[illegible]名以

公會齊侯于平州[左氏]
[illegible]齊[illegible]于公[illegible]于[illegible]之州[illegible]書以則定不公得位[illegible]後討[illegible]臣立子者[illegible]
[胡氏]
公位會齊之[illegible]秋[illegible]大人以[illegible]而為[illegible]也以求之[illegible]曰[illegible]不之[illegible]就矣宜會者[illegible]君若[illegible]者[illegible]討[illegible]策之立討所得[illegible]何[illegible]賊以[illegible]存于者[illegible]年之於中[illegible]晉已[illegible]事法也國[illegible]夫子[illegible]未國也然[illegible]無[illegible]安臣見[illegible]我古[illegible]而子[illegible]定[illegible]令之[illegible]既亂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臣[illegible]人罪[illegible]會於[illegible]之
後[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則乎齊與
[illegible]子[illegible]為得天不[illegible]弒
平惡公宣[illegible]甚[illegible]復之而君
州者深公[illegible]也無致會位[illegible]
書[illegible]此以所[illegible]地定
東書會矣其[illegible]仲[illegible]齊[illegible]春公
[illegible]及[illegible]於曹秋

公子遂如齊[左氏]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會
[胡氏]
事[illegible]公皆同
[illegible]門[illegible]拜[illegible]事桓
齊使[illegible]罪成[illegible]情公
生成于行然[illegible]
[illegible]內[illegible]父[illegible]
置文者則而得[illegible]
[illegible]於一不臣為公
出[illegible]以再書不[illegible]
其以[illegible]見者能惡立
[illegible]則其于以為[illegible]之
而[illegible]經[illegible]有[illegible]
人[illegible]矣仲無[illegible]仲
[illegible]成如[illegible]齊[illegible]遂
不[illegible]齊[illegible]從[illegible]主
書[illegible]拜[illegible]之為
于者[illegible]成[illegible]也上
策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君大[illegible]
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命夫而
義[illegible]為以之失有[illegible]
自[illegible]之[illegible]則其以書
見[illegible]也[illegible]介
者此[illegible]出又也[illegible]使[illegible]
也[illegible]人[illegible]遂者[illegible]
直[illegible]臣書[illegible]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氏]
以[illegible]賂[illegible]公故[八年]何以取書邑所以不書[illegible]此

秋邾子來朝[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也也
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之防[illegible]
取[illegible]而公[illegible]討之不大[illegible]
以此[illegible]敢[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後[illegible]能[illegible]春[illegible]
邾[illegible]氏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中[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以[illegible]討[illegible]
[illegible]其內[illegible]致[illegible]者[illegible]
相諸[illegible]有以不[illegible]不以[illegible]以[illegible]
公侯也[illegible]書[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主[illegible]
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以自[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子
以[illegible]也[illegible]先書其[illegible]矣[illegible]利[illegible]取[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書邑之
[illegible]年後已之[illegible]矣[illegible]氏[illegible]首[illegible]為[illegible][張氏]
[illegible]書又七二而[illegible]一[illegible]于惡人
國又[illegible]十[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公[illegible]乃[illegible]亂[illegible]公[illegible]如[illegible]曾[illegible]以不
賂[illegible]人年也[illegible]此[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言
[illegible]書[illegible]君[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
罪此取之之取　[illegible]主[illegible]其[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大我　[illegible]人至於[illegible]而以者[illegible]取
[illegible]取[illegible]　不以[illegible]於諸[illegible]宣[illegible]齊也授
[illegible]書也故無　[illegible]自[張氏][illegible]而公其罪　之
[illegible]書[illegible]同人同不貶[illegible]
[illegible]當[illegible]討之[illegible]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氏]
[illegible]於宋[illegible]以[illegible]十以五[illegible]年若
[illegible]而宋[illegible]人[illegible]文
[陳氏]
[illegible]故盟[illegible]也[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宋十[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以[illegible]不鄭公
[illegible]年向[illegible]在[illegible]之[illegible]五[illegible]也侵[illegible]宋[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宋[illegible]人子[illegible]公盟
以[illegible]二盟[illegible]之[illegible]宋[illegible]盟[illegible]曰于
有[illegible]事二十主[illegible]君宋言此以于君陳[illegible]晉
為年[illegible]十三[illegible]分楚之師[illegible]楚晉[illegible]公不又
[illegible]也之遂[illegible]盟[illegible]為[illegible]不為[illegible]令不[illegible]足會
[illegible]楚不[illegible]年八[illegible]後在不師乃[illegible]宋[illegible]與
[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伐[illegible]楚[illegible]陳義[illegible][張氏]也侯以宋五
宋[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十也[illegible]楚安[illegible]于[illegible]人年者
[illegible]年[illegible]以[illegible]事遂[illegible]侯之
[illegible]矣而[illegible]中[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無[illegible]晉之國侵[illegible][胡氏]于為[illegible]
言[illegible]楚[illegible]之[illegible]中以[illegible]楚[illegible]伐公
[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楚[illegible]討[illegible]也
者[illegible]楚[illegible]能[illegible]書其[illegible]宋晉
矣於[illegible]事[illegible]義晉之[illegible]公[illegible]及[illegible]
言[illegible]也矣宋乎為也而之取晉[illegible]
遂[illegible]　罪書不鄭人[illegible]

晉趙盾帥師救陳[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宋[illegible]善也[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秦師伐晉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楚子伐陸渾之戎

[illegible]

夏楚人侵鄭

[illegible]

秋赤狄侵齊 ○ 宋師圍曹

[illegible]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illegible]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 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illegible]

秦伯稻卒

[illegible]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illegible]

赤狄侵齊 ○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illegible]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八年春公至自會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戊子，夫人嬴氏薨。

[illegible]

晉師、白狄伐秦。

[illegible]

楚人滅舒蓼。

[illegible]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illegible]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illegible]

城平陽。

[illegible]

楚師伐陳。

[illegible]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illegible]

夏，仲孫蔑如京師。

[illegible]

齊侯伐萊。

[illegible]

秋取根牟

[illegible]

八月滕子卒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illegible]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illegible]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illegible]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illegible]

宋人圍滕

[illegible]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illegible]

陳殺其大夫洩冶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四

宣公

廬陵進士李廉輯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 [illegible]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 [illegible]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 [illegible]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 [illegible]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 [illegible]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 [illegible]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 [illegible]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師會狄于攢函。

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illegible]

楚子圍鄭

[illegible]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illegible]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illegible]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illegible]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illegible]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illegible]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冬，蝝生。

[illegible]

成周宣榭火。

[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illegible]

秋郯伯姬來歸 [illegible]

冬大有年 [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illegible]

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illegible]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illegible]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illegible]

秋公至自會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侯衛大子臧[illegible]陽穀[illegible]

[illegible]

公伐杞

[illegible]

夏四月

[illegible]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illegible]

甲戌楚子旅卒

[illegible]

公孫歸父如晉

[illegible]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五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六

盧陵進士李廉輯

成公

[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illegible]

三月作丘甲

[illegible]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illegible]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illegible]

冬十月

[illegible]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illegible]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illegible]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

[illegible]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illegible]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

[illegible]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左氏 公羊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

[illegible]

乙亥葬宋文公 胡氏

[illegible]

冬公如晉 左氏

[illegible]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

[illegible]

公至自晉 胡氏

[illegible]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

[illegible]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仲孫蔑如宋。

傳 [illegible]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傳 [illegible]

梁山崩。

傳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辯疑 [illegible]

纂 [illegible]

秋，大水。

張氏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illegible]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張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纂 [illegible]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傳 [illegible]

纂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纂 [illegible]

取鄟。

胡氏 [illegible]

傳 [illegible]

辯疑 [illegible]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 [illegible]

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illegible]

壬申，鄭伯費卒。[illegible]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illegible]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illegible]

冬，季孫行父如晉。[illegible]

晉欒書帥師救鄭。[illegible]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illegible]

吳伐郯。[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曹伯來朝

[illegible]

○不郊猶三望

[illegible]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illegible]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

[illegible]

冬大雩

[illegible]

衛孫林父出奔晉

[illegible]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illegible]

晉欒書帥師侵蔡

[illegible]

公孫嬰齊如莒

[illegible]

宋人使華元來聘

[illegible]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illegible]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illegible]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illegible]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illegible]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illegible]

衛人來媵

[illegible]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illegible]

八月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氏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illegible]

定城中城 [illegible]

附錄 左氏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illegible] 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illegible] 使合晉楚之成。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七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七

進士廬陵李廉輯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illegible]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illegible]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 [illegible]

齊人來媵。

[illegible]

丙午，晉侯獳卒。

左氏 [illegible]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 [illegible]

成公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成公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illegible]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illegible]

曹伯盧卒于師

[illegible]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illegible]

冬葬曹宣公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illegible]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

[illegible]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illegible]

[illegible]

許遷于葉

[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illegible]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illegible]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illegible]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

[illegible]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illegible]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

[illegible]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如奔齊召叔孫豹使不書至……[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illegible]

【張氏】[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氏】[illegible]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氏】[illegible]

【陸氏】[illegible]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陸氏】[illegible]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illegible]

【張氏】[illegible]

九月辛丑，用郊。

【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張氏】[illegible]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氏】[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張氏】[illegible]

不易……能服……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illegible]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左氏）

[illegible]

楚人滅舒庸。（左氏）（穀梁）

[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左氏）

[illegible]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左氏）（穀梁）（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齊殺其大夫國佐（傳）

[illegible]

公如晉（傳）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

[illegible]

[illegible]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傳）

[illegible]

八月邾子來朝（傳）

[illegible]

築鹿囿（傳）

[illegible]

己丑公薨于路寢（傳）

[illegible]

冬楚人鄭人侵宋（傳）

[illegible]

……[illegible]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 [illegible]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氏 [illegible]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八

廬陵進士李廉輯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在位三十一年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illegible]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illegible]

九月辛酉天王崩 [illegible]

邾子來朝 [illegible]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 [illegible]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胡氏 [illegible]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 左氏 [illegible]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illegible]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illegible]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氏 [illegible]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氏 [illegible]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illegible]

叔孫豹如宋 左氏 [illegible]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 [illegible]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左氏) [illegible]

公至自晉。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公至自會〇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

[illegible]

附錄

左氏

[illegible]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叔孫豹如晉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左氏

[illegible]

葬陳成公

左氏

[illegible]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〇冬公如晉

[illegible]

陳人圍頓

左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五年春公至自晉〇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

[illegible]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illegible]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氏 [illegible]

秋大雩

左氏 [illegible]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 [illegible]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公至自會 ○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illegible]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 [illegible]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 [illegible]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 [illegible]

秋葬杞桓公 ○ 滕子來朝

左氏 [illegible]

莒人滅鄫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 [illegible]

季孫宿如晉

左氏 [illegible]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 [illegible]

七年春郯子來朝

左氏 [illegible]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 [illegible]

小邾子來朝

左氏 [illegible]

城費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 [illegible]

八月螽

公羊 [illegible]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 [illegible]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左氏 [illegible]

陳侯逃歸

[illegible]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illegible]

夏葬鄭僖公

[illegible]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illegible]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illegible]

列以大夫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illegible]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illegible]伯者猶且之[illegible]此[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公自至晉。○莒人伐我東鄙。（左氏）[illegible]

秋九月，大雩。（左氏）旱也。

秋，公子貞帥師伐鄭。（左氏）[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晉侯使士匄來聘。（左氏）[illegible]

九年春，宋災。（左氏）[illegible]

夏，季孫宿如晉。（左氏）[illegible]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左氏）[illegible]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

公羊

穀梁

戍鄭虎牢

左氏

公羊

穀梁

左氏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

公至自伐鄭

附錄

左氏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 [illegible]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 [illegible]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至自伐鄭

[illegible]

楚子鄭伯伐宋

[illegible]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illegible]

公至自會

[illegible]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illegible]

冬秦人伐晉

[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illegible]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 [illegible]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氏 [illegible]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 [illegible]

公如晉 左氏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氏 [illegible]

夏取邿 左氏 [illegible]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氏 [illegible]

冬城防 左氏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氏 [illegible]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illegible]

己未衛侯出奔齊

[illegible]

莒人侵我東鄙

[illegible]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illegible]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

[illegible]

人于成。

左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穀梁 [illegible]

已蝕矣 [illegible]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邾人伐我南鄙。

穀梁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胡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illegible]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illegible]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illegible]

冬邾人伐我南鄙

[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illegible]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illegible]

秋齊師伐我北鄙

[illegible]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illegible]

曹伯負芻卒于師

[illegible]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illegible]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illegible]

何

【左氏】[illegible]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公羊】[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季孫宿如晉。

【左氏】[illegible]

【附錄】[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illegible]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冬，葬齊靈公。○城西郛。

【附錄】[illegible]

【左氏】[illegible]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illegible]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氏】[illegible]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氏】邾人驟至[illegible]

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illegible]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氏】[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張氏】[illegible]

叔老如齊。

【左氏】[illegible]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左氏】[illegible]

廬陵進士李廉輯

襄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拜師及取邾田也。[illegible]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穀梁】[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張氏】[illegible]

夏，公至自晉。○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illegible]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胡氏 [illegible]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氏 [illegible]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氏 [illegible]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氏 [illegible]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氏 [illegible]

晉人殺欒盈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齊侯襲莒 左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氏 [illegible]

仲孫羯帥師侵齊 [illegible]

夏楚子伐吳 左氏 [illegible]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 [illegible]

[illegible]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 [illegible]

大水 公羊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illegible]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 [illegible]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 [illegible] 張氏 [illegible]

大饑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 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公至自會

[illegible]

衛侯入于夷儀

汪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左氏 胡氏 [illegible]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 [illegible]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illegible]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胡氏 左氏 [illegible]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氏 [illegible]

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氏 [illegible]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氏 [illegible]

晉人執衞甯喜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氏 [illegible]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左氏 [illegible]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衞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仲孫羯如晉

秋八月大雩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胡氏 [illegible]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 [illegible]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 [illegible]

杞子來盟

左氏 [illegible]

吳子使札來聘

[illegible]

秋九月葬衛獻公

左氏 [illegible]

齊高止出奔北燕

[illegible]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 [illegible]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氏 [illegible]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 [illegible]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illegible]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illegible]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十九

廬陵進士李廉輯

周景王四年

昭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三十二年。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illegible]

胡：[illegible]

附錄：[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三月取鄆。

左：[illegible]

[illegible]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illegible]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左氏] [illegible]

秋，小邾子來朝。[左氏] [illegible]

八月，大雩。[公羊] [illegible] 冬，大雨雹。[穀梁] [illegible]

北燕伯款出奔齊。[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 [illegible]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氏] [illegible]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九月取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illegible]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 [illegible]

公如晉

左氏 [illegible]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 [illegible]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氏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穀梁 [illegible]

秦伯卒

[illegible]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氏 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左氏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左氏）[illegible]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左氏）[illegible]（胡氏）[illegible]

秋九月大雩（左氏）[illegible]（公羊）[illegible]

楚薳罷帥師伐吳（左氏）[illegible]（陳氏）[illegible]

冬叔弓如楚（左氏）[illegible]（張氏）[illegible]

齊侯伐北燕（左氏）[illegible]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左氏）[illegible]（公羊）[illegible]（穀梁）[illegible]（胡氏）[illegible]（張氏）[illegible]

三月公如楚（左氏）[illegible]

[illegible]

叔孫豹如邾涖盟

[illegible]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illegible]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illegible]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illegible]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illegible]

叔弓如晉

[illegible]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illegible]

秋蒐于紅

[illegible]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illegible]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illegible]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illegible]

許遷于夷

[illegible]

夏四月陳火

[illegible]

秋，仲孫貜如齊。

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哀十七年楚滅陳。[illegible]

冬，築郎囿。

[illegible]

十年春王正月。

[illegible]

夏，齊欒施來奔。

[illegible]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illegible]

[illegible]

戊子，晉侯彪卒。〇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illegible]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illegible]

[illegible]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傳 [illegible]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illegible] ○大蒐于比蒲 [illegible]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illegible]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illegible] 傳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illegible] 傳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illegible] 傳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illegible]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illegible]

公如晉，至河乃復。

[illegible]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illegible]

昭公

[illegible]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illegible]

楚子伐徐。

[illegible]

晉伐鮮虞。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illegible]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illegible]

[illegible]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illegible]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illegible]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illegible]

公不與盟

[illegible]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illegible]

公至自會

[illegible]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葬蔡靈公

[illegible]

公如晉至河乃復

[illegible]

吳滅州來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illegible]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illegible]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illegible]

許氏曰昭公以來儀圖皆齊高(?)……[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illegible]

夏蔡朝吳出奔鄭

[illegible]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illegible]

冬公如晉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

廬陵進士李廉輯

昭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氏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illegible]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氏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公羊 [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公至自晉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己亥晉侯夷卒 ○ 九月大雩

左氏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氏 [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illegible]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illegible]

[illegible]

秋郯子來朝 左氏 [illegible]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六月邾人入鄅 [illegible]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 [illegible]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 [illegible]

冬葬許悼公

公羊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年春王正月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穀梁 [illegible]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

蔡侯朱出奔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一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

京師新京王室亂

[illegible]

八年

[illegible]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illegible]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illegible]

冬十月王子猛卒

[illegible]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 [illegible]

晉人圍郊

左氏 [illegible]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婼至自晉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秋八月大雩

左氏 [illegible]

○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葬杞平公

左氏 [illegible]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左氏 [illegible]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illegible]

有鸜鵒來巢

[illegible]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illegible]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illegible]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左氏 [illegible]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公圍成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氏 [illegible]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其氏而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附錄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 [illegible]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 [illegible]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illegible]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illegible]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

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illegible]

十有二月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夏吳伐越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一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二

廬陵進士李廉輯

定公

[illegible]

元年春王

[illegible]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illegible]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illegible]

九月大雩

[illegible]

立煬宮

[illegible]

冬十月隕霜殺菽

[illegible]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illegible]

秋，楚人伐吳。

[illegible]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illegible]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illegible]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illegible]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illegible]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illegible]

杞伯成卒于會

[illegible]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illegible]

劉卷卒

[illegible]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郢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夏歸粟于蔡

[illegible]

於越入吳

[illegible]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illegible]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illegible]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illegible]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illegible]

大雩○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左氏】[illegible]

九月大雩

【公羊】[illegible]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illegible]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羊】[illegible]

【左氏】[illegible]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illegible]

【陳氏】[illegible]

[illegible]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 [illegible]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左氏 [illegible]

從祀先公。

左氏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陳氏 [illegible]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

[illegible]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illegible]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二

廬陵 李廉 輯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illegible]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illegible]

晉趙鞅帥師圍衛 [illegible]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illegible]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氏 [illegible]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illegible]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氏 [illegible]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illegible]

叔孫州仇如齊

左氏 [illegible]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左氏）[illegible]（穀梁）[illegible]（公羊）[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左氏）[illegible]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氏）[illegible]（穀梁）[illegible]（公羊）[illegible]

[illegible]

秋，大雩。（公羊）[illegible]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左氏）[illegible]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二月，公圍成。（左氏）[illegible]（穀梁）[illegible]（公羊）[illegible]

公至自圍成。[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illegible]

夏築蛇淵囿

[illegible]

大蒐于比蒲

[illegible]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illegible]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illegible]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illegible]

晉趙鞅歸于晉

薛殺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左氏）[illegible]（穀梁）[illegible]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氏）[illegible]（胡氏）[illegible]

夏五月辛亥郊（公羊）[illegible]

壬申公薨于高寢（穀梁）[illegible]（左氏）[illegible]

鄭罕達帥師伐宋（左氏）[illegible]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左氏）[illegible]

邾子來奔喪（左氏）[illegible]（公羊）[illegible]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左氏）[illegible]（穀梁）[illegible]（公羊）[illegible]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illegible]

辛巳葬定姒（左氏）[illegible]（公羊）[illegible]（胡氏）[illegible]

冬城漆（左氏）[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四

哀公

[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illegible]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illegible]

秋，齊侯、衛侯伐晉。

[illegible]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胡氏】[illegible]

【張氏】[illegible]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氏】[illegible]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illegible]

【張氏】[illegible]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氏】[illegible]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天命矣中失而外獲本乎而未得此當之季由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illegible]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illegible]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illegible]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illegible]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illegible]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illegible]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illegible]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illegible]

城西郛

[illegible]

六月辛丑亳社災

[illegible]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illegible]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illegible]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illegible]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illegible]

夏公會吳于鄫。

[illegible]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illegible]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illegible]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illegible]

吳伐我

[illegible]

哀公

夏齊人取讙及闡

[illegible]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illegible]

薛伯寅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illegible]

夏陳轅頗出奔鄭

[illegible]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illegible]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

[illegible]

公羊

[illegible]

穀梁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

[illegible]

胡氏

[illegible]

公會吳于橐皋

左氏

[illegible]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氏

[illegible]

宋向巢帥師伐鄭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螽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illegible]

夏許男成卒 ○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illegible]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illegible]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四終

至正辛卯仲冬
虞氏明復齋刊

春秋師說三卷附錄二卷

（元）趙汸撰

元至正二十四年休寧商山義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

春秋師說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嘗師九江黃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
經疑義十餘條以歸。已復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
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
自也。汸作左傳補注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
丘明杜元凱爲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
秋須先識聖人之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
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爲文十餘通、
以見虛辭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
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汸本其意、類爲十一
篇。其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澂二序
及行狀附錄於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
春王正月辨、筆削本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
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
食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蓋即所謂爲文十餘通
者。朱彝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
惟賴汸此書、尚可識黃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
書、得見胡瑗之義者矣。

春秋師說題辭

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九十餘■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殊而反覆論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患易春秋二經作傳說又多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又多傅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真若所得未完而遽為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復撰為章與文之乃指出諸經說以示學者俾其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涵養既正久而不差而舉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弗勉乎汸自弱冠即往拜先生于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顓愚不敏往來館下數歲無學慮之一得焉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有所啓悟請益益至則先生棺矣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為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汸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恐後之君子舜沒身而已歲在戊子八月既望門人新安趙汸敬題卷端

春秋師說卷上
論春秋述作本旨
論魯史策書遺法
論三傳得失
論古注得失
春秋師說卷中
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春秋師說卷下
論學春秋之要
經旨舉略

王正月辨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春秋指要
附錄上
思古吟十章
六經辨釋補注序
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序
附錄下
黃楚望先生行狀

論春秋述作本旨

新安趙汸編

前漢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澤謂此篇敘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旨大概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此說尤當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諸國之事應書于策者先告命於廟然後書如此則除君命之書其餘簡牘之書則皆在大廟西壁東序之則亦其例也據此言之則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書簡牘本末若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必備則魯之有史以孔子是聖人欲秉此幾說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孔子請君命安可備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猶與大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春秋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禀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夫子見周室紀綱廢墜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者迭興其勢浸強桓文有輔翼周室之功然為善不盡身弱天下計其一時之盛雖若可觀然大抵尚且一時詐力不足以善其後是故齊之伯也釋晉之弒君之賊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廢矣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

召天王于溫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其後以後雖數世爲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縱篡弒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迨其末世遂至趙盾起而晉靈見弒已至於是韓趙魏智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成田氏得志於齊而篡弒之惡已著魯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權陪臣執命推原其故霸者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霸不討弒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昭昭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嗚呼齊晉之事既已其被而來者猶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弒君從者消亡風俗頹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聖人憂焉遂[illegible]經近則傷於時義雖有復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以不獲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權以濟其慈仁以行其權用大智而天下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亂者莫不敢懼心服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振綱常於一朝舉萬倫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不振至孔子時微弱已甚孔子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託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以周之法而治周之諸侯彌吾觀聖人春秋於周室常有尊周之心而於文王周公舊典必相若將見之其心於周室至矣學者當虛心以求聖人則庶幾有以得聖人之心而後春秋之正說可得而存也

史經筆削之後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從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隱公後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

禮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隳矣
義幾於漸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號令諸
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處常者易與而處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
是看春秋之要孔門高第惟顏曾得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
子亦頗知通變游夏雖高第都恐未及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正
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透徹公穀實未之思
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法雖高下各有依世之學
春秋者貴未知其為一貫也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漢故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說三傳皆
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近時說者則以為夫子春秋非用

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備事記錄止如今人之編日記簿相似
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時某月
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是惡其以無罪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
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故聖人之意以
恩錄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二子故此是變
例如此看方稱得聖人之心若說聖人止備錄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
皆可為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皆見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
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為宰相此說固是然亦偶遇可
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
可無例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
又傷己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於
名犯分之罪其更適有陳恆弒簡公之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亂

亂於既往遏亂賊於方來乎所以雖已致仕不敢憚煩特書其事沐浴
而朝告於三子請正討賊之義魯之君臣雖不從然亂臣賊子始知所
懼而後討賊之義例始定然事雖不行而為惡者已知所懼惴惴焉亦
惟恐人之議己是夫子一告之頃已足以匡天下之亂矣此沐浴告君
所以為二百四十二年討賊之義例也

陳恆之事魯君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衆加齊半之說蓋聖人德義雖
孚於人於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
情與強弱之勢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脩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
是此書成於年歲間而孔子沒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
以泛然視人想必夫子沒後弟子方見之

論魯史策書遺法

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也惟三

傳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韓
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得魯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

凡告策書諸所記注多依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時史法尚嚴為史
官者亦只以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
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
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胸中權度
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為得體夫子春秋只
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

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
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成周以來所無魯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

綱而後怪譎百出弑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似已蕩然分崩離
析然一合於古老而史法始與中經載矣若非聖人删修之則二百四
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譎亂雜而無所折中矣天下後世安所取
正哉

凡史官書事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是
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爲罪然此罪亦已應
誅矣至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使逆[illegible]之罪其趙亦當與知
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illegible]尚難以自明况旣而不誅則盾與
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爲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爲從父
是固不可得而末減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盾亦爲正卿亡不出境反
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弑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穿罪自
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春秋以前禮法未亡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會[illegible]
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宮廟之禮諸侯卒葬朝會[illegible]
知此詳略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之
法亦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
無不書即位是元年之始禮之常事之本然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
王賵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卒此不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
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可相比類則[illegible]
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illegible]
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illegible]
知宿知莒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怨[illegible]
此豈不看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好亦多是强說而已

讀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illegible]

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
史者事也經者理也[illegible]
書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二者[illegible]
考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illegible]史官[illegible]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弟子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illegible]
再傳而爲公羊高穀梁赤[illegible]者則得事之情實而[illegible]
高第弟子則不見[illegible]實而往往以[illegible]義理則間有可[illegible]
多說[illegible]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說[illegible]
亦無所授也[illegible]而義理間有可[illegible]
[illegible]存而[illegible]也況未[illegible]大公至正[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則春秋之道何由而可明耶
左丘明或謂非左丘名明者傳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以爲非[illegible]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illegible]
春秋[illegible]國史[illegible]始可筆削[illegible]
國事已[illegible]
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不當[illegible]也又[illegible]
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illegible]史官者則亦[illegible]
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之不行若志於此其作此經蓋[illegible]
何以如是之[illegible]夫子[illegible]於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
[illegible]是以[illegible]而夫子得以筆削也[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之所以正[illegible]
[illegible]未可知也[illegible]

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學者則雖高第亦猶未能曉若在史官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本末者大有逕庭矣故切獨妄意從杜元凱之說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雖識見常才及然聖賢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豈國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人文字或以爲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自是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麗靡爲高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猶是鄒魯之學經漢初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於學官最後大抵其文字近古而學者當耳

後漢書成於范曄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竟與三代之文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意度若以爲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長平城下甚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後來方一見是此時將軍之稱乃著耳

臘字考字書別無他義只是臘祭耳從獵者蓋取獵以祭義秦始有臘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爲有天下之稱也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可信哉韋昭謂古東字音尺蕩無居音其說皆類此

戴宏序春秋傳授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據此則公羊氏五世傳春秋若然則左氏是史官又世其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理或當然

穀梁如蔡人殺陳佗問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弒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聽得來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北略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是有傳授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公羊襄公九年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他如此類甚多此乃不見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据

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爲楚人此執一偏之說而未嘗虛心以求故也凡作史必須識大綱領周雖微弱然爲天下宗主故當時作史必須先識周事其次莫如晉楚國大而各有所屬若得晉楚之事則諸國之事自然易舉矣然晉楚之事詳於周者蓋周室微弱其令不及於諸侯而事權皆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也他國如齊如鄭如宋如衛事亦最詳蓋皆晉楚與國亦同姓多附晉楚大國宋是先代之後衛是兄弟之國交際之分深故事亦最詳也如秦如吳事頗略後來吳事稍詳者蓋以吳大侵陵中國而與常與之會盟故也左丘明作傳以明孔子之經若不博采諸國之史則此傳何由可成今卻以爲載楚事詳遂以爲楚人其亦未嘗深求其故故見其可笑耳今止以晉楚之事言之則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及適孟屈建公子圍爲宋之盟均載晉楚之事無偏之間多與晉而抑楚而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其與諸國盟會事最爲多而謂楚事最詳其亦不思之甚凡疑左氏他說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辯也

說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間豈無真實若能略浮誇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者亦自不少也學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譏左氏而深於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曾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爲攝而不明其所以攝
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
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獨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雖是失禮
然須是有王命然後可以成其爲夫人所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將娶之時已請命于天王之故此事雖
亦失禮然乃是爲桓公之地以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又據左氏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如此則惠公已立桓
公爲太子隱公之立不過承父命攝以奉桓安得謂之讓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爲夫人然惠公前已娶孟子孟
已薨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兩適又雖同姓娣又非是待年
於父母家者時宋人蓋要魯以爲夫人魯之娶仲子蓋已先告於天子

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當貴
貴與隱母不同此雖失禮然却是事之情實何休以爲隱母是左媵桓
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此亦非是隱母乃是繼室母是失禮甚者
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
而俟桓長得繼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又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
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隱公豈
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爲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魯此何故也
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
內有國人歸繼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讓亦未敢遽奪之也而況
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爲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
導隱公爲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者失
開卷第一義最識者也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
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達禮之論而亦不知當時事情儒者生於後

世而追論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達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與見
當時國人之情知惠公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
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爲能遵先君之命則自
不敢如此說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
導人爲不義此說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皆掃盡矣故
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
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爲斷然未嘗詭激而拂事情
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深達禮
經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爲譏世卿說春秋者往往從其說而深闢左氏之妄謂以
爲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凡策書之法告則書使
今果是尹氏則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蓋
天世卿固當時之常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商亦皆世祿

微者亦連隱德者必彰不然用世家百世卿之辭於周末人情亦皆
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說然春秋治姓名紀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某之
周之世卿則書曰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古策書之體其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是實書尹氏名
某既是周之卿卿爲何官與魯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發載於魯之史官
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知其爲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魯嘗與
先君惠公有盟會故來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曰二百四十二
年策書之所書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其
以別同姓若魯昭公娶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爲重若
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則必曰某官某卒若曰某以
尹氏而不稱名則決無之若曰赴本以名而已魯史因氏以識世卿
則是夫子始變易赴告策書之制也

事[illegible]國史[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多[illegible]
之說本非皆必書不見事實而傳者[illegible]所擇實深矣
既見左傳事實則當依據而斷[illegible]說者乃更捨三傳之事以釋經如尹
氏卒夫人子氏[illegible]也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當此者所以譏
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
弊亦非勝朧書一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
哉所謂夫人子氏卒者穀梁以為是隱公之妻不知左氏據國史子氏
實非隱公之妻所以知其非隱公之妻者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
為君故史不書即位隱公之妻[illegible]公亦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若
承父之志為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却以夫人禮喪其妻又況惠公
即無為子娶宋女之事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後娶仲子以其為國
君故也隱特攝乎耳何得與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說者[illegible]者皆據左氏
事實不當更駁他說所以知尹氏當作君氏者此蓋[illegible]文法[illegible]曰君

之母夫人某氏云爾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
書是以略其文而書法如此所以知夫人子氏薨者為是桓母者[illegible]
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猶在仲子薨書於時臣下皆以君位當屬
之桓公故隱公攝以待桓公之年長而權為此三傳所通知則仲子之
卒理應書之更無說而不書之理若據公羊以為是隱母穀梁以為
是隱妻則仲子之卒不見於經是隱微然自以為君而黜桓不得為繼
國矣若據左氏則惠公末年失禮再娶而生桓公未幾而以遺
命使隱公攝而俟桓之長隱攝之明年桓母卒隱將成桓之為君故其
桓母之卒用夫人之禮及免喪則考仲子之宮而初獻六羽焉此其為
可信可據蓋由公穀不見國史未免附會後之學者既舍左傳則
有所以擇去其害義者豈可苟從不根之說以濟亂聖經乎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若據經文有何意義於為左氏始
得知經文乃是罪衛肯凡左氏有益於經皆此類

春秋難通者不一只如單伯送王姬經文與三傳亦不同一以為[illegible]
姬一以為逆王姬又據左傳則單伯是天子大夫據二傳則單伯是魯
大夫魯使之逆王姬也此一事經傳皆異但左氏見國史則魯實嘗
伯嘗[illegible]周大夫耳然書單伯送王姬在前書築王姬之館于後郵又似
是單伯逆王姬為是逆而復築館焉然事亦似有此春秋所以難說及
思之積二十年然後知左氏經傳為是此處頗有曲折留以為諸生
學者辨難之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此杜氏之失也不稱姜者
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
以淫亂於魯又之偏而君[illegible]因然於亡魯不能容出孫于邾其可
其[illegible]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所討[illegible]理然則權其宜當屬之
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為過凡左氏之失類此於其事却可據不同[illegible]
而變[illegible]所[illegible]左傳者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
譏以妾為妻穀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說不同當以左傳為是二傳
揣度不足據也按左氏哀姜私乎共仲共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共仲弒
閔公故哀姜孫于邾齊人殺之而以其尸歸故僖公立而請其尸於齊
以葬此皆事之情實見于經傳者與有血脈但夫人雖得以禮葬然於
禮典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享於廟因致之于莊宮
左氏識其非禮者為其不當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也實
不在寢者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絕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聖人所
以正家道禮垂訓于後而僖公以區區之仁違禮犯義厚則厚矣柰至
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甚完不可更從他說
左傳[illegible]事首尾皆實惜學者不知其不備致學者多疑之若曰趙

[illegible]一般爲却又只[illegible]之殺例也[illegible]
爲政而別不曾討賊則趙盾非[illegible]而何此等處雖欲不信左傳亦不
可也若許公只據經文則當得免於弒君之罪如此却出脫了多少
惡逆之人澤於此等處用工數十年甫乃得之須俟一部春秋重刊
旨成而後其說乃定今固未可盡發其機也
左氏罪在崔氏之說澤數年前稍解悟之以爲甚皆及後番然既有所
悟然後知其謬乃在澤不在左氏然則讀書而不深思乃率意譏
古人大不可也
公羊傳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曰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
止也公羊此處有斷制亦是得稍善不宜轉而凡春秋殺雖明若甚密殺
穀梁傳殺其大夫泄冶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澤謂穀梁此例則不知楚
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晉
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別此

春秋所以難說
春秋所以難明者蓋春秋是事易傳此諸公同居一家[illegible]來之重[illegible]
近忽爾[illegible]傳[illegible]春秋列國事皆[illegible]傳聞者[illegible]諸[illegible]偽或[illegible]
好惡即無其實如[illegible]野人之流蓋不一而足也公羊穀梁所[illegible]之事
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一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間却有老
師宿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辯之亦易也較之左傳[illegible]
有本末宜可以發明聖經則相去天淵矣
春秋當時可考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而三傳去聖人之世已多異同如
晉[illegible]公不言即位左氏公羊以爲[illegible]而穀梁以爲[illegible]不正三者[illegible]
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爲隱公之母二傳以爲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
一以爲惠公妾母一以爲桓母仲子一以爲隱妻隱公之妻據使三世母
妾不辨汩亂人倫說春秋之最緊要未有甚於人倫不辨者僖公八年禘
于大廟用致夫人一以爲立妾母爲夫人見廟一以爲哀姜有罪既[illegible]

不得入廟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與享一以爲僖公立妾爲妻因禘而
廟見若此一事或以爲生或以爲死或以爲妾母或以爲妾妻或以爲
適母哀姜其間非無正說但爲曲說所亂耳
據凡例考國史該三救人名之類此左氏有益於經學大義正名分君
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相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
經
公羊名義亦多如七缺之類不可廢所謂七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隱
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澤舊未見此說却頗與之合
兩漢去春秋[illegible]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問左氏曾見國史
否曰[illegible]卿精又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
曰左氏[illegible]又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
此二說一傳以爲左氏見國史但義理未明公穀大義正却未見國史
此言最要切又蘇子由教人讀左傳只是據其事實而以義理折衷此

不異爲時言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論古注得失
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雖不盡有
此自前代經師旅相傳授所以可信而學者開口只說杜預是晉內夏
外夷尊君卑臣如事物名件地理遠近風俗古今之類皆置不問如此
則馬往而不疎詳乎所當見一家解救務窮救晉次于雍榆前以爲其
實非不惟忌於救若澤解此事便須先考究雍榆地屬何國去晉若
幾江幾何凡師出暴[illegible]所經過之國皆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又當考
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今經皆大書諸侯救晉而獨曾遺豹次于雍榆
曾得以遲延不救爲罪是學者若稍其則必居坐視者皆可[illegible]矣
其非經旨決矣
推[illegible]

人却去了義字只說元凱以例說經亦可歎也
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經旨處然穿鑿會却少如說春
秋二字云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如說東宮二字杜氏却云
太子謙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他人於此等處必不取然深却取之
者以其說簡實亦大有所包含非穿鑿之比
杜元凱信左氏深亦只是信左氏但不信公穀有不同亦只是處之
其中間却有大相遠處杜年四十時周正之說已分明至四十五六春秋
忽大有所悟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杜氏遂分春秋之事
以類相從推之以合此五者然不知有一事而備數義杜氏蓋未之思
也凡此皆拘滯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此是予忽也予忽正也世子則明當為君明當為
君則突之彊暴篡奪可見矣杜氏以為貶忽非也

杜信公夫人姜氏杜氏以為是齊桓公兄弟同出于齊僖於傳則僖公
即位之初距齊信之後四十年矣元凱何不思之甚耶若以為是齊桓
公女則於適母家姜為姊父子同娶於齊義亦恐無此理若以為是齊
桓女則於事體無嫌何故經傳皆不載其事又況齊女未有[illegible]
父之難則僖公不過庶公子耳彼豈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
太廟用致夫人說者遂謂立妾為妻其說固甚矣夫妾者齊姓僖公既
未嘗娶于齊何故有姜姓娣姪立以為妻乎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于
天子自魯昭公始則昭以前皆須請命于周無立妾之事又傳稱自桓
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兩無其禮如此則謂僖立
妾致廟以告廟見者皆非誣罔之甚哉曰然則此夫人姜氏兩書于經
[illegible]之也曰去古既遠雖無明文可據然以當時推之疑是子糾之女可
[illegible]妾在僖公[illegible]為庶公子年長故得聘其女焉事既在前
傳無由得見然則姜氏固[illegible]但僖公却又[illegible]

[illegible]文字[illegible]之會[illegible]世子以禮公弟[illegible]
[illegible]此固無明文但以胡文定推
[illegible]若春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
求經旨若不得其事之實而遽欲評論是非則雖杜氏之詳密亦不免
失經旨也
魯十二公惟莊公成公是適妻所出莊公經傳皆見成公則經傳皆無明
文但據杜氏以穆姜為成公母穆姜是宣公夫人則成公當是適然經
既不書成公之生則杜氏之說亦未可據也又陸氏作晉穆十二公惟
成公不書母氏蓋經傳無所據故也然又有說春秋諸侯會盟征伐多
故設令是適長而始生之時君或在外亦不得行舉子之禮此又以事
情知之
說春秋如杜預范寧[illegible]傳精詳盡猶是推究書法有所滯也[illegible]特識見尚有
未到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此意何休最好異
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豈應張大其事今其釋
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
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
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說亦只謂孔子書
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為冬故書狩夫以
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
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據周正以解公羊
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可異論之一者又按何氏云經等於春不書
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
始則無不終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
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
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

拏持變亦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觀何氏此說怪誕穿鑿且無得其於春秋之經六譏孔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說春秋者據此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為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爲齊所數見以不納子糾爲內惡夫仇讎可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賊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鄙忍之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思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鄭嚴討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得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

滑許鄭君之說雖或未備然大抵卻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說春秋者不同況氏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說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室莊常在其中卻如何說夫魯欲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為國人所殺則魯之何欲逞怨於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豈惡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哉已屬其而致其爵矣及讎人既而自罹於禍國內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亂則亦庶幾可以雪恥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春秋師說卷上

春秋師說卷中

新安趙汸編

論唐宋諸儒得失

周末及秦漢間用刑刻急士多習文法故說春秋者往往流為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繩臣下唯知奇刻而已其於經旨安在

史記趙世家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說者謂太史遷之說以說春秋則輾轉流誤經旨無可通之期且形容行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諸儒說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於是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為時所尚故歐陽公說趙盾事皆不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歐公攻此疑左傳為作僞之首而專攻左傳者常佐佑其說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併其所長而棄之嗣伊川於公羊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敢

左氏而併不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說

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啖趙所得實在此然則學春秋者宜寬於待傳而勿論而惟於左傳一事以求聖經此最為切當無疑可得要之皆矣義明先儒之論大義今皆指為虚詞毋乃矯枉過其實自唐以來說春秋者而遂之新以陽高遠之新日勝則經旨常明矣而春秋益無定論乃更盡廢三傳併與經之時月皆以為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虛解將使學春秋者無其聰明而專務鑿空矣蓋亦寡要之說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然明會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臆度之文亦不能明者

秋者且謂以兵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其許先盟者以是鄭未嘗紀以爲
四國戰而以王爵序先後有紀侯與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爲主乎
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桓公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內三與宋
公會盟及宋公不從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此會鄭伐宋之
本也故武父之盟既畢經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
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如此則紀
自是當與鄭一與國耳豈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內兵以紀爲主乎安
傳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宋爲鄭
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之言足
可據焉故謂紀與齊讎而爲此戰者臆度之辭無事實也
先儒云春秋者聖人之刑書是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若以此求春
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又曰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illegible]
得與王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言最得其
大綂春秋不可感虛辭當求切實者皆中無主而感虛辭以爲
條矣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然求其切實則與序文不相應爲
經文脫誤錯謬杜氏且如此況其他乎董仲舒說春秋大義皆無
在澤亦止作虛辭看董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其失啖趙未能
謂其失則去經日亦遠矣[illegible]雖[illegible]不近然[illegible]所[illegible]切實[illegible]
聖人所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獨見於當時有所見者也如於杜氏釋正月不
書王云失不班曆此是獨無所見夫不書王者非諸侯也今云不班曆
則是更畏王室之義轉錯誤矣此是求其切實而不得經旨者也所謂
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尊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
本是古今之通義人人所知者未足切要之決今有人能誦此語似乎通
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亦莫知所措矣故凡一切

虛辭之說亂人意者皆中無主也況三傳所載又或以一字以爲
起於春秋說文定諸公多是不書之類則經旨何嘗而可明啖趙發
正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此據數則不勝其誣又或以爲春秋書
有褒則書亦是有此理惟孟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又曰春
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言最爲平正不失之偏所以多取左
氏杜預者以其精乎不甚穿鑿可因以推求然後皆但世人多蔽於舊
之諸人之論不肯深信是以於學其文辭而於經旨無所推明者此
閒於程子左氏可信者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學
者專求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更疑惑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說
得王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是春秋第一義已不在
傳矣若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爲虛妄豈但不可
全信而已哉且三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
先儒說春秋大義雖可觀及考其事則所說多不合聖人之意者豈

儒不曾考書以所以[illegible]與左氏杜預求書法而未得其要
諸家尚有纖悉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未明故其義亦錯
諸儒說春秋大義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者
如傳者杜預是也屈傳伸經者啖趙以之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不
信可知其失矣而屈傳者亦未必皆合於經如曰經文脫漏錯誤之類
是屈經也然不知有未嘗脫漏未嘗錯誤者存如君氏爲尹氏仲子非子
母之類是屈傳也而不知傳之事實有不可誣者
春秋周易二書大旨皆失傳然周易於數義雖未甚明亦未甚害
易所失者象學與象學之傳則無以見聖人精神心術之妙而易之所
謂不測之神者不可得見然而於世教未甚害也若春秋則自孔子沒
大義即乖左氏雖見國史然其外誤亦自不少況公穀乎故春秋一經
開卷即有同異如書元年春王正月公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
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害經之實莫此爲甚其間先

儒之説害義傷教者亦可救歟是春秋雖具存而本旨既失遂無以爲
聖人維持世教之寶而其謬説足爲世教之害者不少焉
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説以爲時不可改其有至以爲
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
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説者以趙岐爲非則是併晦菴皆非
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爲害不細前世士大夫
學問都未見有如此者又見一説以爲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
諸侯正朔稟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婦杜氏王周正月以爲周不曾
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爲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説
妄誕不可辭矣審如此何不去却王字以見明白乎故今説亦一王字
是爲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連則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別無異説惟近代
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説胡文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峯云商周

不改月蔡西山説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云夫
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説起矣
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説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
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
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個行夏之時四個字據今周
註月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
如此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説七八月之間旱乃斷然是五六月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説明白如此
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春秋書甲周正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周月之説
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首主不改月之説亦引商秦爲證
是不改月之説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後胡氏云以夏時紀月然
於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異但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者

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爲證且周亦未嘗改月
時知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
之位乎下所改其外誤所見尚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兼主
以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
爲心而錄在於蔡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
不通古人注釋經謬却不在此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
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明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
嘉穀有者五稼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
莠恐其亂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
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此書無麥者以其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爲
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子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
收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爲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遭水

合併殺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爲異此年不書
大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爲
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謂若以爲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
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經書
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討有無而書若以爲九月無
麥之苗則所書禾事將决不書二不通也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
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況書秋大水若以爲建戌之月
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　麥尚可種豈得遂云無麥
苗乎三不通也
據三傳明周皆改月據豳風則三正之説實具不可破若據周禮則建子
之正以之布政法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若按
史記則周家建子改正之説其明白可以破近代學者之引尚書一章
合今學者看史記則周家改時月自明但一向固向其非如深

候觀戲吏不暇改月
史記秦紀書冬十月故先儒皆謂商周不改月以澤觀之史記年月甚
有法諸公亦看得未詳所以致誤但看年表世書便見史遷書法整齊
曉得其法然後可決春秋之疑也
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
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
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弑君不言
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
忍即位也其說雖正然不及公羊之義精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穀梁
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所以必須以此推校若
孟公羊之義正則胡文定爲世子必請命於王爲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
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說太矯激非正義莊公爲太子嘗告
於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告難

三代蓋已有定例又爲其告喪告葬天子使來歸賵此是禮典如此及
周之衰賵贈錫命之禮雖有遲速或至今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嘗
已在告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皆嘗雖
未受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先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定
於天子矣豈可以爲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天子所削蓋桓公
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爲父死於外子
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爲得文定之說失之太過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以敗爲榮
於非正義又王師尚不諱敗績況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之稱
[illegible]年按此云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書戰也齊戰則敗皆爲國者不師善
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然已是失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
[illegible]乎故書魯不爲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於齊莊公不能復讎又歸人
[illegible]死於敵國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雖於魯魯納之又不肯[illegible]

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帥師來脅以糾請取管仲當是之時魯
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又敗宋師于鄑
則亦何以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之情抑强扶弱實得聖人書法故知
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胡先生曰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
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據此說最爲平正意不執滯蓋在前無
無可通之理及襄既以惡死納糾之事亦已在所可爲糾乃僖公之子
不得稱僖惜魯乃不足以納耳桓公既立以魯納糾之故攻兵互有勝
負兩而爲柯之盟齊魯始平自此之後不當復言讎否則天下無已之罪止
在其身豈可遷怒乎桓與小白俱是僖公之子故柯盟無所譏也
胡文定公春秋傳用穀梁說君多好如子同生只據左氏傳辭明白然正
大其曰此世子也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故言於天子然後爲
世子曾正當之論

趙林少穎曰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之重祭郊社禘嘗
是也由是而推則魯之用禘止行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耳文王即
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經唯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乃於莊公廟行之其
僭禮甚矣林氏之說即趙伯循之說趙氏取禮記斷章澤已辯之於
禮經大典矣今按此禘文王爲所自出而以周公配則實於事不可解
魯自有文王廟謂之周廟其周公之廟謂之太廟今於周公廟禘享
文王則當於周公廟迎文王主以就食於周公以尊就卑以父就子恐
無此理致澤有魯禮以爲不然按禘祫志云周旅酬六尸是迎六廟之主
以就食於太祖以卑就尊於禮爲順實無尊就卑之禮也若曰於周廟
禘文王迎周公以配則禮尚順但亦恐太僭若疑禘于群廟況遍尋傳
記亦無文王廟禘於事學者於此當闕疑安得率意而言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蓋言惟王者然後有禘禘者謂於

始祖之廟禘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不言群廟者以下文諸侯大夫士推之從可知也蓋諸侯則四親廟而上及太祖天子則自親廟而上及始祖之所自出其義甚明非謂止於祖廟祭所自出而群廟皆不與也周公廟自合子孫以祭則謂之禘經書禘于太廟是也若文王廟則以四時專常祀理應特祭若應禘之歲或可迎周公主於周廟以配享文王如此則禮意不舛然魯禘乃愈禮不皆與天子同

先儒謂魯禘非禮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遂以為議禮記曾子問諸侯皆有禘祭是時祭之名周始爲諸侯禘祭而獨魯周公得行此禘者蓋以殷諸侯之禘祭與之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於周不嫌僭此是成王斟酌禮意所以殊異周公然雖用殷禮亦是五歲一脩非常祭之祀其後周室既衰始僭用於群公之廟所以孔子稱魯之郊禘非禮者爲此也郊之非禮是平王時曾請于周天子使史角賜以此禮曰然則何以知魯周公廟禘祭之爲殷禮乎曰諸侯禘祭本是殷禮所以周公之牲是白牡故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是殷牲周公用之騂剛是周牲伯禽用之因此又知魯太廟祀周公伯禽以下皆與此即殷時諸侯禘祭之制周人以其太盛逼近天子故代之以禴禴則從簡薄與不合祭而今當祫之歲舉祫爲鄭氏云三歲一祫若魯則當祫之歲稱于周公此爲魯取異耳然雖是殷禘禮而三歲一脩或云魯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但魯公以下雖皆與祭而禘祀周公則皆降其後諸公始皆用僭

禮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林少穎取公羊之說謂以妾爲妻云致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以公無逆女夫人至之文則知妾媵而立爲夫人致之太廟以當廟見之禮此說恐非是據穀梁惟哀公以妾爲夫人僖公之時猶秉周禮不應全不畏公論而顯然致妾於太廟又齊桓時爲葵丘之盟公之命曰無以妾爲妻豈有如近與所世婚莫如魯又是周公之後公以公然廢周禮違霸主之命而以妾媵爲

妻於魯無此事又古者諸侯娶而後有妾媵所謂一娶九女也今以妾媵爲妻異僖公嘗正娶矣然則僖公果娶何國之女乎據僖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又十有七年經書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然則此夫人姜氏冊書乎經者豈所謂妾媵耶其不可信必矣穀梁人謂僖公曰今妻當毋若以妾媵爲夫人豈所謂今妻乎又傳嘗考哀公以妾爲夫人曰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何獨見禮矣如此則哀公以前未嘗有以妾爲妻者故知當據左氏事實以禘而致哀姜者失禮爲正

林氏曰三傳謂虞號爲諸侯以爲非夫當時諸侯無小大遠近皆與魯有朝聘之交吾事之交與盟會征伐虞號何嘗與諸侯交安得六十餘年未嘗有一事書于經乎周室諸侯唯宋以王者之後得封公其他雖周公太公之子亦不過侯爵虞號何得特封公乎凡國名必取之於其地今三傳虞號只其主曾為諸侯乎然則虞號者何人耶曰天子三公如周公之類也然若於然雖於經無見然左傳謂之號公醜則又何以知其非諸侯乎凡經書滅國必曰滅其國會邑則曰敢其邑虞實號國鄭之滅國而曰滅下陽乎故知下陽者號公之采地非國也不曰晉之言公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故虞亦不云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者夫子之意不忍周室之衰諸侯擅取其地故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猶王敗于鄭而經乃云陳人蔡人從王伐鄭與某戎戰而經不書戰而云敗績于某戎之類也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罪虞爲首惡也此書晉人執虞公者見晉執天子之三公不道之甚矣

林少穎有春秋說數十處然大抵不純其書時日月下皆爲有義其言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皆書日月書日則事叢而無條矣故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

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盟侵伐圍取
天災則雨雹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其
所謂急者何祭祀崩薨卒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
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
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僖公至哀時有不
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當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
侯踰百數書日者最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
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不以日則書不以日告者不可必
其日也以魯國猶有內不克葬者況他國乎或曰葬如來告書葬者據
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葬晉景侯
書葬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在其國時而不月或月而
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者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從其故
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

竊嘗為則以知諸侯卒葬諸侯之例然後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
紀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加損者杜氏
書時月日凡兩篇此論甚當理故錄以備觀覽
黟華先生所以不主於春秋例者蓋一例已自異同而諸家又無定論
所以答門人問云諸家春秋解其往往不及胡文定公春秋解其亦皆不
及知得聖人意思是如此否又謂學春秋者多不曾識得聖人當日如
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日地中得孔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
不如此耳又曰春秋自難理會又曰此生不敢問又門人問春秋一經
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曾見有不得開以
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個王正月便說不去又曰其間極有
無定當難處置都按先生前後答門人之說大略如此所以先生終不
肯解春秋者亦由眾說不齊之故然亦須明先生微意蓋恐說春秋者多
泥褒貶先生之意不欲以褒貶是非為諸家之失孫明復說亦貶無褒

先生則云但書師師伐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與此是欲正
孫明復之失又當時說者尚新奇故獨取啖子由呂居仁說得書平易
不敢過高之失又如定三傳是非使見三傳之失不敢諸家使見諸家
之失此等處亦已分明但當時胡文定公春秋方為時所尚先生若解
此經須是看得聚處完備乃可如此則亦甚難然先生於大意已得之
深何之用工亦大略如先生所說又先生謂左氏見國史事可據者亦只
依據左氏事實別無他巧又謂今日理會此書亦是伊川晦庵為兩
不及者所以自謂是補續先儒未了之工也
春秋所以難說者蓋是去古既遠多失事情然公穀去古甚遠而說聖
已不一況其他乎如魯隱桓齊子糾小白雖歷世大儒亦莫能通其義
穀何休以桓母是右媵隱母是左媵故為說桓母貴是失禮與魯亂始萌
子糾之死則據論語子路問管仲之事夫子未答所問而專論管仲之
功子貢有疑於夫子之言故又問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

能死又相之可謂善問矣而夫子亦終不答所問乃更推大管仲之功
至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言學者疑之而皆不得其說集註引程
子之說以釋疑以澤所見此不過用後世大夫士庶人之禮以定嫡庶
以斷春秋諸侯恐未能釋疑而更增疑耳不知古者諸侯立子自有定
制乃是論其母之貴賤初不以年唯立適而後論年耳故公羊傳曰立
子以貴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蓋其明必如此而後可以杜爭端
定民志蓋故庶子雖長且賢可以為君而適子甚幼未堪國事然猶立
之禮制乃在初適而然非不然也
春秋關係大義最緊切者有二事桓公子糾齊陳佗之是也古人立子皆
須論其母之貴賤諸侯一娶九女皆有一定之班序據左傳齊桓衛姬
之子杜氏曰衛姬亦僖公庶女曰子糾桓公庶兄史記亦同子糾母魯
女既是魯女則位次不卑當在衛姬之上伊川既不信左傳而以年
長斷其當立又不復論其母之貴賤然則適夫人無子而媵妾之子

倘賤並有子而年又長則當立以貴妾之子[illegible]足以見當時禮制[illegible]
然矣夫所妾既多貴賤與子[illegible]
故九女班序之制決不可易聖人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今人用之安
可廢也娣媵之見於經者如齊之二女其一即娣杞叔姬是從娣而歸
亦娣也伯姬歸于宋經書三國來媵則媵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詩曰諸
娣從之祁祁如雲則娣之見於經者又如此何休注公羊之說[illegible]
多矣其中須有上下貴賤少長如無適子而立妾子則各隨其母之貴
賤而不專以年若如伊川以桓公是兄則以桓公為當立而不知非
諸侯立子之制也夫宮闈之制若非按序貴賤之分素定則亦常起爭
階故何休立子之制說春秋者決不可廢也伊川固不屑於此若從則
不過依三傳可據之文拆諸家相意之為於人情若而又別異向上一
夫則如桓公子糾之事亦已明白初不在於辭例傳注而別為之說也
桓公子糾事在春秋經傳甚明在論語則[illegible]未有人[illegible]

論疑為是所謂向上工夫者今且略說蓋古人立子[illegible]長
不是適亦須論其母貴賤如晉人欲立長君趙孟欲立公子雍[illegible]
今既不知子糾之母貴賤已是難斷所以只當闕疑但據穀梁之說公
子糾次說公子小白公羊謂桓公為篡子糾當立為君此[illegible]
又萬子謂桓公殺兄爭國則子糾次於桓應立推其[illegible]
是聖人所以向上更有工夫推到極處則聖人之意自見而論語之說
又子路子貢亦只曉得桓公是簒子糾是君[illegible]論不直桓公所以疑而問
公羊以桓公為篡本文立例以推之謂如齊侯[illegible]
齊侍右媵之子桓母卻亦兩媵之數乃是衆妾之子則桓公是簒[illegible]
公是右媵或左媵之子而與子糾同母相母卻是衆妾則桓公亦[illegible]
若子糾母是右媵桓母是左媵子糾於次亦應立若子糾母是夫人之
姪桓母只是兩媵之姪則子糾亦應立此又是一節工夫[illegible]而更有
夫在深推春秋如推收目皆相似分毫不可差必推到極處[illegible]

人之心然亦有[illegible]推不得處[illegible]如桓公子糾之事非悟則不化
不化則終礙理
子糾之事今更推未盡之說謂如公子遂生稱公子遂死稱仲遂古人
名字似此者不一用此例之則公子糾生則以繫君故卑稱糾死稱子
糾者是聞之而稱子也聞之而稱子亦所以見桓公不當殺兄是恐於
賤妾其同氣又說今子糾是弟則以諸侯之例言之兄殺弟而弟乃是
應立之子則自應坐簒奪之罪今止以死書字例言之則糾之為當立
人所以殺糾者自是有罪若因爭國而殺糾不得享其[illegible]何以
公羊傳曰貴賤相去遠而長者乃立則是穀梁二傳謂桓公是[illegible]貴賤
相去不遠或兩皆可立而獨有力者得之則是伊川謂桓公以兄殺
弟亦其類也所謂兩皆可立者謂子糾若是姪之子而年幼桓公是姪
之子而年長則二人必爭立勢無兩全若論備明之時自應聽命於天
子今天子既不能治諸侯則強者必立弱者必死擇之制不行而公義

[illegible]豈得無所曲直哉今且以子糾立而殺桓公其罪亦然若用伊川之
說推之桓公亦不免罪在王法所當誅若以二傳推之則子糾長而當
立公是篡奪無疑也明者於此詳而察之而又有所悟焉則聖人書法
與明而論語召忽管仲之疑釋然矣
瑕者論里克一事云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為申生伸
冤又讀胡文定公春秋習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illegible]穀梁子曰其君之
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又曰春秋書此以明獻
公之罪又讀[illegible]里克弒其君卓曰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
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illegible]二君不如[illegible]獻公用
荀息為[illegible]假令里克殺荀息只以大夫專殺已是應誅若更殺君之
二子則一身不足以償三罪又何用說為[illegible]不可乎先儒是
要推本獻公殺申生之事申生又是傳太子之人其意欲為重耳奚齊
之地故疑里克可以不死不知事變則情罪在獻公時則為[illegible]

教子弑父絕滅綱常在當時尊卑之時則是繼世之君為臣子所當
容執況前事率澤於三禮其重者尚書周易頗復艱學然猶不敢自以為
能亦不敢多議先儒唯春秋一經先儒亂說遂使聖人本旨幾千年
而不明故不得不以斯文為己任也
公四不視朔杜氏謂十二公不視朔唯此書者以見公疾久且明非詐
蓋當時齊欲與公會而公有疾齊侯請侯公閒杜氏所得其事情
矣四不視朔則不視朔者四月耳明疾愈則復常亦次春秋也而杜註
集註乃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亦似失之太快
嘗見呂氏說楚子麋卒以為楚靈王未嘗弒君故經不書弒此殊不解
事若如此則是左氏妄加人以弒逆之罪使當刪去傳文若干又此一
事不可信則其餘皆可疑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事以為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經
聖人所重在存國唯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處人存亡繼
絕舉與人為善者若以為貶雖未必不通然卻壞了聖經也蓋楚欲滅陳
本以討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為說今殺徵舒而卻縣陳則二子無所
歸是楚食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所歸故經書之所以予楚此是聖
人用意深處當精思之不可只於皮膚上看

春秋師說卷上

春秋師說卷下

新安趙汸編

論學春秋之要

學者言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一
則與當時事意
或問於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朱子亦曰左氏所傳春秋
事恐八九分是又曰三傳唯左氏近之蓋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據
某一得之愚則須全信左氏事實而闕其浮誇與義理錯異處而後春
秋可說此乃簡要切當之言若且信且疑則無益矣然杜元凱深信此
書而亦未見有以踰人者此則理學未精之故今生於河洛考亭諸大
儒之後理學明矣若從此而學春秋更用此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歷
卓然伊川晦菴於此一經乃未嘗有成說者此則不曾用得丘明元
凱工夫之故蓋用得元凱工夫只可到得元凱用得丘明工夫只可到
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到此卻只須虛心
將定經看然後聖人之心乃可得見及其得也則凡一切要妙之義今
論大綱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討論意旨而其事跡亦不過據左氏
見在之文未嘗有所移易去取而義理自然的當精妙今學者合一部
不肯從事而徒過用其心非淺之所敢知也
凡春秋只當以三傳為主而於三傳之中又當據左氏事實以求聖人
旨意之所歸蓋其中自有脈絡可尋但人自不肯細意推求爾
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
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夫子未脩春秋前觀之然
後從脩成而下綱舉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觀之宜乎多所不
通也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也學者當
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然自三傳已有不同難以歸一至于近
代各信所見視三傳甚輕故晦菴先生不信諸家傳註而亦自謂春秋

難說決意不解此一經澤一得之愚以為衆說雜亂難信如鄭康之
言然若遂以為決不可通則亦太過矣蓋短中取長未嘗不可今若於
左丘明杜預上更加向上工夫則考事既詳義理分明亦焉有不可通
之理澤既積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通聖人書法書諸物理
則變變則自然須復其常應諸經要妙不傳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
知之則無如之何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則澤過者五經而君得
其說矣蓋用工既深篤信聖人天理亦有時而復故也

說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說春秋者未之聞也如文公十八年
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卿如齊雖禮公伯
諸侯之時魯亦未嘗如此原其事情雖為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
為立宣公之地且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
八事皆為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時遂之為也一歲之間
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以為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黨

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齊許而齊取濟西田此所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
傳亦復以傳證經也此為說春秋要法

左氏雖見國史識本末然所好惡與聖人異者亦多公羊穀梁大義雖
有可觀而考事甚疎亦非可據以求經旨者然三傳去古未遠一家之
書義例雖不同然猶勝於近代去聖久遠逞其臆見創為新奇一切汎
濫不根之說者故澤於此每用先儒取蘇子由春秋說之意只據左氏
事實而參以公穀大義其衆說不齊者每虛心以求至當之歸豈不可
強通者則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則多在左傳中而
二傳亦時有所益是以不敢輕毀傳註古人有言曰讀書之法務要虛心
勿先以一說横於胸中偶有疑處亦且存留不可遽斷所見如公羊穀
梁之說雖看其事訛錯而義理時有可觀者從之而可疑者闕之之
事既順序而義理亦明然後是非可定古人最可取者莫如服虔杜
元凱元凱於義理雖隨左氏而錯然推校經傳亦最為詳但得其長於左

氏事實於經甚有功學春秋者若不出於此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
敢知也

說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採公穀大義此最為簡要

杜元凱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為有功澤之用工夫略亦
做杜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辨明庶不悖違經旨所謂愛而知
其惡乃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為主然後可求書法能考據事實而不
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記事
之書學者須以考事為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疎矣考事
既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
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史法要考熟書法要考而求合于中前代解經
不通者作例或注如老安熟備文卷雖可照例若其情實何

古人說春秋大意如公羊穀梁所得數條之外則太史公所聞之董生
一段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又如左氏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
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及三叛人名之類皆理明義正春秋大意亦嘗可
知但欲推究精微考論曲暢使學者得之指掌然則前之衆說俱未得其要
究備故春秋一經所以自秦漢以迄于今未得的當之說者正以此爾
晦翁深知其故每答門人以為不知孰為褒孰為貶則又公羊云其辭則
丘有罪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本諸春秋亦未見得聖人許多經營一
凡春秋所以難說者晦翁此言可得其要矣是灼見諸儒之蔽深知
聖經不可徑窺澤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晝夜以思者不過為此
而已大抵先儒非是不曉大意止是推測本原未盡此經傳註已多
只當以丘明元凱為主却要加精思別用一種工夫上泝其源下沿其
流澄心既虛熟本能悟如此而後庶幾或有所得及見春秋本旨之遺
於麟經等書山目觀究成泄挾策以觀大明之升光輝燦然皆兼照焉

而宇宙間雲霧物怪各已消散若所見果能徹則大義炳明而凡書法之訐僻固滯淺陋怪誕之說不辯而自破節而思之雖於民生日用未有日暮水火之益然而教義亦已明白真曠世之奇書也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說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辯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辯既決則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說異端不待致詰而無所遁其情矣

晦翁謂春秋所以難說者如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看春秋便不見得何者是天子所削亦便不見得如孟子所言嚴密之流如此等謂如書弑逆是史所書畢如此聖人所書亦是如此聖人與真史之功何以辯若果無辯則是史所書亦可以懼亂臣賊子何必聖人乎文此推尋方有意味所謂真史所書與聖人同者如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之屬文已如此書者存講筆之法亦必皆然據此則聖人畢竟何以與史異如是推究見得春秋果是難說則始能不泥於傳註却方別下一種工夫庶幾看到的當處習得之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為功今以其書法得著者人稱發其謬說也

凡說周易春秋既看傳註可損要然却精神心術方可若有所得自然觸機而悟其機括亦初不離經傳中但人自不見爾正如周易奇在庫節看自然生出許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見得伏羲布置未當已故凡讀書最難世人只是通其訓詁文義於妙處實無所得漆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慮既極而鬼神通之非妄也

說春秋所以難者緣書法難考端緒亦不一聖人又未易知今說春秋若將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義功未必能知春秋若將一二十年書法通看亦未足知春秋唯其止將一二事詳細推校看到的當不可移易處然後知春秋果非聖人不能作

周易雖失象學春秋雖失書法然經傳中未嘗絕端緒可尋使人自不曾精思力索耳若會見端緒自然合得經旨不患人之不從故周易春秋雖隆高有復之理若禮則本殘闕之文遇有疑難更難考據爾雅傳公居擱凡事諸說紛紛今亦往往不行如爾師帥是也押歐又極無驗至於卒皆無氏此等諸不敢自謂為君所以如此及無駭卒則不可無氏所以始賜之故後來觀無不賜氏之例唯溺會齊師則又都是所以去族非不賜也凡推春秋當如此

凡看春秋當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註腳所謂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須曉卦象爻象使之透徹及至象變動則易之辭自然易曉矣春秋是事亦須考事之本末而昭察其情又須推原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意或則之並則看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繩墨規矩之文不比他經學二經者若知其有經旨繩墨規矩則始可學此二經者若能擇其旨知其繩墨其規矩則雖不下註腳而經旨亦明

溺於春秋乃是史事比量編排計較揣摩於中用心既久始能領悟所以後來說易又較易蓋二書雖不同而聖人之心精則一春秋方嚴而有溫厚者在周易通變而有典常者存圓融以求之則理可得矣普張無學莫書易辭潭脫鉅器及推大軍衝而大雄彼執拔者猶有所感發則潭因看春秋而悟易以經證經豈妄語哉得於周易所以教易者蓋是先於春秋已用過精神心術所以觸機易悟

凡諸經最難通者周易次則春秋書法二禮祭祀大典二者甚難學易以精微隱晦言之則易難於春秋春秋難於禮以歷代事體言之則禮難於春秋春秋難於易然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則餘二者可以觸機而悟也說經欲全通其難如易春秋者要全通諸家傳註取其好者只是指作梯級更於傳註之上別用一種工夫處

心以求勿忘勿助以俟理熟到得融然不可移易則因常推變方是
眞得然後可以旁及餘經不然則因常未化不可旁通也
春秋所以難看者蓋是大意不定今欲如此主張及至入其中又不知
不覺錯了大抵如有千門萬戶之宮秉燭以遊畫在門前巧思者欲之
使知其中曲折深密處若無目力者亦見大槩但入到中間却不論巧
拙皆眼迷心亂矣伊川先生說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唯時措從宜
者爲難知耳時措從宜四字最好似指深者則春秋難知者固是時措
從宜而易知者亦未嘗不是時措從宜也
諸經如詩書大意亦可見其古註及近註不可偏廢周禮則是今辭
俗若不識古今之變則此經實不易曉漢儒先於書於易春秋所得
實自周禮始凡近世疑周禮處必深考註意以發明之使周禮是以
神明亦若有默相之者其後稍得於易春秋蓋以周禮爲之先也然易
與春秋其難易亦不同春秋自三傳已錯去古近者尚如此況去古遠

者乎大抵春秋由先儒各執所見亂說故至錯亂本意漢之所責其經
至精者其求之未得則日夜以思稍有所得則喜得而未快則亦不輟
久而後釋然無所滯礙然後其精者多著於世又安能常經用志
於此久而不極其致哉春秋之最難者以事爲之非易書易學者之比而長
然要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設今不能稍得其所失不亦遠若
春秋則當理是非謀之斷國者遂從而無錯爲害不小如春秋復九世
之讎聖人曷嘗有此意而唐宋常執此一語遂闘兩社稷禍及平民變
則春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
春秋非聖人不能脩蓋是撥亂之書不得已而作所以有許多委曲若
看古書未嘗緣會且在不脩春秋一二可考諸侯之史又存則此時春
秋爭一半工夫所以左氏雖得彷彿者是親見國史故也然其後從横
史皆無可考則春秋自是難識但先儒於易說者亦多矣之
莊公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
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愧然
又如此書此使是難說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識得此關則春
秋甚易說不透此關則雖饒說得好亦多是彊說而已
說春秋須要推究事情使之詳盡然後得失乃見如澤說桓母仲子是
惠公失禮再娶乃是推尋始見得如此所以確然自信不惑蓋據經書考
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若以仲子爲適則正當祔廟不應別立宮若謂母
以子貴則魯十二公非適出者尚多皆未聞爲其母別立宮者別立宮
止有仲子蓋是嘗以夫人禮娶之故特異之也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
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如此則惠公之娶仲子蓋已請命於周室周室知
有仲子所以後來天子歸其賵也如此推尋則知當來仲子歸魯是以
夫人禮聘之明矣此雖失禮然在魯之臣子則不當論
澤方看春秋只是說得事平亦是推得頗盡若推得未盡則斷斷不能
矣如杜元凱亦自善於推尋只是不曾推尋得其微所以實事不通

推春秋之法不一而足間有一見即易知者如衞侯燬滅邢是也有思
而後得者如晉侯敗曹伯衛伯伐晉之類是也有思而得得而不完者
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寧人執虞公之類是也有思而不可得者如顛
倒宋鄭及齊崔杼弑其君光之類是也凡若此類使人從用其思竭天
下後世之精神心術而莫能通其說此所以春秋所以爲難
說春秋者當先以經證經其次引他經證又其次以經證傳又其次
以傳證經展轉相證亦從此入諸書如此則用心密而所證少差或謂
傳不可以證經此則不然夫作傳所以釋經若釋經而無傳又何所據
傳是文案經是結案斷例然亦只是左傳可據其公穀則但據其義理
條書而已所謂以經證經者謂如一時不雨則書時即此便可證春秋
二字齊侯崩王姬便可證單伯送王姬無母之禮便可證考仲子之宮
皆是經自相證也引他經證者如諸侯同盟有周禮可證凡合諸侯有
論語可證是也所以謂之以經證傳者如書葬公子于此有公羊便知莊

圍是從傳文不足信者公使□□內□而後□□書□人弒□公便也
減虐弒之事傳文可據所謂以為諸侯弟者皆欲使以殺太子申生之
故來告殺在先而經書在後者從赴又如狄滅邢衛晉侯召王子般
卒于卒之類皆當以傳文為據經文則有所諱也又如傳稱成季奔陳
而經不書邾只書季子來歸皆當以傳證經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言春
秋矣
讀春秋如公伐齊納糾殺其大夫得臣衛寧喜弒其君剽此等似皆
是看春秋要闕不可不知
凡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要識聖人渾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煩碎之
說皆除去之毋惑傳註而後聖人之旨自明矣既得其當矣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大抵說春秋者太多過則所謂疾之
太甚殆是歟乎則聖人之意自見然必須推究令言盡乃可
說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異如春秋有貶無褒此既

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說自窒礙不可行彼欲得其罪之名而二百
餘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皆可謂之全無褒至如季子來歸紀叔姬
字又稱來歸是書之之辭安得謂以為貶又如晉士匄帥師侵齊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此亦是書其得禮但貶多而褒少則有之然又有褒中之貶
貶中之褒其義不一而足不容以一端論
說春秋當先識大意謂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一君不識大意
而於逐事推尋則其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
孰謂謂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滯若復推究其極則文王雖為周家始受
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諸侯耳文王之殷正朔曷嘗自以建子
為正乎今直以王正月為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時已如此其為教
義之害非小小矣故說春秋易致差錯杜元凱都云隱公之始年周王
之正月此言平正無瑕杜氏於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較之他人則有間
也

經旨舉略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
哀豫凶事非禮也專其寔情惠公失禮再娶仲子為夫人僭用天王命以
為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與惠公並稱蓋王室已嘗名之曰嫡
夫人也然失禮甚矣
考仲子之宮所以得書於經者其義有二始用六佾一也仲子雖非嫡
桓未為君隱公能成父之志故尊桓母別立而作宮又欲以夫人禮事之夫
以定其無舞之數此亦稱有之事二也以此二者故書考宮為嫡母
其母此為嘗在隱公則為嫡母然此事猶有可疑者蓋每五宮既有定
制則舞亦有定數何故至仲子始定其舞數此推尋又必問是否
母未嘗有宮至此乃是始別立宮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也
故其立宮始書其禮與數又佾始書於經則為先君之宮皆用八佾
明矣及仲子立宮乃是創見故疑八佾之舞而問於衆仲初獻六羽也

以其異於先君之宮故可不議其制若先君之宮則相承積習已久不可
輕議故是以猶仲子之宮用六佾焉竊謂此說頗合事情但其舞之
不可見 [illegible]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祊者何
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
之邑焉何休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
故謂之湯沐之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為邑邑方二
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
稟秣而已劉謂何氏止是東方諸侯耳二方伊可知然則諸侯湯沐
止四井而舊方繹者說禮家廢有感於王室微而無復巡守也
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杜氏曰祭公諸侯為天子三

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
禮祭公逆王后未到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玄釋之
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
也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
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
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illegible]
天子親迎之禮終不見明文於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親迎於渭則
文王之初載其時尚為諸侯耳未可據以闢左氏說也記所云繼先聖之
後則凡諸侯亦孰非先聖之後乎[illegible]
滕為先代之後大抵多是聖人之後也為天地宗廟社稷者亦[illegible]
祀天而言耳既用先代禮樂安知其不祀天乎凡此恐未可據以為天
子親迎之證恐古者必有天子親迎之禮至後世不必行耳當考

春秋師說卷下　十

君往往皆是遣卿諸侯亦已皆然當時事體自應如此不可責於[illegible]
況天子乎大抵春秋所載內事多諸侯守宗廟社稷之重君[illegible]
迎之禮自於事體不便禮有因人情而變者故春秋娶女雖不[illegible]
天子諸侯俱遣重臣亦禮之變也又當時天子諸侯其他廢禮者
何可勝計其於此責之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謂矣
鄭伯突出奔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突不正却稱鄭伯忽是正已為
君尚稱世子是明其為正若皆書鄭伯則二君爭國一出一入間無異
事曲直莫辨故忽只書世子則突是篡可知突不成君忽是正主已
成為君故從其實而惡自見然則所忽稱世子者所以伸忽也
桓公子糾之事按程子之說以子糾桓公為襄公之子據左傳則云
桓嫡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按程子以桓
公為兄子糾為弟據公穀及三傳之註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
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古者諸侯一

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立左媵左媵無子則
則取於夫人姪娣夫人姪娣無子則取於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則
取於左媵姪娣故凡立子皆是隨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糾之
母其班序高下雖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為應立其實不可知若其是
非不可輕斷但公羊穀梁去古未遠皆謂子糾應立所以不直桓公至
謂之篡又謂經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是自殺其應立之子又桓公既得
國而猶欲殺子糾若果有應立之道是其所忌若當時桓公果是兄子
糾果是弟桓與糾所爭又為則可用伊川之說子路子貢亦何以無疑今
二子皆以此為問若果當時公論不直桓公皆謂子糾應立桓公不當
殺兄然夫子皆不容所問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則正是聖人妙處不可
以常情者也然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為君之道師傅先君所
設不可執以臣禮律之有君雖則相與[illegible]既已宣力效勞焉[illegible]
而偶殿後已者則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糾之事[illegible]

春秋師說卷下　十一

經又為正不按經文則不見聖人之妙
莊公之功最著於存三亡國而其最難者莫若於存魯慶父既見而不誅
[illegible]
[illegible]
往自夫人之[illegible]
此桓公所以為賢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蕭叔宋附庸國公在穀故就朝於穀而此未
嘗相見故行朝禮程子有從權之說謂其權不對合非也又以叔為名誤
以為字又齊與會遇蕭叔在焉自不得不見又遇禮簡易諸侯相就而
用朝禮簡易而難避遂於理[illegible]
齊仲孫來傳言仲孫湫來省難[illegible]諸臣以私事來惟王人書字[illegible]
[illegible]來實齊侯之命其名氏[illegible]而上
[illegible]

一詩失所繫而止以四字録之所以使人深求其故也[illegible]不
書[illegible]非以其[illegible]時故不書使不書[illegible]不相稱名不稱名則若以[illegible]
事自來義亦[illegible]不知其故若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illegible]
仲孫之忘亦欲存魯[illegible]不書名亦所以[illegible]公終[illegible]能
改過遷善有再[illegible]絶之[illegible]其使[illegible]
義亦矣魯使之便仲孫[illegible]判仲孫歸而魯之存[illegible]如
此其[illegible]大[illegible]者[illegible]聖人獨能之
衛侯[illegible]滅邢[illegible]
之衛當來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illegible]伯禽於魯封其[illegible]
子六人所以[illegible]周公之勳勞乃至春秋時往往為人吞併今邢又為衛
所滅矣邢與魯同出[illegible]周公則邢之存亡於魯其相關[illegible]
公之後而魯不能救[illegible]於天子請於大國[illegible]於衛以復存其[illegible]
為[illegible]之恩[illegible]於世[illegible]

[illegible]也
天王狩于河陽於史當曰晉侯召王今史記[illegible]
直筆也然則[illegible]以爲人[illegible]人未必服何則[illegible]
責之說有所而[illegible]天理之正明君臣之[illegible]天王
狩于河陽[illegible]
法亦[illegible]爲必服可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比於直筆豈不百倍其功哉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illegible]
此等處多[illegible]而文不與[illegible]
蓋此時本已[illegible]陳[illegible]時之諫而止聖人許[illegible]
意而止以入陳爲文又本是先入陳而後殺[illegible]
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使見聖人先正其討賊之義[illegible]實有
所微純齊桓晉文俱利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illegible]

而不問所以食天下之亂是以[illegible]楚子入陳一事特[illegible]此義[illegible]取其
討亂之功而後書其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者以見楚之用師
不過討賊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illegible]不同此皆聖人取
人爲善[illegible]之意所以爲書法之妙也

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illegible]夫子特筆
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
是夫子所改春亦[illegible]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
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論夫子豈不[illegible]一傳及
漢儒之說定以天子春秋[illegible]建子爲正此是尊王第一
義決無[illegible]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遽以之作
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
夏時後來漢武帝[illegible]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

[illegible]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後
桓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於夏正建卯之月則
改時改月甚明
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
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六月乃雨如此則春
不得耕夏不得種[illegible]不入土爲災大矣今此六月是周正建巳之月
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illegible]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饑明是周正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illegible]狩此是子丑之月故書狩也[illegible]
以知周家實是改時改月而主夏正者則謂非時而狩所以爲譏[illegible]
以爲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此只是[illegible]常[illegible]本不應書[illegible]
以書者爲特爲[illegible]故不可強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改時[illegible]此數[illegible]亦自分明其餘亦不足深辯[illegible]二百年
[illegible]

然歷代有損益後之人見前代所紀莫明其三正之義
然同異遂用周正別與其說九三代正朔皆自其爲一代之制以新
之耳目既改月則須改時厯紀年命局朝聘作史者一旦遽用夏
正春秋是時王正朔安可有他說也大抵商周本是錯改時錯改月但
學者皆不肯爲商周認錯若皆爲商周認錯則經旨自然明白矣若周
之改月只以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
爲證聊番其說所據周改時正以行夏之時爲據蓋以建子十一月爲
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此只以聖經之言爲證不須他證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此隱公之元年何以不書即位攝故也君薨而世子立世子幼則國政
聽於大臣攝事而復辟焉古有之矣曰隱公爲大臣乎曰非也庶長而
有先君之命使之攝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
母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爲世子諸侯

國人知之矣則隱公之攝也奉先君之命而讓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
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禮諸侯一娶九女
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
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
得承統然則桓母適乎曰不適曰不適則曷爲而貴之曰非適非媵桓母
也非適非媵是謂再娶再娶者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惠公之
適妃孟子也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其後仲子之歸將以爲繼室矣
人禮聘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隱亦嘗母事之矣隱在而天子求賵婦
賵焉則惠之貴桓母有素矣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則娶
再娶得禮而適庶之分明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而恣其所欲於是
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抑揚而終非臣子所得議於
君父也然則隱公得以奉桓乎殺叔子曰嫌相不正其隱者可謂
子第之國亦適則亦由先君之志斷則斷矣而不違其事之情則亦

之情者也使隱公與桓而自立則是背先君之志而先君之內未爽而爭
其所愛推而遠之復令其禍不至於殺而桓之母子失所矣而曰我爲
正其得謂之正乎其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
而果從是亦亂首是亦亂首況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實不可改乎
故隱之奉桓足以爲賢而說春秋者動以讓國事情酌時宜以擬中而毋
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何氏曰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
無子則立左媵左媵無子則立夫人姪娣夫人姪娣無子則立右媵姪
娣右媵姪娣無子則立左媵姪娣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晉人來媵又書齊人
來媵左傳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魯嫁伯姬三國來
媵共十二女而有異姓豈宋先代之後上公爵尊故如此與然不

可考矣又按傳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
爲己子據厲嬀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娣戴嬀即右媵之娣又據昭公
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
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
明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
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
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按桓公夫人三當是徐嬴蔡姬娶在
先王姬娶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內寵六人寵皆相
似又非媵姪所以不得爲夫人亦妾媵無制非正家之道也
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欲立公子樂辰嬴嬖子欲立公子
雍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預注之以爲故

試僖姞而上之以狄故讀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illegible]
如此擬議後雖不曾成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妾子者其擬於之
法大抵如此
右春秋諸侯娶女立子大略如此惟公子糾都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
母衛姬是齊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說子糾母貴
宜爲君之說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此外別無考證不
可懸斷也

春秋指要

易與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經事體又自不同易則文王周公已有全書
春秋却是古所未有二帝傳授精一執中心法百聖所同唯春秋一經
乃是夫子所獨蓋夫子之精微縕奧皆具於易而所以立教則在詩書
禮樂其撥亂反正制事之權皆在春秋一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
功則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豈不信乎刪詩書正禮樂繫易是述
唯春秋可以言作

易稱巽以行權蓋巽順而後其權可合於正若先不巽順則其所謂權
者乃亂耳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權然聖人之心本極於巽順以巽順
行權所以濟世道之不通若因循顧忌視天下之沉溺與己不相關則
亦非聖人之心矣惟其巽順故天下莫敢議其非然聖人猶曰罪我者
春秋可謂巽順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衛州吁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及春秋中世當責伯主
及其後肆無忌憚然後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說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得以急追恐非本意這是亂一極王者既不興
諸侯又無伯聖人既生此時不應坐視其弊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
人且不可況聖人乎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
隱公六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illegible]
夏屋胡文定傳以爲仲尼變周制後以爲仲尼救周之衰則[illegible]

變周制則不可以德則孔子有天下聖人以分則孔子是陪臣豈得變周
制
春秋自三傳已多異同又益以三家之註貫者方晳至啖趙陸氏又往
往自爲說及近代孫泰山胡文定所見又往往不同晦菴所以不解春
秋者爲此故也或問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
曉據此則是已不滿於胡傳但不肯翻然立異耳凡解春秋不與先儒
立異則經旨不明若與先儒立異則於事體又甚不便正議未見信讒
議已隨之所以晦菴答門人問胡傳曰不若且聽他如此說得三綱三
常不至廢隳足矣此不得已之說其實不滿於胡傳也
春秋所以難說益不止於元年春王正月如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所見
自殊胡文定從穀梁而非公羊其說雖正然於事情不察未免害之夫
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繼室聲子聲子是[illegible]隱是
讓而非讓其說是以仲子失之繼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可據其本

而歸之正而後裁正其末流豈不斷然而格而大拂於人情哉仲子之
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亦已假寵於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後歸賵
賵也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夫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受
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說爲是又據左傳則元妃既卒聲子已攝內政久
之仲子歸魯與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貴有素矣隱公二年十
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
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或曰正義不從而因從此偏曲
之說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
則用穀梁之說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
桓公母子而後可爲此說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或曰何以謂
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魯夫人之禮娶仲子若不請於天
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故經書夫人子氏薨是嘗請命以夫人
可以稱夫人矣雖是失禮然亦有故又與凡常妾禮者不同故爲春秋

者又當甚斷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使極明亦然但晉[illegible]
氏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却疎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諸儒考
古之功則全美矣未古既遠不先做漢魏諸儒之勤却便欲議其得
愈疏且大抵生於後世既不獲親見聖賢又不存在兩漢魏晉間則去
古日遠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數漢儒猶有目擊者今却皆是
平之學上豈不疏乎夏時周月之說魏晉諸儒為律有此論乎自唐以
來說春秋者多不滿於三傳然說者之於春秋其詳恐未必能及三氏
杜預也使說春秋者先有丘明元凱詳實之功而後加以河洛大儒之
論則事情既得書法不差義理自然順序可以歸一今諸說皆於究實
上欠之功稽古之實所見又未究備而遽與之立異焉春秋之道所以
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
周易春秋有經界之書不可不學而實未易學也初窮時勢去從[illegible]
書法須要學又已失傳故易大難爲然自輔嗣以來玩其辭者義理之學
亦未至唯春秋實據事以求書法說者往往不究事情而輒以己意
聖人由是報說迭興而夫子之志荒矣汸自早歲已深有所疑乃潛心
以求積數十年而後戰有所悟大德八年始作注其業稍有之年改
削猶未成書其辯難剖決之文悉入六經辯釋補註其春秋之例本自
以貫故未得備述身以有其義而無其辭今年已六十餘大懼沒矣所
以不得忘言者用亡已有次第中道而廢則亦可惜且古今說春秋者
若於所說不完雜糅紛紜徒亂人意是以王介甫滋欲廢而廢之學者
有言凡說春秋要意思渾全若一處不明便成疏漏一切辨說從之而
起故說春秋者若所見未完則如勿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若所見
完則雖微纖細關於時神明必有相之者此其所以不得不盡智畢議
亦以無負於聖人也然正解既未脫稿本旨又未著辯補註雖已抄錄
亦嘗斷惜其費盡四十餘年之勤勞者一日可盡而此心終未慊[illegible]

世懼人之厭而視之也故具指要數十條使觀者察焉夫說之詳辯之
明則易為觀然而人往往逆於于學文補註者積久之功如器之已成
人但見其易而不知其難也故推本其始與有志經學者共之倘不棄
鄙言先致會於此而後推以及其餘則全經可通意無不渾而諸儒之
得失無所遁其情矣

指要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八月葬蔡宣公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
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七年夏穀伯鄧侯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五年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十七年癸巳葬蔡桓侯
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八年甲午治兵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illegible]　齊小白入于齊
[illegible]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經2083 127

[illegible]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冬晉人執虞公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十七年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春秋師說卷下　二十

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　公朝于王所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京師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
于扈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戊奔莒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十七年諸侯會于扈
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
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
氏以潞子嬰兒歸　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二年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七年不郊猶三望
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衛人來媵

春秋師說卷下　二十一

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　公朝于王所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京師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
于扈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戊奔莒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
淵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昭公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葬陳哀公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
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九年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四年婼至自晉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四年劉卷卒　葬劉文公
八年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得寶玉大弓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二月公圍成
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十二年春用田賦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右所舉經文皆是撮其要者不完然一事必與數十事相關則全經固已在其中矣如不書即位當與後面書即位參看書會盟當與凡會盟合而求之所以如此之指要然其間亦有必出者則自有意又看辟室子糾會見弱敗盟會春秋以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春秋傳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此兩處亦要切學者詳提大抵春秋未必能及丘明元凱者正指此等處然此却非諸儒之罪乃是古今之殊去古近者所見未舛去古遠者則益疏矣故學春秋者先得如丘明元凱然後可求向上之功觀者毋忽此言也資中黃澤書

春秋師說卷下終

思古吟十章 并序

潛於易春秋二書自[illegible]即有志焉求之三十餘年甫得端緒蓋思之[illegible]之至者通乎鬼神心誠求之而不相於曲說小見是以天亦憫其勞啓其思而卒相其衷也暇日偶因作思古吟十章敘其始昔之艱難中若有得於歸歸而未嘗廢後則居規見聖人投身而命而命之或有[illegible]者不其辭者為之辭調援而敘之亦足以以慰其平生

其一章曰有一人兮温温其[illegible]學不厭兮老忘無倦去之[illegible]十歲兮莫繼其蹤思而不可見兮吾[illegible]將焉從

二章曰有一人兮閒居而優游詩書禮樂兮[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子[illegible]兮繼如堯舜我後人兮使我[illegible]而不可見兮中心搖搖

三章曰有一人兮後千載而長存天地其道兮可[illegible]其文我有[illegible]兮孰知我原而不可見兮中心悄悄

四章曰有一人兮代天而行[illegible]王[illegible]亂[illegible]古其志[illegible]兮[illegible][illegible]將[illegible]去之[illegible]遠兮孰測微意思而不可見兮使我[illegible]

五章曰有一人兮太極合德君子之[illegible]兮曰五十而學易[illegible]兮先後[illegible]一端倪曉示兮舒[illegible]名去之[illegible]遠兮神秘其[illegible]思而不可見兮使我忘食

六章曰有一人兮[illegible]首而[illegible]日[illegible]環之佩兮[illegible]其如玉文[illegible]兮[illegible]道長[illegible]存[illegible]兮大[illegible]獨我思之神兮如見其[illegible]日不足

七章曰有一人兮天高而日光[illegible]其面兮[illegible]之[illegible]我思之神兮[illegible]至其傍兮勝行而有請兮[illegible][illegible]腸[illegible]我以[illegible]戒以世俗之奇[illegible]兮曰吾非[illegible]

八章曰有一人兮秋[illegible]而[illegible]

兮負[illegible]微[illegible]我思之神兮[illegible]兩而還[illegible]兮下[illegible]兮將[illegible]而[illegible]中誠兮學勤兮[illegible]授我以三[illegible]之編兮[illegible]我心語介我以文王周公兮遺我以二百四十二年[illegible]然而[illegible]兮有[illegible]如[illegible]

九章曰有一人兮[illegible]小心[illegible]其天兮演易示人[illegible]伸消長兮[illegible]故吉凶悔吝兮[illegible]和[illegible]陽兮抑陰福善兮禍淫自孔氏以[illegible]行乎王之前兮則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深[illegible]然悟兮日月昭[illegible]人有尊卑兮[illegible]古今[illegible]人有尊卑兮[illegible]

十章曰有一人兮[illegible]几几制作孔備兮[illegible]才之美文王我師兮[illegible]父子中以[illegible]辨兮如學之[illegible]去之[illegible]遠兮[illegible]理[illegible]胡然而[illegible]兮[illegible]然而簡易自孔氏以勝行乎公之前兮[illegible]其[illegible]然而[illegible]兮[illegible]援天[illegible]兮[illegible]我[illegible]地嗚呼[illegible]之微兮足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兮足以[illegible]

六經[illegible]釋補注序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為四術易者占筮之[illegible]春秋者[illegible]之史也自夫子[illegible]易脩春秋一[illegible]而[illegible]以易春秋合先王教之四術而為六經[illegible]奉而易傳[illegible]獨[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書[illegible]禮[illegible]往往[illegible]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illegible]明[illegible]為無[illegible]於經而聖人之[illegible]大明於世也[illegible]儒而經[illegible]之[illegible]極矣程子之易[illegible]自[illegible]一[illegible]則可相可以經注論[illegible]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illegible]也[illegible]於其[illegible]精[illegible]當者或未能[illegible]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未當者又[illegible]之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illegible]嘗於此[illegible]有[illegible]焉而可[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傳[illegible]而力學往年[illegible]識之於[illegible]今年[illegible]過之[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周官禮記[illegible]之[illegible]補注[illegible]書未[illegible]而各經先有[illegible]釋[illegible]細[illegible]我[illegible]其大而不[illegible]其小[illegible]有[illegible]先儒[illegible]說可[illegible]者

甚矣爲學傳不敢輕易膽試以相是非用功深而貽厚以予所見賜絕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等不羈之大惑乎其學乃未經以示人而德化令王君乃爲鋟梓以傳于數表之不足因以敘于學者益必於讀經既濟及觀殺後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年月日臨川吳澂序

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序

澄望父之註經其志可謂若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將出其所得之大略示人而今註未易成也每以家貧年邁弟寡速成其注爲嗟世亦有仁義之人能俾遂其志者乎予所不能必也道之行與命也實者之永歎而已延祐第七年秋之後四日臨川吳澄書于易學濫觴春秋指要之卷端

三十一

附録下

黄楚望先生行狀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州內江縣曰舒就家焉至資州文學曰明明留居後遷爲資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節字初以德行道藝明經宣德郎通判州有功召入而奏當世利害得功太祖大悅除大理評事兼御史以子德潤德全官補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季子德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掄與二兄掄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秀其考某字可以孝友聞累舉不第隨兄官于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占籍焉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百言年十二三即盡通舉子業進士經義以學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無止則復若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即以此思之因乃河圖洛書天地之數不同之故以爲格物致知之端既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專讀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清要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累辭行省舉公獨有尊嚴敬學者爲書院山長之祿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者歸閉門授徒以爲養六經百氏傳註雖析辭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見夫子以爲適然而復夢見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若思歸休以六經學爲己任蓋深有所感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覆窮經傳之義凡數十萬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爲難不忘之志時郡守郡公錫有能敬重先生者待生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資守設此以來前代爲公之無歸者方二親存以所給尤不能

行狀 一

風雨先生敬其奉持救水雖然如有三牲之養世父十餘年而一親相
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稔歲大侵家人乘未嘗[illegible]行能有舉
副使者考學稽之稱謂先生一者儒[illegible]月[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二時先生
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illegible]飢自此始矣當其[illegible]食相[illegible]不知所
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illegible]或與客談論終日[illegible]如平
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為一日降志以[illegible]飽唯以聖人之心
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為大戚蓋自昔所聞儒學之[illegible]
之以終其身未有若斯甚者而先生安然[illegible]不少動其[illegible]有高明
識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某月
某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鄉人王[illegible]所歸[illegible]先王學者[illegible]先生
深自[illegible]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illegible]之日
遠近聞者莫不哀之[illegible]氏子男二[illegible]幼者早夭女二[illegible]
久其[illegible]也孫男二女一先生[illegible]經學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illegible]

可務易為[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刪[illegible]
或得諸[illegible]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illegible]
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illegible]而下之[illegible]初萬化一[illegible]
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illegible]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黃帝三王以
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illegible]神化宜民之妙井田與
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教立[illegible]
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illegible]尚之[illegible]世[illegible]之由以力
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
未決之疑周禮[illegible]數十年苦思而未通
者皆冰解凍釋[illegible]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為天
開其愚神啓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
公之意為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illegible]為易能[illegible]
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

又[illegible]而玩其辭[illegible]易[illegible]教[illegible]此易[illegible]可[illegible]象明[illegible]
學失傳[illegible]拾九[illegible]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
興至邵[illegible]則[illegible]欲忘卦[illegible]雖以近代諸儒繼作理[illegible]大明而莫能
[illegible]也[illegible]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illegible]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
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稍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
則非思慮[illegible]及矣而況於[illegible]例以求之乎[illegible]於王氏
[illegible]朱子[illegible]而[illegible]易東[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妙[illegible]
不可見[illegible]以得[illegible]陰陽消長有一
定之[illegible]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illegible]有一定之則[illegible]孔子
無[illegible]言其[illegible]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illegible]不謂一[illegible]然後知三聖人
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於異而自異[illegible]
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illegible]
要[illegible]其有[illegible]卦有[illegible]卦有[illegible]用[illegible]

各[illegible]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為[illegible]以達
書法為主其[illegible]則在考[illegible]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脉絡則盡在左
傳作三傳[illegible]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illegible]乃有曾
時[illegible]周月之[illegible]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illegible]
春秋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以求經不純以[illegible]
人所[illegible]取中此[illegible]內[illegible]外[illegible]通
義然[illegible]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illegible]論故一切[illegible]以[illegible]
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illegible]不書即位[illegible]考
周廟大廟單[illegible]作甲辯[illegible]元有[illegible]不
同[illegible]說[illegible]春秋[illegible]
對一切[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春[illegible]
一直史可[illegible]不[illegible]知聖人也其說[illegible]有常[illegible]而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而必復於常春秋[illegible]各以一義貫一經[illegible]

當[illegible]易象與春秋書之蘊奧尤[illegible]由大略推以尚論其一則可觸類而通
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以爲辭[illegible]其義以斷吉凶皆自見之
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卦辭以明教旨大
著之法二凡著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數[illegible]後世不通之
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
聖人因魯史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
大異者然其文則史也其旨亦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
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遂爲[illegible]
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之一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曰學者
得於創見不復致思故所著書自易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illegible]
秋指要經旨要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illegible]
終身未嘗厭學小人也其[illegible]則有[illegible]經補注而[illegible]
義則取杜氏之不當言而言又[illegible]意作春秋經[illegible]所

書之倚據唐虞夏商也行之事皆有因革損益或[illegible]而大[illegible]能[illegible]
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事[illegible]同[illegible]考世[illegible]而[illegible]
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書此不[illegible]
子不合則所當論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illegible]王
之興殷諸侯尚千有餘國因無功益地亦無罪削已此當仍其[illegible]
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illegible]
封爵數夫豈建宗親以爲藩屏宜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illegible]
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其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
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職多[illegible]
發義尤精其祭祀之法則最載記而考之作一禮祭祀述略[illegible]
正言其辯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illegible]神州爲一祭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禘郊祖宗爲四重祭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然天地以[illegible]即圜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illegible]周

郊祀感生帝以所殺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嚳以后
稷配嚳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祭五天帝也
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神凡此皆鄭
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示幷始
祖之所自出爲一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
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之後所謂大禮豫廢所循唯郊社二祭曰圜丘
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其後[illegible]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
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illegible]圜丘
爲祀可乎司服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曰亦如
之則五帝亦[illegible]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鄭欲混之可乎孝經緯書配
天文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
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鄭欲分五天帝
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

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故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天地神靈豈[illegible]不知
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圜丘爲
地郊北神州北郊不見于經[illegible]分爲二王氏由此幷崑崙神州爲一祭
而謂之北郊爲方澤可乎鄭氏知[illegible]祭爲禘而不言及[illegible]
以爲禘小於祫[illegible]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原而未究王肅[illegible]
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幷方圜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illegible]
周禮天神地示人鬼[illegible]之祭遂爲古今不决之疑矣其[illegible]感生帝之
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所爲立廟而祭謂之閟宮蓋
以爲聖人之生異於常人非無其義也况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帝之
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illegible]
劉歆之說也且河圖洛書[illegible]也其詩書[illegible]乎其辭胡
仲以社爲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
天子諸侯群姓而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illegible]

社之名其名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發可乎殷蓋貴周據皆屋其社是屋之也卑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貴之也王者爲會事天毋事地而可貴可屋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級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與頗于上帝社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王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祭所祭五土之示於地之示已於方澤矣而後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國社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類配乃爲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卑國立方澤編祭天神地示甚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天神天示不可類

瀆故藏事所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察原之制民家學不信周禮故牽合立說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義可得而因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而其極黃亦道日月星辰所麗者也故主其辰五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爲高尚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曰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厚載之地總山陵川澤以大所載者而言故主於前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各有其方而祀曰四望五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川澤山林丘陵墳衍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辨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善者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行

合祭通上下文見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假實爲饗闕非人情矣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則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合祭有廟無廟之主雖遠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帝有廟無廟之主以其尊於帝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爲尤盛也況后稷之廟毀之百世之主皆藏于后稷有當其學之時而與置之乎蓋禘所以相蔽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以尊其尊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其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則是天子祫祭所時皆用也其稱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非禮之當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騂剛推之則魯禮當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禘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大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祭之祀成王賜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群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僭蓋文公有勳勞于王室故欲以禘祭而請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稱所自出之王文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

廟曰周廟亦應同祔祢[illegible]祀則[illegible]止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illegible]民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然文王既[illegible]文王與尸而祭之此於禮意實未知從[illegible]以爲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又就[illegible]以尊[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世[illegible]請之是矣然郊祀[illegible]帝而[illegible]而獨未敢[illegible]同於王[illegible]天子禮樂[illegible]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爲[illegible]公所[illegible]氏[illegible]鄭周廟皆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illegible]諸經而折衷百氏之[illegible]多[illegible]其[illegible]哉詩之失以爲古[illegible]觀所[illegible]三百篇有出於大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大師所采者[illegible]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illegible]國風多[illegible]以後一作[illegible]官所自記錄[illegible]而風化之原實[illegible]周其後天子不能[illegible]一[illegible]而不以美刺皆[illegible]南而各自[illegible]風也周[illegible]王[illegible]

行狀　八

守國太史太師同車又其[illegible]之說考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illegible]大師不復采詩而[illegible]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illegible]之事則曰[illegible]人爲之賦[illegible]則曰[illegible]人爲之賦[illegible]人[illegible]有所[illegible]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illegible]其舊俗[illegible]詩者不可不[illegible]之時世也[illegible]國風此時[illegible]也[illegible]民[illegible]而言者亦[illegible]則雖[illegible]國風亦不可復見矣[illegible]以來文治之迹始[illegible]絕矣以時考之[illegible]國風止於[illegible]陳[illegible]之世當晉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illegible]詩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學自得之[illegible]多以其書不大傳故[illegible]於[illegible]其[illegible]時唯臨川吳文正公[illegible]學正[illegible]通諸經最後知先生者[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而還[illegible]九江[illegible]先生所[illegible]學[illegible]春秋指要[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曰[illegible]文之者經也[illegible]可謂[illegible]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illegible]皆[illegible]明[illegible]補註[illegible]學者曰今人無能[illegible]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illegible]其人乎亦爲[illegible]以歸之其略曰[illegible]而[illegible]易[illegible]春秋周[illegible]禮[illegible]補註[illegible]綱[illegible]揭其大而不遺其小[illegible]有[illegible]先[illegible]可信者[illegible]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況年[illegible]此[illegible]不爲之大快乎[illegible]之不足因以[illegible]學者[illegible]於[illegible]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illegible]之不苟云然先生雖自[illegible]其學未[illegible]以爲其人學未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則雖[illegible]曰[illegible]也學士李公[illegible]九江請先生於[illegible]書院[illegible]士[illegible]定師弟子禮[illegible]一經之學又將經紀先生家爲子孫計先生[illegible]曰以君之才[illegible]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illegible]子

行狀　九

則於[illegible]之餘乃能有見吾非[illegible]子不敢以二十年[illegible]下[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謂先生[illegible]已明於己而又[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不傳之[illegible]乎先生曰[illegible]上[illegible]天[illegible]子以爲[illegible]人力所[illegible]化[illegible]令王君子[illegible]先生家先生[illegible]重之非其人不傳也[illegible]故[illegible]存[illegible]鮮矣[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其學大傳於後[illegible]不肯自[illegible]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illegible]經於[illegible]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illegible]是也[illegible]非天乎[illegible]吾夫子[illegible]易[illegible]禮樂脩春秋將以爲百王大典[illegible]學帝王經世之法遂[illegible]於斯時[illegible]以來宇宙橫分一大[illegible]鄭康成[illegible]專門[illegible]之世以一家之[illegible]成說[illegible]大明[illegible]於聖人之道[illegible]而博古[illegible]以勸[illegible]是四百餘年習[illegible]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illegible][illegible]欲[illegible]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illegible]劉公[illegible]而說者曰

新矣及乎朱子出而群言有所折衷遂集乎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
子於易簡其辭微發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明於所錄考擇焉而
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於春秋得書法錄
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據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
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先生
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
止此蓋吳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道不得行也與汸也嘗
先生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爲不可教告之曰在
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注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既又問致思之道
先生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注曰無所受
命也汸後以語人或者曰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
棄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然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偏
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

春秋　　十

也汸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
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末俗天人之道夫人之禍也故曰無所受命注
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昏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何以言受命先生
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欲知其義者若此者衆矣當求之義而慎
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凡按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
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
百四十二年之外汸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
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
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蓋自是始覺春秋書則之
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
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今有遺恨矣輒述所傳世務文
行大顯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當世君子以斯文爲己任
者尚見表章之至正十有二年十有二月朔學生新安趙汸識

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
卷皆處敝所校定始資中黃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
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
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以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
孔門之教乃備每患六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
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始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
解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究知之唯臨川吳文正公
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
過求意殊不釋後歸則宣取朱子大全集語錄等書讀之如是
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先
生於門學焉盡以其所學六經疑義千餘條以質所輯春秋師說
若始於此皆往往於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爲言其
先君子安正先生爲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書先生高年

一

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
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殁
授洪都先生歸往見馬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
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爲戒將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是義
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
於二經舊說訪求者素未嘗少後也至如臨川見吳文正公虞
公公與黃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黃公起居先生因爲言黃
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誠請虞公
即摘要問江右先輩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
同先生識其意因具對吳言則皆得有功聖經爲舉朱子去短
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悉其玩索之公誠
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爲四書目錄我多與朱子
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未輒其新奇祇論等六

秦公多所失實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説不變先生亦以所得
究非口舌可辨自是絶不與人談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家
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還合杜氏考之悉得傳得失
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融會貫通縱横錯綜各有脩理此左氏傳
補注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説有合於經者為春秋師
又恐學者稽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
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欲傳以明聖人經
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為表裏而春秋本旨燦
然復明然後知六經之傳之旨未嘗不可畢通黄先生有志而
未就者殆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黄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
雖然吾實生常鄙賢者不能自免黄先生乃排衆説創為往古
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有立志公聽並觀
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由先生得於古

朗山時辰敬與學者論説尚論實從山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
跡幾絶故能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
以然者因得竊聞其説之意與分難從難之由乃備述其説于
末而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言曰易説先天易説先生嘗以四
諸虞公虞公獲以得於前輩者從一於是遂到先天內外之旨
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虞氏嗣傳中氏易説以八
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
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繫辭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
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為後天卦序乎是兩之
易以成一代之經義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黄先
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發夫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
吟等編及行狀附于師説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過

海寧商山義塾承
總制官和陽王公命以趙子常
先生春秋集傳屬辭等書能數
聖經不傳之秘下本塾刻梓以
廣其傳自庚子迄癸卯會計廩
膳賦輸之餘賸木鳩工甲辰春
縣主簿張君東復奉命勾考出
入而嘗其竣事於是春秋屬辭
十有五卷與序目俱完可摸印
乃若
總制公尊經敬學之意宜與是
書俱傳云商山諸生汪文拜手
謹識

海寧趙月卿刊
胡仲永重刊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元）趙汸撰

元至正二十四年休寧商山義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傳初稿。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事屬辭。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為例凡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傳良後傳為本。而亦多所補正。汸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家即周天之數以為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屬辭法。其間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為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本筆削行狀作黃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辭一部。鈐兄既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後細看屬辭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強自附於傳注家以徼名當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祇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刪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為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強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為卓爾康所譏。語見爾康春秋辨義 蓋言之易而為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為多。前有宋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楊啖游談之病。今併錄之。俾憑臆說經者知情狀不可揜焉。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以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辯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獨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蔽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

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己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精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殁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闕疑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

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竊觀曩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眾多實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逆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嘅子常生於五百載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

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於斯矣勤苦不至不久卒眩眾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棄俾題其書之首濂何足以知春秋間與一二友生啓而讀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登廣庭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遽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節奏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然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詳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復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汸子常字也歙休寧人隱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子尊之稱為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于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春秋屬辭序

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于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獨異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句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其說故雖得魯史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殆二氏本無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隱者莫得之為多在義知有春秋之教者焉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闡而復明春秋獨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一切謂之虛辭矣之義雖舊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辯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為譏刺自譏刺而為褒貶自褒貶而為賞罰凶賢深刻者又為懲勸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

豈不然哉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為猶魯史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為類者曰辯名實曰謹華夷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辯名實之際其五曰謹華夷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皆實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屬辭而弗辯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亦何以得聖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辭類析為九卷並隱義發而附之為八篇曰春秋屬辭冀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言其說哉新安趙汸序

春秋屬辭目錄

卷之一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

序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一

一 嗣君踰年即位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禮不書
即位告朔朝正書王正月
二 即位不在正月故不書正月
三 歲首必書王月無繫月之事不書王月
四 一時無事書首月
五 事之繫日者遇晦朔則書晦朔
六 喪以月斷者遇閏則書閏
七 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慶祥唯年豐有蘇瑞則書

卷之二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二

八 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不時皆書
九 天災數用牲于社
十 大雩不時
十一 禘必因事而書義在用禘稱禘義不在用禘稱事
十二 常祀用夏時過則書
十三 飾廟踰制作主後時立已毀之宮皆書
十四 大室屋壞
十五 納賂鼎于大廟
十六 不告月
十七 考宮用舞初究羽數
十八 當祭大夫卒猶繹去樂

十九 內逆女夫人至無姑至稱夫人有姑稱婦
二十 覿夫人男女同贄
廿一 逆后書王后則書過我則書
廿二 魯主王女昏書歸同內女
廿三 世子生則書
廿四 大夫來逆女公自主之則書內女來逆婦書
廿五 媵姪不與兩偕行則書
廿六 來媵踰制則書

卷之三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三

廿七 凡公薨書地弒則諱而不地未成君書卒不成喪不書葬
廿八 夫人薨不書地殺于外則諱之而書地不用夫人禮卒不稱
夫人不成喪不書葬
廿九 公服母喪書卒
三十 妾母用夫人禮稱夫人書薨書葬
卅一 凡天王崩諸侯卒來赴往弔則書崩書卒不赴不弔不書會
葬則書葬不會不書

卷之四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四

卅二 內女為諸侯夫人書卒書葬不弔不書卒不會不書葬內女嫁
書卒來歸以夫人禮成喪書卒
卅三 主王姬之昏為之服書卒
卅四 內大夫書卒不書葬非君不與小斂不書日有加命兼書字卒
于外書地不以卿禮終不書卒諱殺成喪書卒
卅五 天子大夫卒書同內大夫葬則舉謚稱公
卅六 公母弟卒書弟書字

卅七 外弑君從赴告
卅八 殺他國君
卅九 內殺大夫言刺
四十 外殺大夫稱國稱名討賊稱人不在位不稱大夫公子去
屬殺殺稱人
四十一 夫人出書歸
四十二 公夫人出奔言孫
四十三 諸侯出奔
四十四 公子入國
四十五 外大夫以邑叛
四十六 以地來奔非卿亦書
四十七 出奔大夫入國反其國者復入
四十八 諸侯相執

四十九 盟主執諸侯
五十 中國執夷狄之君
五十一 夷狄會而執中國之君
五十二 夷狄相執
五十三 大夫見執則書至非專使不稱行人從不返不書至
五十四 王臣見執自我而行則書見執我書至
五十五 外大夫見執非專使不稱行人非卿雖殺之不書
五十六 外放大夫
五十七 夷狄滅中國而放其大夫

卷之五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五

五十八 公朝覲始行則書皆稱如覲成禮則稱朝往返而還書其往
五十九 公外如非朝則直言其事
六十 夫人越竟始行則書皆言如以事往言其事
六十一 諸侯相如告則書
六十二 內大夫出聘始行則書皆言如
六十三 內大夫以其事出者言其事事不可書但言如非卿不書名
氏
六十四 凡諸侯來朝皆成禮而後書故言來朝
六十五 諸侯以事來言其事事不可書但言來夷狄言來
六十六 王使來聘皆稱使以事來者言其事在喪不稱使
六十七 外臣來聘皆稱使私相爲好不稱使
六十八 外臣以事來者言其事事不可書但言來
六十九 外微者以事來但書人
七十 事無專使不言來公在外受之言歸我

卷之六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六

七十一 內特相盟內爲志書及外爲志書會
七十二 內參盟以上皆稱會伯者之盟稱會參及會言諸侯[illegible]
主盟稱及
七十三 公如伯國受盟稱及
七十四 公與王臣外臣會盟稱會特相盟稱及
七十五 公會諸侯使大夫盟
七十六 公與夷狄盟稱及特會而後與盟稱及
七十七 內大夫特與諸侯盟稱及稱會與君同
七十八 內大夫盟諸侯參以上稱會伯者之盟稱會與君同出疆遂
盟稱及非卿不稱名氏
七十九 內大夫特與外臣盟稱及稱會非卿不稱名氏
八十 內大夫與外臣盟參以上稱會伯者之會別盟後至者稱及

以及既會而盟稱及盟于師稱及
八十一 內大夫與外盟稱會
八十二 自外來盟稱來盟自外往他國盟言涖盟
公特會諸侯盟後盟者可知不言及伯主之會
不言公避不主會言及以會
八十四 公特會大夫
八十五 公會諸侯殊會大夫言會以及會不殊會言以及
八十六 公會杞伯姬
八十七 公及夫人會齊侯
八十八 諸侯迎會于本
八十九 公會外姻
九十 公會外大夫
九十一 王臣會諸侯

春秋屬辭目錄 五

九十二 內大夫會諸侯
九十三 內大夫會外大夫若非天下之事則言故
九十四 內大夫特會外大夫
九十五 內大夫會外大夫殊會外大夫言會以會同受命則言會
九十六 君大夫出會諸侯無成事亦書
九十七 公及諸侯相遇
九十八 公行無成事書次
九十九 公與國書次書[illegible]書次[illegible]邑

卷之七

存筆書天討第一之七
百 內誅公以稱公大夫稱名氏微者不書將
百一 內勝外師言敗戰敗相當言戰大崩言敗績無形戰言及
百二 內國邑取外師圍邑

百三 內入國邑公及諸侯入國
百四 公會伐會侵會圍會而致
百五 大夫會伐會侵會圍會而致
百六 微者會伐言及
百七 內救公會救公會臣及救臣會救
百八 公追
百九 師次書次
百十 內大夫會伐
百十一 王師公會及會而後書
百十二 外師加我西鄙言某鄙言[illegible]國都言伐我
百十三 外師來戰
百十四 內代國取田邑言伐言取不用師但言取有來歸者不言夫人
已[illegible]之國言取不[illegible]其祀不言滅

春秋屬辭目錄 六

百十五 外取田邑言取雖我國之亦言取諱易田言假
百十六 外滅國滅書不繼其祀言取遷之使服曰降奪其民人社稷
曰遷
百十七 凡土功無不書都邑備制曰城不備制曰築
百十八 浚洲
百十九 [illegible]
百二十 新作[illegible]
百廿一 時田用夏時[illegible]用書
百廿二 火田
百廿三 觀魚
百廿四 大閱治兵蒐等
百廿五 軍制作舍
百廿六 加賦我

百廿七 分器失得
百廿八 肆大眚
百廿九 書亂亡不由赴告
百卅 闕文
百卅一 日月差繆

卷之八

假筆削以行權第二

序

假筆削以行權第二之一

一 公如大國恒書至則不書至以見義
二 公會諸侯恒不書至則書至以見義
三 公會伯主恒不書至則書至以見義
四 公會盟主恒書至則不書至以見義
五 公會外大夫不書至會師則書至
六 公會吳楚不書至有中國之君則書至盟戎書至
七 公特將不書至則書至以見義
八 公會伐恒書至爲會盟不書至
九 公會伯國侵伐恒書至則不書至以見義
十 公會外大夫伐國不書至君將稱人則書至
十一 夫人違禮而行不書至必歸寧得禮而後書至
十二 公行不書所在書在楚在乾侯
十三 公不視朔不書有爲則書
十四 逆王姬不書必主仇讎而後書
十五 諸侯女歸京師不書必魯主婚而後書
十六 內女適諸侯恒書歸苟來歸則不書歸
十七 內女歸寧不書必有故而後書

十八 國君來逆女不書卿爲君逆則書
十九 繼故不書立必賊討而後書立
二十 篡位不書立必不能討而後書立
廿一 天王蒙塵復辟不書苟自取之則書其出以亂未弭賊未討而後悉書之
廿二 天王出入有以之者不書未成君則書
廿三 未成君出入不書必有辯於名實而後書
廿四 執君歸不書必伯主釋有罪而後書
廿五 弑君以納君不書必所弑稱君而後書
廿六 內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
廿七 王卿士奔復之不書必不反而後書
廿八 王子奔非其罪不書以叛奔至討之不書必伐賊而後書
廿九 公子奔非其罪不書必有故而後悉書之
三十 外大夫出奔不書必有關於一國之故而後書
卅一 內大夫來歸非其罪不書以伯主之盟復之則書
卅二 奔大夫公子復之不書必挾外援以歸而後書苟以叛出書
卅三 諸侯出不書必出中國而後書
卅四 外大夫出不書奔桓之初則書之
卅五 王討篡立君不書雖殺卿士不書必殺無罪而後書
卅六 諸侯討亂殺公子不書雖殺世子母弟不書必殺之非其罪而後書
卅七 兩下相殺不書雖殺太子不書必譏不在相殺而後書譏不在相殺雖無君書雖盜殺書
卅八 諸侯反國殺大夫公子以其篡入者不書必治以君臣之禮而後書
卅九 篡弑者以奔爲義雖不討不書

四十 叛臣以出奔為義雖討以諸侯之師不書

四十一 外納不書嘗納雖伐不書苟不宜納則書伐書戰甚則書伐書入必不克納而後書納唯夷狄間中國悉書之

四十二 內邑叛不書鄆讙則書之

卷之九

假筆削以行權第二之二

四十三 外特相盟會不書參以上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

四十四 外胥命相遇書與特相盟會同

四十五 平不書有關於天下之故則書

四十六 王臣會盟有所諱則不書

四十七 王臣會伐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書

四十八 大夫會城千位再盟不書

四十九 大夫會而不能為盟不在會不書會大夫

五十 中國夷狄特相盟會不書參以上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疑於盟主雖公會之盟不書城下之盟雖內不書

五十一 諸侯勤王不書必無功而後書

五十二 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

五十三 凡戍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

五十四 內乞師不書乞諸夷狄則書

五十五 外乞師不書必伯主而後書

續

五十六 公及小國戰不言我師敗績[illegible]所宜[illegible]大國也[illegible]師敗

五十七 外言戰言敗績者[illegible]不言戰[illegible]而後兼言之苟略之言伐不言戰敗績

五十八 王師敗績于中國不書敗于戎則書之

五十九 外相敗不書唯貴特書之

六十 中國敗夷狄不書唯晉特書之

六十一 夷狄敗中國不書唯荊特書之

六十二 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其從中國者若中國之所屬者而後書必其君以敗卒而後書

六十三 公追戎不言其來與弗及

六十四 外伐國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春秋之初則書之

六十五 外取師不書侵伐必伐與取異事而後悉書之

六十六 外入邾不書唯晉特書之

六十七 外伐國不書國邑有關於天下之故則書之

六十八 諸侯滅國內國不書本夷狄所滅則書

六十九 諸侯救兵出奔者不書必國滅而後書

七十 遷國不書[illegible]而遷則書

七十一 諸侯連兵伯主有事與事不悉書

七十二 凡救不悉書伯者救中國必足以示名義而後書諸侯相救以救伯無伯者救必不能而後書夷狄救中國以無伯書

七十三 兵事言遂不悉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

七十四 春秋之初戎狄侵中國不書自有伯而後書以之伐與國不書苟有召之者亦不書

卷之十

變文以示義第三

序

一 文同稱天王不稱天

二 諱公與王卿士盟不書公同微者

三 諱公與外大夫盟不書公同微者以大夫盟公去其族

四 諱公為微人役[illegible]公稱師

五 諱公與微人狩外稱人同微者

六 諱公與仇會伐外稱人同微者
七 妾母為[illegible]婦姜不稱氏
八 夫人不稱姜氏
九 凡執恒稱人必伯討而後稱君
十 國君反國不言自必自京師自楚而後言自苟數其大夫公子而後歸則不言自京師苟能與[illegible]則不言自楚
十一 奔君自外入邑伯國逆之則不名
十二 大夫奔非君出之不名
十三 公子反國非有罪不名
十四 大夫見殺非君臣不名苟殺當其罪則去族
十五 無君相殺稱國
十六 內師加小國言伐加大國言侵苟納所宜納雖大國亦[illegible]楚師言伐諱公及小國戰但言及亟戰大國但言敗

十七 非寇不言敗不戰不言及戰與伐異事更以伐者及之內在外言來戰[illegible]會戰不言地戰拒伯討不言敗
十八 重取邑內邑言滅內滅國不言師

卷之十一

辯名實之際第四

序

十九 天下無王則桓公奉春秋闕不書王
二十 中國無伯則晉襄公之盟會諸侯不序
廿一 征伐在諸侯則君將稱君大夫稱人用眾稱師苟略其[illegible]將則雖君將稱人稱師一役而再有事稱人稱師以表行稱人
廿二 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書大夫微者稱人用眾稱師苟略其恒稱則雖大夫將稱人稱師
廿三 征伐君大夫將稱人不足以盡意則但稱國

廿四 外盟會恒稱君大夫微者稱人內微者但稱會盟[illegible]則外君大夫俱稱人內稱會同微者一役再有事稱人

卷之十二

謹華夷之辨第五

序

廿五 荊始伐中國以號舉
廿六 中國有伯楚君大夫將同稱人[illegible]稱君
廿七 中國無伯則楚君稱君略之而後稱人[illegible]
廿八 楚君將稱君而後大夫將稱大夫略之則稱人
廿九 楚君大夫主盟會惡其恒稱唯公及大夫盟則之
三十 荊始來聘稱人
卅一 楚臣來盟乎師稱名氏不言使來盟從言使不稱君必中國無伯而後來聘稱君使

卅二 楚君會而執中國諸侯不別言執之者
卅三 楚君殺中國之君書名其自相殺不名
卅四 [illegible]執王臣言伐稱國[illegible]以歸中國[illegible]不言戰
卅五 吳[illegible]中國[illegible]稱君
卅六 中國會吳[illegible]君大夫將[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後稱君
卅七 [illegible]稱
卅八 [illegible]代國皆以號舉國滅則書君君而名之

卷之十三

特筆以正名第六

序

一 諱會天王以王狩書
二 嗣王在喪稱王[illegible]稱子

十四 內辭類
十五 從赴告類
十六 變例類
十七 無貴辭類
十八 辭費以其故類

春秋屬辭目錄終

右春秋屬辭目錄九八篇每篇必有序序所以釋其名篇之義也
始汸聞諸師曰春秋本魯史成書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
法可求嘗退而考諸左氏傳以益夫魯史策書之法例當遺
法大略可見而惜其不知經既又考之公羊穀梁二傳以及陸
氏後傳諸書又知筆削之法端緒可求而惜其不知史因悟三
傳而後諸家紛紛之失不越此二端蓋八篇之名由是而立而
述作之旨顯見矣至正戊子歲初集諸說之有合於經者作春秋
傳問大義未克成編退而復究別為屬辭參互稽考易稿者
屢苟不屬辭比事以通之豈無遺憾此八篇之書所以作也其
前六篇皆自即是義例其終二篇義例自見篇中第一篇存策
書與第二篇假筆有削者相對第三篇至第六篇皆筆之書而
第八篇從史文者相對而與前二篇相為經緯其第七篇則又
一經之權衡也大抵史法相承而一定故雖辭異而可盡經則
隨事而取義故法若簡略而難窮其間義例雖多實以經傳後
發相證而得其可見者如此學者苟能於此盡心焉則其不可
見者當自得於言意之表矣顧恐其間可見者猶或以有所遺
留先儒著書雖未尚異稍進故或終身未嘗以入如汸者實恐
且深辟寒多忘夫復何言姑出以授其學之士為後傳焉若
夫因其所可見者以足其所未備進之於其不可見者以盡聖
人之志則有望於君子云歙縣生趙汸子常書於東山精舍

春秋屬辭卷之一

新安趙汸學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

策書者國之正史也傳述祝佗之言謂魯公分物有備物典策而韓宣
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杜預因謂魯國之
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元凱亦以備物典策為春秋之制而孔穎達以
為若今官程品式之類皆謂魯史之舊史有周公遺法在焉自伯禽以來
雖大喪亂史官前後相承有非他國可及者然古者非大事不登于策
小事則簡牘而已故曰國之正史也今以春秋所書考西周末亂之餘
其書于策者不過公即位逆夫人朝聘會同崩薨卒葬禍福告命之事
祭祀蒐狩城築非禮不時與夫災異慶祥之感而一國紀綱本末略具
矣是亦存其中為魯史之大體不越乎此而已東遷以來王室益微諸侯
皆叛伐柴交兵於戰大夫專政宮庭逼命於是伐國滅國圍邑入
取之禍交作於是卿大夫奔放納入之變相尋而策書常法始不足盡
其善惡之情矣故孔子斷自隱公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志其所書
策書之大體而一國本末具焉者皆有筆而無削使不失魯國正史之
常所謂存策書之大體者也夫春秋當代之史也使仲尼筆削之際不
復存其大體則必為君臣能無疑乎是故有筆有削以行其權有筆無削
以存其常實存而權行而相錯以成其文相易以成其
義者也然自左氏不知有筆削之旨為公羊學者遂以春秋為天子傳
來其國之者通脩一代之史者於是策書之說益行又有以為有貶無
褒者又有以一經所書皆為非常而常事不書者有謂黜周王魯者有
謂用夏時周者其失在不知有存策書大體之義而已說經昧其源委
一至是哉故今特取聖人所存例筆而無削者悉著于篇俾學者
失義類若小或離析而辯正焉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一

一 嗣君踰年即位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禮不書

即位告朔朝正書王正月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以上書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者四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七古者天子建諸侯皆得世其爵祿其位臣妾其民人皆有史官以記一國之政令而奉天子之正朔故諸侯嗣位必請命天子定位於柩前踰年正月朔日乃先謁廟以明當相承繼所稱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若春秋書也之皆成襄昭哀是也或有故不行即位禮則不書即位猶朔朝告朔而書王正月若春秋書隱莊閔僖是也隱攝君位不行即位禮莊閔僖以繼弒若不行即位禮桓宣亦繼弒君而行即位禮者桓宣將負篡逆欲自同於常典繼位者以欺天下後世也蓋即位乃已見群臣故有所隱避則其禮可廢告廟告朔乃新君見祖禰奉王教之始禮不可廢也此在周人必有故事當史備載亦有成法故杜氏啖氏據周書與春秋經傳定著其說如此而近代說者往往不同有謂以夏時冠周月者夫四時始春終冬所以成歲三代雖正朔不同而正月之必爲歲首歲首之爲春其序皆一定而不可

易也今既曰周月則春秋所書正月爲建子之月矣謂建子之月爲春何夏時之云又有見殷周古書有月則不書時以春秋書月又書時爲夫子特筆者蓋古書乃簡牘記事之體待以後略春秋策書國之正史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蓋三代正史遺法也借令不書時則事有不得書月者當何所繫乎又有以不書公即位爲夫子所削者蓋由不信左氏之過左氏知魯史有不書之例而著之不詳於隱公不書即位曰攝也是矣於莊公不書即位曰文姜出故也閔公不書即位曰亂也僖公不書即位曰公出故也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隨事爲說而義不相通故學者得以排之且穀梁有繼弒不稱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此說必有所傳而學者不能折衷故即位一也書亦有罪不書亦有罪而義卒不通矣由學者甘不知有存舊書之體之法而虛其實多類此凡即位必在朔日春秋日事忘略則皆不書者夫子所削也存策書之大體凡不沒其事例之見於書者當變法有異同上下分殊內外勢異猶以日月別之公即位在正月爲得禮故略之以明釋也凡日月法自爲一節見後以例通之云特略事特之使相發云

（二）即位不在正月故不書正月

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

以上書六月即位者一九公不行即位禮亦書正月以存朔正也是年昭公喪未至嗣子未定魯國無君故自以王三月繫事史雖追書元年以繫前半年之月日實與他公元年不同定公受國於季氏待昭公喪至殯而後即位故即位在六月亦與他公繼世者異此策書之大體不待筆削而義已明者也夫子以季氏逐其君既又絕其嗣而立定不得以時反於是魯國無君者半年定公受於彊國而不知爲之報故九公即位在正月者皆不日而定之即

位獨曰以異之蓋不曰以爲恒則曰以爲變也公羊氏乃以定無
正月爲春秋微辭凡二傳不知筆削本末而以意說經失皆類此

三　歲首必書王月無事書首月之事不書首月

隱三年王二月　四年王二月　七年王三月　十年王二月
桓二年王正月　三年□正月　四年□正月　五年□正月　六年
□正月　七年□二月　八年□正月　十年王正月　十一年□
正月　十二年□正月　十三年□二月　十四年□正月　十五
年□二月　十六年□正月　十七年□正月　十八年王正月
莊二年王二月　三年王正月　四年王二月　五年王正月　六年
王正月　八年王正月　十年王正月　十一年王正月　十二年
王三月　十六年王正月　十八年王三月　十九年王正月　二
十年王二月　二十一年王正月　二十二年王正月　二十四年
王三月　二十八年王三月　三十年王正月
閔二年王正月

僖二年王正月　三年王正月　四年王正月　六年王正月　八年
王正月　九年王三月　十年王正月　十二年王三月　十五年
王正月　十六年王正月　十八年王正月　十九年王三月　二
十四年王正月　二十五年王正月　二十六年王正月　三十年
王正月　三十二年王正月　三十三年王二月
文二年王二月　三年王正月　五年王正月　八年王正月　十年
王三月　十二年王正月　十三年王正月　十四年王正月　十
八年王二月
宣二年王二月　三年王正月　四年王正月　九年王正月　十一
年王正月　十六年王正月　十七年王正月
成二年王正月　五年王正月　六年王正月　七年王正月　九年
王正月　十一年王三月　十四年王正月　十五年王二月　十
六年王正月　十八年王正月
襄二年王正月　四年王三月　六年王三月　八年王正月　十一
年王正月　十二年王三月　十四年王正月　十六年王正月
十七年王二月　十九年王正月　二十年王正月　二十一年王
正月　二十二年王正月　二十三年王二月　二十六年王二月
二十九年王正月　三十年王正月　三十一年王正月
昭三年王正月　四年王正月　五年王正月　六年王正月　七年
王正月　十年王正月　十一年王二月　十五年王正月　十八
年王三月　二十年王正月　二十一年王三月　二十三年王正
月　二十四年王二月　二十六年王正月　二十八年王三月
三十年王正月　三十一年王正月　三十二年王正月
定元年王三月　二年王正月　三年王正月　四年王二月　五年
王三月　六年王正月　七年王正月　八年王正月　九年王正
月　十年王三月　十五年王正月

哀二年王二月　四年王二月　八年王正月　九年王二月　十年
王二月

以上書王正月九十一王二月二十四王三月十九歲首皆書王
月明奉王朔也事繫正月書王正月正月無事而事繫二月則書
王二月正月二月俱無事而事繫三月則書王三月月爲繫事書
也孔氏曰二月殷之正也三月夏之正也故皆書王以別之吳先
生曰此侯國之史故於月上加王若王朝之史則月上不必加王
也二說皆得之其十一公元年所書王正月爲朝正即位書非常
年繫事之比兼他義故不入此例唯定公元年書王三月繫事與
常年同即位在六月故也此皆魯史成法也近代或有以書王爲
夫子特筆者按殷人鍾鼎銘有惟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月稱
王乃三代恒辭其加王於春又可爲改時之證由時月皆王者所

攺故得上下言之以便文必正史然後王不先春本王者欲其失時之義也隱公自元年而後無正月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說者曰隱謙不朝正也按隱元年後書二月繫王三書三月繫事一其他如二年春會戎于潛五年春矢魚于棠九年春實公衛侯遇垂之類或筆削之法不書月或史本不月穀梁知日月有義而不能辯也若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則夫子所削也而杜氏以為由王室不班曆故劉炫規之曰昭公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諸侯不知所奉猶有何人班歷何故經皆書王蓋杜氏不知有筆削之義故也知識首無繫月之事則但書春王為月書既不書月不嫌無王也凡史文皆有其義總敘在辭從主人篇

【四】一時無事書首月

隱六年秋七月　九年秋七月

桓元年冬十月　九年夏四月　秋七月　十二年春正月　十三年秋七月　冬十月　十八年秋七月

莊四年秋七月　五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春王正月　十二年夏四月　十三年秋七月　十五年冬十月　十六年春王正月　十八年冬十月　十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二十年秋七月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二十二年夏五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僖六年春王正月　十年秋七月　十二年秋七月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秋七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一年秋七月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

文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十三年春王正月

宣六年夏四月　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正月　十二年秋七月　十八年夏四月

成元年冬十月　十年冬十月　十一年冬十月　十二年冬十月

……二十二年夏四月　……春王正月

昭十年春王正月　十……月　十四年夏四月　二十年春王正月　二十九年秋七月　三十二年秋七月

定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夏四月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冬十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夏四月

哀八年秋七月　九年冬十月

以上無事書首月六十曆一時無事則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公羊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此蓋三代正史之法春以正月為首夏以四月為首秋以七月為首冬以十月為首或兩書秋者時為夫子所加者誤可知矣唯莊公二十二年書夏五月非首月蓋夫子既削其事因留其時月以備一時見舊史於此本非有闕然不改五月為四月者明舊文則史有筆削而無增益也

【三】事有變日者遇晦朔則書晦朔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以上書晦者二書朔者二其日食書朔別見趙氏曰古史之法凡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

【六】喪以月斷者遇閏則書閏

哀五年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以上書閏者一喪節以月斷閏則數閏著閏之月也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此閏月明矣不書閏者無事以月斷則不數閏也

【七】九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illegible]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
食之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
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

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
食之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
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
之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以上日食三十六書日書朔者二十六書日不書朔者七書朔不
書日者一不書日不書朔者二左氏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則甚矣歸王朝日官失之非諸侯史明矣公
羊傳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

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蓋以為
司歷失之致日食不在正朔故春秋削其朔日之謬者杜氏釋例
以長歷推校經傳明隱三年二月己巳是二月朔不書朔史失之
又與左氏曰官失之者相違然長歷所推春秋日食亦不盡得不
可據以釋經漢書律歷志叙西漢日食多在晦亦有先晦一日者
公羊此義必有所受至漢人以日食不在正朔為書亦經非治歷
明時之意哉或去朔或去日以示義詳見日月篇今考自文以後
無不書日者自襄以後無不書朔日者周歷交朔之法東遷以後
失之至是月大小乃得其度爾又何疑乎又按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日食三十六公羊傳曰記異也何氏又以為皆後事應之言
今考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後漢一百九十六年日食七
十二魏晉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
三宋止[illegible]十六年日食一百二十大抵世愈降而日食愈數

大運盛衰之驗也自漢[illegible]帝而下皆有之但[illegible]
春秋所未有也遂設其不同以致指[illegible]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以上星變四凡日食星變皆為天下記異非一國之志梁山沙鹿
崩亦非一國之志以待告而書故別見按左氏傳曰星隕如雨與
雨偕也公羊傳曰如雨者非雨也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
復君子脩之曰星隕如雨所謂不脩春秋謂魯史舊文公羊僅於
此一處及之亦口傳之語但左氏讀如作而義遂相遠未知何據
又按漢志永始中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不及地尺而
復即未至地滅也今星變而有如此者其所隕者星之光魄故

雖多而不見在地之形說者謂積氣所散所致比他異尤重蓋王
運至此而終矣又按昭十七年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
杜預郭璞俱以孛彗為一星今知不然者漢書天文志曰彗孛長
三星其占略同而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
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長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
丈史記彗出東井齊景公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
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何懼乎然則孛與彗也經書孛者有
此四事以其時考之皆大異也桓莊之際諸侯無王伯者出而天
下大權歸於齊晉人情繫望於關此王室一大變也文宣之間晉
失伯而楚興中國幾於征伐自是王室愈卑又一大變也夫子五
莊十二年十七年莊王僖王崩葬不書文公十四年頃王崩葬不
書說見前名實錄卑在而後晉不復能主夏盟春秋治在天數子
朝之亂諸侯無勤王者五年而後反正此又一大變也經書星孛

亂則自入春秋以來史文所未有也哀公之時東方兩侯更伯吳
與越天下將變為六國春秋絕筆於獲麟矣天象人事脗合如是
而筆削之法亦相為終始春秋不徒記異也左氏傳載彗星鶉火
論星孛唯以大國災答當之當時流俗之論上不知有王室下不
知有天下大勢其所知者唯二三大國而已天文書星孛為兵
車大辰者天子之正位亦非二子所知也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以上火災六御廩者公親耕以奉粢盛之倉西宮者別宮也何氏
曰僖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新宮
者宣公之宮主新入廟也雉門兩觀說見後桓宮僖宮親盡當毀而不
毀亳社者殷社諸侯有之以戒亡國有屋而災

桓元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二十四年秋大水　二十五年秋大水

宣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四年秋大水

以上大水八災異在一國者以經所書本國人事考之則微旨
之意可見董仲舒曰水者陰氣也春秋繁露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
則水出蓋桓公弒立而好亂三家之所自出莊公國母淫恣不能
制宣公篡適成公幼弱而三家之勢成至襄公之末季氏益專此
皆陰盛臣逆之應也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感應但人識
見以為無稽其實皆難也由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因

之盡廢之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僖十年冬大雨雹　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二十九年秋
大雨雹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以上大雨震電雨雪雨雹各一雨雪雨雹各三胡傳謂曰雷未可出電
未可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電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
陰氣縱也陰陽運動有常而失其度人爲感之也雹者戾氣也陰
侵陽臣侵君之象何氏曰大雹者陰盛之氣也

桓十四年春無冰

成元年春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以上無氷三何氏曰周之正月夏十一月周之二月夏十二月法
當堅氷無氷者溫也尚書曰舒恒燠若無氷時夏二十八年書飢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以上雨木氷一高氏曰雨著木而成氷上溫而下寒也劉向謂木
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氷多應在大臣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以上隕霜三月令季秋九月霜始降草木黃落註曰夏九月也周十
二月夏之十月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冬花而實周十月夏之
八月霜不當重而殺菽皆非常之災李梵卿曰菽之爲物易長而
難殺者殺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
舉重也范氏曰舉殺菽則殺草可知又按韓非子書哀公問於
仲尼曰春秋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仲尼對曰此言可殺而不

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矣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
君乎此非夫子之言也當僖公變文公在喪宜殺不殺之義何所
取乎借如哀公之問隕霜殺菽何爲書之也則將對曰此言不可
殺而殺也於定公繼故之後復何取乎昭公以討季氏不克而出
夫子豈使哀公履其揣然乎觀夫子責宰我使民戰栗之指
康子殺無道以就有道之問則非之妄明矣此乃非欲託聖人之
言以飾其刑名之術不可通於春秋

莊三十一年冬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以上不雨書時者一書四時首月者二書歷時者二書雨者二
時不雨書時踰時不雨書首月僖公比書首月不雨乃書六月雨

可見以告廟書踰三時不雨總書之雖得雨不書其不告廟亦可
見矣穀梁傳曰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而言不雨者閔雨也歷時而
言不雨文不憂雨也得時史之情矣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宣七年秋大旱
以上大旱二言旱不言饑災猶有入也
宣十年冬饑　十五年冬饑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以上饑二大饑一九饑皆書於冬者當西成之時五穀皆無民乏
多絶國負不能賑恤也

莊七年秋無麥苗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以上無麥苗一穀氏曰秋大水漂無麥及五穀之苗也大無麥
禾一胡氏[illegible]多[illegible]

劉氏曰無麥苗水旱之事無麥禾由冬大旱積日損月則以至
來年皆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高氏曰劉向春秋說以爲土
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況約宋而言之冥無時常有之苗稼而壹云而
實不成聞者皆然百姓以飢所謂大無麥禾者也而夏周之冬正
五穀皆入之時使其事[illegible]書無麥禾何至於冬而方書[illegible]
便明矣劉侍讀之說似兼高氏其義爲備

桓五年秋螽
僖十五年八月螽
文八年冬十月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十三年秋螽　十五年秋螽
襄七年八月螽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　十三年九月螽　十二月螽
以上冬螽十六公羊傳曰記災也范氏曰螽蟲之屬據月令曰仲冬行

春今則螽蝗為敗今按爾雅[illegible]蝝[illegible]也[illegible]則蝗亦
一生八十一子或云一生九十九子[illegible]氏曰詩[illegible]斯乃[illegible]如
[illegible]斯鹿斯之類非[illegible]也[illegible]斯[illegible]因指為[illegible]
蝑非也蝝或作蝝字書云[illegible]也
宣十五年冬蝝生
以上蝝生 杜氏曰蝝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今按杜
氏知不成螽者蓋成螽則曰書螽也[illegible]地遺卵如蛹而[illegible]有細
[illegible]上下中若魚子始化[illegible]所謂蝝也遇大雪則入地深[illegible]
大雨水皆不成螽石虎時河朔大蝗初生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
[illegible]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illegible]乃名[illegible]初生[illegible]
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其[illegible]皆是凡蝝生未為災未書
此為一歲再生紀異也使成螽則亦不書蝝生而又書螽如哀十
三年十二月螽之例矣後漢安帝永初六年三月去蝗[illegible]

生而蝝生也凡秋螽不月者皆七月也冬螽始出則[illegible]不止此
一月也蝝生不月者災不在此月也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莊六年秋螟
以上螟 三公羊傳曰記災也爾雅食苗心螟[illegible]
[illegible]邢州爾雅翼曰五行傳以螟[illegible]
曰蔑有螟蟲狀似蝗是螟無足蟲也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
蟲江東謂之橫音若橫逆之橫高氏曰春秋書螟者三隱二莊一
書災者十有一但一餘皆僖公之後蓋螟食苗心無所不食其
為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螽者
不勝書[illegible]者則不然[illegible]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耶
莊十七年冬多麋
以上多麋 何氏曰言多者以多為異也五行志曰劉向以為麋

蓋兆獸之[illegible]時莊公將娶齊之淫女其象先見爾雅翼曰麋與
鹿相反[illegible]陽獸[illegible]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之象麋[illegible]陰獸冬至得
陽氣而解角從陰退之象今海陵至多千百為群多牝少牡訪按
杜氏謂麋多害稼然[illegible]以記異為重有麋有蜚亦然
莊十八年秋有蜮 二十九年秋有蜚
以上有蜮有蜚 皆魯地所無今忽有之故曰有公羊傳曰記
異也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陸璣云一名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孔
氏曰五行傳云蜮如鱉三足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illegible]色
近魯也非中國所有南越淫風所生[illegible]
夫人淫[illegible]高氏以蜮為蜚即食稻花[illegible]
者其災相同蓋食稼之蟲所在有之經不當言有故孔氏[illegible]
云蜚即負盤臭蟲[illegible]
劉侍讀據山海經謂蜚狀若牛一目蛇尾見則大疫恐非春秋之

蜚若[illegible]以小君相[illegible]如五行傳之說宜也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
以上鸜鵒來巢 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公
羊傳曰記異也五行志曰劉向以為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
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顏師古曰今之鸜鵒中
國皆有之亦巢居不皆穴處洪邁劉子政又以不穴而巢為昭公
出奔之祥[illegible]兼用左氏之謬若顏注之疑乃春秋所書以為異者
考工記曰鸜鵒不踰濟今在魯有之實自春秋所書始乃地氣推
遷使然中國治亂之候也宋治平間邵子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
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矣或問曰何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
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氣之先者也春秋
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蓋先王所以觀天下之妖祥者
非一端周禮在魯故時史於鸜鵒始至獨能辨而書之識者多非

學此春秋者可謂得春秋經世之旨矣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

以上外災七成周火一齊災一宋災二大水一陳災一宋衛陳鄭同日災一凡外災告則書昭十八年傳曰宋衛陳鄭皆來告災是也莊十一年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蓋既來告則有弔禮所以書也唯昭九年書陳災在陳亡後時叔弓會楚子于陳或叔弓親見陳有災而書或楚人告宋伯姬以災卒四國同日災故皆書曰以異其事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以上外異二傳曰隕石于宋五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亦變來告而書者是月六鷁退飛上事同日且著月例周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以詔救政訪序事此星隕石風退鷁所以皆書而史皆書之也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以上外異一公羊傳曰死而墜也記異也今按後代史志蝗有因風而墮者有因大雨而墮者有墮而死者有復為災者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以上地震五外傳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王氏曰春秋五書地震唯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彊之所致也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楚內脅於其臣若昭哀則遂失國矣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成五年夏梁山崩

以上外崩二沙鹿晉地名公羊以為河上之邑陷入于地中漢書元后傳云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蓋地陷也梁山崩亦載元后事實其月日以別之梁山亦在晉皆以告而書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崩川竭非一國之故故不繫國公羊傳曰為天下記異也何氏曰土地者民之主沙鹿崩象諸侯將卒伯道毀喪故動宋襄齊桓晉文之征伐也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山崩象王道絕諸侯失勢大夫擅政為中國害

桓三年冬有年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以上年豐二獲瑞一天道有災異則有慶祥天災民害春秋不書休咎物異祥瑞闕而不道不書者不登史官書之于策然天災物異有不書而慶祥必書者擇傳以見其淺深詳略之間可以明矣災歲豐或為一國之書一物之異則有為一國志者有為天下志者食星殞為天下記異也隕石鷁飛有為一國書者有為一國記異也王者嘉瑞自文武受命至於夫子而後見之則又不止為天下書矣雖又亦可一時不論者後世人君喜功好名有見一草木一羽毛之異而君臣相詐以為瑞者識者非之故為春秋志災不志祥之說以矯其失而釋經者遂以有年獲麟均為紀異則亦過矣孟子者知春秋有常事不書之法而失其本旨凡一經所書皆有[illegible]非

常於是有以桓宣行惡而得有年為異者有以他公不書有年而
二公獨書為異者夫天道有變則有復水旱饑饉凶災不有年大
有年其復也雖非有年而亦不至於饑饉者其常也有年大有年
史欲屢書而不可得乃生民休戚所繫非天所以賞罰人君說者
乃因一人行惡而遂欲奪萬民於是天道有反常之變而春秋
為遷怒之筆矣自公羊以麟非中國之獸為異而或者亦以麟出
於亂世為獲人所獲為異夫麟為聖人出也世雖亂而有聖人在
焉則麟出固不為異矣因其出而見獲遂欲使之與鶂鵒同
科是欲循反常之論而不知其說激之過也春秋性命之書也說
激非性命之正故不可以言春秋唯趙伯循以有年大有年獲麟
均為慶瑞而得春秋之旨然其說同於狩者天地所以答人君也
是以志之又曰凡書年告于廟故書之記此以著非知他年不告
廟爾是又遂以史法為聖法而不皆爾之說亦未嘗由不知有狩

策書大體之義故也子丑月皆夏之冬冬狩得其時大野又魯之
狩地唐人異常獸猶不書此以獲麟書故言西狩而不言其地
也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二

卜郊不從牛災猶三望郊不時皆書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
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不郊

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以上書郊卜郊非禮者九四卜郊不從猶三望者一牛傷不郊猶三

望者二三卜四卜五卜不從不郊者各一牛傷改卜牛五月郊者
一四月郊者一九月用郊者一郊者祈穀于上帝之祭也除地於
郊以行禮故即其祭名之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是也左氏春謂夏正建寅之月元日謂上辛上帝大微之帝
也郊後有四方謂之四望魯僭郊禮唯祀蒼帝而三望不敢用
上辛同常祀三卜不從則不郊蓋雖僭而猶不敢盡同於天子也
其禮牛卜吉則為牲牛傷則改卜帝牛有變則稷牛稷牛唯具是
為卜牲上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三卜
皆不吉則不郊是為卜日不郊則卜免牲卜吉則免不吉則繫之
待明年與牲時卜用是為卜牲卜牲與免牲皆周禮也因卜
日以決郊之從否則魯君自知其僭明不敢專也然春秋所書三
月郊者蓋牛不傷卜而從郊以建寅之月得郊之時不從不郊不
敢強卜得禮之當故皆不書其書者皆志變異與非禮也

事一牛傷也改卜牛又傷異之甚也非禮之事有四彊卜過時
三望用郊也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公羊
傳曰求吉之道三此言彊卜之非禮也月令天子祈穀而後耕藉
帝籍左氏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言
過時之非禮也傳又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此言猶三
望之非禮也九月言用郊者用其禮以祈福而不為農事也成公
以國有內難君臣外見執辱而頻年出師未已故為天子類造之
意用郊祀以告事而祈焉在魯郊中尤為僭妄此用郊之非禮也
魯郊本非禮然既成卜而郊則史不勝書故於非禮中取其尤失
禮者如此其言免牲不言不郊者從可知也言免牛猶言不郊者
間有事也言牛死則言不郊牛傷得再卜須言不郊故乃書也不
言免牛而言不郊者卜不吉不免也然三傳所談失禮之事往往
不同左氏穀梁初不言魯郊為僭公羊傳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

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氏曰禮天子不卜郊
魯郊非禮故卜爾左氏殊不知此義乃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
日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是謂牲既成不當更卜也魯人自知郊
為非禮故雖牲成而不敢必祭猶假卜以聽於神左氏乃以常祀
議之由不知其為僭也劉侍讀則曰卜郊者卜日之吉凶非卜郊
之可否是以周禮大祭祀卜日同論而不察其不從則不郊之義
也據大司樂圜丘方澤月令四郊各用其節日祈穀用上辛皆無
事於卜何氏謂天子不卜郊是也凡言前期卜日謂如國有大故
天子將出皆依郊禮祀上帝及四望類造非常祀則卜日有異其
有不從不郊之事乎傳謂啓蟄而郊者為三代正朔不同故魯
月節氣言之下言郊雖以始殺則啓蟄皆夏正四孟月不得定以
氣非謂凡祀以節不以月也杜氏乃謂月前節後雖四月可郊則
春秋四月卜郊不從不郊者三改卜牛而郊者一何必書牛四月

宜郊而郊與不郊皆書則三月郊與不郊何不書也又違左氏過
則書之義矣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公羊傳亦
曰用正月上辛非唯不詳魯事且失郊之時義矣雜記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曰可以者
獻子以此二月宜郊禘知前此未嘗用此二月也春秋唯傳八年
書七月禘而正月牛傷皆以在鮮書獻子欲以正月日至祀天而
以對月日至祀祖僭且異矣宜不行也明堂位言魯以孟春祀帝
于郊鄭氏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則由不察明堂位
之妄而以郊特牲周始郊之文屬之魯也周郊之義二傳唯譏非
時則九月豈復祈穀也哉或曰懼卜而不從故不卜而直用其禮
則是啟蟄而無卜郊不從之事何以怠至九月乃不卜而郊也若或
者釋用郊用之之用同則幾於誣矣魯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欲以
宋襄次睢社處國山為比豈人情乎離說經好奇一至於此然於

史文詳略後先之間亦不穿矣夫魯郊僭禮之罪豈待加一辭哉
顧其瀆亂禮法見于經則學者所當深考傳凡言魯盡祭為天
子所賜者皆本明堂位祭統然明堂位言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
以天子之禮樂遂言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
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是言魯人因有大廟重祭而僭
郊郊非成王賜之也僖公作頌以郊為壽其言曰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而已不言有天子禮樂下文即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
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使果成王之賜作頌者當顯稱之以釋
其僭竊不當直自僖公言之也其他如傳載祝佗言魯公分物甚
詳使有天子禮樂不當但言備物典策而已唯呂氏春秋言魯惠
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近代學
者多從其說然東遷之後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事多矣未
必皆嘗請于天子而天子賜之也

九 天災鼓用牲于社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以上日食書鼓用牲于社者三大水書鼓用牲于社于門者一社者地示之祭記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諸侯祭社有常禮史不書此為日食伐鼓于社僭天子又不用幣而用牲志非禮也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其義見也唯莊二十五年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則又仍季平子之失故劉氏辯之曰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

豈必正陽之月哉胡氏曰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故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贊之蓋時周禮久廢左氏隨所見聞傳著其說殊多不合也

十 大雩不時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以上書大雩者二十又雩一又雩不言大承上文可知也雩旱祭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帝之精配以先帝也鞀鞞琴瑟管簫干戚羽毛竽笙鍾磬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巳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此鄭氏言天子諸侯雩祭之別也魯諸侯之國雩帝竟內山川請雨於上公有啟蟄而郊既僭郊以祈農遂僭天子盛樂以雩上帝過則雩於秋又甚則雩及冬於僭禮之中又有失焉史皆書之志非常也杜氏曰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至於四時之旱則又脩其禮此說本鄭氏又曰雖秋雩非過則設矣雩當以夏為正四時之旱當禱而已用

雩皆過也左氏釋大雩曰旱也凡八書杜氏謂以別過雩亦非左氏釋經先後詳略本無義例何以見不釋者之非旱而為過乎至二十五年一月而再雩釋曰旱甚也定七年一時而再雩謂非旱甚可乎乃獨以為過何也又曰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此說本穀梁為得史氏之義經書不雨大旱皆雩而不雨故也今考春秋不書六月大雩與不書三月如同然郊必書日雩不書日者曾雩於秋以禱旱也故過祀御未遠者不月遠者則月見閔雨之勤急也必一月再雩然後日者其遠也苟甚遠則又不月與又雩也春秋雖書大雩之僭猶以閔雨勤民見義不以非禮而忘民也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嘗烝之法公羊傳於桓八年正月烝秋嘗皆不書之例義與此同而誤以為筆削之旨今考禘嘗後一書大八月大雩而郊嘗常祀皆不書不待雩人然後制之也然公羊公

事之例唯時祀用田言之以其皆有常時故也[illegible]
猶未失事實而大雩及他事奉使以毋有違以一[illegible]所書[illegible]
非常而當事不書則亦[illegible]之遠矣

十一 禘必因事而書[illegible]禘不在用禘之[illegible]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以上禘于大廟書二書禘者一書大事者一書有事者一[illegible]
公者三書吉禘者一書有事者一書祀者一禘不王不禘[illegible]
侯禘用天子禮樂於是有禘[illegible]禘以代祫[illegible]

非禘之中記其名非禘者以時事[illegible]而[illegible]閔[illegible]不[illegible]
後世[illegible]遂廢父與叔閔公弑人[illegible]而殺之不可禘于宗廟也
閔八年僖八年用禘而致之此八年致夫人而言吉禘于莊公是用
禘[illegible]其主也即此一間而[illegible]僖主禘而當祀又用以致不當祔之
夫人[illegible]用禘於群公又用於未祔之主其非一端矣所謂[illegible]
用禘則禘[illegible]是也閔君也僖[illegible]也以[illegible]於[illegible]閔於父而
文公用禘而逆祀升僖於閔上陽虎[illegible]而禘于僖公宜直
書[illegible]而不言禘[illegible]大事[illegible]僖公而後祀[illegible]則禘可知矣
仲遂卒猶繹叔弓卒[illegible]祀[illegible]禘[illegible]略言有事而已所謂
禘不在禘則稱事是也記禘者皆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祀周
公今諸侯[illegible]若明堂位祭統[illegible]禘[illegible]成王康有以康周公
亦未必盡如其說如特牲云諸侯之宗廟而祭以白牡[illegible]
于[illegible]鍚[illegible]而[illegible]大武東夷狄諸侯之[illegible]禘也[illegible]有禘[illegible]

有禘祀[illegible]時諸侯[illegible]天子禮樂[illegible]唯[illegible]有天子之賜者[illegible]
僭欲以四代禮樂[illegible]而[illegible]用[illegible]祀[illegible]成王所賜使若不
與他國僭[illegible]者同[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也然明堂位書以禘禮祀周公於大
廟而已初不言成王之賜有禘其所自出之[illegible]也若[illegible]言皇[illegible]
后帝皇祖后稷文言周公皇祖則是遠及文王矣[illegible]
文王烈祖康叔則魯[illegible]所稱皇祖謂文王烈祖謂周公明矣[illegible]
諸侯祖天子故稱始封之君為烈祖所自出之王為皇祖而[illegible]有
周廟[illegible]有厲王廟[illegible]稱先王先公[illegible]僭[illegible]祭又及其所自出不
唯魯也諸皆天子賜之可乎鄭康成謂天子諸侯[illegible]合先君之
王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illegible]二年[illegible]而祫明年
春禘於群廟自[illegible]五年一祫一禘今謂以禘代祫者禘與祫皆合
祭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illegible]用天子禮[illegible]以禘代祫閔
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即是[illegible]

閔於莊公稱禘則大事于大廟非祫可知豈有明年禘於群廟之
事乎魯人亦曰以吾君之未禘祀則當時以禘為三年喪畢之
祭明矣[illegible]五年第一禘不見于經傳八年禘于大廟[illegible]八年從祀
先公則第二禘也此[illegible]三年喪畢後因以為常之禘合於是年
稱禘則從祀非祫可知亦不合五年再殷祭之數鄭氏謂[illegible]
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其[illegible]禮[illegible]禘[illegible]而祫明年禘
於群廟則成於左傳禘于僖公襄公之文而不考其年之不合也
禮經有禘于大廟[illegible]名則禘于大廟周[illegible]也僖八年禘于大廟是
也謂僭禘于大廟不言禘可乎曾以禘合祭又以祫合祭于諸
侯五廟四時分祭合祭事體煩重已不易行又三年一盛祭不可
復加矣其謂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則又感於王制諸侯礿犆禘一
犆一祫之文也且既以春礿夏禘為夏殷禮矣則禘一犆一祫乃
時祫之一爾謂曾之盛祭一祫一禘何所考耶左氏[illegible]春秋時[illegible]

逮而魯未滅亡當時祭禮大略必有可考者故有事于武宮從祀
先公傳皆以為禘杜氏因謂禘為三年大祭之名所以審諦昭穆
又因閔二年[illegible]
祫今知不然者當時既以禘代祫且用之群公則必不舍禘而祫
于太廟魯用天子禮則雖祫亦曰禘而已時祫則時享之合食
其禮只及有廟之主如王制言嘗祫烝祫嘗烝為時祭之名故凡言
大事有事皆禘無疑也公羊釋大事為大祫而不釋禘為何祭宜
不知當時祭法變革之由唯先經有大字而遂以為大祫爾非其
解穀梁亦以禘為三年大祭之名皆本左氏傳言之但三年一禘
之期雖合而或禘于太廟或禘于群公此先儒之所未通者惟趙
于太廟其常也禘于群公則越逆之屬以雜微之三家溢魯之陋
虎所為詎可以其不合禮意而他為之說乎趙伯循曰以其不追
配故直言禘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禘物爾不追配也其趙氏謂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以其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
之主故曾謂唯於周公廟追配文王雖本大傳而不得其意言之
意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
夫士有善者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蓋以禘與祫對言則大夫士
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大祖王者則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其禮皆
合食何知矣若謂僅於周公廟禘文王則三傳及記禮者皆無其
說王者之所自出無廟則宜於大廟追配曾謂有周廟安得虛而
不祭但為藏主之室乎據周頌雝詩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事以后稷
既禘文王之祭聚妣祀並言而次章別言白牡騂剛則不與大廟
同合祭之禮明矣舊先生謂於周廟單祭文王以周公配食鬯以
鬯頌尤信曰皇祖后稷以尊同姓同也曰降福既多自妣祀言也
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自配食所自出之廟言也曰白牡騂剛將
孫有慶乃承周公專以公言之其言有序如此凡禘皆曰致夫人不

曰從祀以季臣祈亂不月志慝之淺深也

十二　常祀用夏時適則書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
以上時祭三書正月烝一五月烝一八月嘗一公羊傳曰春曰祠
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周制四時祭宗廟之名詩小
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詩協韻故顛倒言之周雖改時月
正朔至於四時之祭皆用夏時本月故左氏曰始殺而嘗閉蟄而
烝過則書順天道從物宜也周正月即夏仲冬冬烝常事不書是
五月再烝非禮故追書正月烝以見其瀆嘗以嘗新為名烝穀已
可以薦者衆也烝嘗皆豐於祠礿烝又豐於嘗而祠礿皆薄又與
祠礿不同故禮或有闕也以其有闕而再烝愈見其瀆經周五
月再烝則祠礿必毀一祭蓋古者諸侯烝則不礿之義也始殺謂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也周八月建未為夏之時之夏六月嘗
失其時制取其而已故書之壬申御廩災閒二日而嘗穀已出廩
謂譏不易災餘而嘗非也記災自是一義與祭適相近故書
閒斷史不書祠礿者春夏之祭時物未成殖祀從簡無光耀之故
見後時之禮權故不見於春秋嘗烝物成禮備又皆祫祭故有以
非禮書者王制言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周人以礿代
禘則春夏二祭皆犆也

十三　飾廟廟制作主後時立已毀之宮皆書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illegible]
文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九月立煬宮
以上丹楹刻桷各一作主者一立宮者二皆非禮也凡宮廟有一
定之制作主有一定之時已毀之廟不再立故十二公作主立

飾廟皆不書于策有司遵其時制於事無所勸懲故也莊公特飾
桓廟以夸夫人踰諸侯祖廟之制文公欲躋僖公作主於十五月
之後失虞練易主之時季文子以宣王之功自多而立武宮意如以
昭公之出禱於煬公而立煬宮一立已毁之廟以旌伐齊之功一
立已毁之廟以報不臣之禱史記踰禮踰制之始而已飾宮當月
立宮當日經於丹楹刻桷不月明不當以非禮加之宗廟於立煬
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

十四 大室屋壞

文十三年秋七月大室屋壞

以上大室屋壞一穀梁傳曰大室猶世室也公羊傳曰世室魯公
之廟也謂之世室世世不毁也吳先生曰周之王業自文武也故
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大廟皆百世不毁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
用也魯人以伯禽廟為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貴公僭也文公惡
慢父不脩廟遂至屋壞春秋書之因見世室非禮

十五 納郜鼎于大廟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以上取郜鼎納于大廟者一郜國文王子所封大鼎其重器也公
羊謂宋始以不義得之豈郜實迫於宋而以為賂或宋實入郜而
取之乎桓公甚得郜之重器以薦於大廟而不知取弑君者賂而
釋其罪不義甚矣況又陳諸祖廟是無復羞惡之心也史因告廟
而書比諸上文成宋亂而桓公之惡自見乃所謂策書之大體也
取之於會故不言來歸陳氏以書取為蔽罪於魯甚矣

十六 不告月

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以上不告月猶朝廟者一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曰天子
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月朔則用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
之告朔其日又以牲祭於宗廟謂之朝享其歲終之則謂之朝
正此諸侯奉王教敬祖考之常禮何氏曰先受朔故乃朝廟明王
教尊朝廟私也孔氏曰朝廟亦曰朝享即月祭是也天子告朔於
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皆先
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也告朔即告月也文公以閏非常月
闕不告朔猶朝于廟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書以記其失

十七 考宮用舞初定羽數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以上考宮初獻六羽者一考者宮廟初成安主而祭之也凡考
宮禮其樂舞有常數故皆不書仲子惠公妾以夫人祔於廟則
禮無二適又不可祔於妾祖姑乃別為立宮以祭之而定其羽數
不得同於群廟皆以義起故史書之志禮之變也成風以下妾母
薨葬皆用夫人禮而不言立宮則其僭甚矣

十八 當祭大夫卒猶繹去樂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以上當祭大夫卒書猶繹者一書去樂者一禮樂者先王大典其
節文之末皆精義所存諸侯不得妄有損益王制變禮易樂者為
不從不從者君流故祭事聞大夫卒則宜廢繹當祭而聞大夫
卒則宜去樂一失一得史皆書之昭禮樂王者一代之定制非有
大故不敢擅變以謹亡失之漸也

十九 內逆女夫人至無姑至稱夫人有姑稱婦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
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以上書逆夫人五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先儒以為齊
襄女僖夫人聲姜先儒以兩會齊侯證為齊女文夫人出姜舊說齊昭
之女皆子叔姬所生宣夫人穆姜齊女成夫人齊姜舊說齊惠之
女桓公使卿逆而齊侯送女于讙公會齊侯于讙故書夫人至自
齊而不書逆以夫人至莊公親逆而夫人不與公俱入故書公至
自齊而別書夫人入文公使微者逆故不書其人且不書夫人至
是致宣時有貢臧辭逆之譏由叔姬無寵於齊昭故魯人不使[illegible]
逆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凡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
或謂逆婦姜者公自逆也蓋不思君舉必書之義豈有國君親逆
女而史不書者乎況文公春方至自晉必不能更又如齊也宣成
使卿逆女書以夫人至乃史策常法凡昏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
納幣又請期乃逆女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皆使者之事史不
書所書者唯逆女夫人至二事而納幣必使卿或國君親行故
書之夫子脩春秋以國君取夫人同任社稷宗廟之重故諸侯親
迎之禮父歿而逆女夫人至皆不可不書所以存禮書之大體也
若諸侯來逆女則以得禮不書譏內以見實則略外以明書也故
考見僖莊昭定哀五公皆不書逆夫人遂以為彼皆親迎得禮故
不書而此所書者皆非禮也蓋惑於穀梁之說莊二十四年書公
如齊逆女穀梁傳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
於齊也不知春秋治內與治外異若魯君逆夫人雖得禮亦書也
或疑傳[illegible]何也今
考僖公聲姜為公子時所取齊女哀公之世有齊怨魯哀姜既
為齊桓王后故自不得與其世皆宋共卒之明年襄公始生定亦無
逆女可取昭公曾而娶不復逆一時雖得其禮亦可見國君取

女之爲傳言公娶吳胡女故歸之子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不
言遇夫人無子則襄姜然身未嘗取正適孫芻葬皆不見于經昭
公取於吳為同姓諱不書至後薨書夫人中自為經例孔氏曰
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同姓不得稱姬
舊史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脩
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定夫人姒氏亦爲公
子日所取傳言哀公以公子荊之母爲夫人而以荊爲大子則哀
公固以妾爲夫人矣若隱公則以攝君故夫人卒不成喪不書葬
妾不氏說見妾母篇

二十 覿夫人男女同贄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以上大夫宗婦覿用幣一何氏曰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
夫宗婦皆見今按覿夫人常事史本不書宗婦用幣非禮故書之

廿一 逆后魯主昏則書過我則書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以上三公來遂往逆后一凡大昏皆官主相對行禮王者至尊無
敵體之義故天子取於諸侯與王姬下嫁皆使同姓諸侯主之時
桓王取后于紀命魯主昏書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定矣祭公納
幣事成故祭公來受命于王昏者而往逆后于紀皆禮之宜也天
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乎我故言遂諸家說於常事夫書
之說謂書來書遂爲非常於是譏祭公罪魯紀而議及天王坐以
虛文說經而不以天子昏禮推原之也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以上王臣逆后過魯一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
非禮也杜氏曰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劉夏獨過魯告
昏故不書單靖公官師劉夏也非卿故書名

廿二 魯主王女昏書歸同內女

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以上魯主王姬昏書歸者二凡主王姬之昏則有姊妹之恩故書歸同內女以尊敬王命亦所謂存策書之大體其莊公與仇人爲昏主則書錄而悖自見說者乃併其主齊祀之昏一切謂之非常則亦誤矣諸內女書歸有策削別見

廿三 世子生則書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上書世子生一凡世子生必書于策所以尊宗祧重正緒也□史遺制春秋因之以存策書之大體也禮記內則子生夫告宰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子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獻諸州史蓋卿大夫以下子生皆書況國君生子史其謹志之但國君世子生其禮其隆自世子而下爲適子爲庶子若衆子其禮每降自宜不得與世子同書于策杜氏曰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長子孔氏曰文公是公其母生無明文未知是適以否故公羊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蓋其母皆未爲君之前已生故今是適亦不書其義之詳矣胡氏曰備用大子之禮故書于史策名分定則自始生至受冒爲世子其物衆等貳內殊故蔑以適舍正言明所從起其於策書言外之旨亦已得之若夫穀梁疑故志之之云正所謂齊東野人之語而諸家猶有引而申之者則學者應當審

廿四 大夫來逆妻公自主之則書內女來逆婦書新之過也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宣五年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欄下書叔子叔姬來明左氏文闕叔字于書叔姬伯姬叔○伍下本用）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以上大夫來逆妻二內女爲大夫妻女來逆婦一穀梁傳曰諸侯之子嫁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從內也范氏曰無內謂卑者爲禮也劉氏曰蕩伯姬嫁不見經蓋內女雖親嫁不敢不書于策所以尊君也今君以愛易與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甚妄上治民之節也今按傳言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在齊成昏則自主之說明矣公自主故史書之內女非夫人歸寧不書蕩伯姬以逆婦書

廿五 娣姪不與適俱行則書國亡反其宗祀所在則書

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以上娣歸一杜氏曰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適俱行故書蓋姑姊妹適諸侯爲夫人爲娣姪雖有書歸其爲外君遣嫁則一而已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以上娣歸宗祀所在者一叔姬娣從紀侯去國至是紀侯卒而紀季以酅事齊紀附庸猶存其宗祀乃歸于酅以紀焉由魯主故告于廟而書之古者婦人有歸宗之義叔姬不終于魯而歸紀者書其宜然叔紀侯必得反葬主姬歸齊魯爲昏主則書其宜然亦所得故叔姬歸酅以奉紀侯之祀猶歸若從來寧反國之文也公羊傳謂待年于叔言之不詳杜氏以歸爲初嫁之文不考婦人始嫁書歸之義婦人若遂證叔姬以罪則亦無是來不書國故非歸寧也

廿六 來媵踰制則書

成八年冬衛人來媵　九年夏晉人來媵　十年夏齊人來媵

以上來媵者三公羊傳曰諸侯取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三國來媵非禮也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按媵常事不書書者衛晉者爲下齊人異姓來媵過九女之制也與書上月爲爲五月再稱見例同

春秋屬辭卷之二

原缺

我小君文姜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文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襄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九月辛巳葬定姒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以上書夫人薨葬者五書夫人卒者二不書葬者一文姜者桓公夫人哀姜者莊公夫人聲姜者僖公夫人穆姜者宣公夫人齊姜者成公夫人孟子者昭公夫人姒氏者定公夫人杜氏曰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

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子氏赴而不反哭故稱夫人而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稱夫人薨不稱夫人故葬不言小君今按杜氏所述夫人喪禮本隱三年傳例然哀姜殺于外不可言赴八年然後致不可言祔其書薨無異文何也蓋喪有服節有制事有異常史有變法左氏亦言其大槩爾定姒從夫謚哀公親適母也以無不祔之理傳言不祔妄矣春秋之時周禮又廢故有妾母用夫人禮者有適夫人而不用夫人禮者用夫人禮則雖妾母而書夫人不用夫人禮則雖適夫人不書夫人薨書曰卒而已矣夫人薨不地者啖氏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也趙氏曰公夫人在外薨則不以有故無故皆書其地

六九　公服母喪書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以上妾母書卒者一婦姪之喪本不登于策此以吾君服其母喪不可不書曰君氏者夫子特筆說見第六篇

五十　妾母用夫人禮稱夫人書薨書葬

隱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文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宣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襄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以上妾母書夫人薨者五書葬者四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蓋惟子爲君爲其母無服者所以重宗廟也胡氏曰昭公欲喪其慈母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

服今君爲之服是逆古禮而亂國法也若然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況國君以夫人禮喪其妾母國史所當諱也子氏者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隱爲桓故成其母喪以赴諸侯然葬不備夫人之禮故不書葬既不可祔廟又不可祔妾祖姑故別爲之宮隱以攝君喪夫子之母猶有節也自文公追崇成風王室又爲歸含賵會葬以成之其後妾母皆僭夫人禮薨葬備書與適無異而不別爲之宮則並祔於廟矣夫子以喪紀國之大典非筆削所加將令學者屬辭比事以觀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既書夫人姜氏薨又書夫人姒氏薨則適妾之分已明矣亂之私亦著矣自公羊不明經義創爲母以子貴之說漢哀帝因得託以尊其藩邸所生父母及其祖母卒加大號以干正統而貽後禍說經失義其弊一至是哉

原缺

杜氏乃以為王室微弱不能自通于諸侯可謂誣矣且是年將為杞
方假王命以示大順魯人其有不弔其天子者乎文十年公及蘇
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不告魯
之理是年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
齊使魯不弔葬天子其敢有請於王室乎然則曰周公閱與王孫
蘇爭政故不赴者其妄明矣傳記天王崩有赴不發喪定位而後
來赴者惠王也有緩告者襄王也有王室亂雖不以赴亦赴者王
子猛也豈有二臣爭政遂不告王喪之理乎時王朝猶有尹氏為
伯毛伯蘇子之屬皆世臣也以大喪詔諸侯乃大行人之職不當
以二臣爭政而廢傳又言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使尹氏聃
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使王室不告喪于諸侯而
唯使晉人平二臣之訟可乎亦豈有赴于晉而不赴于魯者乎左
氏知史有不赴不書之例而妄意其事以釋書法顧忽略魯事

有考於屬辭名實之說而後知三王崩葬不書為天子所削者與
者春秋之初諸侯不王夷狄外叛故伯者之興得以尊王室攘夷
狄為功然其業有偉卑事有得失則其功罪不可無辭此春秋所
由作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平王東遷以來朝覲貢賦不
至貢賦不歸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唯弔喪送葬同列國而已伯者
雖知假尊王以示名義而不能身率諸侯貢職于王室是其名與
無實之文也方伯之所以實力王室者如斯而已乎春秋書有伯之
初諸侯弔葬天子僅存於策者書之不為少實則是以尊王為虛
文而名實亂矣是故於王崩葬特削而不書以見伯中衰王臣自出
以盟諸侯齊商人弒其君執天子之使諸侯恬不為怪則其禍蓋以
其僭號加中國盟諸侯而蔡民無惡豈有能正之者自有伯以來天
下之勢又一大變而王室亦以無伯而愈卑矣雖過僭弔葬之禮
僅存君子以為猶不弔葬也春秋當無伯之日而天王崩葬書之

以為常則是以有伯為虛文而名實亂矣是故頃王崩葬特削而
不書皆所以辯名實之際而定伯者之功罪也其法與正月不書
王會盟不序諸侯相表裏蓋屬辭比事之教如此詳見辯名實篇
然此不以入筆削類者以其在存策書中特有所削為變例之二
與一筆一削略微明此者不同也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殤公

莊二年冬十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莊公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閔公

僖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桓公

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襄公

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成公

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昭公

成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昭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十五年十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元公

以上宋公書卒者九書葬者六不書葬者三弒而不書葬者三
諸侯卒往來赴而此往弔則書不弔葬來赴不書卒於杞桓公伯
姬之卒見之葬不書卒葬所以志邦交厚薄喪紀之禮不徒然外
書也但齊晉以上大國魯多不敢慢者非見弒無不書卒者書宋
齊晉三國可見獨宋公與夷公子馮所弒閔公使弒後國亂昭公弒
時國人不君宣書弒而不以禮葬如齊之懿非晉之厲公則諸侯
不會無可疑者唯桓公御說卒不書葬蓋迫於楚丘之會不克以

禮致諸侯之送葬者也夏公餠敗身傷而卒成公卒後國亂皆不
備禮周末文繁禮備故有闕則不敢以葬期告諸侯檀弓記曰子
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謂不
成喪也是故諸侯不書葬非皆由會不會若其國葬不以禮而不
以葬期來告亦無由往會之國凡諸侯卒日弔不以禮則不日若
赴不以時則又不月宋成卒後國亂宋共亦必有爲故皆不日宋
齊等之國王者之後魯不敢慢其不以禮必有故矣凡諸侯葬得
禮則月不及禮不月必厚葬擬天子而後日著其僭也穆公葬日
與宋德其傳國於己而厚葬以報之文共俱日則皆華元不臣之
所爲也景公頭曼卒在春秋後

桓十四年冬十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莊八年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

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懿公

宣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　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成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冬十一月葬齊頃公

襄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冬葬齊靈公

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莊公

哀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秋齊陳乞弑其君荼

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五月葬齊悼公

以上齊君書卒者九書葬者八不書葬者一弑而書葬者一不書
葬者四桓公入立而葬襄公魯方從齊納糾猶不忘會其葬古人
重喪紀如此齊孝公卒傳曰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又可爲弔贈
書卒之證齊昭以五月卒七月公子商人弑舍告以九月則昭公
必不成喪傳記閼職邴歜弑懿公納諸竹中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齊戮崔氏乃遷莊
公殯于大寢又明年葬于北郭不入兆域此二君見弑不以君禮
成喪之實也陽生亦弑而書葬者國人諱弑既以卒赴自宜以禮
成喪也外弑君書卒者三陽生與鄭伯髡頑楚子麇也魯史承赴
而書辟不敏也夫子因而不革存策書之大體也後之作傳者於
齊鄭二君之卒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於楚子書卒
而不通則曰由之會十三國諸侯在焉恐貽後世之譏故不著其
僞赴者爲之諱也說經若是聖人之志荒矣由不知有存策書大

體之義故也齊君書卒皆曰姻隣大國往來書厚也葬書日者四
僖孝公以前霸盛僭侈之時齊靈黜大子光而使高厚夙沙衛傅
牙爲大子莊公立執而殺高厚於是有夙沙衛之亂十一月齊侯
圍高唐則靈公葬不書月由不及禮明矣舍與荼皆未成君而弑
九未成君皆不成喪簡公壬春秋後卒

僖九年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　獻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

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惠公

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文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靈公

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成公
成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 景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厲公
襄十五年冬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昭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
昭公
三十年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以上晉君書卒者十書葬者六不書葬者四弒而不書葬者為獻
公卒而國亂惠公以前年九月卒文公以正月入國殺懷公
于高梁不告是年冬乃書晉侯夷吾卒而不月杜氏謂文公定位
而後來告則二公皆不得以禮會葬可知宣公卒於亂不書葬晉
壞之會晉人止公故晉成之葬魯人不會晉人諱會於楚止晉

君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晉景之葬成公親送而不書葬其公
之弒趙盾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以不穫
成喪厲公之弒晉人葬之翼東門外以車一乘不待踰月此不成
喪之實也鄉於伯乞之葬自襄公始傳記鄭子大叔之言曰先王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十年傳又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
弔卿共葬事昭三年傳文然考當時事迹往往不合豈伯業有盛衰列
國情有厚薄事有緩急不得皆同乎悼公之喪鄭子西弔子蟜送
葬此大夫弔卿共葬之制也而魯葬悼公不使卿非定制明矣少
姜之喪魯君親弔不納季孫宿猶往越鄭印段弔游吉送葬以
少姜之喪告諸侯則不得不往是又以時君之意而為禮者頃公
卒鄭游吉弔且送葬一卿兼二事晉人雖詰之而不復討者禮過
於古既有所加則時有所損終不可為定制也晉至獻公已為同
姓大國文公以後世為盟主故卒無不日自獻公以後皆三月而

葬皆以踰月葬皆不及節必無踰制唯文公五月而書日伯業既
成且常請隧其厚葬有由矣惠公實以前年九月卒史即告時書之
自不容書日矣公卒春秋後卒
隱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莊二十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
閔二年狄人入衛衛侯赤不言死所 懿公
僖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秋葬衛文公
宣九年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
成二年八月庚寅衛侯速卒 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
十四年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十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殤公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秋九月葬衛獻公

昭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冬十月葬衛靈公
以上衛君書卒者九書葬者七不書葬者二弒而書葬者一不書
葬者一衛人既討州吁又能以禮葬其君會諸侯之送者故雖君
弒而書葬其弒剽而復衛侯衎者成剽之為君者寧喜不以
禮則不會而不書葬然魯之不會諸侯納惠公三與成公同盟而皆
不會其葬何也衛朔抗天命以為諸侯所執衛人伐周以立子頹
故魯不敢復親衛與齊有桓以衛而先會公于城濮意可見矣衛
成適魯以會晉而晉人止公于累壇宣公豈無憾於衛乎惠紀之
葬則有由矣然魯衛兄弟之國禮尚往來故卒無不日文公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以立國於城亡之餘其葬不及禮宜也穆公兼殯
日者當是戰勝晉三子自投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迎之婦
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蓋衛人欲因勝以惡禮以報先

君之伐其僕物必有踰制者而不知其非也厲公卒衛人告喪于
周請命其葬以特牧厚以彰示諸侯魯公亦因以葬之不赴出公輒
卒在春秋後
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八月葬蔡宣公
桓十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
莊十九年蔡侯獻舞卒于楚　哀侯
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　穆公
文十五年蔡侯甲午卒　莊公
宣十七年春王正月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蔡文公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襄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昭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
昭二十年十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悼公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哀四年冬十二月葬蔡昭公

以上蔡君書卒者六書葬者四不書葬者二　弒殺而書葬者三不
書葬者二蔡侯見執于楚而蔡人會于北杏故荊入蔡蔡自是折
而事楚不與齊桓會盟故蔡侯卒于楚不書葬公卑而不月不
葬肸蔡與楚始從晉厥貉之次莊侯從楚新城之盟陳鄭服而
蔡不來辛丑年晉郤缺帥師入蔡冬十一月扈之盟傳言蔡侯在
焉而甲午之卒不書是以會亦有未嫌故莊公卒葬皆不暇恤宣
公末年外欲徼好于楚而內制于晉及會于宋始兩事晉楚故自
蔡文而後若景弒於子靈戕於楚昭殺於盜彼雖以禮葬其君則
魯皆會其葬而不敢忽畏楚故也其與國也春秋於蔡君賊以禮葬
其所弒君者唯蔡般蠱以子弒父而代之位非他當國者比也東
國卒于楚不日不葬喪歸自遠禮不備也春秋之初蔡序衛上蔡
季歸而葬桓公必有過厚者其後見伐於楚弒殺宜不備物然不

書月若唯文公葬古人以送死爲大事苟可勉焉不敢不盡也厲
公朔卒在春秋後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葬陳桓公
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
莊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僖十二年冬十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款卒　穆公
文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共公
宣十年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十二年春葬陳靈公
襄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秋七月葬陳成公　書上事月
昭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冬葬陳哀公
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六月葬陳惠公
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九月葬陳懷公

以上陳君書卒者十書葬者七不書葬者三弒而書葬者一陳君
卒多日以其往來者厚也桓公卒而國亂故再赴而再書日其葬
必不得備禮自厲公至明年春會以宋鄭之故盟會征戍無虛
月遂不會其葬陳雖與楚踐土之盟穆公獨後會期歸而月卒
不書日詩於弔贈無足疑者共公背殯出會諸侯于溫遂圍許明
年春遂入鄭會晉事則穆公之葬不會寡君皆有所不暇也共公
卒陳與宋鄭方從楚是以厲公如晉且不得往會矣靈公之葬於楚
人討賊踰年之後宜不得以備禮書月哀公卒後國亡葬於楚
殺陳靈公加經於顧而後曾有會葬之事哀公既滅陳以故陳公
子招殺陳孔奐孝陳哀公來告而書葬畢竟阅侯葬紀伯姬同閔公
越卒在春秋後
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冬十二月葬鄭厲公

經083 109

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
宣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靈公
成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夏葬鄭襄公
六年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
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成公
七年十二月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八年夏葬鄭
僖公
昭十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月葬鄭簡公
定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六月葬鄭獻公
以上鄭君書卒者十一書葬者七不書葬者三弒而不書葬者一始
鄭貳於楚晉人秦人圍鄭秦伯背晉使大夫戍鄭而去鄭亦不
事晉又受秦戍故文公之葬不得以禮會諸侯宣十年傳曰鄭人

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改葬幽公謚曰靈此歸生弒君
不以禮葬之實也悼公卒之年楚伐鄭及晉救鄭成公卒之年晉
楚爭鄭晉乘鄭喪而伐之諸侯之大夫會于戚以謀討鄭則二公
皆以難故不備禮也鄭介晉楚之間而僻於陳蔡其往來者有
故鄭君卒無不日者穆公卒時晉楚爭鄭無歲不受兵襄公自楚
子入鄭後終身不敢從晉子貴既葬父即稱君以伐許僖公見弒
於三君皆葬之及楷禮陳鄭之葬無書日者而曹杞以下小國多不
月則日月之例可謂明矣襄公勝卒在春秋後
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
葬上闕月
三十二年曹伯赤卒　僖公
僖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　葬上闕月　冬葬曹昭公

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　冬葬曹共公
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秋九月葬曹文公　葬上闕月
成十三年夏曹伯廬卒于師　冬葬曹宣公
襄十八年冬曹伯負芻卒于師　十九年春王正月葬曹成公　葬上闕月
昭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卒　秋葬曹武公
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秋葬曹平公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三十二年曹伯野卒　聲公
定四年曹伯通卒　隱公
定八年三月曹伯露卒　秋葬曹靖公
以上曹君書卒者十一不書卒葬者三僖公亦以莊三十二
年卒是成公無聞宜不克弔葬聲公野以昭三十二年卒是盟
曹人會城成周八盟于乾侯隱公通以定四年卒是歲曹伯會吳

陵侵楚二君卒葬亦不書小國無可考曹伯陽哀八年國亡曹
桓會使子來朝曹文來朝者再二君之卒皆日射姑於莊公之世
不朝武公於昭公之世不朝則皆不日其他皆不朝于魯是魯人
於曹君唯來朝者備禮以弔不朝者不備其禮也宣公葬曹來朝
然與負芻皆卒于師凡卒于師卒于會則赴弔必不得如禮故不
月許男新臣亦書例也
僖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　成公
襄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秋葬杞桓公
二十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葬杞孝公
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夏葬杞文公
二十四年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葬杞平公
定四年夏杞伯成卒于會　秋葬杞悼公
哀八年冬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以上杞君書卒者七書葬者六不書葬者一杞夏之裔也桓公之
世朝會皆稱侯至莊公時德公始取于魯乃降而稱伯以朝而僖
公伯姬之卒皆不書葬由魯尊卑杞來朝不敬歟加以兵是時又
必有慝於魯故雖告而不弔爾不然杞小魯大乃敢降其女與婚
之役而不告乎成公即伯姬所朝之子也畏魯人少恩終身不得
致朝故其卒降而稱子且不會葬杞又有歸田之隙魯人於其來
盟小隆而稱子二君之卒皆不日由不以禮弔贈明矣悼公卒于
會不可以上事月爲疑然杞自桓公結昏于晉以來其卒多日而
葬無不會則魯人所以爲禮者視勢之崇卑而已杞魯之交詳見
杞君來朝下閔公維卒在春秋後

莊三十一年夏四月薛伯卒
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秋葬薛獻公
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十三年薛弑其君比
哀十年夏薛伯寅卒　秋葬薛惠公
以上薛君書卒者四書葬者三不書葬者一弑而不書葬者一傳
言周公武公取于薛則薛魯之甥之國也隱公之世薛侯一來朝
後不復與魯通不知何時降而稱伯莊之末年薛伯書卒而不會
其葬由再世不朝于魯故魯人慢之定元年傳晉知武子曰滕薛
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則薛益事齊定元年傳宋仲幾曰滕薛郳
吾役也則薛又事宋小國既不來朝則弔贈必薄故卒不日又或
赴不以時故不月昭公在外而薛伯穀卒以同盟之故始赴以名
於是卒獨日且初會其葬則意如之私也同盟赴以名說在辭從
主人篇比不書葬小國君弑葬不告爾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秦伯㽙卒（葬亡書月）　康公
宣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稻卒（葬亡書月）　共公

成十四年冬秦伯卒　桓公
昭五年秋秦伯卒　六年春王正月葬秦景公（葬上書月）
定九年秋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哀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春王二月葬秦惠公（葬上書月）
以上秦君書卒者六書葬者三不書葬者三秦入春秋自文公歷
五世至穆公任好結昏于晉納晉惠公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
于韓獲晉侯始見于經既納晉文公城濮之戰溫翟泉之盟秦人
皆在明年晉侯秦伯圍鄭而秦伯中背晉侯戍鄭而去之此秦晉
起禍之端也文六年穆公卒春秋不書秦紀之交未及於魯也康
公纔修晉怨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又使術來聘且言伐晉於是
告喪弔贈之使始行至景公始會其葬則以南北之從交相見也
其卒皆不日者有禮而無含賵如其所施也惠公卒獨書日其從
厚之由不可考其不月則以遠於魯而或有故則告不以時也但
卒葬書事上月多疑例其中亦有不月者亦不可考矣

隱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葬亡書月）
滕子卒
滕子卒　宣公
宣九年八月滕子卒
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文公
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哀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二月葬滕頃公（葬上書月）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一月葬滕隱公
以上滕君書卒者七書葬者四不書葬者二不書卒葬者二滕近
魯小國而侯爵文王之後隱七年稱侯書卒不日者不知何君無
侯以朝隱而稱子以朝桓者亦不書僖十九年爲宋人所執者名

舉齊謚宣公卒不書宣九年卒者嘗來朝文公而卒不日五卒之
將不如曹則魯人弔贈之禮亦薄也成十六年卒者未嘗朝魯而
卒日以其施於我者或厚則不得不以施為報也以上皆不會其
葬亦不知其名謚自縣從來朝襄公與襄公同盟之盟會且又
來奔喪於其會亦通大夫會其葬而春秋皆會其葬矣後儀
嘗來會定公葬

莊十六年冬十二月邾子克卒

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子蘧蒢卒　文公

成十七年十二月邾子貜且卒　定公

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宣公

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秋葬邾悼公

定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秋葬邾莊公

以上邾君書卒者七書葬者二不書葬者五邾本附庸也入
春秋已受天王命列於諸侯會盟與齊魯而其世邾
一來聘弔贈之禮宜薄也邾子亦不朝于莊而卒猶日則於莊公
而猶厚其所與也邾後世常於齊與魯者以其故僖公
伐邾會三文公伐邾者一傳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
人來討伐我南鄙其後可知而會盟邾不書葬
世定公以魯宣事齊朝魯者再世而卒不日宣公朝魯者亦
再世而以滅鄫與我其卒則書日則而去也
聘邾以脩平意可見矣其葬皆不會亦視施為報其公至
會之好復通邾子亦來朝故始會其葬至隱公以來
魯與而三家之不已後王入邾以邾子來則以
為以死而邾且以弱故也魯既歸邾子之而立大子革邾
子復來奔又齊卒於秋後隱公及邾莊公盟

于姑蔑則邾子穿不應與其始受命之君之號不可考也

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　紀公

成十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渠丘公

襄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犂比公

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卒　著丘公

以上莒君書卒者二弒者二皆不書葬莒少昊之後武王所封嬴
於東夷春秋即為諸侯隱桓僖三公皆嘗與之同盟文七年
徐伐莒莒來請盟公孫敖如莒涖盟而庶其之弒始來告而書之
宣公事齊春齊侯平莒及郯莒不肯取向莒恃晉不事齊又會齊
伐莒成公與莒子馬陵蒲皆同盟始書莒子朱卒襄公之世嘗事
晉莒與齊更伐魯而密州之弒去疾之卒皆書則以同伯主之盟
會故也先儒謂莒從夷俗無謚以號為稱故不書葬然莒亦皆稱
不相赴會者與否無所考其卒之不日從可知矣著丘公卒國人
出其子郊公而立其弟庚輿即共公也國人出庚輿齊人納郊公
事在昭二十三年而郊公卒不知在何歲矣後有莒子狂卒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　秋八月葬許穆公

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宣十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夏葬許昭公

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葬許靈公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哀十三年夏許男戌卒　秋葬許元公

以上許君書卒者書葬者五弒而書葬者一許大岳之後國小而近
鄭隱公會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西偏使許叔居之國
幾亡後因鄭突之亂許叔入于許桓公又會齊侯盟定許或曰許
叔即穆公也穆公始從齊桓盟會僖公之世伯許服于楚至吳入郢

經.0S.3 17

鄭人因楚敗而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以至
復封之自許叔入許之後與魯迭為盛衰以來故其紀之往來會盟不
急故卒多書曰新臣卒于師成繼絕於滅亡之後其不月者也僖
曰許僖公卒于師葬之以侯故得書月葬僖公獻而書葬者出
於斯禮故以禮成喪也
隱八年夏六月辛亥宿男卒
以上宿君書卒者一宿微國而服于宋故僖元年會宋以宋遷其國
其卒自以為受地王之供而備禮以弔也國微會不會其在亦卒
宋人遷宿之後不復列於諸侯矣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成王
十三年楚子審卒 穆王
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莊王
襄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
五丁第二行

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
昭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郟敖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靈王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
哀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
以上楚君書卒者六弒者二不書卒者一皆不書葬楚僭號稱王十九
年入春秋桓公之世始僭稱王事見史記六年傳始見其侵伐小
國莊四年卒子文王熊貲立十年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始見于經
十三年入蔡十六年伐鄭傳言其十九年伐黃而卒子成王頵立
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始通于魯故文元年世子商臣弒君來赴而
書曾無不在諸侯列於其後遂滅六伐鄭以圖北方使椒來
聘魯宣中來告亦始伐陳始得書楚子而十三年卒不書則以
魯方諱其事與國或其而不弔也莊王以後晉楚狎主夏盟始將

書吳卒而不書葬蓋猶以其僭號書葬不可從其僭號書葬
楚其王也坊記曰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穀梁傳亦
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蓋以為書葬則稱王今架不然者
當時諸侯雖畏於楚亦以小事大而已魯於楚尤輕何至書
其僭號乎又況在楚楚人使其親襚魯人以桃茢先祓殯豈心悅
誠服者況魯史書事有法乎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使魯史書楚葬周禮可
乎此實策書之舊例而夫子所取聖人之法孔子蓋曰其
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使知聖人之旨則不可不知其本原
楚惠王章卒在春秋後
襄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壽夢
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諸樊
二十九年夏閽弒吳子餘祭 一名戴吳

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一曰餘昧
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定十四年五月吳子光卒 闔廬
以上吳君書卒者四弒者一皆不書葬吳太伯之後武王時始封壽夢始稱王成公
之世晉始通吳于中國晉欲與吳會吳會于鍾離
同姓而不顧皆欲結以援楚也故吳之興以後吳楚爭強爭
魯哀公亦娶于吳其後魯賦於吳八百乘職貢同於一事蓋以
晉伯既衰欲借吳以敵齊也吳用夷禮弔喪必不如制故不
不書葬夫差卒在春秋後
春秋闕疑卷三

春秋屬辭卷之四　　新安趙汸學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四

卅三　內女爲諸侯夫人書卒書葬不弔不書卒不會不書葬許嫁

書卒來歸以夫人禮成喪書卒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以上魯女爲諸侯夫人書卒者三書葬者二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爲之服大功九月而弔喪會葬皆書于策宋共姬葬書月者從諸侯得常之例紀伯姬獨書日葬於仇人異其事也其不書葬者魯不會也杞伯姬卒亦不書葬者魯不弔也杞畏魯暴之故不告其女之喪乎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以上魯女未嫁書卒者一禮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未嫁其夫不爲服則兄弟不爲降諸侯絕旁期此許嫁諸侯故服其本服而書其卒不書葬者在室葬不以夫人禮也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以上魯女出而書卒者二子叔姬既絕於杞故不書國杞叔姬歸老於魯非杞絕之故書國魯君皆爲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子叔姬不書葬同於在室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亦不書葬魯不會也蓋子叔姬非罪出而與鄫伯姬皆不書卒者蓋成之世恩有厚薄皆不得以夫人禮成喪也

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上魯女爲婦者書卒書葬者一婦卒史不書此以國亡君没無爲主後故魯君爲服姑姊妹之服而弔喪會葬皆用殊禮故史書于

策以明叔姬婦節之高見莊公恤典之厚是亦所謂存策書之大體者而傳者不察反有貴叔姬待終于酅爲非禮者蓋不以恭情求之也葬日者國亡而葬於叔故異之也

卅五　主王姬之昏爲之服書卒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以上王姬書卒者一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此禮所未有魯人以我主其昏姑以說齊爾公爲之服姑姊妹之服故書卒同內女亦策書之大體所當存也後世若桓王姬亦魯主之而卒不書可見主昏備服之非禮而桓公不可以非禮說故弗爲也

卅四　內大夫書卒不書葬君不與小斂不書日有加命未書字卒于外書地不以卿禮終不書卒許穀成喪書卒

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葬上事月）　五年冬十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八年冬十二月無駭卒　九年三月挾卒（葬上事月）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宣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上日闕）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襄五年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三十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昭四年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七年冬十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二十一年

八月乙亥叔輒卒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　二十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二
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哀三年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以上魯大夫書卒者三十不書日者四卒于外書日書地者二書
孫而卒者二皆卿也禮王於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於
卿大夫將葬弔於宮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有服也故大
夫卒史必書之然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不徒記臣子之
喪而已兼欲志恤典厚薄以見君臣始終之義焉故當祭卒而猶
繹去樂必書況公不與小斂則恤典必不備宜有以見之也杜氏
曰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情之所篤故以小斂
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襄五年冬十二月辛

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是宣
也斂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而書日卒者惠叔毀請於朝展子
叔父雖公不與小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公子牙卒時公有疾叔
孫婼叔詣卒時公孫在外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皆書日卒者不書
人以所不得備爲其有故非不欲臨故皆書日大夫卒于外則
書地竟內不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今按春秋之初
政不在大夫故恤典有厚薄而史亦得用其法成襄而後大夫權
重君恩過厚雖有故不臨小斂與恩薄者不同故一切書日此史
之變例也兼書字者二季友僖之叔父而有功於僖仲遂僖之叔
父而有功於宣其喪葬皆有殊禮傳言季友受費以爲上卿其惠之
之仲遂恩視季友皆賜以三命而使之世爲卿也厥後叔孫豹子
三命踰父兄當時以爲非禮則以其先未有三命如二氏者也或
謂此蓋生而賜族使世爲卿然叔牙不書叔亦世爲卿叔肹之子

嬰齊仍稱公孫則叔非氏也按杜氏注公子彄孝公子也諡僖伯
臧孫辰彄之孫哀伯達之子諡文仲臧孫許辰之子諡宣叔是爲
臧孫氏季友莊公母弟季孫行父友之孫諡文子季孫宿行父之
子諡武子季孫意如宿之子諡平子季孫斯意如之子諡桓子是爲季
孫氏公子牙莊公庶弟公孫茲牙之子叔孫得臣茲之孫諡莊叔
叔孫豹得臣之子僑如之弟諡穆叔叔孫婼豹之子諡昭子不敢
婼之子諡成子是爲叔孫氏公孫敖慶父之子諡穆伯仲孫蔑敖
父之孫文伯穀之子諡獻子仲孫速蔑之子諡莊子仲孫羯速之
子諡孝伯仲孫貜羯之子諡僖子是爲孟孫氏仲遂莊公子也字
襄仲仲嬰齊遂之子歸父之弟公孫嬰齊宣公弟叔肹之子諡聲
伯叔老肹之子字齊子叔弓叔老之子諡敬子叔鞅弓之子字伯張
叔輒亦弓之子叔詣鞅之子無駭展禽之先也或曰展氏不知其世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周禮
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
一命其士不命大夫以下名氏不見于策凡書于策皆卿也故卿
卒則書王制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賢也春秋時魯鄭皆六卿
魯專於三桓見于策者四卿齊國高宋華向皆父卒子立筆書之
體存而世卿之失見矣又豈待以書其氏卒爲譏也哉卿不書卒
者六公子翬公子慶父季孫宿公子結叔彭生皆不以卿禮終也若
公子牙實殺而以卿禮成喪亦書卒史緣一時君臣隱諱之情而
錄之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已公羊謂著季子隱氏謂書其自卒
以示無譏皆失經旨公孫歸父叔孫僑如出奔不書卒仲孫何忌
叔孫州仇卒在春秋後

卅五　天子大夫卒書同內大夫葬則舉謚稱公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 葬劉文公
以上天子大夫書卒者二書葬者一來盟而往弔也凡王人皆以
內辭書之故與書卒同內大夫也子虎盟于翟泉皆與諸侯劉文公
合諸侯于召陵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二子身佩周室安危諸
侯之合散繫焉其來赴往弔皆有不容已者不可以常禮論也葬
舉謚稱公者王卿士有封國得置臣屬如諸侯也不月者在不備
也
（六）公母弟卒書曰公弟書字
宣十七年冬十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以上公弟書卒者一肸宣公母弟也傳曰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
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此謂春秋所書之弟皆其時君同
母之弟其策實錄之法非以為加親也肸非見大夫卒不當書
宣公以庶篡適其母弟恥視季友仲遂而使世為卿比桓莊之
族故稱弟稱字而書卒同於見大夫策書實錄而宣公之情不可
掩矣若稱公子則嫌於見大夫且無以見宣公寵愛之私史非不
知異母之不當錄外也陸氏諸儒辯之過矣

（七）外弒君從赴告
隱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莊八年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
歸生弒其君夷 十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
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以上弒君稱名氏者八凡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公子公孫不書
屬非見大夫也雖弒君者以國傳告以名若國猶有臣子不皆逆

賊之黨也非專弒而歸罪者以首惡書也趙盾歸生事三傳同而
先儒疑之以欲定為專弒然後合於經此不以禮法斷之也史記
錄晉人之言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此先王所以明臣妾之禮杜
弒逆之原其來已久非董史創其義也歸生為正卿而與執其
首惡無足異者春秋以禮法備辯學者弗得其旨實驗書而比
出比歸國而虔自縊事與趙盾歸生不同故書其名而經不日以別
之陳氏曰春秋之法苟有逆意於其君雖自殺也亦書弒周
監二代故弒其君必有所歸國史書罪亦有定法非待春秋始
造斯律也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哀六年秋齊陳乞弒其君荼

以上弒君及其大夫三庶孽初立見弒二君弒而大夫死節必大
臣之能與其君存亡者也故得與其君同稱弒而言及弒君者稱
名氏例與上同晉獻公殺其世子逐群公子而立奚齊里克殺之
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克之弒君為重耳也齊景公逐群公子
而立荼陳乞召陽生立之而荼殺故陳乞為逆首二君皆以庶孽
見弒與他君遇弒者不同故經不月以異之非弒君者有輕重也
文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以上弒未踰年君二不稱君者一未踰年君見弒稱君所以正其
名得猶君之義也經不日別成君也奚齊庶孽國人不君故經特
舉稱其君之子而又不月以異之其說別見
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
其君商人

襄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以上弒君稱人者三凡稱人[illegible]
君祖母莒人弒[illegible]
日以別之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以上世子弒君三蔡般楚商臣不父與他國子弒不同故不日以別之許止非故弒而與商臣同書日則弒逆者罪無輕重明矣見
按許止事三傳皆見止非故弒而左氏記事尤詳先儒亦疑之以欲寘為故弒而後合於經此亦不以禮法斷之也張主一曰止之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爾然春秋一施之者以臣子於君父不可過也蘇子由曰令律和御藥不如法者死蓋春秋書害

足以斷斯獄矣
文十八年冬十月莒弒其君庶其
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
以上弒君稱國者四告不以名氏故但稱國以弒凡弒君者當國國人皆逆賊之黨故無能以名氏告者若欒書中行偃是也莒僕以其寶玉來納諸公故魯史不著其罪然莒僕因國人以弒父而出奔公子光弒君而自立其事與晉欒書中行偃當國者異而亦皆稱國以弒故不日以別之唯薛弒不月與晉里克齊陳乞同傳無事傳具不可考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閽弒吳子餘祭（穀公羊月傳寫其事亦在五月）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以上閽弒國君一盜殺國君一閽賤人盜微賤不可律以臣禮故不言其君閽弒在宮故得言弒然弒蔡侯者實諸大夫之公孫翩也葬人既殺翩而以盜赴經從赴故略不書曰蔡實非盜故詳其日以別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此春秋書弒君之義也是故凡言弒其君者不以君有道無道異辭所以正弒逆之罪其或文同而事異事同而文異者則以日月之法別之左氏不知經旨見有書者或稱名氏或稱國或稱人求其說而不得遂定為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蓋溺於邪說而不見正於孔氏之徒者也傳記師曠對晉侯論衛人出君史墨對趙簡子論魯人出君皆釋臣而歸罪於君劉向說苑記齊人弒君魯襄公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曠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與師曠史墨之言

知出一口皆當時之邪說也晉靈之弒史狐以自恐書趙盾弒君者之法而猶有許為夫子之言謂趙盾為良大夫者自大夫專政士民皆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是以君多誘而臣多忍私說之行有自來矣此夫子所為懼春秋所由作也且見弒之君無道甚甚於齊襄莊晉靈楚虔然春秋書弒者名氏而議不及其君宋昭公非有四君之惡也獨以無道稱而弒者免於討是豈春秋撥亂之法乎為左氏學者皆已陷於邪說而何休范甯又推以釋二傳甚不可為訓抑有甚焉而唐啖趙宋陳氏諸儒亦皆因襲其說而未有悟其非者是亂臣賊子雖知懼於一時而卒見釋於千萬世也由赴告策書之法左氏考之不詳而又不知聖人有存策書史體之義故其失至此諸實弒而以卒告者說已見前卒葬類中

殺他國君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六年春楚子
誘戎蠻子殺之
以上微者殺他國之君一　夷狄之君殺中國之君一　自相殺一邾
人者邾大夫殺者也蓋邾大夫從外賊之例同曰虐其君
曰弑自外曰戕孔氏曰弑者何傷何爲犯其君戕者卒暴而來
殘賊殺害弑戕皆是弑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不曰弑者異內弑也
凡諸侯卒則名謹終者以其[illegible]也故見殺者[illegible]之例名其侯
亦名楚子文特書日所以謹華夷之辨蔡侯[illegible]以明非討賊
也其自相殺則不月略夷狄也詳見殺之篇
內殺　內殺大夫言刺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成十六年十二月乙酉刺公子偃
以上內刺公子二　[illegible]周禮三刺之法公子買[illegible]公子偃[illegible]大夫

者不言殺其大夫內事以君命[illegible]不以專殺爲罪以明臣
從也晉文多興晉殺惡殊[illegible]故成[illegible]其殺公子買曰[illegible]曰不卒戍
乃歸楚之辭也買其罪而罪見矣稱[illegible]之辭公子偃所不知
而加之罪而事未可書故但書刺而已程子[illegible]偃其罪曰是皆君
也蓋欲激公使逐二家非其有罪之志[illegible]而殺[illegible]
不及知者但幼[illegible]
書刺罪其罪當殺不知書法詳略之由也
外　外殺大夫稱國稱名討罪稱人不在位不稱大夫累公子
國殺稱人
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僖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二十
五年夏宋殺其大夫　二十八年夏楚殺其大夫得臣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宣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成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　十六
年夏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八年春晉殺其大夫胥童 亂月 齊殺其大夫國佐
襄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十
九年秋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十年秋蔡殺
其大夫公子燮　二十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三年
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春楚殺其大夫屈申　十二年
夏楚殺其大夫成熊　二十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哀二年冬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以上外殺大夫稱國者二十八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

君如寇讎此春秋書殺大夫之義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天子所置
九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法斷之諸侯不得專殺故君殺臣皆
書殺其大夫以志專殺而有罪無罪皆名之以明臣禮崇尊卑公
羊傳曰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何氏曰凡君殺大夫以尊
殺書其名皆是惟左氏以大夫不名爲非其罪而凡書名者皆某
其罪以實之甚洩冶以直言見殺公子燮以謀去楚歸晉見殺皆
不得免焉孔氏引家語論洩冶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
而無益可謂狷矣而不得爲仁劉侍讀亦曰洩冶安於淫亂之朝
至褻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於昏者多矣其論人臣進退
大節則精矣然春秋於其直言見殺而誅其罪與僭亂者同科
乎執子燮之事則斷其相亂執者不歸則失矣其或不名與去族
皆筆削之旨詳見變文篇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襄公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以上外殺大夫實弑君者二二君利其弑以除害又以其反覆殺之
非討罪故書無異文
僖公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以上殺大夫專廢立者一及所立公子一瑕稱公子以元咺當罪首
主之命立之異於他篡者故書元咺及之而不去其屬
襄公二十三年冬晉人殺欒盈 三十年秋鄭人殺良霄
以上殺大夫自外復入者二皆稱人以殺以其稱兵犯國非士師
之所能治而必以國人討之也皆不書其大夫以去位而復入爲
亂非其大夫也
文公九年春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昭公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以上外殺大夫稱人者三先都士穀箕鄭父作亂殺先克公子招

公子過殺陳世子偃師公子招又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皆以討
亂告故亦稱人以殺在位故稱其大夫
隱公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桓公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莊公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以上殺篡立者三諸篡立者諸侯定其位則列於會而稱爵以某
會諸侯者皆名之不成之爲君也皆稱人以殺者以其弑君代立
非有司法守之所能治而國人得而討之也傳言州吁求寵於諸
侯以和其民又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是州吁之
衆國人皆不與也所以石碏得信討賊之義蔡人殺五父而立其
所出雍廩殺無知以報其虐名雖以公而事則私其稱蔡人亦附稱
國人義異春秋畀弑而能以義討賊者唯衛人爲正故特書月以
別之

文公七年夏宋人殺其大夫 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以上外殺大夫稱人者二此稱人者殺附傳詞稱其一族及戴氏
之族是也詳見變文特筆之篇
四十一 夫人出書歸
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夫人姜氏歸于齊 蒙上子卒月
以上魯夫人歸于父母之國者一傳曰夫人出曰歸于某文夫人
以襄仲殺其子而立宣公故歸其父母之國而老焉與罪廢者不
同然亦絕于魯故曰歸事與內女非罪出者來歸同書歸
四十二 公夫人出奔言孫
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閔公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以上公孫一夫人孫二啖氏曰公夫人不可斥言奔故云孫傳曰內

諱奔謂之孫公及夫人尊與君同故同稱孫然婦人非罪不奔與
國君見出於其臣者不同故經不日以別之
四十三 諸侯出奔
桓公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莊公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 蒙上月
文公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
昭公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二十三
年秋莒子庚輿來奔 蒙月下日
哀公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以上諸侯出奔及來奔三去其國一有所歸則名去國不反名皆
從史文不言出奔亦去其國乃特筆其說皆別見諸侯出奔月衛

侯衎經出名特書曰紀侯大以下失國者皆不月

桓十一年秋鄭忽出奔衛

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

昭元年秋莒展輿出奔吳

以上未踰年諸侯出奔正失位喪國故不稱子踰年出奔 微弱不能自定國人以名赴弑君篡位出奔正未會諸侯故不稱爵皆不月與成君也凡國滅君奔別見大夫出奔有等則見後篇

四十四 公子入國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

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以上公子入國四穀梁傳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今按許叔以紀入故稱字說在[illegible]齊桓小白陽生莒去疾以篡入故以不稱公子皆從史文

四十五 外大夫以邑叛

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以上外大夫書入邑以叛者四入國以叛者一 [illegible]

四十六 以地來奔非卿亦書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以上邾莒以地來奔者三傳曰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地也又曰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黑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今按邾小國雖其卿名氏亦不登于策此皆以受其叛邑書其竊地來奔則以稱君故不書其地義各有所重耳不從錄書也

四十七 出奔大夫入國與其國稱復入

襄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以上大夫自外入國者一復入邑者一復入國入邑者一鄭良霄志復私讎宋魚石晉欒盈叛故書宗國故書之不同義皆書

四十八 諸侯相執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哀四年春宋人執小邾子

以上諸侯相執四用之一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諸侯無相執之道故凡執皆稱人晉執虞公雖執天子三公而滅其封國罪入於相執者伯略不及而莫能正也宋襄圖伯而執滕子用鄫子以宣其虐後子魚謂其得死爲幸小邾世服於宋於是見執而春秋將終世無盟主久矣以策書大體所當存示錄小國而已

四十九 盟主執諸侯

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 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子

以上盟主執諸侯六盟主有討罪之義故雖稱人以執與諸侯相執同文而事異其道有得失故策書則之自或稱侯以執說見變文

竊惟襄二十六年晉人為衛孫氏故會澶淵執甯喜衛侯衎晉
人執之而經不書以為私執君不可以訓故削而不錄在存其實
大體中為變例之三

[十] 中國執夷狄之君

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以上中國執夷狄之君一歸于楚君楚人閉蠻氏蠻子赤奔晉楚
人有辭且以師臨上雒故趙鞅執蠻子歸之楚雖敗亡之餘群臣
能輯睦以事其君晉外失諸侯而強家內訌自知非楚敵也

[十一] 夷狄會而執中國之君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
伐宋

以上夷狄會而執中國之君一宋公一會而虐一國之君又不度
德量力而欲主諸侯于盂於是見執而國[illegible]不知有出[illegible]
之戒[illegible]

華夷篇

[十二] 夷狄相執

昭四年夏楚人執徐子

以上夷狄會而相執一此申之會也徐為吳出[illegible]楚而又
貶于吳徐子又吳出也故楚人執之

[十三] 大夫見執則書至非專使不稱行人從公還不書至

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二十四年春婼
至自晉

以上大夫出疆見執書至一傳曰行人言使人也婼如晉訟取邾
師見執故稱行人凡大夫行不書至除從君也被執則書至[illegible]
變重國卿也

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昭十三年八月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以上大夫從公見執者二不稱行人非專使也凡大夫從公不書
伐鄭之役行父從公以[illegible]如之[illegible]見執而[illegible]會意如從公
以[illegible]見執而[illegible]從公歸則不書行人從公歸
[illegible]不書[illegible]不書
[illegible]師敗則[illegible]

[十四] 王臣見執自我而行[illegible]至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以上戎執王臣以歸[illegible]

[illegible]十四年[illegible]

以上王臣書[illegible] 十五年[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 外大夫見執非使不稱行人非[illegible]之不書

昭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邾[illegible]

襄十七年春[illegible]人執衛[illegible]

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

襄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

定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以上外執大夫五[illegible]宋人[illegible]而執[illegible]以伯令不稱
執之[illegible]
稱行人宋執[illegible]
于京師[illegible]

襄十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
侵衛

以上外執大夫四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見執石買如晉以伐曹見執樂祁犁如晉以宋久不來聘見執衛侯欲叛晉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使執之以侵我皆以與使往故稱行人

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以上楚執行人殺之一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楚人執而殺之宣十四年楚人殺楚使申無畏不書非卿也

五十六 外放大夫

宣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哀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以上外放大夫二放謂棄置於此而不得他適也[illegible]宗山蓋古有此法啖氏曰諸侯不得專放書放其大夫僭天子之事也呂氏曰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

五十七 勇於滅中國而放其大夫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以上楚滅中國而放其大夫一招殺陳世子楚子志在取陳也故不能正其罪書師者經[illegible]見楚[illegible]

春秋屬辭卷之四

春秋屬辭卷之五　　新安趙汸學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五

五十八 公朝覲始行則書皆稱如既成禮則稱朝在道而還書至者

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以上成公如京師者一朝天王也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而已東遷諸侯不臣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主而不復朝天王晉君嘗書朝王所一書如京師皆以晉故而非特朝成公將會諸侯假道京師伐秦不可過天子而不朝故始行則書之如京師凡內出朝聘但書如始行則書之未成禮之辭也據書君如晉至河而復者六書至晉如京師如齊不至而復者各一始行不果彼國必成其禮也啖趙氏說得之或謂會之朝聘非誠非禮故但書如由不知策書之體也春秋存策書之大體以屬辭比事見得失而不以褒貶[illegible]下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非特朝可見通十二公唯成公一如京師則書君久闕朝覲之禮亦可見不待變文而後其義見

如京師特書月朝王為正與他如不同

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朝于王所 日上　冬壬申公朝于王所

以上僖公朝王所者二晉文踐土溫二會皆以天子在焉而諸侯就朝既成禮而後書故書朝凡朝王例日壬申其著例也踐土不日者與盟同日也溫會不月故朝王有日而無月也春秋有為下事月者此不為朝王月以見因會而朝非會則不朝也

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三十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以上僖公如齊者三朝伯主一[illegible]齊好也東遷諸侯大行人殷

聘世朝之禮久廢唯以小朝大而已故隱桓以來之世小國之君
往來朝於魯而魯未嘗往朝大國以當時大國惟齊晉故也桓公
創霸之初未遑定制故莊公三如齊皆以事行至僖七年公子友
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二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會傳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之法蓋齊桓伯業既成之後會于甯母始定其制
以為諸侯朝伯主之禮與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相類不自知
其僭也僖十七年桓公卒故僖再朝而已晉文公伯業甫定而卒
故僖公未嘗朝晉晚年一朝齊昭復修齊好也凡公外如不月以
四時首月行則書之不書至乃筆削之法說在後篇

文三年冬公如晉　十三年冬公如晉

以上文公如晉者二朝伯主也傳言晉文公卒年諸侯朝晉衞成
不朝故文公元年晉襄伐衞二年亦以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
陽處父盟公魯人恥之經沒公如晉不書而處父去族以晉大伯

業之盛踐土之盟溫之會僖公皆在焉文公受其會而晉使大夫
一聘一拜田而弗身朝之晉文卒乃朝齊文公即位亦聘齊以固
晉而不通晉好於是見討而朝以取辱則亦比而不周之過也此
在存策書之體中為變例之四說見變文第卅三年晉人悔其無禮
於公請改盟公如晉五年公孫敖如晉六年行父如晉八月襄公
卒其後公一如晉朝晉盟公十五年行父以齊難故如晉者再而晉
侯受賂不克伐齊公遂舍晉而屈於齊矣此魯朝於文襄世伯朝
聘之實也而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
歲而朝豈文襄實有是禮之典而主盟日淺故諸侯有不盡從其
令者乎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
命古之制也所謂古制既與周禮不合春秋之世小國朝晉魯朝
大國近或一二年遠或十餘年或閱世不朝遲速曾無常準左氏
唯見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又來適合八叔五歲之數遂以其

說為傳而不知其制實始於齊桓爾又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
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
以顯昭明杜氏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
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其朝聘之節大數或先儒以周禮
大行人所職為得中春成周之禮非唯左氏不能詳記當時名大夫
如叔向亦不得其實也

宣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年
春公如齊　夏公如齊

以上宣公如齊者五四朝一奔喪齊惠非盟主比僖晉伯中衰宣
公篡立以濟西田賂齊為平州之會以定其位故終身事齊事齊
不朝聘于晉黑壤之會晉人止公以賂免不得與盟後晉楚交爭
且歲朝齊齊歸其所賂田又親奔喪晚歲不悅齊頃乃謀叛齊晉
反覆皆以私也

成三年夏公如晉　四年夏公如晉　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十八年
春公如晉
襄三年春公如晉　四年冬公如晉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十二
年冬公如晉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二十八年十一月公
如楚

以上成公襄公如晉者九朝盟主也襄公如楚者一晉楚之從交
相見也成公即位為齊故與臧孫許及晉景盟于赤棘二年齊侯伐
我值郤克有齊怨會四卿同出會晉師大敗齊師于鞌明年晉景
晉由此復振諸侯叛者皆服而魯自是專事晉矣成公朝景者三
三年拜汶陽之田四年特朝晉侯見公不敬歸而欲結楚以叛晉
季文子不可而止蓋以齊侯既朝晉晉厚齊則魯曾也八年晉侯
畀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十年弔晉晉屬新立疑公貳
於楚止公送葬晉侯使者還喪而公請受盟而歸晉悼立公聞其

贊遂往朝之甫歸而士匄來拜朝襄公即位晉又先來聘故八年
悼者四三年始朝四年朝而聽政八年聽朝聘之數晉侯亦使士
匄來拜公之辱有葬之役晉來拜師公復往朝焉公待諸侯有禮
故公謹於事晉也晉為魯故合諸侯同圍齊祭晉割其田以
歸魯故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來年晉侯合諸侯于商任
徒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請二國之從諸侯交相見公於是朝楚而
及陳鄭許之君送其葬之葬于西門之外晉伯曰喪命及焉而亂
矣故如楚特書月以異之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年春公如晉　七年三月公如楚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五
年冬公如晉　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三年冬公如
晉至河有疾乃復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以上昭公如晉者二昭公定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八昭公如楚者
一皆朝也昭公之世晉衰已甚諸侯不敢不朝者晉平昔伯之餘威
其猶有足以亂諸侯也楚靈王雖強亦不敢任有為諸
侯子楚靈乃始拒也然公如晉平十年再如晉不納者何
辱也三朝晉昭再不見納再朝晉昭復不見納則以晉平之而
魯之土地人民皆三家有之晉人謂公不能為有無也故昭十二
年叔孫婼得罪季孫氏不使魯平晉也在氏謂南蒯之叛季孫氏
懇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晉人以取鄆故辭公南蒯懼不克必奔齊
如齊子仲還及郊奔齊使晉人但以告故二子何懼之甚
覺二子之謀恐公朝己于晉故私屬晉人使不納公此二子者所
以叛且奔也穀梁此說必有所傳可補左氏之闕後公孫于齊
再如晉次于晉地之乾侯而晉人終不肯助公反國則由晉大夫
知有季孫而不知有公故也定公受國季孫其見畢於晉也實由

是終春秋魯君無外朝矣

書法 公外如非朝則直言其事

桓十八年春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以上桓公與夫人如齊者一莊公以事如齊者二古者諸侯非朝
覲會同不踰竟春秋之初齊魯同等之國不相朝齊桓始伯亦不
能得諸侯之朝桓公會於濼妻莊公忘取齊女皆如齊傳曰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策書皆錄而著之實皆其外唯莊公
親迎以公禮入內逆女類昭公失國在外如齊者再如晉者再非
朝別見

書法 夫人越竟始行則書皆言如以事往言其事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以上夫人歸寧者一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文公夫人出姜齊昭公
女也曾父母在而歸寧禮之正然內女來寧得禮者不書夫人歸
寧君國故出入以書外諸侯不書夫人寧禮也雖記言諸侯夫人奔
喪之禮甚詳春秋夫人無以奔喪書者而每以他事書要亦
參以他事書者要而書之禮已矣

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十九年秋
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以上夫人如齊師一如齊一如莒二文姜桓公夫人莊公之母也
禮婦人無外事傳曰書姦也凡夫人行不月苟以王月行則書王

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五事下同）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
齊侯于祝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穀

以上夫人以事行者四時莊公幼不知有不共戴天之讎夫人因
得親國事會齊侯內以慁其子外以應其姦曾之臣子亂於淫者

之勢而不敢議此敝笱載驅之詩所由作也曾氏曰慶父叔牙季
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祥[illegible]材皆不在人下也故[illegible]
而以[illegible]莊[illegible]哀姜[illegible]立以固[illegible]莊公而[illegible]齊[illegible]
則三公子皆君也其以莊公[illegible]
母以立已爲齊之德而不[illegible]也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以上夫人之行者一准之會[illegible]者人止[illegible]
卞[illegible]國事[illegible]行[illegible]文姜比而會諸侯非[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不以入[illegible]

外類

傳 諸侯相如告聘書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冬州公如曹
以上諸侯相如者二外相如不告兩君之好非有[illegible]
也苟皆告而書之則亦不勝書矣齊侯鄭伯如紀[illegible]

紀[illegible]國欲[illegible]其事以告州公如曹[illegible]
[illegible]亦先以告[illegible]相[illegible]以[illegible]
去國則同史[illegible]之所以見二國[illegible]之故而不在[illegible]
也[illegible]見[illegible]

傳 內大夫出聘始行則書皆書如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illegible]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
以上內大夫如京師者四三聘一拜[illegible]者也周制[illegible]
見有言而[illegible]大宗伯[illegible]
貢也聘問者上之所以交乎下也[illegible]
諸侯不朝[illegible]天子而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侯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韓宣子聘于周[illegible]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王曰辭不失舊則
諸侯於天子言聘非其常制可知由周室既衰雖聘問之禮亦不能
常故左氏不復譏然不失爲實錄也鄭氏因以釋周官時聘殷頫
誤矣隱桓之世王室來聘者五來錫命者一來求者二錫桓公命一
而魯君臣三世不一事於王室至僖公二十八年因晉文盟會始
兩朝王所又明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而魯始遣[illegible]京師[illegible]
實之朝聘天子皆以晉故也文公元年王使來會葬錫僖公來錫
公命故得臣如京師拜而王使又來含且賵成風來會葬是年公
孫敖如京師弔喪不至以幣奔莒而毛伯來求金於是得臣[illegible]
師葬襄王宣公之世王使來徵聘故遂如京師明年王季子已爲
報聘成公[illegible]朝王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illegible]不書
者大夫從公例不書且爲公行告朝[illegible]
是也觀春秋所書則王室微諸侯有如于成周而晉之盟主[illegible]

比晉霸[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日久矣自是十哀五君唯襄公[illegible]
聘一如京師昭公末年叔鞅[illegible]王而中國無伯[illegible]
不復知有王室而王室亦絕[illegible]
不行爲有罪而不知聘問亦非[illegible]天子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作
之志哉凡魯臣爲弔喪會葬如京師者三別見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以上內大夫如陳者一初交聘也周禮諸侯之邦交[illegible]相問也[illegible]
相聘也[illegible]世[illegible]交相聘者[illegible]
君而聘者左氏稱有州[illegible]皆不報非交聘其禮不備[illegible]
齊桓[illegible]伯[illegible]而陳相與[illegible]
五年春陳[illegible]來聘而[illegible]
秋之初唯二國之聘得邦交之意

文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以上內大夫如宋者四皆聘也一爲言湯意諸而往故宋不交成
五年報宋聘襄二年通嗣君二十年報宋聘亦通嗣君不容聘故
宋元公立亦來聘以通嗣君也
襄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以上內大夫如衛者一報元年之聘也文成之世衛曾再一來聘
此年冬又來聘魯皆不報以其有故而非專聘也詳見衛使來聘
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以上內大夫如邾者一傳曰聘而脩平也邾自宣成以來世朝于
魯襄四年魯惡鄫而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六
年莒又滅鄫魯知外患未已故釋怨以脩好于邾昧襄公幼弱
子叔孫豹爲政庶能克己者矣

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二十八年秋公子
遂如齊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
襄二十年秋叔老如齊
昭九年秋仲孫貜如齊
定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
以上內大夫如齊者九僖公初年一如齊聘伯主也末年及文元
年二如齊雖事晉猶不忘齊好且求昏也文末年一如齊晉伯中
衰齊懿要公爲盟明故遂往拜盟也宣公之臣如齊者別見成
公自鞌戰後齊頃雖同盟會晉盟伯如請脩前好齊復叛晉見公亦
會晉圍齊齊怨深矣而齊莊新立同盟重丘故叔老聘以□忘
舊好也昭公末年齊景新立即使來聘以通嗣君□□

氏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二十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以上內大夫以事外如者四大夫越竟非外大夫納幣致女使卿
行皆非禮國無儲積而至於告糴其失政可知然事皆可書故直
書以見其失納幣吏不書使卿則書之杜氏曰成公逆夫人最爲
得禮而納幣者交關繼也蓋不知此義說見後宋使來納幣下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以上內大夫外如非聘而不言事者四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臧
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聲伯
如莒逆也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
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今考陳自季友女叔交聘之後未嘗修好
使魯人果以脩好而聘陳無不報之理襄公之世聘宋者二一通
嗣君一報其聘昭十二年宋元公立來聘以通嗣君而已昭公之
世三家分魯聘晉聘楚之外無脩好姻婭之禮何能專聘于宋如
季孫如陳叔孫如宋或因逆而私覿或因逆而聘則有之蓋季孫
所娶者宋公之女則假君命以聘而逆焉亦因逆而聘也左氏謂
二子皆因聘而逆非事實矣古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大夫
昏禮與士不同其書已亡不知得親迎與否禮重大昏而國卿非
一人以君命行宜不爲過禮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請於公而行故
書于策見國卿出入之重也然不可直書逆女者嫌爲君逆也季
孫人臣而使卿逆僭甚矣以其事不可書故但言如也杜氏於

故與其書齊亦皆書因聘而進乃非公氏之大夫於春秋書者國非齊
或結盟遇而書未書聘者並小國何聘之有內臣書如不以書
聘明矣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以上歸粟者一不稱名氏者諸大夫非卿名氏不登于策則書
所為之事而已蔡侯與諸侯同盟于皐鼬而能以吳子敗楚師入
郢時吳尚在楚曾以同盟故歸粟于蔡
朝　凡諸侯來朝皆成禮而後書故書來朝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春滕子來朝
文十二年秋滕子來朝
襄六年秋滕子來朝
哀二年夏滕子來朝

以上滕君朝魯者五自隱至哀滕之來者三君隱之世來者
侯來朝來朝隱桓者不見書者以國小禮簡故自是而後不至宣九
年卒即來朝文公者成十六年卒者不朝于魯其後朝襄公襄
襄公同三盟之會且來奔喪[illegible]會于蔡
滕悼公在位二十五年而不朝于魯昭公失政故也定公年滕頃
又來會葬朝哀公者滕隱也然三君書皆會于君所以朝諸侯朝
王帛以命數為節滕侯爵國微不能備禮而又近於魯不可不朝
其大國之魯朝者尚多故自貶其爵以來朝則當時小國所以事
大者可知矣是時若杞若薛皆自貶其爵成其爵以事大國又
能量力以供伯主之政令每盟會則滕薛杞以次序莒邾下而滕
最後亡唯薛自一朝隱之後終春秋不復朝魯
桓二年秋杞侯來朝[illegible]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文十二年春杞伯來朝
成四年春杞伯來朝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以上杞君朝魯者六其來朝于君者一杞侯來朝魯人以為不敬而
入杞明年杞求成公會杞侯于郕又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莊二
十五年伯姬歸杞為僖公夫人二十七年僖公將來朝而先之以
伯姬僖公不敬也於是始降而稱伯僖公五年伯姬來朝其子蓋
公欲朝魯君而懼不見禮故姬與子來修好於魯是年僖公
卒魯不弔伯姬所朝之子是為成公終身不敢朝魯卒又降而稱
子矣二十七年其弟桓公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
共也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據晉文叔侯曰杞夏餘而即
東夷杞人之於魯國有用夷禮之事者有之儒者之所謂不共禮
者直以其玉帛之將不備耳明年伯姬又來朝得來王也杞雖

代之後益微於滕薛每於盟會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爲莒人所
取其邑其後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亡於淮夷魯有附庸
以爲德君其來朝魯將以從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魯莒
在杞者乎伯姬歸杞相其夫託其子於魯滕薛魯[illegible]之好
也當其身國見侵所以後世乎僖公號賢君且不念姑姊妹之杞
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來求婦當時小國之自結于大國者有
如此亦可哀矣於是僖公女叔姬歸杞爲桓公夫人而伯姬之卒
亦不弔文十二年桓公爲絕叔姬來朝而魯亦不稱叔姬故魯
公以杞不朝伐之成四年爲叔姬欲歸魯來朝叔姬來歸而卒文
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成公末年自置逐杞桓復來朝問晉故公以
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婚僖晉悼夫人故合諸
侯城杞又使魯歸杞侵田於是杞文公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也
蓋始終稱伯惟一杞君自貶抑之意稱[illegible]國甘於其間或稱子者

魯人之所卑也然杞自桓公而後稍能自強故僖公曾無從其毛
往伐雖不朝魯而敘春秋六君雖會皆書杞不敢以夷之矣
桓六年冬紀侯來朝
以上紀君朝魯者一紀國近齊而紀侯畏齊甚當時齊欲滅紀
六年夏紀侯會公于成以謀齊難公不能救於是冬來朝請王命
以求成于齊公又告不能無何紀季以酅入于齊為天王后而魯主其昏
蓋欲為紀謀也謂齊人必不敢滅王后之家而魯竟不能救紀侯大去其國
有天子終身不復關於其子孫其亡也於辛亡於齊魯亦無如
之何也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成七年夏曹伯來朝
襄二十一年冬曹伯來朝

以上曹君來朝者四使其世子來朝一射姑來朝之明年曹伯卒
曹在魯西南自是無來朝魯者十一君射姑即莊公也其
曹穆公三十二年卒不書凡二世不朝于魯以其從齊桓之霸曹也
一君朝文公曹文公也朝成公宣公也又一世不朝
襄公曹武公也自後曹國云凡六世皆不朝魯而昭定之世不卒
不知其曹之二國曹皆因晉宋衛鄭之間自從齊桓晉文會盟即與魯同
不與魯之會盟者也此所以於諸大國可知矣而文十五年齊侯侵我
入其郛討其來朝於我也其後卒滅於宋則所謂小國之
不能以自存者而已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以上穀鄧之君朝魯者二穀鄧皆近楚小國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
于鄧以謀之越七年而同時來朝魯魯不能庇卒皆為楚所滅
穀不知所終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以上鄫君見使來朝者一鄫子雖娶于魯而不敢來朝以季姬歸而不
能成禮也於是僖公因季姬來寧責鄫子不朝止季姬而絕之
故季姬遇鄫子使之來朝明年季姬再歸于鄫又明年卒鄫雖與
魯為昏而卒葬不見於經鄫君再世狀于邾人蓋小國之最微者
然魯猶能為鄫而鄫卒為莒所滅魯亦不能存之也魯之力不足以
存姻附小國而唯責其不朝來朝者又責以不敬甚者圖其絕而
公不仁可見矣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為下事書唯
此特月以異之又說見第二篇
僖二十年夏郜子來朝
以上郜君朝魯者一傳言郜文王之子郕季之弟後不知所終
襄七年春郯子來朝
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

以上郯君朝魯者二郯少皞氏之後也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
莒人不肯則郯近莒小國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則亦嘗為魯昏
故宣公為之伐莒取向也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八年晉以郯事吳
會諸侯伐之晉悼公以諸侯會吳于戚於是郯子始來朝也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六年夏邾子來朝 十八年秋邾子來朝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定十五年春邾子來朝
以上邾君朝魯者六邾本魯附庸而國日以強隱公初立及儀父
為蔑之盟既而為宋伐邾桓八年伐邾十五年邾與牟葛同朝于
魯十七年公及儀父盟于趡既而又宋伐邾故僖文之世邾不來
朝僖伐邾者三文伐邾者一而後邾亦伐我南鄙宣公之世小國
諸侯朝魯者皆不至而邾子獨再來朝者時諸侯皆事齊而宣

公為齊所立不得不事齊而事齊者邾子亦有此也故備來朝焉僖又
朝成以繼好息民宣既立即來朝明年又來朝[illegible]宣以來於
是齊世無間於會十四年紀叔姬歸于郳邾子朝而大夫季孫納
如郳聘且脩平郳人同我有齊[illegible]
爲私叛郳子莒子郳子盟而卒郳悼公之[illegible]
與合諸侯圍齊乃爲執郳子取郳田以[illegible]
襄二十二年郳畀我來奔二十七年[illegible]
郳子亦來朝昭元年悼公卒會[illegible]
以叛來奔郳莊公立三十四年不朝于魯定三年[illegible]
蓋三十比滿也郳子來會公明年[illegible]來朝[illegible]
西在魯以屬鄰事也襄之初年其由在郳恃者也郳既削而其臣
多叛齊亦日事定哀之間郳雖自卑以事魯而三家伐郳不已入
郳以郳子益來春秋之世苟不以兼弱則無所不至也悲夫
吳伐魯以救郳則郳滅於此時矣

莊五年秋郳犂來來朝
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襄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以上小邾之君朝會者五小邾者郳之別封未命已來朝既會而
又來朝間兩世乃來朝襄公而伯主盟會征伐無役不同矣昭三
年傳曰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曰曹滕二邾
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
加敬焉季孫從之觀此則當時大國之接小國一舉一廢在其好
惡而已小邾微陋名謚無所考唯傳此年見之後又一來朝而止
如知武子宋仲幾之言則小邾蓋服於齊宋
桓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以上邾牟葛世子同時來朝稱人者一杜氏曰三人皆附庸之世
子也其君雖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
寧陵縣東北今按郳犂來來朝稱名蕭叔朝公稱字知此稱人必
非其君凡朝必以禮接於廟非諸侯不言朝曹伯使其世子來朝
杞伯姬來朝其子皆是子代父來行禮知此稱人者亦是其世子
凡來朝同時俱至必以先後行禮若滕侯薛侯是也陳氏項氏皆
謂此與滕薛皆以族見自參以上賤人之非也傳言滕薛爭長而
非族見隱以攝君不以禮即位不對諸大夫衛侯來會亦不敢見
而謂隱僭天子之禮非人情也桓雖非賢然次齊歸則用周公當
曹大子則以上卿當時號賢禮猶若謂桓僭天子之禮亦非人情
也如莊鄭僭王稱則其會諸侯亦同書而桓而已於情不敢僭天
子之禮以臨諸侯而況魯乎曾君朝而稽首於伯主晉人曰天子
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孫侯曰某謂之君若揖而人怒晉人
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稽首猶且不敢而況於朝乎學者不知
春秋有存其實書之義況於一字褒貶而失其情實者遂
矣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以上蕭君朝公者一蕭宋附庸叔者其君之字未王命稱字者附
庸父是也蕭於魯本無朝事之禮時齊桓公與公在穀而蕭君與
近蕭君來就穀朝伯主因併朝公公在外故不言來國史主記君
禮苟與吾君接雖在外必書或謂之穀之過矣
穀梁諸侯以事來言其事事不可書但言來夷狄言來
莊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以上齊君來獻捷者一齊桓欲身下諸侯以成伯業故假獻捷至
與國以成兩君之好說者謂齊侯當使人來非也若使人來當書
齊人所其卿來當書名氏春秋以禮法脩辭苟非齊侯身來成禮

安敢直書齊侯來乎史闕名實應不至以經特書月亦所以異之
也

襄三十一年冬滕子來會葬 下葬月
定十五年夏邾子來奔喪 一 秋滕子來會葬 下葬月
以上諸侯來奔喪者一來會葬者二 喪禮諸侯相於夫人之喪會
葬而已奔喪臣子所施於君父助葬必執紼故非天子諸侯不親
奔喪會葬東遷諸侯以事天子之禮事大國昔晉文公之喪衛
喪晉葬皆會上晉君送葬于大叔對士景伯曰晉之喪事敝邑之
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則鄭伯嘗送晉侯之葬魯亦以此事春
晉則小國如邾滕亦以此事魯無足怪者然滕子來會葬而魯亦
遣卿會其葬邾子來奔喪而魯亦使大夫會其葬邾滕之有會
來矣

成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以上杞君來逆喪者一 叔姬無罪而自絕于杞矣婦人從一之
義杞伯以事魯故逆禮來逆出妻之喪以歸特書月著其事也

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
以上畿內諸侯來者一 祭與魯同出周公故非王命而來其宗國
魯以王臣之禮接之故不言朝王臣無外交來不言朝聘來聘不
言使同皆禮之所不得言也凡畿內諸侯來皆書月以別於列國
之君及他言來者
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
以上畿內諸侯自外來者一 以王臣接故不言朝復於曹故不言
來奔承上文故不言州公古史簡質若此傳言如曹遂不復則寔
於曹也杜氏云留魯不去非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以上夷小國來者二白狄來者一 夷狄不能以朝禮見魯其來朝
安故不言朝書來與祭伯同而義異春秋於夷狄同辭介葛盧不見
公亦書誤在辭從主人錄

天子 王使來聘皆稱使以事來者言其事在變文稱使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以上天王使聘魯者七 聘隱桓者桓王也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東遷諸侯不共王職而王室乃屢下聘雖下聘猶不言
於是乎有求賻求車之使矣莊公主王姬之昏莊王嘗錫命桓
公而僖王無使至魯聘僖公者襄王也僖公兩朝王所而王使其

冢宰兼三公者來聘於是魯始上聘京師則以晉文之伯也文公
之世襄王錫公命歸成風含且賵且來會葬故不復下聘於襄王
未葬來求金頃王匡王無使至魯定王來聘宣公乃使仲孫
蔑如京師明年王季子來報仲孫蔑之聘也成公之世定王忘崩
不志葬而簡王且來錫公命靈王景王無使於襄昭定公三王來赦

王使來歸脤而已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以上王使來歸脤者一 周禮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 春秋
無歸脤者蓋魯聘而不來錫命而不朝贈葬而會葬而王會
襲國無以歸脤為也自王季子來聘後王臣不至於魯則常事之
將命者不給而恤之典亦不足懷諸侯矣於是敬王使來歸脤
王室之情可見也以歸脤之書見春秋於王命無不書者矣來聘
歸脤皆王者所得以交於下故皆不月以別於錫命來求歸葬之

非禮

莊元年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當喪錫故）

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即位月錫）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以上王使來錫命三錫桓公者追錫也桓諸侯篡國而喪畢必王服朝天子天子賜之命而後國是定命爾官其命諸侯則大宗伯儐是也末世諸侯喪畢不朝有請命之命而後有來錫命者有先請命者而後有追錫之命錫莊公者莊王也桓不朝聘天子而王追錫之者桓身戕於齊而天子使者主王姬之昏遂使榮叔榮王臨館于外於是乎有命之恥始詔于天子故王追錫桓公成我仲之錫文公命有喪王也錫成公命者簡王也襄昭而後無錫公命而僖公十二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昭七年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它國有其事也其追命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則追錫桓公亦此類錫成公命書月者見它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他皆做此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文元年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以上王使來弔喪者二會葬者二　周禮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則諸侯告喪王宰來弔有常制矣而春秋所書惟此四事者皆不以時告喪也惠公之喪王宰咺之而後來弔故綴且併歸仲子之賵者貴先生曰惠公薨既時告請命于朝故王室知有仲子惠公既葬魯人不告喪于京師隱公攝立亦不請于天子故王室併歸仲子之賵以欲魯告之明其子之貴當立也僖公薨朝聘故王使來會葬文公欲追崇其母而以成風之喪告于天子故成風薨在前年十一月而正月王使即至又來會葬也言于夫人王葬有不會而成風之喪王汲汲然弔而會其葬以此見魯君之喪必不告或告不以時則王室亦不以禮來弔而王不稱天殺之殺文稱歸賵含書月義例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桓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以上王使來求者三　穀梁傳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求賻以平王崩而魯人遂不復會葬求車以桓王將崩備喪具也而桓王七年始葬求金之歲叔孫得臣始會葬王之後無來求者是貢車書月求賻求金不月者非王命也

（六十）外臣來聘皆稱使私相為好不稱使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以上陳使聘魯者一　說見前公子友如陳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以上祭叔聘魯者一　祭與魯同出周公故來聘魯祭叔者祭公之弟不言天王使則非王命矣不言祭公使者王臣無外交無適則不得與其交與鄉為君逆不稱使同或疑言王臣私相為好非也曰非天子諸侯不得言聘祭叔內諸侯安得以聘書亦其實也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襄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以上齊使聘魯者五齊僖聘魯者再隱七年結艾之盟桓三年致夫人故會皆不答聘而昭公聘一報公子遂之聘也齊惠公即位

宣公其結援以私而不交聘齊以來聘宣十年即位而魯往聘
故來報也齊國佐聘有報聘[illegible]好于齊而
莊不報齊伐晉而魯為晉侯所敗故也齊[illegible]襄二十七年立即來聘
通嗣君也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illegible]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十一
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
襄元年冬晉侯使荀罃來聘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十二年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二十九年夏
晉侯使士鞅來聘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以上晉使聘魯者十一[illegible]不聘一成三年[illegible]
屬來聘一十一年冬[illegible]晉侯來聘四十八年即位而拜[illegible]
年聘[illegible]八年拜公之辱十二年拜師[illegible]三十六年及

春秋[illegible]卷五　廿二

公討衛二十九年拜城杞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而[illegible]公
二十一年即位來聘通嗣君也晉自是而後無來聘者文襄伯
業衰而魯亦不報也
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八年春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以上宋使聘魯者四共公來聘二四年[illegible]成公立來文[illegible]
報其聘[illegible]年聘共姬為將納幣因聘而[illegible]者不報[illegible]
年中公來聘[illegible]元公昭十一年即位來聘[illegible]也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成三年冬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七年冬衛侯使孫林父來聘[illegible]
以上衛使聘魯者四成公來聘一成公見執於伯主雖不為[illegible]

公為請於王與晉侯而[illegible]之數年之間後為外患未已於是始
服於晉國故納女而衛子來聘以拜僖公之賜故魯不報衛定成
三年立來聘且尋盟衛亦來聘新君故七年報之而林父來聘且
尋盟乃尋盟之聘不報也
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以上鄭使聘魯者一鄭僖以二年即位來聘通嗣君也終春秋
未嘗聘鄭
文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以上秦使聘魯者一秦穆既使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於是又來
聘且言伐晉故張氏謂其用遠交近攻之術終春秋魯不聘秦
莊二十三年夏荊人來聘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春秋[illegible]卷五　廿三

以上楚使聘魯者三楚成即位欲親上國故來聘使[illegible]
成楚魯不爾受故楚人有使方有事於[illegible]不得志於中
國於是伐鄭而魯會[illegible]故來聘始策成[illegible]故書之同中國書
方事晉故不報襄公二十八年如楚楚康王卒郟敖立又明年來聘
以聘報朝也嫌於伯者故特書月以異之詳見[illegible]
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以上吳使聘魯者一晉既通吳吳子餘祭欲親上國故來聘未至
晉而吳子弒於閽後雖服於吳然有職貢而無聘
凡外臣以事來者言其事事不可言但言來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以上鄭使來歸魯地一凡來歸田邑皆不月鄭祊以其先祖助祭
之賜邑易田特書為親故月以異之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以上晉使來言者一晉旣得齊故使晉人所取田于齊歸魯文
合書此直文爲辭故來言也凡來者師有筆削別見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以上宋使來納幣一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五
請期六親迎請期以上五者皆不應使卿亦不書于策當時以納
幣方盛或有重其事而使卿者在春秋唯宋魯各一見蓋史以
國卿納幣踰制書而非爲志昏禮也傳稱華元來聘曰聘共姬也
歸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杜氏因謂昏聘不應使卿納幣應使卿
皆稱傳爲說而非經意夫六禮之外皆有別有昏聘華元因聘
而納采旣以聘行則重在聘自合使卿且相與成昏昏聘于魯不書
卿納幣苟應使卿而不使卿不稱矣于大國乎卿使之爲
無字之事可見矣
傳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以上楚使來獻捷一楚成執宋公伐宋使來獻捷以成有姦于盟
文稱人等削之法也凡變文皆別爲篇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以上齊臣來者一時吾君幼不以賓禮接故不言使季友以兩臣
相見故不書名傳言其情曰吾難未已太亂但言來以而觀之則
齊桓不早至是將以致閔公難然其失自見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以上外大夫及吾女來者一內女非夫人歸寧不書此以高固偕
子叔姬反馬非禮書杜氏曰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
廟見遣使反馬孔氏曰士昏禮婦車出於夫家諸侯嫁女自乘其
家之車故大夫以上有留車反馬之事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
義也唯高固不宜親行耳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也竟非禮也
時叔姬初嫁未合歸寧

宋大外微者以事來但書人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以上秦人來歸襚一策書之法凡大國之下大夫小國之卿皆稱
人二傳謂之微者秦於此始假弔贈以通好于魯來者非卿故書人
凡書人來者不言使不以賓禮接也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以上齊人來歸俘一齊襄請于衛以寶以獻魯
文十五年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以上齊人來歸吾女爲其夫人者一齊人終以王故許單伯請而
來歸子叔姬史錄其事魯單伯如齊稱爲本末故爲其出者異文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以上齊人來歸田一齊景公會夾谷之後歸魯田然叛晉也傳言夾
谷之會孔子相齊歸鄆讙龜陰之田故齊人來歸三邑杜氏曰三邑即汶

陽田也
六日事雖來使不言來公在外故直言歸我
文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哀八年冬齊人歸讙及闡
以上齊歸內大夫喪一歸田二一仲遂公孫歸父齊卒于外喪至未
書者本以使出者逆喪假君命公孫敖以奔出必有君命與乃得
還又以君命書之而世卿之强可見矣齊人爲孟氏歸其喪而書
嘗自齊叛而來朝取而歸之故言歸不言來孔氏曰非有專使其
來受兵齊應以賂公事齊之事故還所賂之田公在齊故言
歸讙龜陰以魯入邾以邾子益歸故取二邑至是魯歸邾子益反
齊平齊侯又遣人涖盟而歸二邑於魯無專使故亦言歸而已或
生他義者非

春秋屬辭卷之五

春秋屬辭卷之六　　新安趙汸撰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六

十一 内特相盟内爲志書及外爲志書會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文十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以上公及諸侯盟者三周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
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司盟掌盟
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
二代立法常關盟約之禮掌於秋官而不廢春秋之有盟雖
盟則大司寇之所涖其伯者之盟則假會同之禮而爲之皆私相
要結而不請於王朝亂世之事也隱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盟桓
弑隱而自結于鄭故盟文公以齊侯見伐使襄仲請盟皆書日者
也穀梁傳曰及者内爲志焉爾故内特相盟得之凡盟書日者信
其恒辭也會與邾有疆埸之交以大求小脩好息民乃事之宜故
蔑盟不日以別於穀盟之訟志與他盟之非義者凡公及伯主盟
于其國及外臣盟及戎盟文同義異皆別見

隱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七年二月丙午公
會邾儀父盟于趡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
于扈

宣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以上公會諸侯盟者六齊桓方合諸侯以樹黨故隱公會之盟
年又使其弟年來聘以結之則又盟齊志也宋辭平而公會鄭伯
盟以伐宋則武父之盟亦鄭志也邾既來朝又爲蔑盟而公會之

盟則趡盟邾志也齊桓結諸侯以圖伯師從于郎而魯不服齊
于北杏公始會之盟則柯之盟齊志也公既以齊納糾及齊侯遇
穀而又會之盟于扈則扈之盟亦齊志也晉景結魯以拒齊盟
于夾谷而公又會之盟則黃盟亦齊志也然皆稱會殺其禮以
若外爲志焉凡於内特相盟得之凡盟以日不日見義惟會柯之
盟日月皆從其恒辭說見公會下柯盟書無信特不月以異之趡
盟從齊之志始定然雖盟非伯主之事故書日

主盟稱及

十二 内參盟以上皆稱會伯者之盟稱會參及會諸侯若盟

桓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
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僖十五年冬十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春王
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二十七年十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

以上公會二國盟者五四國盟者一會諸侯盟不序者二凡盟自
參以上皆稱會彼爲盟而我會之也故齊侯爲鄟陵之盟雖爲公
故亦稱會而已謀納公而不克故不月與及齊大夫盟無訟同異其
事也

莊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
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牡丘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宣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

盟于蟲牢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

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七年夏公會

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

陵

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

同盟于雞澤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一年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二

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以上公會伯者合諸侯之盟二十一會而不與盟者一凡伯者之

盟亦稱會伯者爲盟主公會之也故盟從外爲志例其事也于

後篇凡桓文之盟不日葵丘踐土皆功業最盛之時故日盟于

盟恒日其不日者皆有故也

僖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以上諸侯盟不言公及者一承上文公會可知也王世子不與

盟故言諸侯齊桓不主會而主盟故不言公及諸侯會王世子序

見後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五月公

及諸侯盟于皐鼬

以上公會王臣合諸侯侵楚及諸侯盟者一是會劉子之盟晉不

復主盟而劉子復不與盟故稱公及諸侯盟與葵丘但言諸侯盟

平丘但言同盟者異文其不日亦以別於有伯之盟也

【十三】公如伯國受盟稱及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文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十三年冬公如晉十二

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襄三年春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以上公及伯主盟者四莊公以慶父亂閔公幼季子在外齊桓以伯

令召閔公至齊地盟以復季子其稱及者從受盟例也晉襄公以魯

不朝使陽處父盟公既而請改盟故公如晉及晉侯盟十三年公

如晉朝靈公且尋盟皆盟於其國都故不書地襄公即位晉悼即

使人來聘故明年公朝而請盟晉侯去其國都以禮於公皆受盟

於伯主故稱及季子身繫魯國社稷安危盟以復之事之宜也故

落姑之盟不日以別於他君之受盟者

【十四】公與王臣外臣會盟稱會特相盟稱及

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以上公會王臣外大夫盟一王子虎[illegible]臧士之盟故稱會內沒公

而王臣與外大夫皆稱人諱公與王子盟也不日別於殿士也凡
內諱公外稱人與後盟大夫族皆說見微文篇
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以上公及王臣盟一晉伯中衰頃王新立使大夫下盟列國凡公
與大夫盟雖沒公猶書曰及蘇子抗也王臣非抗故不日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以上公如伯國及其臣盟者一傳曰晉人以不朝來討公如晉晉
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處父去族說在□□篇凡大夫伉盟書
日者譏君兩君然為諱不書公見會篇
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
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
郤犫盟
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五年春宋

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以上外臣聘魯而尋盟者四晉景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定公使孫
良夫來聘且尋盟晉厲疑魯貳於楚故使郤犫來聘且涖盟衛獻
使孫林父來聘且尋盟公皆與之盟于國都故不言地若去其國
都而盟諸侯乃晉悼公之所以謀接吾君者也宋共使向戌來聘且
尋盟公去其國都與向戌盟于劉二家專會君弱自以為君矣
以事考之則所尋之盟可見
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以上公及外臣盟者一齊桓以魯莊請昏而先以高傒與公盟于防
譏在外故沒公杜氏不知筆削之旨謂稱及為內微者當從為伯
業已隆其貴卿何事與魯微者盟于魯地乎當從一傳為是
隱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以上公及外臣盟稱及者二隱公將盟小國之臣譏在內故書公
均為伉故書曰當齊無君大夫盟納子糾事非所諱故書公既而
桓公入子糾殺故不月以異之
十二 公會諸侯使大夫盟
襄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以上公會諸侯而大夫盟者一穀梁傳曰諸侯會而大夫盟正在
大夫也公羊傳曰信在大夫也大夫專盟會久矣而未有諸侯會
而大夫盟者按左傳則大夫者晉荀偃宋向戌魯叔孫豹衛甯殖
鄭公孫蠆也是皆強家專國者故雖君會而大夫自盟以其君不
能為有無也二傳之言蓋得春秋言外之旨不言諸侯之大夫者
間無異事
十三 公與夷狄盟稱及特會而後與盟稱及

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桓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
以上公及戎盟者二凡夷狄要我君臣同辭雖我請盟亦稱及者
不屈中國從夷狄故以公及之隱盟則日桓盟不日者桓求誠修
繼隱好故不日以別之
成二年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以上公及楚人諸侯大夫盟者一蒙公會于蜀之文者及傳曰初宣
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
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及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孟孫請往賂之
以請盟楚人許之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
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大夫盟于蜀說

見變文稱

十七 內大夫特與諸侯盟稱及稱會與君同

文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哀二年春王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以上內大夫特與諸侯盟稱及者四公子遂盟齊欲以紓伐魯之師臧孫許為齊難故盟晉冀結好求援二盟皆魯欲之定公師往邾子益新立何忌盟以求好三家同帥師伐邾取其田二子又盟邾子以要之故四盟皆稱及凡內大夫盟諸侯皆不月數其氣於齊句繹三家得邾已甚故皆日以異之

昭十一年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以上內大夫特與諸侯盟稱會者一邾悼既葬然來朝而會之葬於是貜會邾子盟則是盟邾志也故稱會

十八 內大夫盟諸侯參以上稱會伯者之盟稱會與君同此後遂盟稱及非卿不稱名氏

桓十一年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以上內大夫與三國之君盟稱會者一魯始與宋齊鄭皆來戰于郎鄭莊公卒宋陳蔡盟于折而柔會之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成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以上內大夫與伯者之盟稱會二晉人既以處父盟公恥之故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皆在而魯獨以大夫往晉悼公初立楚納宋魚石于彭城又侵宋悼公會諸侯于虛朾以謀救宋時成公薨未葬故魯獨以大夫往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以上內大夫出疆遇盟諸侯稱及者一公子結以送女至鄄遇宋將伐魯遂與二君盟以綏師故稱及受大夫遇盟諸侯故不月

莊十六年冬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以上內微者與伯主之盟稱會一公既盟齊侯于柯而二鄄之會不至此同盟于幽諸侯皆在而魯猶以微者行是以有公子結之盟三國西鄙之伐公羊作公會陳氏又謂諱不言公以經傳事攷推之皆非是

十九 內大夫特與外臣盟稱及稱會非卿不稱名氏

成十六年十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以上內大夫特與外大夫盟稱及者一晉以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舍于苕丘乃是赦之而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故稱及

僖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以上內微者及外微者盟稱及者一魯求成於宋故稱及微者從之曰及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襄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以上內大夫會外大夫盟稱會者二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趙盾仲會趙孟盟于衡雍扈之盟則是晉志也莒與邾自伐魯後之會晉以魯故執莒邾之君同圍齊之後又執邾子於是齊莊與晉成莒失其恃而為向之盟故皆稱會

二十 內大夫與外臣盟參以上稱會伯者之會別盟後至者稱及以及既會而盟稱及盟于師稱及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以上內大夫與四國之臣盟稱會者一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為是盟而魯會之

襄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二十七年秋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以上內大夫因諸侯會盟別盟大夫後至者稱及以及者一既會
諸侯之大夫而後與盟稱及者一皆蒙上文其事別見
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以上內大夫會戰盟于師稱及者一不言及以及間無異事蒙上
戰序見後
（八十一）內大夫與戎盟稱會
文八年冬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以上魯臣會戎盟者一臣降於君故雖盟戎稱會
（八十二）自外來會盟稱來盟自魯往他國盟言涖盟
襄二十九年夏杞子來盟
以上杞君來盟者一杞伯既因晉悼夫人治魯歸田懼晉之見怨

於是親來盟魯人賤之故降其爵
桓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以上來盟稱使者二鄭厲與公會于曹而未盟故使其弟來盟衛
成欲謀會晉故使良夫來盟再言五救見後闕文約來盟者例不月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文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以上來盟不稱使者二閔公弒齊桓使高子來盟立僖公時魯無
君季友援之以二臣相見故不言齊侯使無所致命也公羊傳曰
不稱使我無君也宋人將弒昭公而立公子鮑華孫為公子鮑來
盟非其君使來故不言宋公使無所受命也凡來盟不月華孫結
魯輔篡故特書月以異之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
昭七年春叔孫婼如齊涖盟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涖盟
以上魯臣往他國涖盟者四凡涖盟皆盟其君來盟亦然齊桓公
為公不會陽穀來尋盟故公子友如齊盟莒人來請盟故公孫敖
如莒盟昭公將如楚故使叔孫婼如齊盟魯及鄭平故叔還如鄭
盟凡來盟五涖盟四皆無交涖者唯哀八年臧賓如齊涖盟齊閭
丘明來涖盟二人皆非卿雖交涖史不書凡涖盟不月與來盟同
（八十三）公特會諸侯自參以上必言故苟從可知不言故伯主之會
不言故避不主會言及以會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六月公
會杞侯于郕　九月公會齊侯于讙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十一年九月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
二年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四年春
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五年五月公會齊侯于艾（蒙上事月）　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以上公特會諸侯者十四皆春秋之初伯者未興諸侯起亂之事
防為伐宋時來為伐許垂假許田郕杞侯求成而來成紀來諮謀
齊難夫鍾闞虛龜皆為平宋鄭曹艾為鄭突備好艾謀定許皆非為
國為民濼成昏于齊讙受姜氏濼與夫人如齊皆公死亡失禮之
事凡內雖會不月唯魯桓之會皆月桓內弒其君兄而外構亂身
戕隣國其盟會之失皆不足復譏故從其恒法以別異之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以上公特會諸侯者二宣公篡嫡以賂請會于齊以定其位而不

事晉夾谷齊鄫曾叛晉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十五年冬十一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
侯于曹
以上公會諸侯參以上四稷曰成宋亂袲曰伐鄭皆爲會書故中
丘曹下即有會伐之事從可知也凡內參會皆月有大夫則不月
定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叛晉上
哀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以上公參會諸侯者二時諸侯皆叛晉牽謀救范中行氏鄖謀吳
而牽鄖盟事可知也
莊二十七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十三年夏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六年冬十二月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襄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七年十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于鄬　十一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六年春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二十四年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事見上　二十五年夏五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事見上
以上公與伯者之會十有五凡伯者之會不言救從可知也其書
皆別見凡公與盟主之會不月以無成事而後月會見下篇及日
月篇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以上公及諸侯會王世子者一王世子以儲君之尊而出臨諸侯故
齊桓避不敢主會而帥諸侯以會于世子故書及以會皆尊之也
[illegible]公特會夷狄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皐
以上公特會吳者二吳時僭有職貢參大而猶以蠻夷者不以諸
侯之禮相接也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以上公會戎者一
成二年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以上公會楚大夫者一事見大夫篇
[illegible]公會諸侯殊會夷狄言會以會[illegible]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以上公會諸侯殊會吳狄一凡言會吳者皆其君從夷狄所書例
以其稱號不與夫未能以中國諸侯之禮相接故諸侯自相與爲會
然後會之所謂會又會也自吳屢公以大夫會吳至哀悼遂以諸
侯會之皆欲通吳以拒楚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以上公會晉侯吳子不殊會者一以諸侯之禮相接故得稱吳子

兩主之故言及傳言其晉爭先則不可言其主會言其職貢各其
有禮於晉將爭邾以事吳而如衛以事晉則皆盡兩事其實見會
吳詳見讎華夷篇

【八十六】公會杞伯姬

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以上公會其女爲杞夫人者一伯姬以前二年歸杞至此會公于
洮冬乃歸寧皆爲杞伯來朝先爲之地也說者但譏莊公不當出
會其女而不知大不字小之失以至於此

【八十七】公及夫人會齊侯

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以上公及夫人會齊侯者一夫人雖婦女然兩君相見而婦人來
其間非禮也

【八十八】諸侯迎會公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棐

以上諸侯迎會公者二皆欲因公請成于晉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以上諸侯來會公者一魯既絕晉叔齊邾主有故來會公以脩好
杜氏曰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八十九】公會外師

定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

以上公會外師者一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師已去
公遂會三卿于瓦卿非期會故以師爲重成二年傳言公會晉師
于上鄍不書者四卿以師會晉衛以報齊於莘而一戰勝秋盟後
會鄭逆以勞師以臣召君不可爲訓故削之以全國體在揚會書
中爲變例之五

【九十】公會外大夫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以上公會外大夫者一九公與外大夫盟則諱不書公此會則不
諱者盟則君臣同歃故諱公以遠恥會則君臣各在其位故書
以見其失而已外大夫書人皆誅見變文辨名會盟篇

【九十一】王臣會諸侯

莊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以上王卿七會諸侯一齊桓公始合諸侯假王命以示大眾凡王
臣有諸侯之事皆以內辭書杜氏謂赴以單伯會諸侯爲主非也

【九十二】內大夫會諸侯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
宋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以上內大夫特會諸侯者四皆以事往晉侯既成由故公孫敖往
會之楚子在宋歸父先會齊侯而後會楚子于宋者吳考事齊
故先請於齊而後會楚也楚師滅陳故叔弓會楚子于陳

【九十三】內大夫會伯主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以上內大夫會伯主者一悼公復伯使諸侯大夫聽朝聘之數

【九十四】內大夫會外大夫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宣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昭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以上內大夫特會外大夫者四彭生會郤缺謀諸侯之從楚者蔑
會高固則齊與晉通楚而晉將微會于諸侯也荀首如齊逆女

僑如歸諸穀意如執君晉人不能討使荀躒召意如至適歷
奉公以歸
襄二年秋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　十四年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
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七
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
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二十五
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黃父
以上內大夫會外大夫者九　一言故澶淵之會叔孫豹不書而外
大夫稱人乃筆削之旨
十四　內大夫特會夷狄
襄六年夏叔孫豹會吳于柤
以上內大夫特會夷狄者
十五　內大夫會外大夫殊會夷狄言會以會同盟命直言會之
成十五年冬十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襄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以上內大夫會外大夫殊會夷狄者二　我與公會諸侯殊會夷狄
同凡內大夫會外大夫不月必會而又會夷狄然後月

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以上內大夫外大夫會夷狄者一　不曰會以會者一國之卿同受
命于晉不自期會也
十六　若大夫出會諸侯無成事亦書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成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以上公會諸侯弗遇者一不見公者一不與盟者一大夫會諸侯
不見與盟者一　雖無成事史猶書之所以尊君重國也劉氏曰
春秋於會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可諱而人
逆所加則不諱故自書以罪諸侯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以上公及諸侯平國不成者一　無成事而書者以向見為公伐
莒取向之故
十七　公及諸侯相遇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以上公及諸侯遇者三　簡禮相見曰遇何氏曰古者有遇禮為朝
天子若朝罷歸或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
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非常遇也
今按隱與宋公則衛亂而相遇齊桓圖伯亦兩與公遇者把公欲
身下諸侯以成伯業故以簡便為其勤勞
十八　公行無故書次
莊三年冬公次于滑　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宣十下書月

以上公次者一諱公稱師者一次者師止舍之名君行師從故君所止舍亦言次其事至淺必無成事而後書傳言閔公次于郎待季友不書者既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爲有成事則信宿之次史不復錄十二公行反往往略月踰時使所次衆書亦不勝書矣杜陳例皆不取

六十 公失國書次書如書至書居書唁書圍邑取邑

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冬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冬十月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以上昭公孫于齊後書次者三書如者四書至書居者五書在者三書公會者一書唁公者二書圍邑者一取邑者一公已失國而詳錄其出處如此者臣無絕君之道公身雖失國安危存亡繫於公社稷宗廟臣民非公無所繫也當是時公令不及於魯魯史安能以時得公出處歲月如是之詳君臣交戰季孫意如得於諜報者而詳命史氏於阻兵之日哉季孫昔昭子之言不納公又命卿使讀而每歲賈馬歸從者之衣屨于乾侯蓋欲信士鞅書簿之言以欺晉君爾扈之會鞅曰季氏事君如在國杜氏註曰書公行告公至是也三十年公在乾侯服虔曰季氏閔而釋之所謂事君如在國是也若是則季孫士鞅之交謀非唯足以欺時君而尚足以欺後世也春秋之作亂臣賊子猶能知而懼之而學者反以空言追之也傳言季孫欲納公衆[illegible]以學成伯之言而止豈忠臣子猶有人焉當定哀之間甚如是後史臣豈無識忠其君愛其國昭公出處以神其書之闕乎公羊傳記孔子舉野井唁禮而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當時士大夫從公如子家子所謂觀而出者猶衆有足徵也又按史記昭公奔齊魯亂孔子亦適齊當時之事見聞所及使魯史不追補之孔子脩春秋時亦特筆書之以誅季氏不臣之罪矣服杜之失不足深辯也

春秋屬辭卷之十六

新安趙汸學

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七

一百 內師公將稱公大夫稱名氏微者不言將

隱七年秋公伐邾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

文七年春公伐邾

宣四年春公伐莒 十八年春公伐杞

哀七年秋公伐邾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四年春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襄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昭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illegible]八年秋伐邾

以上公伐者九大夫伐者九微者伐一皆小國凡君將不言帥師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書將則師行可知大夫將言帥師重大夫等也微者不言將者大夫非卿名氏不登于策公羊傳曰將卑師少言將將尊師衆言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此法通內外言之唯將卑師少稱人外與內異以本國之史不可復言某人故內微者不言將詳見將從主人篇筆削之法外師雖君大夫將有變文稱人者唯內師悉從其恒稱無異文以示義則內從其恒稱以見實乃外可變而內不可變者凡內師[illegible]

此不序三家既分公室其三卿並將俱出則將書月以見異常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

定六年二月公侵鄭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二月公侵齊

成六年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定八年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以上公侵者四大夫侵者三齊大魯小宋衛皆敵國雖有忿欲及盟主之命皆言侵與加兵小國異辭非史文美惡伯循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敘而還也陸氏曰主人不出戰也今按[illegible]大國故書月以甚之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以上公伐齊者一凡諸師救書曰侵書曰伐此策書之法通內外言之筆削之法外侵伐從其恒稱內師加小國皆言伐加大國皆言侵蓋外從其恒稱以見實則內變文以示義乃內可變而外不可變者也當是時魯與大齊公興師以納子糾故直言伐見變文篇

一百一 內勝外師言敗勝敗相當言戰大崩言敗績敘者言克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夏六月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僖元年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

[illegible]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昭五年秋七月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以上內敗外師者八凡敗皆不書侵伐以地之內外見之也敗諸外者我侵伐彼國而又敗其師敗諸內者彼來侵伐我而為我

所敗不待書侵伐而可見矣外相敗及戰亦同凡大夫敗外師曰
而公不日者國君不以書時為功殊之於大夫也其日者皆書其事
既以臣會伐而公又敗宋師以自為功既得志於東丘而又卻之
於鄑以深其怨皆甚其事也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以上魯君伐齊納其公子及齊師戰敗績者一時齊桓已立但言
及齊師戰者魯納子糾不正也之為君也
桓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以上微者及戰一傳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
守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則及齊人戰者疆吏也此微者非不
言其人之例
僖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以上公及外微者戰一傳曰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illegible]
言公與敗績但書及戰同微者乃筆削之法此與乾時及齊戰[illegible]
上文而此獨為筆削者彼是一事再書史有恆例此併兩事為
役非復史文矣說見屬文篇
（一）內圍國邑及外師圍國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定六年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 十年夏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以上內圍其邑者五凡內邑必叛而後圍之不書內邑叛說見後
篇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
定十二年十二月公圍成
以上公自圍其邑 昭公失國季孫以成拒師內叛也定公令

不行於大夫孟氏[illegible]成亦與叛無異時三家[illegible]而有之
君擁虛器之日久矣然圍成不月異於在國也詳見第六篇
哀三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以上內大夫圍國者一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以上及外師圍國者一變公言師乃筆削之旨
（五）內入國邑公及諸侯入國
隱二年夏五月無駭帥師入極極附庸不書日月
桓二年九月入杞
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以上內大夫入國者二微者入國一皆恃衆陵寡侵伐報怨為暴也
凡內臣入國不日僖公不念姑姊妹而入其舅國故書日
襄十二年春王二月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附庸國台月
以上內大夫救內邑遂入外邑者
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以上公因伐而入國者一伐邾乃季孫肥之意時公制於三家非
有君將之實也
隱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以上公及諸侯入國者一入國書公及蒙上文會時來與桓十二
年及伐蒙上文會盟武父同例凡入國者皆破其國都制其民人
遷其重器但不有其地故不言滅鄭既有許地而不言滅者以許
叔居許東偏奉許祀也
（四）公會伐會侵會圍會而及戰
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以上公會諸侯伐者三（桓公會鳳非小國也人復皆公事者也桓之會伐書月其法例會伐）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七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伐鄭（二會伐皆為下事月）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
鄭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以上公會伯國伐者十有二起齊桓伐徐盡晉悼伐鄭凡公會伐
不月會伯主侵蔡秋則月自京師遂會伐則月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皆月）
以上公會吳伐者二會吳異以敵會春秋所終也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以上公會侵一會侵蔡已見上此為王臣合諸侯侵楚月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上公會伐國圍邑一桓公討鄭逃首止之盟
襄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以上公會圍一悼公末年齊已貳於晉伐我國成悼公年復伐
不曰言同明諸侯所同疾非但盟主之意也從史文
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
未戰于宋　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以上公會而及伐且戰者一會而及戰者一皆魯鄭同惡相濟之（事凡公出會例月戰例日前書會紀鄭此則戰日乃告廟是也會紀鄭不言地蒙上文）
大夫會伐會侵會圍會易及戰
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夏翬帥師會齊
人鄭人伐宋
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文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八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襄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illegible]）　十六年夏叔老會鄭
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以上大夫會伐者八其事別見後篇內大夫不書族說在[illegible]從王
人篇凡內臣會伐不月溺以會仇讎抗王命月得臣以沈潰月
僖四年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以上大夫會侵一以伯主侵與國月
襄元年春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
以上大夫會圍一會有宋人復言圍宋彭城說見書筆篇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以上大夫會而以敵一 齊鄭圍晉而代會戰敗衛師晉以卿會以師
會以一戰勝齊為以敵此[illegible]諸侯大夫將者於其特書今前稱侯
言公會晉師于上鄍賜晉三帥五大夫命服而季文子以公會[illegible]戰
立武宮則當時之情可見矣

[illegible] 救者會救言及

莊十七年秋及宋人齊人伐鄭
僖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以上內微者及外微者伐國二凡內師錄不[illegible]而其會[illegible]
大夫將皆言會以救者而[illegible]者[illegible]以會[illegible]國卿之事也
及則會成於國微者之事也[illegible]內[illegible]將[illegible]會者[illegible]同[illegible]書
及伐[illegible]此二事 莊十二年及齊師伐宋[illegible]文公會[illegible]年師
及齊師圍成[illegible]公會師不入此例[illegible]

[illegible] 內救公會救公會臣及救臣會救

僖十八年夏師救齊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　二十三年秋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以上內救三書師救者[illegible]
後倣此
莊二十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成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襄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以上公會救三
僖十五年春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以上公會[illegible]及救一 齊桓公盟諸侯于牡丘遂次于匡使[illegible]諸侯之
大夫救徐故內大夫言及[illegible]文諸侯之會[illegible]之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以上內大夫會救一

[illegible] 公追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僖二十六年春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以上公追二 [illegible]氏曰追者[illegible]已去而[illegible]之也 書法[illegible]

[illegible] 師次會次

莊三十年夏次于成
襄二十三年秋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榆下同 穿月
以上師次一 大夫帥師次一 杜氏曰次在事前次以待事也次在
事後事成而次也今按凡次皆以無成事書[illegible]
言故[illegible]不成救也成十六年傳我師次于督揚不書[illegible]公會君于
晉侯伐鄭以成事書也師行近者歷月遠或踰二時[illegible]書[illegible]
不勝書矣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

次于匡
以上公會而遂次者一 諸侯不親救故書次
襄元年夏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以上內大夫會次一 傳曰次于鄫以待晉師

[illegible] 內大夫會城

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
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以上內臣會而遂城者一會城者二 曰遂城者會與城異地也城
虎牢本孟獻子之謀晉悼能用謀也城杞晉平公為其母悼夫人
故城成周奉天子之命以紓諸侯之戍

【書十一】王師令必及魯目而後書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莊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單伯會伐宋
以上諸侯從王伐國者一王人救者一王臣會伐者一按傳隱五
年王使尹氏武氏伐翼王命虢公伐曲沃桓四年王師秦師圍魏
之類皆不見於經者本在西方令不至於魯也陳氏以爲筆削之
旨誤矣隱九年宋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時鄭伯爲王左卿士王臣
不出王師不行故但書公會齊侯鄭伯舉師會齊鄭伐宋而已
至三國從王伐鄭始見於經而不書天王以諸侯伐鄭者王也不
至於魯三國以從王伐鄭來告也齊人以諸侯抗王命以納朔魯
亦與焉於是救衛之令始及於魯稍伐宋固伯諸王命以示天
下史乃得而書之王人書字詳見特書篇

【書十二】外師加魯四境言某鄙直逼國都言伐我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僖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文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襄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　十年秋莒人伐我東鄙　十二年春莒人
伐我東鄙圍台圍者下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秋邾人
伐我南鄙　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冬邾
人伐我南鄙　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
師伐我北鄙
定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以上外師伐鄙者十九宋一陳一齊十二邾三莒三凡外師伐

魯史無不書者非其事而考之則此皆自見無與於書法故不復
詳唯襄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不書者蓋伐宋之
師聲言伐魯志在還兵取償魯不受兵故不書子產杜云其義未
聞陳云不悉書皆昧於存策書大體之義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
文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冬齊侯侵我西
鄙
襄十四年夏莒人侵我東鄙
以上外師侵魯境者五僖二十六年書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則亦
言侵者直略師攻掠而去明矣
哀八年吳伐我　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以上外師伐我者二吳次于泗上行成景伯以城下之盟爲恥齊
師在清魯人欲背城而戰皆伐魯之國都故直言伐我

【書十三】外師來戰
桓十年冬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以上三國之君來戰于魯地者一凡諸侯相侵伐或攻掠或求成
不必皆戰其戰則以主及客以中國及夷狄皆以應見之此不
以魯及三國戰直言三國之君來戰乃筆削之旨詳在戰篇
【書十四】內伐國取田邑者伐言取不用師但言取有來歸之者言入
已滅之國言取不繼其祀不言滅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以上公敗外師取二邑者一翬既會鄭伐宋公又親敗宋師故鄭
人得入二邑以歸于我經所以但書魯取而一敗二取皆書日以
異之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以上公伐國取邑者二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
沂西田
以上魯自伐國取邑者一取田者一昭十年三卿伐莒而取郠不
書杜氏曰公見討于平丘魯諱之定六年公侵鄭而取匡不書杜氏
曰匡歸之晉以非隣國不能有之故也
昭元年三月取鄆
以上取外邑不言伐者一
時叔孫豹會晉楚大夫于虢莒人告於會叔孫幾戮
也義與伐取不書師同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成二年秋取汶陽田

襄十九年春取邾田自漷水
以上取田者三濟西田受之伯主故不繫曹汶陽田本我地故不
繫齊杜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邾田在漷
水北傳曰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以上外來歸也書我入者一鄭來歸祊將以易許田也非師不言
入此言入者公羊傳曰難也祊在泰山之下去鄭遠而近魯必鄭
人不能有而後歸于魯魯恐其民不服故以兵入焉祊歸於魯而許
田未易豈非以其難與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宣四年春公伐莒取向
以上公伐國而取其所滅之小國者二須句風姓國邾人滅之須
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僖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以後邾又滅之
故文公伐邾取須句寘文公子焉向姜姓國隱二年莒人入向其
後蓋為莒滅不見於經傳凡滅國有取而有之者則不書滅以存亡
繼絕之義責歸於取之者也故須句不書邾滅向不書莒滅而皆
以書取見之杜氏以為滅國者受惡而始滅之罪不待申言也在存
策書之大體中為變例之七須句始反其君為附庸則猶未絕其祀
故從內取國例後寘文公子則遂縣之故書曰以甚其事
昭四年九月取鄫
以上取已滅之國一傳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
曰取然猶書莒滅鄫者譏在晉也以魯親鄫世子于晉使公列鄫
人于會而莒卒滅鄫與向須句異矣鄭滅許吳滅徐楚人皆能繼
而存之使列于諸侯可以中國而不如夷狄乎或用二傳之說謂
昭以前鄫未亡非也

宣九年秋取根牟
成六年春取鄟
襄十三年夏取邿
以上取小國三傳曰邿亂分為四師救邿遂取之此所以不言伐
趙伯循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按根牟鄟傳不言其
故皆曰易也蓋以鄫與邿推之
僖十七年夏滅項
以上滅小國者一夷而縣之故直曰滅先儒或謂內諱滅言取者
誤矣滅不書月者閒伯主有事與莒滅鄫同不言師說在變文篇
百五 外取我田邑言取雖我歸之亦言取諱易也言假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昭二十五年十二月齊侯取鄆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以上外取我田邑者三禮國之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
大廟三日君不舉此取田邑所以必書乎策濟西鄆皆言取者
為賞諂賂一見于孫林父救君下言公至自齊居于鄆則取鄆
以居公可見矣故皆書月以別於諸國其有伐者取邑從伐

例見後篇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以上外以璧假田者一桓公篡位而脩好于鄭鄭以易祊田許田魯
於祊故諱之以請史言以璧假諱易許田也公羊傳曰諱取周田也
許田本魯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故曰周田

凡外滅國必書不絕其祀言取迫之使服曰降移其民社稷
曰遷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
僖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襄六年秋莒人滅鄫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六年春
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以上諸侯滅小國者七入春秋楚滅漢陽諸姬在齊桓未伯前晉
滅耿霍魏在桓伯後赴命皆不及於魯故史不書而齊桓滅譚滅
遂在經為滅國之始陳氏因謂不書晉楚滅國欲貶於伯主其失
與二傳均矣凡侵伐圍入有筆削者事有輕重也用兵之罪莫大
於滅國者事不相蒙當各止其罪從筆削所加也凡滅國不曰滅
吾同宗之國則曰會而遂滅曰以其君歸曰閻伯主有事而滅小
國曰凡滅國不言以君奔者死於位也言以歸者服之也會而遂滅
不言以歸略之也諸提挈義皆非

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十六年春
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襄六年十二月齊侯滅萊
昭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以上中國滅夷狄者四萊夷也定十年傳謂萊人為夷
傳晉荀吳滅鮮虞之別者不日以其君歸則曰執昭二十年
晉滅肥以肥子綿皐歸 二十一年滅鼓以鼓子鳶鞮歸不書者
鮮虞白狄也肥鼓晉所滅而不書者不赴也
狄潞氏甲氏之比故告命魯史書之而不及肥鼓
族滅也

僖五年秋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二年
夏楚人滅黃
文四年秋楚人滅江 五年秋楚人滅六 [illegible]
宣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
封殺之遂滅賴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十一年冬十一月
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三
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定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以上夷狄滅中國十三國內國侯國小國十吳楚本非夷
狄以其國於中國者傳王稱越而僭之故其初皆以號舉吳楚書
爵然楚之事吳稱國本古之建國以其先嘗備王故春秋
秋之然天子既討其罪不絕其封則亦不可概以夷狄論也故見
滅於中國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杜註謂巢吳楚間小國成七年
傳言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則巢固徐楚也杞氏曰巢
註以為群舒之屬於滅巢曰楚邑也皆誤劉氏曰巢伯國也

本書序梁伯來朝故從中國例按定五年[illegible]不書者[illegible]
久服於楚不得列於諸侯[illegible]之役[illegible]夏[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言[illegible]
役從楚侵吳[illegible]楚[illegible]得書[illegible]不得
比[illegible]也與[illegible]國[illegible]無不錄也凡
夷狄滅中國小國不月近侵大國[illegible]雖大國之
[illegible] 狄滅[illegible]而[illegible]例之入[illegible]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八年夏楚人滅舒蓼

成十七年冬楚人滅舒庸

襄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一以上[illegible]夷[illegible]者五成七年吳入州來[illegible]

昭[illegible]之則州來夷國也九夷狄[illegible]不月[illegible]之義[illegible]矣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以上取國 與內取國同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

以上降國 以兵[illegible]之使服故不言取不絕其祀也[illegible]

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閔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以上遷國 遷[illegible]其民人社稷[illegible]而取其地[illegible]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郱鄑郚

以上分師遷人三邑 徙其民取其地也

[illegible] 凡土功無不書[illegible]以備[illegible]城不備[illegible]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文七年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

宣八年冬城平陽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冬城中城

襄七年夏城費 十三年冬城防 十五年夏[illegible]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郛 十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四年冬城莒父及霄 十五年冬城漆

哀三年夏[illegible]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城啟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illegible]二十八年冬[illegible]

以上城邑三十一城中城二城西郛二城[illegible]也一[illegible]中城

杜氏以為魯邑[illegible]其外民之說以為魯[illegible]

百四十餘年[illegible]無不能[illegible]其國[illegible]郛[illegible]理[illegible]城中城[illegible]

城西郛而復[illegible]城西郛不[illegible]也小[illegible]氏[illegible]

仲之邑[illegible]以為魯邑[illegible]人孫明復之[illegible]見有[illegible]

仲所食邑[illegible]也據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illegible]

管仲[illegible]人所城之不叙明矣城[illegible]也凡伯主之[illegible]

內辭[illegible]特月以別之春城者五夏城者七冬城者十五[illegible]

城諸及防城[illegible]人鄆在十二月[illegible]之[illegible]時也[illegible]凡土功

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illegible]

之月角亢晨見東方[illegible]而戒事[illegible]星晨見而[illegible]之物[illegible]

亥之月[illegible]中而[illegible]日南至而[illegible]功[illegible]使民以時之

制春秋之[illegible]日不暇給不能及[illegible]其[illegible]

後城要害以備難或爲懼齊或爲懼晉又備亡失國而師而城國
彊家事邑而然之或爭外邑而城之故雖非時而不得與也得時
亦不足稱也然冬月興功爲多而獨無書秋城者則猶不必避暑
農事方殷時勞民也左氏唯以書時書不時斷之可謂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矣凡城必有郛郭樓櫓之制僭下邑非要害則不備故
曰築與築郛同凡會於城皆別見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成十八年秋築鹿囿
昭九年冬築郎囿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以上築臺者三築囿者三莊公一歲中三築臺成公昭公定公築囿其
縱欲勞民可知昭定揜臣盜而築囿三家分魯而以此娛其君也
策書實錄而義在明矣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以上築館者一魯與齊爲不共戴天之讎又喪未畢而主其昏王
姻至齊公矣而齊侯有疑不敢親迎故爲築館于外此事者已甚
當時之情可見

百六 濬川
莊九年冬浚洙
以上浚洙者一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乾時戰敗故浚之以備齊

百七 墮毀
定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文十六年秋毀泉臺
以上書墮邑者二毀臺者一觀上書圍郈圍費則墮二邑之故可
見觀上書夫人薨則毀臺之故可見於毀泉臺見春秋用民力必
書啖氏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今未周

百八 新作門觀新廐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廐
以上門觀書新作者二廐書新者一言新見有舊言作見有加乎
前不言作者仍舊制也僖公改作南門不與諸門同雉門兩觀僭
天子而不命革故皆書新作延廐壞而更之故言新不言作觀其
所書之時則時不時可見傳曰凡啓塞從時杜氏謂門戶道橋謂
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
時而治之僖公新作南門非治壞故傳以土功之制譏之蓋左氏
但知土功之不時而不知改作之非制經於雉門兩觀特書其
之也凡修舊不書者宜因舊作而不書者史諱之也

百九 時田用夏時越禮則書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以上書公狩者二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周制四時田獵之
名也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
猶自夏焉此田獵皆從夏時之證也杜氏曰傳曰鄭之有原圃猶
秦之有具囿是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魯狩地大野是也此田獵有
常地之說也其禮既有常時其地又有常處故雖公狩不書郎非
常狩之地禚在齊境以越禮故書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
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遠也其時田之名雖言之不詳所謂常事
不書實史法也自僖文而後歷五公蒐狩違禮皆不書者大夫專
國公不復知重　故時田得失無足議故雖違禮不書爲變例也
昭八年秋蒐于紅　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四年　大蒐于比蒲

以上書蒐一。書大蒐四。蒐者春田之名。周之春。夏寅卯辰三月。與
之為得禮。秋冬之非禮也。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illegible] 叔向聞
而譏之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國不忌君。君不顧
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示彊。
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悉書之。定十四年比蒲之蒐。經書邾
子來會公。則凡大蒐皆公在可見。而不書公者。畏衆卿後公有史
不虛飾也

【百十二】火田

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以上火田一。杜氏曰。譏盡物故書

【百十三】觀魚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以上觀魚一。穀梁傳曰。魚卑者之事也。魚陳道社制矢為陳本傳

言陳魚而觀之。言陳漁人之事而觀之也。公穀經作觀魚。今從事
同葉氏朱子謂矢為射本。謂時則制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射魚。傳曰。君舉必書。於此可見策書之體

【百十四】大閱治兵異常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以上書大閱者一。治兵者一。周制天子因四時之田而教民以武
事。春曰振旅。夏曰茇舍。秋曰治兵。冬曰大閱。天子諸侯四時之田
名皆不異。則教民以武事。其禮亦同也。所不書。桓公以與齊鄭
故大閱於秋未之月。莊公以事仇之故。治兵於子丑之春。而[illegible]
習武之義不同。故特書之。昭定以後。凡閱治皆不書。而蒐皆屬

【百十五】軍制作名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

以上書作丘甲者一。周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軍政起
於井而成於甸。故周官謂甸為乘。其車人卒伍之數。皆以甸為率
也。魯至成公。以齊難故。創制益兵。遂毀甸賦而以丘賦。與鄭子產
作丘賦同。故曰作丘甲。不曰賦者。其制以甲士為主也。然損益之
數不可考矣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以上書作三軍者一。舍中軍者一。吳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
一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用衆之法。無過家一人。九一
成之地六十四井。出賦公田外有五百一十二夫。是為一旅之衆。
二十五成有二十五旅。是為一軍之衆。大國之地百成。除二十五
成為大夫采邑等。用其七十五成之衆。即三軍也。魯地方百里。其
初封之時有三軍。後舍其一軍。止有二軍。作三軍者。復舊制也。然
其時三家專國。非有意於復舊也。但借改作之名。而分公室之民
為私家之民。分民既定。則復舍中軍矣

【百十六】加賦稅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以上書初稅畝者一。用田賦者一。通一井言之曰田。去公田言之
曰畝。稅畝者。以畝為率也。古者井田之法。十取其一。雖曰井九百
畝。八家同養公田為九一而助。然八家廬舍各二畝半。於公田中
取之。已去二十畝。故穀梁謂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家各私
百畝。公田十畝而已。則其實亦十一也。至宣公又履其私田之畝。
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十取二。自宣公始也。田賦
者。以田為賦也。哀公時既以二為不足。故用一井之田為率以斂
財物。章氏杜氏皆謂賦其馬牛。蓋以古者賦與稅異也。然章氏本

賈侍中云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疋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陳氏亦謂使井出丘賦皆本左傳孔子云以丘亦足矣以丘對田爲說杜氏謂上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以田與財爲說未知孰是但外傳又載孔子云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過是也此與左傳自不同則當時加賦之制不可考矣

（書法）分器失得

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夏得寶玉大弓

以上寶玉大弓書盜竊者一書得者一公羊傳曰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孫子由曰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

（書法）肆大眚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以上肆大眚　吳氏曰肆大眚則罪之不當赦者亦赦之也故書

（書法）書亂亡不由君者

昭二十二年夏王室亂

僖十九年冬梁亡

以上王朝亂一國亡一不由君者昭二十二年傳叙甚詳[illegible]王室亂說見辭從主人篇

（書法）闕文

隱二年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程子曰闕文也春秋未有外大夫在諸侯上者當曰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　[illegible]氏曰子帛裂繻字當杜氏遂之字者遂以爲左氏說矣

桓四年春[illegible]闕秋冬　七年[illegible]闕秋冬二時事　以上　十四年夏五　闕月字鄭伯所[illegible]來盟[illegible]不日[illegible]

莊二十四年冬郭公　[illegible]闕月字　十七年叛于桓侯　林氏曰[illegible]食言[illegible]若未有以[illegible]者[illegible]也

昭十年[illegible]冬　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illegible]

定六年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illegible]　十四年[illegible]

以上闕文凡九處三傳同于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夫子之有曰之吉史者有闕文而者失公羊傳曰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以爲傳春秋時諸史春秋策書豈大體闕文不革乎不唯無所指而亦不能按據當時史而無以及其一一削萬世之春秋而所謂書之大體者自若故曰非聖人莫能脩之

（書法）日月之[illegible]

隱元年王正月　[illegible]

[illegible]

辛卯　八月庚辰　十二月癸未　[illegible]

三年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　[illegible]

二年八月庚辰　[illegible]

四年王二月戊申　[illegible]

者以是史文差謬　五年長歷閏十二月大衍歷閏八月　六年五月辛酉大衍歷正月[illegible]長歷大辛酉在六
月　七年長歷閏十二月　八年六月己亥　辛亥　七月庚午　九月辛
卯大衍歷閏四月五月己亥小辛亥在此月八月戊辰大庚午在此月八月丁卯大辛卯在此月　九年三月癸
酉　庚辰長歷在四月大衍歷三月丁午小癸酉長歷是年閏十月　十一年七月壬午　十一
月壬辰大衍歷閏正月七月丙子大壬辰在十二月八月十一月戊申大丁未在十二月
桓元年四月丁未大衍歷四月丙子大丁未在十二月五月長歷是年閏十二月　二年王正月戊申
四月戊申長歷戊申五月十七日大衍歷四月庚午大戊申在正月長歷閏九月　五年正月甲
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大衍歷七月壬辰朔日食長歷閏九月今推正月不得有戊申　六年八月壬
戌長歷正月甲申朔月小甲戌　己丑大衍歷正月乙卯小己丑在二月閏六月　七年二月己亥
午　九月丁卯大衍歷八月乙巳大壬午在十月　八年大衍歷二月　九年五月丁丑
閏二月長歷閏十二月壬寅大己亥在三　十年王正月庚申大衍歷正月乙酉大乙巳在十二月閏十一月　十一
未小丁亥六月長歷
年正月長歷閏　十二年六月壬寅　七月丁亥大衍歷七月在七月[illegible]

丁亥在　八月壬辰長歷八月壬辰在十二日　十一月丙戌　十二月
丁未大衍歷十月乙巳大丙戌在此月十一月己亥小丁未在此月　十三年二月己巳長歷二月己巳閏正月
己巳大衍歷閏七月十二月丙戌大丁巳在九月　十四年八月壬申　乙亥　十二月丁巳大衍歷戊子大壬申八月
在十一月大衍歷三月乙卯大乙未在四月小己巳在五月　十五年二月乙未　四月己巳
大衍歷四月乙酉小己巳在五月　十六年閏四年大衍歷　十七年正月丙
辰大衍歷正月乙亥小丙辰在二月　二月丙午長歷丙午三月丙午大月有丁丑[illegible]二
月丙午長歷閏　五月丙午　六月丁丑　八月癸巳大衍歷六月壬寅大癸巳在
六月丁丑大衍歷七月八月　十月朔日有食之長歷十月庚午大衍歷十月庚子
辛丑大癸巳在九月　十八年四月丙子　丁酉長歷四月丁卯朔大衍歷四月丙子十日丁
一月丙子在日食　十二月己丑大衍歷十二月癸巳大己丑十一月二十六日
月丁酉在六月　　
莊元年長歷閏十月大　二年十二月乙酉大衍歷十一月乙酉　三年
大衍歷閏九月　四年六月乙丑大衍歷六月癸酉大乙丑在此月長歷是年閏四月　六年大衍歷
月閏　七年長歷閏四月　八年王正月甲午　十一月癸未大衍歷正月壬子大巳巳
閏元年六月辛酉大衍歷六月乙巳大辛酉在七月閏八月　二年八月辛丑大衍歷八月戊申大辛丑
在九月長歷是年閏五月
僖元年七月戊辰　十月壬午大衍歷七月癸巳小戊辰在八月十月辛丑大壬午在十一月長歷是年閏十月
二年大衍歷閏五月　五年長歷正月辛亥朔日至二十九日閏月壬子大衍歷正月辛亥
月長歷閏　七年大衍歷閏九月長歷閏十一月　八年閏十一月長歷是年
十二月　十年大衍歷閏六月
乙酉長歷正月甲申朔乙酉二日　十二年王三月庚午日
有食之大衍歷三月辛未小五月丙寅　十二月丁丑長歷十二月乙
月十二日大衍歷十二月丙申大丁丑十一日　十三年閏二月大衍歷　十四年八月辛卯
大衍歷八月丁巳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長歷五月壬子朔不入
大日食五月　九月己卯晦大衍歷九月辛巳小己卯在十月閏月庚申小　十七年
月癸未小　十八年五月戊寅大衍歷五月戊寅大在六月乙未　八月丁亥長歷八月癸巳朔丁亥在
二月　二十年五月乙巳大衍歷五月癸
閏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五日大衍歷七月甲子小丁亥在此月二十四日
五月乙巳在六月二月　二十一年大衍歷閏四月　二十四年長歷閏正月
長歷是年閏二月

未至甲午在二月十一月戊申小癸未在十二月　十一年長歷閏三月大
一月　十二年八月甲午大衍歷八月甲午小甲午在九月　九年長歷閏三月大衍歷閏八月丙辰　十四年長歷大衍歷
閏八月　十七年長歷閏六月大　十八年王三月日有食之長歷三月癸未
長歷不入食限大衍歷三月癸丑大四月癸未小五月壬子大日食宋
十六年三月古今曆三十五歲後世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二
月十八年三月古今曆不入食限
在八月閏十月　二十四年八月丁丑　戊寅大衍歷八月丙午大丁丑　二十二年七月丙申大衍歷七月丙申大丁丑戊寅在九月長歷是年閏七月
二十五年　五月癸丑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大衍歷六月辛未朔大五月壬寅
小癸丑在六月大日食　二十八年王三月甲寅大衍歷三月丙戌小甲寅二十九日
月甲寅三月晦日　二十九年二月長歷閏　八月癸亥大衍歷八月辛未大癸亥在九
亥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大衍歷九月庚午朔大日食閏十一月辛丑小癸亥
閏二月　三十二年七月癸巳　八月癸亥　三十年八月癸
八月癸亥小十月己丑小癸巳在十月己未　十月己未大衍歷十一月丙申大
在九月己未在十一月長歷閏三月

二十五年長曆閏十二月　二十六年壬正月己未大衍曆正月[illegible]在三月[illegible]　二

九月　二十七年八月乙巳長曆[illegible]八月辛未大乙巳九月五日[illegible]　二

十九年閏六月大衍曆　三十年九月長曆閏　三十二年四月己丑　十二月

己卯月十二月庚子大己卯在十一月　大衍曆三月乙巳小[illegible]　三十三年四月辛巳　癸巳

辛巳癸巳皆在此月

文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大衍曆二月甲午小三月癸亥大日食長曆閏三月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孔氏曰漢書律曆志云文公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當在十一月後今三月已[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壬正月甲子　丁丑己丑冬至甲子丁丑皆在二月長曆閏正月大衍曆正月[illegible]　四年

長曆[illegible]　六年閏月[illegible]

衍曆閏八月[illegible]大

七年三月甲戌　四月戊子大衍曆二月己未小[illegible]戊子[illegible]　八

年八月戊申長曆閏七月八月戊申晦　九月癸酉長曆[illegible]癸酉十月朔大衍曆[illegible]

十一年[illegible]十一月　十三年五月壬午　十二月己丑[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年五月乙亥大衍曆四月丁酉大

乙亥在此月　十五年閏六月大衍曆　十六年五月長曆閏　十八年五月戊戌

六月癸酉大衍曆閏二月[illegible]

宣二年壬二月壬子大衍曆正月[illegible]　三年

十月丙戌大衍曆九月甲子小丙戌在此月　四年六月乙酉大衍曆五月[illegible]大乙酉在此月

五年閏八月大衍曆　六年五月長曆閏　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illegible]長曆七月乙未

[illegible]

食[illegible]公[illegible]曰長曆自[illegible]至文元年五年一閏者二四年一閏

者三失一閏又自文[illegible]年至宣元年五年一閏者二四年一閏

[illegible]四年一閏者三又失一閏焉

八月[illegible]辛酉在此月　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九年九月辛酉[illegible]

食大日　十一年閏正月大衍曆　十二年六月乙卯[illegible]

十二月戊寅長曆[illegible]戊寅在十一月　十三年閏九月大衍曆　十五年[illegible]

一月　十六年閏六月大衍曆　十七年壬正月丁未[illegible]

未二月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illegible]

成元年長曆閏三月大衍曆閏[illegible]　二年四月丙戌長曆丙戌在五月朔　八月庚寅長曆[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十一月大衍曆閏　四年三月壬申[illegible]

[illegible]　六年閏十一月大衍曆　七年八月戊辰[illegible]

八年閏四月大衍曆　七月丙子[illegible]　十一月庚申[illegible]

[illegible]　十年五月丙午[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年閏正月大衍曆　十四年十月庚[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年九月辛丑[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襄二年六月庚辰[illegible]　四

[illegible]　三年六月戊寅[illegible]

年壬三月己丙[illegible]二月[illegible]　五年

[illegible]　七年十月壬戌[illegible]　九年

十二月己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年五月甲午[illegible]

十一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三年[illegible]　十五年八月

丁巳日有之[illegible]　十一月癸亥[illegible]

十六年三月戊寅　五月甲子[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八年閏六月大衍曆　十九年七月辛卯　八月丙辰[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一年[illegible]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大衍歷以二月甲申小九月庚戌朔日食[illegible]

閏八月 二十三年 十二月 大衍歷閏 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歷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日在[illegible]是年七月閏三月[illegible]月日食[illegible]月[illegible]少去交日食多十五[illegible]則至食月之朔[illegible]更食[illegible]則食[illegible]食前少則月食[illegible]日食[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八月己巳[illegible]

二十六年 [illegible]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乙未 [illegible]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illegible]

昭元年六月丁巳 [illegible] 十一月己酉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 [illegible] 四年 [illegible] 六年 [illegible]

八年十月壬午 [illegible] 九年

十年七月戊子 [illegible] 十一年 [illegible] 十二

年三月壬申 [illegible] 十三年四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年 [illegible]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大日食[illegible] 十八年 [illegible] 二十年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一年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二十二年冬十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二十四年八月丁酉 [illegible]

二十五年九月己亥 [illegible]

十月己亥 [illegible]

二十八年四月丙戌 [illegible]

三十年六月庚辰 [illegible]

定元年 [illegible] 二年五月壬辰 [illegible]

[illegible] 七年 [illegible]

年[illegible] 九年 [illegible] 十年 [illegible] 十一年十月癸亥 [illegible]

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 十五年正月辛丑 [illegible]

十四年十二月 [illegible] 十五年正月辛丑 [illegible] 九月辛巳 [illegible]

大 五日辛亥 [illegible]

[illegible]

哀二年 [illegible] [redacted] 五年九月 [illegible]

七年 [illegible] 八年 [illegible] 十年 [illegible] 十一年 [illegible]

十二年十二月 [illegible] 十四年 [illegible]

月 十三年 [illegible] 十二月 [illegible]

以上長曆考春秋日月失三十六日朔三[illegible]二其經傳上下所書

日有可證推若明是史官差誤不入限者四朔月食者二

大衍歷失一百二十六日朔三日食不入限十七先一月者六先
二月者二先三月者一先五月者一後一月者六閏月一朔月食
者二杜氏據左氏傳譏厤失閏是以長厤第前卻閏月以與
春秋日月相符故所失少大衍歷自以三十二月閏率追筭不計
與經合否故所失多東周厤法與傳異劉歆所載三統厤亦非古法
也杜氏謂或用黃帝以來諸厤推經傳朔日皆不合所謂殷厤亦
不與春秋相符蓋出好事者爲之定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
末宋仲子集七厤以考春秋曾厤得五百二十九失二百五十日
是不與春秋相符也大衍厤合朔議曰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
四殷厤魯厤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厤先一日者二十二
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然大衍厤視長厤猶有差一月亦有差
二三月者其日月得失本非所以釋經也傳與經異分別三百
一十六日長厤推與月者二其不合者六日而已是因不察以閏

率議之但長厤視大衍厤少六閏自隱元年至僖十年三失閏自
成末年至春秋之終復三失閏[illegible]多不但
以甲爲戊而已恐周厤雖差未必如是之[illegible]傳有[illegible]不
書日者前後厤見之長厤於此既無所[illegible]而
閏以應天正則脫失尤甚故或著殺爲令姑取其所考日月以證
史文之誤附于經文後蓋三傳異師而月日之誤不殊有所書削
往往歸失書有矣大衍厤者所以見厤[illegible]閏無[illegible]日月
不與天合如傳所載日南至在二月則雖曰建子而實亥十一月
火猶西流則雖曰建戌而實申也然孔子於十二月[illegible]
之過而春秋日食不書朔日乃備致辨於交朔之不合者因餘之
失易見而交朔之誤雖知日月者有不能然而雖知者非驗諸日
食則莫能得其正也春秋所書之大體諸誠禮自在不待辨而
明者皆有常而無例之不可勝誠也述作者[illegible]有先後

周禮未亡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春秋之義行君臣父子中國夷狄
一反於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脩廢舉墜而已

經083 717

新安趙汸學

假筆削以行權第二

古者汗竹為簡編簡為策故有筆削之事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撥亂之志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史記世家論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正謂此也善學者考之筆削之例有三曰不書曰變文曰特筆而存策書大體與日月之法不與焉不書義有五一曰略同以顯異公行不書至之類是也二曰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是也三曰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是也四曰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不書勤王復辟不書之類是也五曰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大故不悉書是也凡書不書之大端不出於此而夫子於春秋獨有知我罪我之言者亦以其假筆削以寫撥亂之權與刪詩定書異也自左氏不明此義為其統者遂不知聖人有不書之法公羊穀梁每發不書問[illegible]所不諸得學春秋之要而無所考據不能推見全經近代說者雖多惟子朱子嘗謂惜乎不備春秋不存不知孰為夫子所筆孰為夫子所削而舊書法失傳之由其能考諸傳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者永嘉陳氏一人而已但左氏書首所發不書之例皆史例也而陳氏誤以為筆削之法故凡傳之所錄皆以為魯史舊文而無經之傳皆為夫子所削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施筆削者左氏初不之見二家與左氏異師其雜疑以不書發義亦非左氏例也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是以其說不能皆合故今特考有書有不書者自為一類以明筆削之權而變文特筆之法別為篇

假筆削以行權第二之一

【標】公如大國恒書至則不書至以見義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以上莊公以事如齊書至者三國君身繫宗社安危故反行必書至謹其事以尊君也左氏謂以告廟飲至而書者非也告廟飲至乃人君往還常禮與書至同時於史法何與乎二傳謂危之而後至者一切之論不可通於全經蓋史法於公還無不書至者筆削之旨以書至為恒則不書至以見義以不書至為恒則書至以見義所謂略同以顯異是也莊公如齊納幣觀社皆非禮惟逆女合古制而夫人又不與君俱入故皆書至從其恒辭以君行為重而已

僖十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文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以上僖公如齊書至者一文公如晉書至者二晉文伯業甫定而卒故僖公未嘗朝晉而晚年一朝齊昭則亦非所以為安也晉襄立以不朝來討文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經不書公如晉三年晉人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襄公卒靈公幼趙盾之盟公後至晉人以為討於是公如晉及晉侯盟歸請成衛鄭於晉而晉終不競於楚故皆書至從其恒辭

宣四年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以上宣公如齊者五四朝一奔喪皆書至宣公以篡立賴惠公為平州之會以定其位故終身謹於事齊惠公卒又親奔其喪既非事伯主亦與以小事大為國為民者不同故皆書至從其恒辭凡至齊八月至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宣至齊五月以奔諸侯之喪故是之

也
成三年夏公如晉　公至自晉　四年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十
年秋七月公如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八年春公如
晉　夏公至自晉
襄三年春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四
年冬公如晉　五年春公至自晉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
至自晉　十二年冬公如晉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二十一年春
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昭五年春公如晉　秋七月公至自晉　十五年冬公如晉　十六年
夏公至自晉
以上成公如晉者四襄公如晉者五昭公如晉者二皆書至朝盟
主也成公即位爲齊難故與晉結盟於是有鞌之役三年如晉拜
汶陽田四年特朝歸而欲結楚以叛晉季文子未可而止十年如

晉予衷晉厲新立疑公貳於楚止公送葬以驗實公請受盟而歸
蓋晉悼新與諸侯類弗誠服又時有執止之辱故皆書至而見止
之役特書月至以異之晉悼公待諸侯有禮而襄公如晉皆書至
者悼公雖賢能盡力以得鄭而終不能服楚而挾鄭若更伐晉以
敗盟功烈非桓文比則亦未可恃以爲安也二十一年公如晉拜
闡會之師及鄟田以後晉衰日甚不足宗諸侯矣
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
公至自楚
昭七年三月公如楚　九月公至自楚
以上襄公如楚者一昭公如楚者一皆書至晉既以諸侯與楚襄
公遠朝荆蠻又被止與陳鄭許之君送葬西門之外楚靈重辱之
召昭公其敢不往乎中國無伯華夷相亂以書至爲幸矣故其至
皆月

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以上僖公如齊不書至者二朝齊無也春秋諸侯以小事大禮懼
不得免爲故勝降降爵以朝會杞以不恭見貶會事齊責亦時有
見止之辱其朝覲皆迫於强令不可言禮故爲君外如皆書至用
史氏常法也齊桓創伯之初諸侯朝聘未有定制故莊公三如齊
皆以事行召陵自止功業既盛荆楚帖服中夏小康王室寡安諸
侯稟命乃定爲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法故魯僖凡再朝桓公夫
子皆削其書至之文明不與他時朝大國者同所謂信而安之者
也蓋霸伯主者必若桓公而後可當諸侯之朝爲諸侯必若事齊
桓而後得朝伯主之禮是故特不至以別之所謂以書至爲恒則
不書至以見義也或曰諸侯不朝天子而以朝伯主爲禮可乎是
蓋不知春秋經世之旨者春秋固責諸侯之無王而亦不廢中國
之有伯因責諸侯之不朝京師而亦不絕諸侯之事伯主也宜定

時方藉伯者以安靖天下則朝聘固不可無節矣
二　公會諸侯恒不書至則書至以見義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
成宋亂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九
月公會齊侯于讙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十一年九月公
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二年八月公會宋
公于虛　冬十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
曹　十五年五月公會齊侯于艾 事月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
蔡侯衛侯于曹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以上桓公會諸侯不書至者十有三皆春秋之初伯者未興諸侯
起亂之事明不足致也宣公會諸侯不書至者一宣公篡立請會
于齊以定其位其至又足書乎隱公盟會不入例者三傳說者皆

經083 0.9

曰隱不書至諱不告廟也告廟書至本不相因隱以攝君行避宗
告廟史不書至不敢同於正君也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
侯于牽　公至自會
以上定公會諸侯書至者二齊景公紹會以叛晉合衛以脅魯
中國無伯諸侯復嚴天下大故有在於是故皆書至重叛盟主也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紀
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冬十
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
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僖二十五年冬十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春王
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以上桓公與諸侯盟不書至者六其與會同僖公與諸侯盟不書
至者二亦中國無伯之事
文十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秋公至自穀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公至自黃
以上文公與諸侯盟書至者一定公與諸侯盟書至者一晉伯中
衰齊商人弒其君而代之執子叔姬執單伯亟加兵於我而要公
以盟公以疾辭不可乃盟于穀雖商人以弒然而曾不復事晉矣
晉伯既衰公會齊景于夾谷而後盟于黃公叛晉故皆書至所謂
以不書至為恒則書至以見其義也
三　公會伯主恒不書至則書至以見義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
于扈　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冬
公會齊侯于城濮
以上莊公與齊桓盟會不書至者四柯之盟魯無信故不月以盟

之盟莊公於齊本有納糾之隙既盟于柯而爲伯之會不往鄄之
再會不往同盟于幽以微者行是以有公子結之盟有三國西鄙
之伐其不書至明與桓也不書月以罪魯也於是盟高傒親納幣
觀社遇于穀盟于扈親逆女而後同盟莊公內有所嫌故重於從
齊齊桓委曲調順凡十有餘載而後致公於會其難在得魯如此
既又會于城濮而後伐衛遇于魯濟而後伐山戎且躬來獻捷其
身下諸侯又如此桓公不徒以力服人矣此春秋不致不日之義
也危之盟曰離盟非伯者之事也穀梁傳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
其反者也桓會不致安之也又曰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
皆諭乎桓公之志果若是雖安之可也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其
會不致信之也此皆經之遺義也但於柯盟發例則失其旨而致
與不致惟以安危釋之盡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者也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五年夏公及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
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
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陽穀　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鹹
以上僖公與齊桓大盟會者六與夫人同會一皆不書至凡會不
月會于檉謀救鄭而弗果鄭比歲受兵故月亦以見桓公之重伐
楚也召陵屈完來盟而中國之勢始自止殊會世子而天下之本
定辭子華于甯母而鄭伯請服會王人盟洮而襄王以寧桓公可謂
有大功於當世者矣故其盟不日其會不致所以別於後之主夏
盟者孟子稱五伯桓公爲盛而舉葵丘之盟以爲貫之穀梁傳曰桓

之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其言來牲載書一明天子之禁以王
子略同胡安定公亦曰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蓋桓公弘規遠略
至此甫定又與前日之求諸侯服叛國而為會諸王室而為盟者
不同故特書日以別之蓋不書日以為恒則書日以為變也會于
鹹致戍于周而謀杞也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
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公至自會 書下二時月
十六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　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 時
以上公與齊桓大盟會書至者二范寧曰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是時楚人伐徐桓公與諸侯于牡丘不親救患而使諸侯之大夫
專兵其志已怠明年會于淮謀鄫役人夜呼不果城而還其疏若
蕪故皆書至蓋以不書至為恆則以書至為異也諸侯未能即求
畢頃齊人以為討而止公釋之會齊侯邢公故淮之會與至之特
書月
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公朝于王所
以上公與晉文大盟會不書至者一晉文成伯之功皆在王定伯不
係齊桓盟齊桓有此故踐土之盟書日同之葵丘而其會亦不書
至抑文非桓義以此春秋序二伯之類亦甚嚴於此筆削之義也
明溫以圍許至則齊桓致伐之例也
附 公會晉主恒書至則不書至以見義
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
于新城　秋公至自會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

至自會
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
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一時書月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
至自會　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杞伯同盟于蒲　公至自會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
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公至自會　十六年秋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十
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
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
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秋公至自會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至自會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公至自會　十一年秋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夏公至
自會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二十一
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
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一時書月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二十四年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冬公至自會　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得與諸侯盟會比也
定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以上公會外師書至者一此會晉士鞅趙鞅荀寅也公會外大夫
不致此獨以會師致重師也
六 公會吳楚不書至有中國之君則書至明異我書至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
伐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二月甲戌公會諸侯
盟于宋
成二年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以上公會吳楚不書至者五僭號稱王猾夏之甚雖屈而從之皆不

書至明不得與中國伯者同也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秋公至自會
以上公會晉侯及吳子書至者一會吳不書至此先會晉侯而後
及吳子乃以會晉侯至也
桓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以上公及戎盟書至者一魯與戎有疆場之交無吳楚主諸侯之
嫌故從恒辭書至桓公盟會日月皆危以其篡弑而盟戎獨不異
見日月篇其書至一筆一削十二公無異法均之爲魯先君也
七 公特將不書至則書至以見義
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三十三年夏
公伐邾取訾婁
文七年春公伐邾
宣四年春公伐莒取向　十八年春公伐杞

哀七年秋公伐邾
以上公伐小國不書至者七特彊凌弱春秋諸侯恒態其事皆一
國之私故不書至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以上公以楚師伐齊書至者一齊桓公合諸侯以攘楚桓公卒楚
復猾夏而魯用楚師以伐齊此夷夏之大變故書至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以上公伐戎書至者一戎嘗侵我公追之濟西未能報也莊公從
伯既定乃親伐之與侵暴小國不同故書至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
以上公侵國不書至者一時宋與齊合魯有齊怨而掠宋境實一
國之私而已故不書至
定六年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

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以上公侵國書至者三晉景公結諸侯以叛晉鄭首從齊故公爲
晉侵鄭齊國夏伐我西鄙故公一再侵齊以其重於叛晉非一國
之私故皆書至與會伐同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
以上公圍其邑不書至者一昭公孫于外居于鄆而後圍成成與
鄆皆魯邑故不書至
定十二年十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以上公圍其邑書至者一定公墮三都孟氏不肯墮成公圍成不
克故雖在境內而書至見彊臣據邑叛君如敵國也
八 公會伐恒書至爲會言故不書至
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
鄭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桓十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以上公會伐書至者三不書至者一周制元侯作師以承天子諸侯薄伐以替元侯敵國無相征之法而況於合諸侯乎桓公會四國伐鄭諸侯無王也宣公會齊侯伐萊齊武於晉也故皆從而譏書至春秋之末中國無伯而哀公會吳伐中國故又書月至以別之若桓言伐鄭於會袲之下釋所以爲會之故而書不書伐故不書至從桓公第會盟不書至例凡會伐而歸不書至例見衛侯

主人篇

九　公會伯國侵伐征書至則不書至以見義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秋公至自伐楚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諸侯遂圍許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
成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公至自伐鄭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冬公至自會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公至自伐鄭
襄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至自救陳　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公至自伐鄭　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公至自伐齊
以上公會伯主侵伐書至者十有三而桓公之盟會皆不書至而侵伐書至者伯主合諸侯之師以攘夷討貳乃中國安危諸侯合散之機事與盟會異也晉自厲公以後雖功業不及桓文而能世服其伯克合諸侯伐叛討罪以藩王室故皆書至與桓公二伐文公圍許同書其事也
成十年夏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以上公會伯國伐鄭不書至者一四國人執鄭伯而鄭不忌君本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歸鄭伯以求成爲於得諸侯而悖君父子之教故不書公至又不得與他君討貳同也

十　公會外大夫伐國不書至君將稱人則書至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秋公至自伐衛
以上公會外獨人伐國不書至者一書至者一序人齊人者二國之卿也自文以前大夫將皆略不書名氏以公會伐知非微者不書至我與公會外大夫同伐衛抗天子之命譏公會諸侯稱人非實大夫故書至從其恒辭說見文篇

十一　夫人違禮而行不書至以歸寧得禮而後書至

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要盟不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朔故季孫行父會陽穀至六月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始視朔如初也經特書之以見晉伯中衰
魯爲齊所弱如此言不視朔則不告朔可知

十二　送王姬不書必王使魯主昏而後書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以上書王臣送王姬者一凡送王姬者必有定制如左傳言諸侯
送女之禮是也周制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於夫下王后一
等其尊如此魯受王姬受王卿士護送之所以書者其姬亦魯
主昏而經不書者從筆削之法略恒明變之例與外親迎合禮不
書同魯莊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讎方在衰麻中而天子命魯主
齊昏魯人獨不可引義力辭乎故詳書其事見王室與魯兩失之
也黃先生曰同一主昏也而前後經文不同則前之所以書者深
有意矣但公爲仇之子以衰絰主昏齊亦惡矣故以惡死之意
在魯不可謂之無故書之略者所以示爲禮之常也

十三　諸侯女歸京師不書必魯主昏而後書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以上書諸侯女歸京師者一傳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則平
時之制諸侯之女歸于京師皆告于列國而史皆書書紀者魯主昏
儀天下禮亦宜然春秋詳內略外必魯主昏而後書故所以略也
季姜一事與祭公來逆王后于紀相爲本末所以尊王命志天
子昏禮也其非魯主則不書若莊十八年陳嬀歸于京師是也定
齊姜爲靈王后皆不見于經是也左氏雖不知經意而稱存史法
陳氏雖以筆削之旨格之故謂例與傳違於陳氏傳曰后書不書
詳紀事也亦非筆削本旨於齊王后之宋共姬書大歸存而其非自
見不待夫子特書以討之由二傳以書非紀伯姬叔姬爲閔紀之
亡故陳氏亦蒙其失皆以是而非之論正學者所當知經書者

[illegible]來歸寧以爲叔伯姬者[illegible]書紀叔姬亦以爲[illegible]
姬又何據乎

十四　內女適諸侯恒書歸若來歸則不書歸

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伯姬歸于杞（書日　書月）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以上內女爲諸侯夫人書歸者三傳例曰婦人謂嫁曰歸內女爲
夫人則爲之服而公爲之服故其歸其卒皆書之內以重先君之
遺體以篤兄弟之好也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十五年九月季
姬歸于鄫（書月）

以上內女使其夫來朝又書歸者一傳曰鄫季姬來寧公怒鄫子
不朝怒止之遂遇于防而使來朝既踰年乃書歸于鄫蓋季姬之

周之婦禮也傳公書得國君之朝而無異男女之數爲君者又兩
失其道故削其始嫁之文見止之歸之皆以私耳左氏曾是不書者
不月而季姬鄫子遇特月且在事也其來寧自以合禮不書二傳
謂季姬遇鄫子使來請己與左氏見止之說初不相違何氏取於
下文書歸以爲使之來請取己而誣以淫奔胡氏又以擇配
則之義不明故也季姬不繫鄫者自父母國言之也

文十五年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以上內女書來歸者三傳例曰凡諸侯之女出曰來歸子叔姬書
齊人來歸者見執而後來歸之之文也使非見執則書曰齊子叔
姬來歸婦人從一而終既來歸則義絕於夫家均之爲出也故不
以有罪無罪皆以來歸爲辭筆削其始嫁之歸不書書其來歸

其常也齊子叔姬杞叔姬非罪出故書月以別之
十七 內女歸寧不書必有故而後書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三十一年冬
杞伯姬來求婦
以上書內女來者二以事來者三凡內女歸寧曰來禮父母在歲
一歸寧既沒使卿寧魯女嫁爲諸侯夫人者七不書來者六鄫季
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明歸寧在魯而經不書來此歸寧
合禮不書之例杞侯始朝于魯魯人以爲不敬而兵之其國從公
既取于魯將求朝而先之以伯姬慶其不敬也是年春公會杞姬于
洮至是而來意不專爲歸寧明矣故雖父母在書之僖公立伯姬又
來朝其子蓋德公欲朝其制君而懼不見禮故使伯姬以子代朝也
杞桓公立來朝公以不共卑之使公子遂帥師入杞明年伯姬又
來意可知矣伯姬之來皆與歸寧行禮者不同故經書之以見魯
人無義寡恩使婦人越禮往來而莫之恤也
十八 國君來逆女不書卿爲君逆則書
隱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以上書卿爲君逆者一凡史之所書皆君舉必書者史
法也傳曰衞侯來會葬不見公不書此成禮則書之證也魯女嫁
爲諸侯夫人者七其不書來逆者六皆國君親迎合禮不書此經
義也莊十一年冬經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此合禮
不書之證也杜氏曰不書齊侯逆不見公夫天子使同姓諸侯主
昏者爲國君體敵得以成禮今齊侯來逆女而公不見何以爲昏
主況莊公幼魯方受制於齊乎杜氏不知春秋筆削之法見傳言
衞侯來會葬不見公不書遂推以爲例則亦甚矣然於此可見國
君親迎成禮魯史所必書至夫子作經以略常明變見義乃有合禮

不書之法惟紀裂繻以卿爲君逆非禮故特書以見昏禮之變焉
納幣不使卿而逆女不稱使則古者必親迎無使人之義明矣如齊
親迎與御逆並書於經則是當時人皆許之也
十九 篡故不書立必賊討而後書立
隱四年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二月衞人立晉
以上書衞人討賊立君者一凡告終稱嗣不書立諸侯世國有定
體也篡故書立譏廢置篡繼也此在魯史必有成法今以衞晉
推之則宋馮御說晉黑臀齊周宜無不書于策者春秋以筆削見義
馮也黑臀也周也皆立於弑君者御說雖立於國人而賊未討者
皆削不書當五國伐鄭以定州吁而天子不能正故特書立晉以
信衞人討賊立君之義於天下指正五國輔篡之罪也陳氏曰必
若衞人賊討而後可書立此說是也然必以君不與取義以晉不
書公子爲爭國之辭則由不考書法源委而未免惑於二傳之說
也周禮廢久矣不請命之原議不在一國亦豈待若屬而後爲之
乎如以不稱公子爲惡則王子朝豈宜立者乎
二十 篡而不書立以不能討而後書立
昭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
以上書王子篡立者一按莊十九年蘇子立子頹不書陳氏曰傳
著鄭號所復則子頹不書立惠王不書出見襄王書出子朝書立
不復諱之矣詳又見後
廿一 天王蒙塵復國不書苟自取之則書其出必明賊未討
而後書之
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　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以上書天王出居者一居狄泉一入成周一鄭列國也在王畿
之外故言出

伯同伐王城王入于王城出入皆不書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天王處于姑蕕七年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入于王城出入皆不書何也惠王避子頹襄王避儋翩非王自取而虢鄭晉劉成復辟之功事無可議者出入皆不書襄王以狄伐鄭立狄女為后復王子帶以生亂其失位皆自取故書其出既而晉侯勤王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殺之故入不書敬王居于狄泉而尹氏立王子朝亂未弭也入于成周而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賊未討也故居與入必書之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也苟有能正之者則不復書敬王不書出詳見未篇

廿二 天王出入有以之者不書未成尊則書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以上書大夫以王某出入者各一未成尊也莊二十年鄭伯以王處于櫟昭二十三年單子劉子以王如劉二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滑皆不書為尊者諱也

廿三 未成君出入不書必有辨於名實而後書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

襄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以上書未成君出而復歸者一書出者二皆言其故惟昭十四年莒殺公子意恢而郊公與庚輿更出更入事與鄭忽突相似而書法不同者郊公雖見出於國人而罪狀未著庚輿以公弟歸立而非有篡亂適之嫌故但書殺其公子以見君卒國亂而一出一入皆不書及庚輿亦見出則郊公之歸固其所也故庚輿自以諸侯討來奔而郊公復歸不書皆無亂於名實則春秋無以議為也若宋人奉突以篡適諸侯又從而君之則鄭忽與突之出入不可無辨矣戎侵曹而制其廢立之權則曹羈與赤之出入不可不詳矣莒人弒君無主名則去疾與展輿之出入不可不志矣惡播世子執見特筆篇

廿四 執君歸不書必伯主辨有罪而後書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

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子

哀四年春宋人執小邾子

以上伯國執諸侯不書其歸者三大國執小國之君不書歸者一非天子不得專執諸侯晉雖盟主苟所執之君罪不當廢宜無不

得歸者鄭伯以會楚公子成于鄧既會即朝于晉明非實叛晉者而晉人因其來會執之莒邾見加兵于晉晉人每因其來會而執之於既盟之後則亦非叛伯者故其見執之君歸國皆不復書以其罪不當廢無不得歸之道也若宋以大執小乃恃彊暴寡之爲其歸不足志矣

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曹伯襄復歸于曹 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以上伯主執諸侯書復歸者一書歸者二晉文公續齊桓之業以大義匡中國將解宋圍而曹衛困於從楚鬥于曹曹人不服故入曹執曹伯以畀宋人假道于衛衛人弗許既而楚師敗衛侯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晉復衛侯以踐土之盟也衛侯入而前驅殺叔武是不賴踐盟矣故溫之會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則二

君挾荊楚孤中國其罪已著而衛侯稱伯主之命殺其弟之福君
受盟者抑又甚焉晉侯皆不能正以王法廢而黜之更立賢君以
示教戒於天下乃以聖史之言釋晉伯又取貨以歸衛侯其戰功
雖偉而大義不明故二君者皆書歸以見其罪宜廢而伯主以私
釋之春秋之世篡奪者無所顧忌雖齊晉盛時猶不能討晉有弑
殺其大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厲公會諸侯于戚執曹伯歸于
京師使厲公能請于天子討曹負芻篡立之罪誅之以謝諸侯而立
子臧以君曹則大義行矣乃列于會而後執之又歸之京師而復
釋之故書其歸見厲公以釋有罪累京師也凡諸侯相執無不書
被執或稱名或書月必伯討而後稱君復國有書不書之所自
或不言所自者經例有變文春秋一法參見諸例如此者甚衆學
者宜推類求通之

廿五 弑君以納君不書必所弑稱君而後書

桓十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illegible]
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
其君剽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以上奔君書入邑不書歸國者一書入邑又書歸國者一鄭厲公
出奔入櫟使傅瑕殺子儀而後得反國衛獻公出奔入夷儀使甯
喜弑剽而後得反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二事
正相類而一則書弑書歸一則皆不書何也春秋之世篡奪未會
諸侯則史不稱君鄭突奪適宋會輔之故魯人然始君突雖忽以
世子復歸其見弑也史猶不書而況子儀乎子儀雖為國人所立
未嘗一列於諸侯之會則其見弑魯史必不以君書明矣鄭突復
歸夫子既正其名則適庶之分已明而諸侯輔篡之罪已著魯人
既終始君突而斷以此三君皆不見於策於是子儀之弑不書則鄭
伯之歸亦不足論矣蓋其復歸之罪不加於會適而子儀非鄭君
受弑事不相涉苟無其本則不得錄其末也衛侯衎無禮不君定
姜知其必敗衛國故卒見出於貴戚大臣而剽之立也晉人又為
成之會以定之自衎以來無役不從也既而晉侯又使人逆衎於
夷儀衎與之夷儀此剽之所以弑與故入夷儀獨不名夫剽列於
諸侯之會七則其見弑史固以君書與子儀異矣故衛侯之歸特
謹其日辛卯至甲午間二日而一弑一歸則書日之義豈不著乎
以衛臣弑君納君之罪不可不討而晉為盟主不能正名討罪以
定宜為君者惟始終賞力於孫氏使君臣之教不明其事不可不
詳也蘇氏曰突之入以其祭衎之出以惡儀剽皆國人所立而突衎
在焉亦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與也皆不沒其書其示
君子有取於其言而春秋書法詳略不同學者皆不能無惑茲詳
著其說以明學春秋者必先考史法而後筆削之意可求也

廿六 內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

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文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宣十八年冬十月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illegible]
成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以上書內大夫出奔六慶父弑子般成季奔陳不書弑閔公成季
以僖公適邾不書皆以國難退而國亦此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
之例也古者人臣有去國之義苟非以罪出奔春秋未始為凡內臣
出奔必書日以國卿大夫守宗祧重其事也慶父弑二君以出故不
日以異之歸父請去三桓而已專國公子憖謀去季孫而專其位
均之亂國與禍福在一家者不同故其出亦不日

【二十五】王卿士奔復之不書必不反而後書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以上王卿士書出奔者一。莊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不書。宣十六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不書其出，皆不以有罪無罪復之，不以有援無援，皆不書者，以王命為重也。至尊倒命為紀法之宗，苟以王命復之，則奔者之罪與復之之由皆不足辯矣。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是有怨於王子捷之事也。以天子之命不能安其大臣，於是始書之。王朝三公與列國兩面之君不同，故掌削奔與尊歸于一，則義毅於上也。諸侯大夫一出一入各有掌削者，大夫強逼諸侯，奔有類兩者，其罪也。王臣言出，說見末篇

【二十六】王子奔非其罪不書，以叛奔，奔討之不書，必俟賊而後書

襄三十年夏五月王子瑕奔晉經上

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經上

以上書王子奔者一，王卿士以王子奔者一。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王子出奔者罪有也。以天子討有罪不書，則不復出奔，不書以非其罪也。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景王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瑕不書括廖，佞夫無罪，故殺佞夫既以非其罪書，則瑕書奔者以俟賊也。景王之討罪者況於桓王矣。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後又以狄師伐周，襄王復居于郟，討之則其奔齊不書者以其能討也。王子朝之亂，王猛敬王相繼，猶懸者五年，敬王反正而不能討其罪，則其奔楚亦以俟賊書也。敬王之復居與於襄王矣。殺周公黑王子克之奔不書，則殺佞夫與王子瑕之奔所以書者可見矣。殺王子帶之奔不書，則王子朝之奔所以書者可見矣。瑕與朝皆以謀逆叛在外，故不書此從史文也，說見末篇於叛史不書孚

帶子朝後雖殺之不書皆錄在後

【二十九】公子奔非其罪不書，見有故而後悉書之

襄二十年秋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冬楚公子比出奔晉　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定十年秋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以上書公子出奔者十。按傳隱三年宋公子馮奔鄭，莊八年齊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來奔，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僖五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十七年齊公子昭奔宋，襄十四年衛公子展奔齊，無皆不書。鄭來奔不書，以非其罪也。陳氏曰：識不在奔也。昭二十年楚大子建奔宋。陳氏曰：奔非其罪，雖大子不書是也。然書奔者未必皆有罪。蔡公子履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以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皆非有罪而書者。陳蔡之人安於事楚，其臣有欲從中國者，雖公子公弟不能保其身，然不奔他國而皆奔楚者，以其國終於事楚，猶冀可藉以歸耳，故悉書之以見二國之習於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能正也。楚公子圍弒其君，右尹子干奔晉，亦非有罪而書者。圍弒君而以瘧疾赴諸侯，特書比奔以明變也。衛鱄以下皆以罪書，事見於傳。惟衛討齊豹之亂，公子朝奔晉，有罪而不書者，衛人以朝故殺宣姜，諱不告也。

【三十】外大夫出奔不書，必有關於二國之故而後書

僖二十八年夏衛元咺出奔晉

文六年冬晉狐射姑出奔狄　七年夏晉先蔑奔秦

宣十年夏齊崔氏出奔衛

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　宋魚石出
奔楚　十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襄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十七年秋宋華臣出奔陳　二十一年秋晉
欒盈出奔楚　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二十四年冬陳鍼宜咎
出奔楚　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九
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　三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
昭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十五年夏蔡朝
吳出奔鄭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冬十月宋華亥向
寧華定出奔陳　二十七年冬邾快來奔
定四年冬楚囊瓦出奔鄭　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十四年春衛
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夏衛北宮結來奔　秋衛公孟彄
出奔鄭
哀四年春蔡公孫辰出奔吳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十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　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以上外大夫書出奔者三十有三非以罪出則强家之相傾者也
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卿而四人不書者同義同罪又
同出奔史書但高者一人而已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刼宋公取
大子爲質見討而出者故書月以異之比宋萬王子朝從賊之例
說見後
文八年冬宋司城來奔　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以上外大夫書奔不名者二宋人將殺昭公而殺其司馬故司城
與高哀皆來奔非見出於君故一書其官一書其字而不名說見
後篇凡大夫出奔有罪無罪悉書之於此可見蓋自元咺而後大
夫益專其出入必有關乎一國之故與公子之未命者不同也唯
鄭厲公反國討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而公父定叔出奔衛
不書春秋不與鄭突削其復歸之文故見殺與出奔者皆不復書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師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克奔陳春秋特書
鄭棄其師譏文公不君而高克之奔不足書矣故自僖以前外大
夫無以出奔書者政不在大夫也
【三十一】內大夫來歸非其罪不書以伯主之盟復之則書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以上內臣書來歸者一慶父弑子般季友奔陳閔公立及齊侯盟
于落姑以復之於是季子來歸而齊仲孫即來省難時閔公幼哀
姜慶父通欲季子之歸者其能以宗社大計謀於伯主未知何人
爲之既而閔公弑成季以僖公適邾而哀姜孫共仲奔莒若有所畏
避然於是季子以僖公歸立之而齊高子即來盟然後知季子之
出入皆有請於伯主而齊桓所以始復季子而終定僖公者皆季
子在外之所爲也故春秋不書季子與僖公之出入以別於有罪
而出者而特書其始歸盟以歸以見季子深謀國之忠而齊桓
不失伯者之以救亂其功亦不可掩矣
【三十二】奔大夫公子復之不書以挾外援以歸而後書者以挾外書
僖二十八年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十五年秋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哀十年夏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以上書大夫公子歸國者四惟公子瑕周公忌父鄭復公父定叔宋復蕩
意諸此大夫之復而不書者其事皆見於傳古者大夫去國有賜
環之命待放之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未絕者猶待其復也
大夫公子出奔而君命復之事無可議者故春秋皆不書其書者
必挾外援以歸若專國者也衛元咺訟其君於伯主復歸而立君
挾晉令也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又使郤犫送之以歸此
事實之尤著者華元以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奔晉魚石曰右師
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自止華元于河上畏其挾晉援也唯

公孟彄無傳然輒方倚齊以拒父公子出奔似削之當也亦假齊侵衞
以歸國是四臣者之歸皆與以君命役者異文元咺獨復歸于衞
辭從主人篇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以上書公子歸國者一昭元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此公子之歸而
不書者義與大夫同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黃奔楚
愬二慶於楚陳人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春秋書殺二慶而黃自楚歸則陳之國命皆由楚制之明矣公
季雖以君命而歸不書其事別見後歸則以其事亦楚公子比等篡歸不入
例歸書自者王卿士與國君異王子與卿士異內大夫與外大夫
異外大夫與公子異由名位不同故分殊等故事削之諸或書或
略各有其義而不可一律齊凡一經類例皆然在學者辨之而已
定十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春秋屬辭卷八　廿八

以上外大夫書歸者一傳言趙鞅以趙氏叛而歸不言以君命復之也
爲以叛與書其歸不得與諸大夫同法
【三十三】諸侯出奔不書逃中國而後書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襄七年十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陳侯
逃歸
以上書諸侯逃歸者二陳氏曰文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
宣六年麇之役鄭伯逃歸不書義逃楚也必告鄭文公逃齊陳哀
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按傳言麇之役鄭伯逃歸
自是楚未得志焉不明言麇役是何年之事杜氏疑即是六年傳
所記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然此年伐鄭不書其經或者鄭伯歸與
楚會非有文告晉史何由錄其逃歸計秋諸之後書其子伐麇楚

人必聲其罪以告諸侯陳氏斯義哉此可見傳言陳侯鄭伯會楚
子于息而經不書況厥貉之微國乎二事皆與中國大盟會不同不
但以逃楚也
【三十四】外大夫逃不書齊桓之初則書之
莊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以上外大夫書逃來者一宣十七年斷道之盟晉會高固及斂盂逃
歸未見諸侯史不錄襄十六年溴梁之盟齊高厚已在會而逃亦
不書者惟公未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則貳於晉可知乎公新立
速葬改服而爲此會高厚之逃不足志也惟齊桓同盟于幽鄭伯
在焉而後叛故齊人執之鄭詹逃來人於桓公伯令有未盡服者既又
不能正名其罪而殺之使逸豈非創伯之初人情未協有難以服
罪者乎故經書之見以力服人者有時而窮也不然桓公管仲爲
政而累人得越境以逃乎當其時晉侯未至而成人殲于遂則畫
削之意可識矣陳氏謂書逃來譏與之接也恐未然
【三十五】王討篡立者不書雖殺卿士不書必殺無罪而後書

春秋屬辭卷八　廿九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
以上書天王殺其弟者一莊二十二年春殺王子頹僖二十五年
夏殺王子帶皆不書二王子之亂傾王室篡大位動天下其殺之
也必告諸侯史無不書之理而孔子削之者以天子討亂臣而罪
人斯得其事無可議者不書可也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
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昭二十九年殺召伯盈尹氏固雖殺大夫
亦不書者天子無專殺之譏與諸侯異也唯靈王崩儋括欲立王
子佞夫佞夫弗知景王立而殺佞夫失親親之義故特書之
【三十六】諸侯討亂殺公子不書雖殺世子母弟不書必殺之非其罪
而後書
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以上書人殺公子一君殺世子二據莊十二年宋萬弒子游文十四年楚殺子燮子儀成十年宋殺圍龜皆討亂不書僖十六年鄭殺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母弟須亦不書故陳氏謂討亂不書雖殺世子母弟不書謂君父討子弟而當其罪雖專殺無以議焉也陳御寇傳以為陳太子也然經稱公子而書人以殺與討亂殺大夫同文公子完御寇黨也而出奔不書則是以亂討而非其罪必見黜於君而國人得以非罪加之者也書法既明則傳辭不詳而經旨得矣晉侯以驪姬之譖而殺其世子宋公以伊戾之故而殺其世子所謂為人君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故皆稱君以殺罪之也若齊彭生雖魯史亦恥書之杜陳說皆誤

三十七 兩下相殺不書雖殺太子不書必譏不在相殺而後書者不在相殺雖無君書雖盜殺書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以上書兩下相殺者三穀梁傳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既以譏晉人殺陳佗為君命至王札子陳招乃據以釋經蓋有所受也傳文八年先都士穀殺先克成十三年鄭公子班殺子印國人皆討之蓋兩下相殺之獄有司法守之所得治也故衛孫林父宋華亥之亂皆殺公子四人以至昭十二年劉獻公殺甘悼公毛得殺毛伯過之類皆不書春秋治不及相殺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而自立曹伯廬卒負芻殺太子而自立皆未嗣位猶兩下相殺也故雖殺太子不書討篡者以位為重也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室復亂毛召公屬其黨子於司徒

招公子過而招殺世子偃師國幾亡則譏不在相殺矣故陳氏曰皆斥君之辭也楚公子棄疾使公子比當首惡之名然後殺而殺之以篡其位則亦異乎相殺之獄矣
文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以上無君相殺以國書者二時晉莒君卒大臣各專廢立而殺其大夫公子實兩下相殺也則何以書之與國討同文凡兩下相殺所以書者譏君也時二國皆無君大臣方專廢立則兩下相殺何譏焉以其廢立之罪不見於春秋故書其殺大夫以見君卒國亂如此而二君之渾不足書其身後亦可見矣不書殺者名氏既不據君討且明治不在相殺也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哀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
以上書盜殺者三鄭盜尉止等皆士也衛盜失司寇之齊豹也亦兩下相殺而貴賤異矣則何以書鄭盜一日殺三卿而劫鄭伯以如北宮衛盜殺其君兄而衛侯出居死鳥遂滅齊氏及其君母治不在盜也范氏謂惡鄭伯斥衛侯陳氏謂譏大夫政是矣請聽不止大夫則非春秋之旨陳盜無傳

三十八 諸侯反國殺大夫公子以篡入者不書必治以君臣之權而後書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襄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以上諸侯書殺其大夫者三凡大夫不言大夫必見殺而後言其大夫君臣之辭也據莊六年衛侯入放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十六年鄭伯自櫟入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皆不

書二公子立黔牟而出朔者八年義實請命于天子矣既而五國
抗王師以納衛朔雖出入稱君與鄭突同耳於二公子非有得罪
之分罪不止於專殺而又不得以相殺書為人子衛則叛于其國
之罪為重矣鄭伯事既見前其道罪之分既明而出奔之後鄭殺
三君則所殺直不附己者而已經既削其反國之文則殺公子亦
不得書罪莫重於奔適矣晉里克弒君以納君而君殺之衛寧喜
弒君以納君而君殺之二君者既利其弒又以忌克殺之而非以
賊討也故皆以君臣之辭書之元咺訴衛侯于晉而歸立公子瑕
晉人為之也周官大司馬賊殺其親則正之故衛之死晉人實任
獄矣而不能正其罪咺雖自絕於君而衛侯未絕於國也經以二
罪殺安此乎故書殺其大夫公子一以君臣之禮治之為其在晉也

三十九 篡弒者以奔為義雖不討之不書

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秋之月
以上弒君賊書出奔陳者一王卿士以王子寵立者奔楚一宋弒
諸閽宮萬于陳鉏之定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皆不書者萬莊
於所奔之國也陽虎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亂臣
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其誰可受之慶父之亂莒人受之
至於與之以責賂於是宋人亦以賂請萬于陳陳殺君之賊而因
以利之三其君臣之大戒矣凡諸侯為逋逃淵藪者皆有所利焉
而莫甚於賞罪故經於篡弒者出奔雖卒殺之不書罪於受之
之國也出奔不月此皆月者篡逆誅與見出者異也春秋內外
異辭故慶父不入例

四十 叛臣以出奔為義雖討以諸侯之師不書

昭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以上叛臣書出奔楚者一二十一年傳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
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
楚乞師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二十二年春諸侯之戍請出之以為
楚功宋人從之經以四國之師救宋而懼楚不能一戰乃出叛者
以說之其事不足書惟以三子奔楚為義責發中國叛臣為天
下逋逃主也

四十一 外內不書宜納雖伐不書若不宜納則書伐書戰其則書伐
書入以不于納而後書納惟夷狄間中國者書之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
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以上書伐書戰者一 秦齊皐子既弒而秦納夷吾惠公既卒而
秦納文公其事無可議者故不復書此外納不書之例也然秦納
文公晉有懷公宋納孝公齊有無虧二事頗相類其不書納亦同
而春師聞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不書伐晉宋公書伐齊又書及齊

戰者齊桓六公子之禍方見於此而其事與晉異宋公以一言之
故奉少伐長亦不得比秦納文公也晉獻公大戎狐姬生重耳小
戎子生夷吾而重耳夷吾又為先國人之所求秦伯之所先而重耳
辭焉夷吾重克多求以其國家與人為利也夷吾不讓重耳
內外以求入非正故也於是夷吾卒而秦納重耳則何敢殺焉
故雖伐晉不書以為苟宜納則伐無足議也齊桓公長衛姬生武
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
生公子雍則無虧宜長也桓公嘗屬孝公於宋襄公又許立
武孟既而五公子皆求立桓公不能定桓公卒國人立無虧奔公
奔宋於是宋公以諸侯伐齊而齊人為之殺無虧則伐齊不可不
書矣無虧既死而齊人又不勝四公子之徒者既發長立少則四
公子皆君也故又書宋及齊戰則不順者非一人矣外伐不月於
是特書月以與之然猶不書所納者桓公且屬之然不在所納也

是故葬公出入皆不書而無嫌不得比齊晉會歸惡於桓公也胡傳
講曰桓公嘗屬意於襄公以為大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
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
桓公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其說正矣而不本於書法
故陳氏考筆削之旨以為宜納不書然陳氏知凡納有書有不書
而不知所納有正有不正又不知春秋有特書之大體則外納不
可與內納一例求也左氏於公子爭國者皆排其母之貴賤及其
君父好惡之私晉人欲立長君論九等之班甚詳則諸侯立子之
制卿大夫亦不能言之也陳氏乃謂宋襄之說僅與於晉推翹觴
蓋兩失之以宋及齊說在晉文篇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以上書伐書入者一書伐書復入者一五國伐衛納惠公也經書
會伐而不書納者翔諸穀急齊而立國人不君出奔于齊者八年
五國抗王命踰三時而卒納之故書會伐以貶諸侯之不臣于翔
入以見其罪各當其罪也楚子鄭伯伐宋楚子辛鄭皇辰伐彭
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經書伐宋而不書納者此既
得鄭而伐宋志在盡征諸侯魚石以私憾出奔而欲挾楚以
害其宗國故楚子書伐宋而魚石書復入各書其實也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以上書弗克納者一納于邑者二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
晉姬生捷菑則獲且正也捷菑納不正故邾人得而辭之齊侯食
而無信以燕君與燕人亦然後納諸燕邑衛輒稱其祖而自絕于
父晉納方內叛故趙鞅不能伐衛而納于衛邑納于邑者內弗受
也與弗克納同故皆書之然在納者而趙盾猶書人晉失霸盟王
之過也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

以上書楚納者二楚圍陳納頓子于頓以頓子迫於陳而奔楚也
蓋其事與僖四年陳圍頓同而不見于經傳楚子入陳納二卿討
夏徵舒弒君也皆中國無伯之事故曰圍曰入曰納悉書之

四邑 內邑叛不書鄆潰則書之

昭二十九年冬十月鄆潰

以上書內邑潰一據鄆從後書則內邑叛史所必書畔者
微故名氏不登于策然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定十年侯犯以郈
叛十三年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論語亦言公山弗擾
以費叛經皆不書者三家分魯而有之家臣因得據其邑以張公
室為名乃叛其大夫而非叛君也昭公見出於季氏齊侯取鄆以
居公四年于此矣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鄆潰者季氏誘鄆人叛使
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挾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

春秋屬辭卷之八

春秋屬辭卷之九

假筆削以行權第二之三　　新安趙汸學

（四十三）外特相盟會不書雖參以上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

隱二年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三年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以上諸侯書特相盟者五參盟三舊與石門天下無王諸侯私相結也自鹹而後晉伯既失諸侯復散也故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紀莒[illegible]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事矣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今按春秋之初王綱既墜有特相盟而後有參盟諸侯合而為亂也參盟而後有主盟則伯者興矣自有主盟而後僅有外特相盟故外特相盟雖伯主不書如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盂宣十八年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之類是也蓋伯主亦無故特相盟者尚無盟主則參盟復作又不但特相盟而已曹南之盟齊桓既卒而宋襄圖伯以取敗中國之勢為之一變以是諸侯無參盟惟晉弗主盟而後有參盟故昭十六年齊侯伐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十九年宋公伐邾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陳氏曰參盟再見以於蒲隧始書之今按經書齊宋二君伐徐伐邾則諸侯之散已可見矣蒲隧與蟲二事蓋一二小國[illegible]服[illegible]主也故不書盟鹹與沙則齊衛鄭合於晉之[illegible]此特相盟所以復書[illegible]以[illegible]參以上不得有二義[illegible]

公會之與有華有所參不同　凡外參盟日有據者不日者[illegible]略不日苟諸侯復散則皆不月

桓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
定[illegible]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以上諸侯書特相會者二參會一外特相會雖王卿士不書如昭五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是也會于鄧中國始懼楚會于安甫于洮皆叛晉以後之事凡外雖會不月雖參以上不月唯會鄧以[illegible]懼楚　凡九伯國盟會皆天下之故此不序互見下篇

（四十四）外胥命相盟書與特相盟會同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以上書諸侯胥命傳曰不盟也公羊傳曰結言而退蓋其[illegible]誓為盟相[illegible]以為胥命此志齊衛之合也春秋之初齊鄭一黨也宋衛一黨也齊衛之合於是始故特書之義與石門之盟同若莊二十一年鄭伯胥命于弭則不書或有謂齊衛相命以伯者雖陳氏亦引齊僖小伯及黎之臣子責衛以方伯連率之事證成其說則失其實矣蓋所謂伯者為諸侯盟主也當時諸國齊為大衛從於陳蔡無能為也齊自胥命後不能一日主諸侯之政而况於衛乎

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以上書諸侯相遇三蓋以禮相見為會不行會禮為遇特相遇唯莊以前見之齊僖欲平三國宋公有疑故請與衛侯先相見是故有明年鄭宋連兵報復之禍齊襄欲滅紀故與陳鄭遇垂紀侯是以去其國齊為楚伐鄭故請會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是以遂於伐楚皆有關於天下之故

（四十五）平不書有關於天下之故則書

隱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一年冬及鄭平
以上書內平三傳曰及鄭平始叛晉也陳氏曰凡平不書必書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據又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皆不書穀梁云外平不道非獨外也凡平皆月唯暨鄭二平有隙書與諸侯合散故不月以別之及齊平月者猶未叛晉也
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以上書外平二陳氏曰凡平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於陳不書於鄭不書至宋始書之宋背晉與楚平天下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以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焉其勢致意焉齊與公以來齊首叛伯主之約納北燕伯猶屢叛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實亂臣賊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外平不書據隱七年宋及鄭平陳及鄭平宣七年衛及宋平之類陳及楚平在文九年宣五年衛及楚平見文九年宣十二年夏八年
附錄　王臣會盟有所諱則不書
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以上王臣書會諸侯盟者一此盟不書一同盟者三與會不書一
周禮天子巡守則有方岳之盟不巡守則有殷同之盟皆謂諸侯既朝見受政事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伯猶不盟而況卿士乎夫盟以結信非所以施於尊者是以葵丘之盟齊桓盛時也宰周公不與卑遜之盟晉弗伯久矣劉子不與其次則黑壤之盟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猶爲近之經書王人與諸侯盟自此始天子將崩世子近懼子帶之難遠懲子頹之禍王臣出盟諸侯事非得已不必諱也晉文公一戰而伯作王宮致天子天子命爲侯伯猶不能自信於諸侯而親屈王臣於盟襄王下勞晉侯策命尊伝猶不能委任方伯而復使大臣盟諸侯于王庭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故經沒王子虎不書使若諸侯自相與盟者爲王與晉侯諱之也所謂不以天子與是盟者義蓋在此傳言王子虎盟諸侯故於翟泉釋曰尋踐土之盟也使踐土之盟王子不與則翟泉尋盟王子何與焉杜氏謂踐土王子不歃陳氏從之非傳意也何休曰晉文不親而屬公有鄢陵之績雞澤悼公初興而未平丘晉不復伯其請王臣出會猶曰假公義以尊盟主而存中國庶幾天下知有王室而已雖皆與盟不足諱矣至於黃池書會晉侯及吳夫是而單平公與焉則未知何以爲禮何以爲辭乎故經沒單子不書爲周室諱也蓋春秋於是終焉
附錄　王臣會伐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書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成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郕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八年
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傳晉士鞅會成桓公圍鄭伊闕也
以上王臣書會伐者四會侵一齊桓之興欲假王命以示大順故
請師于周而單伯會伐宋桓公因以成其伯業晉伯中衰厲公敗
楚子鄭師于鄢陵鄭猶不服三請王臣會伐鄭而鄭從楚益堅中
國無伯劉文公合十八國諸侯于召陵以謀伐楚無功而諸侯復
散三者皆天下之大故王伯升降之會也故悉書王臣無所諱焉
言襄末年大夫始專經書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爲大夫特書
大夫之始而楚卒滅江故王叔桓公與伐而經不書者不以救江
累王室也秦晉交兵四世矣然爲中國患者楚也至厲公初年乃
與楚成而俾秦恐十三國之伐雖敗秦師而經不書敗績成劉子

成子實與伐而亦不書者不以伐秦累王室也諸侯既叛晉王室
愈卑鄭人因子朝之徒以叛王伐周天王取子姑攜劉單復辟而
成桓公晉士鞅侵鄭如列國報復之爲者經不書也王叔劉成
實以師會不書杜陳皆謂不親伐非經傳之意

四十八 大夫會城于位尋盟不書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以上大夫會城不書盟一按傳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
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魏舒以國卿于盟主之
位尋諸侯平丘之盟於王都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其著至此故著
泉之盟與魏舒皆削不書

四十九 大夫會而不能分災恤不在會不書其大夫

襄二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以上會不書魯大夫者一傳曰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
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今按侯伯
有救患分災之義此責在晉也會於宋爲男國謀不在晉故不
書其大夫

五十 中國夷狄特相盟會不書與會以上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
故而後書疑於盟主雖公會之盟不書城下之盟雖內不書

僖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以上書楚與中國盟二中國與狄盟二楚會諸侯二盟主會吳
公會吳不書盟二皆中國無伯與晉伯不能之事齊桓公存宋人
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是以有會盂之禍陳鄭既盟辰陵又
不忍救晉楚入陳圍鄭宋及楚平則主於有申之會齊桓公遂救
以存邢而齊人與狄盟于邢晉文公將卒而衛人及狄盟晉景公
會狄于攢函則楚盟辰陵之歲也皆非細故矣按成十二年晉士
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外十六年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襄四年晉魏絳盟諸戎之類皆不書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
息雖參會不書非中國夷狄所以興衰則不錄也若襄五年公會
晉悼公十一國吳人于戚傳言九月丙午盟不書哀七年公會吳
于鄫傳言盟于繒衍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言七月

辛及盟時不書者陳氏曰爲晉諱也晉爲之盟者春秋總諸之不以
吳晉同主盟也晉失霸號雖以諸侯相會而擯百年於晉又將
以公見晉侯長此安歸非他夷狄比矣黃池之盟雖內不書者城
下之盟有國所恥故爲內諱之也

五十一 諸侯勤王不書必無功而後書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以上書諸侯圍叛邑者一子頹之亂號鄭成復辟之功子帶之亂晉文成復辟之功雖其詳書在傳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書無可議者故皆不書子朝之亂晉藉談荀躒以十月帥師納王于王城而王師敗績于郊十一月王子猛卒敬王即位十二月晉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春正月壬寅二師圍郊郊鄩潰士伯告閒遂還亂未弭而王告閒必二卿不親兵

師不齊也明年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於介衆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是皆無救援之罪乎既而徵會于諸侯則曰明年明年會于黃父謀納王則又曰明年其意於勤王如此故經書晉人圍郊於此而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以著其罪晉卿書人說在變文篇

五十二 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

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以上書齊宋師次者一齊衛君次者三春秋之初諸侯不王日尋干戈荊勢志吞中夏天下有倒懸之急齊桓既得國即圖伯故經沒其伐我而郎之次特書之晉世主夏盟諸侯宗之王室賴爲外其衰也齊景公不度德量力欲伐之而代興故經不忍言伐晉而

五氏垂葭渠蒢之次屢書之是皆有關於天下之故矣若晉以公既郊楚師討宋叛者以伐鄭之師侵楚及陳而晉侯衛侯次于戚非伯業之所以興衰則經不書也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以上書楚次者一晉靈少楚人欲圖北方於是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伐宋宋公道以田孟諸既而新城之盟諸侯皆在則宋陳鄭之君皆誠服乎楚者故諸侯會楚不足書而厥貉書次爲君將兵之始此中國夷狄盛衰之機也陳氏以內次合而論之既非經意又以次郎次厥貉均爲圖伯而未歸則重失之

五十三 凡戍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襄五年冬戍陳　十年冬戍鄭虎牢

以上書戍而不卒戍者一　書戍二　晉文之興魯猶爲楚戍衛諸侯皆從楚矣一傳晉伐衛而魯急殺其戍公子以說焉見晉之得諸侯之易悼公戍陳而卒失陳戍虎牢而僅得鄭見晉悼復伯之難皆天下大勢所關故書之據桓六年諸侯戍齊閔二年齊公子無虧戍衛僖十二年十六年諸侯戍周皆備戎狄之難不書雖晉在不書唯宣十年諸侯戍鄭備其事況不足書也

五十四 內乞師不書乞諸夷狄則書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以上書內如楚乞師者一齊桓公攘夷狄以安中國天下被其賜魯君無役不從也桓公卒僖公有齊怨遂乞師于楚以伐齊此夷夏之大變故特書之若乞諸中國則無可議者故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

五十五 外乞師不書必伯主而後書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以上書伯主來乞師者四凡徵師諸侯以伐叛討貳乃伯者之業
所得爲晉主厲公諸侯每貳於楚於是將伐秦伐楚鄭伯今不足
以風動列國故五年之中三遣其卿乞師於諸侯悼公初立亦
欲抗其禮盍晉之伯業日卑矣若列國相乞師則無足議者故僖四
年宋公使來乞師不書
十七 公及小國戰不言我師敗績所以匡納與大國戰言我師敗
績
僖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以上公及小國戰不言我師敗績者一爲公諱之敗績在事之者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以上公及大國戰言我師敗績者一上書伐齊納子糾則義已宣

矣雖戰而敗績非所諱也
十七 外言戰言敗績義不與於伐者但書及戰以主伐者伐而從
書言之者略之言伐不言戰敗績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成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
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
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哀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十一年五月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以上書戰敗績者五皆伐其偏辭前四事不言伐故略以會書
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二十二年冬十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成十六年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以上書及戰不書來伐者四凡伐國不以於戰唯主人不服然後
戰故言戰則以主及客上書來伐下舉應兵主客之辭也韓之戰
本秦伯伐晉泓之戰本楚人伐宋以救鄭彭衙之戰本秦人伐晉
以報殽之役鄢陵之戰本楚子救鄭皆不書來伐者以無其義不
書書及戰則主客之分已明其不書者必有故也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
戰于甗齊師敗績　二十八年春楚人救衛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
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
師敗績

以上書伐而及戰者二救而及戰一圍而及戰一衛人殺王立子
頹罪當誅伐齊桓奉王命以伐之此侯伯之職也故書伐衛而特
書曰宋襄以三國伐齊殺長立少奉成五公子爭奪之禍故書伐
齊而特書月義在伐其旨明矣城濮之戰楚子以救衛致敗而
晉文以與故書救衛見東諸侯皆已從楚邲之戰荀林父以救鄭
取敗而晉遂失鄭故書圍鄭以正楚罪此四戰　以書伐書救書
圍書戰績而不可略也
成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
滕人伐秦（傳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襄十一年冬秦人伐晉
以上書伐不言戰敗績者二晉趙穿侵崇欲以求成於秦秦弗與
出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歸而背之於是有十三國之
伐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書秦景公乞師于楚欲以伐晉晉

復伐秦於是二歷晨伐得以救鄭士鮒衂也戰于櫟晉師敗績而
經亦不書夫晉人求成於楚而用兵於秦可謂不知務矣雖一戰
勝秦而不足以取威定伯徒與秦結怨交而已秦人悉志於楚而
世仇晉矣雖戰勝而歸無益於國徒自損於吾者而已故其戰敗
皆不書不足詳也是故自殽以來秦師與晉大夫令狐而後晉
大夫將皆不書後傳於此源得經意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於是或
詳或略者所以明義也
五十八 王師敗績于中國不書敗于戎則書之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三月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
以上書王師敗績于戎者一王者無敵於天下故不言師敗績若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僖二十四年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
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昭二十二年單鄩肸公敗績于京西郊以

王師敗績于前城之類皆不書為王室諱也雖有狄師亦不書者
母弟之難起於蕭墻唯書天王出居以見義而以師之獲皆不忍
言也戎狄不可以君臣治故直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不必諱可也
五十九 外相敗不書唯晉特書之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以上書外相敗者一陳氏曰外相敗不書此其書何秦怨自是始經
三君交戰無歲無之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興故特書之凡外相
敗不書後成四年鄭襄許田著敗之展陂十六年鄭伐宋宋敗之
汋陂之類其諸侯伐鄭與敗諸侯與敗之書見伐不入例
六十 中國敗夷狄不書唯晉特書之
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以上書中國敗狄者三陳氏曰中國敗夷狄不書唯書晉者皆務
晉也晉率天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
衛而晉不救於是伐晉為伯而後勝之也凡中國敗夷狄不書莊
隱八年鄭人大敗戎師桓六年鄭大子忽救齊大敗戎師之類戎
伐中國而敗之無可議者文九年楚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宣九
年鄭伯敗楚師于柳棼無益於從晉之實也
六十一 夷狄敗中國不書唯荊特書之
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以上書荊敗中國者一荊始猾夏至於敗蔡師以其君歸夷夏之
大變也若宣十二年楚子敗晉于邲中晉失諸侯而甘心於群狄者
是見敗不足書矣
六十二 夷狄交相敗獲不書必敗其從中國者若中國之從夷狄者
而後書必其君以敗卒而後書

僖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吳為無君）
以上書夷狄敗徐者一吳敗諸侯之從楚者君滅獲大夫一夷狄交
相敗獲不書如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獲公子黨十四年楚伐吳
吳人敗之獲公子宜穀之類以其無與於中國之故也徐本建國
而列之夷狄者其先僭叛同荊吳故齊桓之伯徐即諸夏楚人伐
之雖見敗而不稱師也陳氏曰桓公合七國之衆以救徐而徐卒
敗於楚以是為盟主病也至桓伯有盛衰中國之勢又將一變也
故書見諸侯之師與小國之從楚者經每不書雞父之戰從楚諸
侯師敗君滅大夫獲焉於是吳入郢沈許頓胡相繼亡滅其失
其所從之諸侯而春秋於焉是故詳之也
定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以上書於越敗吳吳君卒者一夷狄相敗經不書此公為吳子巢卒
書見其以敗卒也吳越深讎相報復而越卒亡吳蓋於是始春秋
治在夷狄故特詳焉或不日或不月解在日月篇諸篇所析經文
因義發例有不可隨事通釋者放此

（六十三）公追戎不言其來與弗及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以上書公追戎者一 按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酅弗及書侵我書追書弗及與此詳略不同者齊孝公討洮向二
盟既侵我西鄙權伐我北鄙是以有用楚師伐齊取穀之役為中
國之大變故詳言之戎狄不可以中國治書追則見侵可知其來
及不足詳矣

（六十四）外伐國取邑不書取諱我不書春秋之初則書之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取下月） 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
冬宋人取長葛

以上書外取邑者二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取邑也
其例是其說非穀梁傳曰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屬圍
長葛言之可也 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也得之矣 按桓
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 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 文八年春伐
晉取武城 十年春晉伐秦取少梁 夏秦伐晉取北徵之類皆不書
雖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取龍不書春秋重諱國自書齊鄭入許
而後取邑不復書傳曰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書之則不
勝書故書其重者而已

（六十五）外取師不書侵伐必伐與取異事而後春書之

哀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
師于嵒

以上書取師者二 鄭人圍宋雍丘故皇瑗圍鄭師而取之 宋向巢

伐鄭圍嵒故罕達圍宋師而取之經不書伐國圍邑但書取非所
則貪土地以喪師者自見其罪矣

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以上書入書伐書取之者一 宋衛入鄭是一事 蔡人從之伐戴是
一事 鄭伯圍戴取三師又是一事 故凡書之 昭二十三年武城人
取邾師非君命無將帥史不書

（六十六）外入郛不書唯齊特書之

文十五年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以上書伐國入郛者一 陳氏曰入郛皆不書唯齊特書之 晉襄公
卒齊為亂附執天子之使加兵於魯於是伐曹晉遂不競而諸
侯貳故惡之也 入郛不書 按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郛 襄元年夏
韓厥荀偃伐鄭入其郛之類

（六十七）外伐國不書圍邑有關於天下之故則書之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二十三年春
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下月）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
成 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以上伐國書圍邑者四 伐我書圍邑者五 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
邑此其言圍何久之也 此為長葛發傳又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
也 取邑不書圍 安足書 此通春秋言之 陳氏按傳僖十八年邢
狄圍衛菟圃不書 至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之後皆不書而言
自僖以前則書之 其義皆未竟 今按宋圍長葛春秋舉取之穀梁
子謂久之是也 入春秋宋鄭始連兵構怨而宋為甚 故特詳之
書圍新城譏齊桓合五國伐鄭而僅圍其邑也 書齊圍緡於宋襄

傷敗之後書楚圍鄭於楚人陳蔡鄭許圍宋之兄見中國無伯舞
徒以彊凌弱莫不並得諸侯不止也莒伐我書圍邑若曰憚力哀
於伐鄭倫東甫會邑已背盟也齊伐我四書圍邑者中國又無伯
齊將叛盟主也

（六十八）諸侯滅國內國不書為其狄所滅則書

僖十年春狄滅溫

以上書狄滅國內國者一傳僖五年晉滅號滅虞二經皆不
書杜氏謂晉脩其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言滅實亂之辭也陳
氏謂號與虞皆[illegible]故不詳所以滅之之罪詭激於王諱晉不可
通於春秋蓋號內諸侯食天子之邑與列國不同故晉滅虞號不
書諱諸侯滅三公封國同叛王室也若桓七年鄭人齊人衛人伐
盟向定六年鄭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雖晉史不忍書者尤
狄王者不書故滅溫不諱者所以深外之若僖十一年揚拒泉皋
伊雒之戎入王城雖晉史亦不忍書也此一條本[illegible]

（六十九）諸侯被兵出奔者不書必國滅而後書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僖五年秋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以上書國滅君奔者四陳氏曰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
於被兵者也必國滅而後書國滅而後書奔者以不死社稷也
齊晉鄭入許許男奔衛吳入郢楚子奔隨不書若衛侯[illegible]
不書滅不為例徐子書名說見後篇奔不言出國滅無所出從史
文

（七十）遷國不書遷難而遷則書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
成十五年冬許遷于葉

昭九年春許遷于夷　十八年冬許遷于白羽
定四年夏許遷于容城
哀二年十一月蔡遷于州來

以上書遷國者七皆迫於危亡臨難而遷者也據文十三年邾遷
于繹成六年晉遷于新田皆不書以其擇地以利民無與存亡
故也邢衛之遷違狄難也許四遷畏鄭偪也蔡遷避楚仇也許畏
鄭而請遷于楚以其世服於楚夷故皆不月以別於中國遷者蔡
亦請遷于吳然蔡侯既以吳子敗楚入郢復其世仇於是楚圍蔡
使疆于江汝之間則其依吳以立國非得已也故得同中國遷者
書月

（七十一）諸侯連兵伯主有事舉重不悉書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傳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以上鄭衛連兵不悉書四年傳言秋諸侯復伐鄭是四國再舉兵
明矣先儒說[illegible]而事為一役故有辭重義輕之說非其
實也使果一役當從再見書人之例不得有二說五年鄭衛交兵
皆不書者上書四國再伐鄭而繼書衛人殺州吁立晉則大義已
明綱常復正諸侯輔篡之罪亦無所逃二國忿兵相加不足諱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
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秋宋人衛
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十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
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

以上鄭宋連兵不悉書傳曰宋不告命非也自宋公黨州吁欲以
諸侯伐鄭去馮鄭伯為王卿士以王命伐宋討其不王之罪連兵
至此宋黨首亂故書宋人衛人入鄭以重其罪略鄭人報復之[illegible]
不悉書而公敗宋師取二邑以甚之書曰入鄭以討違王命書曰

各當其罪也師祈以來晉鄭同心伐宋宋雖不告鄭亦必告傳言
不告誤矣唯知晉史有不書之例而不知聖筆亦有所削蓋不備
春秋左氏亦不及見也
傳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illegible]
以上晉侯鄭不書陳氏曰擧重在圍
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
晉人伐秦[illegible]取少梁 夏秦伐晉
襄十年夏晉師伐秦[illegible]
[illegible]也
以上晉秦連兵不悉書陳氏曰秦晉毋亦兵不書故十年書秦伐
晉令狐令狐晉秦毋構怨而曲在晉咎是秦人報復不已皆以責
私也故不悉書悼公之世秦人侵晉汲事不足書晉荀罃以一軍
伐秦從曰報其侵而已則非伯者之略也故但書師而明年書秦
人伐晉
傳三十三年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illegible]
[illegible]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illegible] 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 四年秋楚人滅江
以上晉襄公靈伯晉楚有事不悉書襄公初年經書晉陳鄭伐許
而楚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皆不書者城濮餘烈未遠諸侯
之世陳蔡無役不從楚亦僅此侵伐而止不足移二國內向之志
也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晉先僕伐楚救江皆不書者原軫楚
一 襄公力盡於敵秦既不足以服楚又安能得蔡經書其合五國之
師以伐沈而沈潰以大夫專將救江而江滅則其伯略可知況以
微者伐楚救江豈足議也
文九年春楚人伐鄭[illegible] 公子遂會晉人

宋人衛人許人救鄭[illegible]
[illegible] 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illegible] 冬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夏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illegible] 三年[illegible] 夏楚人
侵鄭 四年冬楚子伐鄭 五年冬楚人伐鄭[illegible] 九年秋晉荀林父
[illegible]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illegible]
帥師伐陳 冬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illegible] 冬楚子伐
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illegible] 夏楚子[illegible]
鄭[illegible] 十一年[illegible]
盟于辰陵[illegible] 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 十二年春楚
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宋師伐陳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十
四年夏晉侯伐鄭 秋楚子圍宋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
人平
以上晉自靈公成公至景公三世晉楚有事不悉書楚之闢其方
楚子親帥鄭及楚平於是書伐鄭新城之盟陳鄭皆在郤缺入蔡
以城下之盟還於是書伐蔡楚再侵陳公子朱伐陳不書以楚既
得鄭侵陳又侵宋而後書蔡最近楚陳次之鄭介兩間春秋於是
三國者未嘗無先後緩急之差也傳言厥貉之役陳侯鄭伯在焉
不書至辰陵而後書宣三年晉侯伐鄭鄭及晉平不書六年楚人
伐鄭取成十一年楚子伐鄭鄭從楚皆不書者晉成之世鄭猶不
忍叛晉辰陵而後傳言鄭又徼事于晉而陳侯亦如晉於是楚子
入陳圍鄭則二國之反覆乎晉楚之間瀕于滅亡而不悔者豈得
已哉故書晉楚之所侵伐則陳鄭之向背可知而凡以侵伐取成

者不悉書雖晉君自將亦不書也[illegible]成公在大夫既失鄭又失晉
晉遂不競而楚與雖君將皆足誅[illegible]啓疆終失陳鄭而郯敗之役
不復救宋諸侯皆楚之從中國之勢至是[illegible]之一變矣是故晉景公[illegible]會
諸侯皆不序而陽處父伐楚救江為大夫將書大夫之始公子遂
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大夫復不書而次厥貉楚子陳侯宋
為楚君將稱君之始然景公既失陳鄭而書晉侯伐鄭君書[illegible]戰而
後齊曾侯服伐齊同盟蟲牢救鄭同盟馬陵同盟于蒲四合諸侯
皆其君親之景公稍能自強也凡救不悉書別說見後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illegible]
[illegible]　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冬鄭伐許　四年冬鄭伯伐許[illegible]
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illegible]
[illegible]　十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年春晉
欒書帥師侵蔡[illegible]　晉欒書帥師伐鄭[illegible]　九年秋晉人執鄭伯[illegible]
[illegible]　冬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鄭人圍許　十年春衛
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illegible]　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十五年夏楚
子伐鄭[illegible]　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
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illegible]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伐鄭[illegible]
以上晉景公至厲公再世晉楚有事不悉書景公自鞌之戰諸侯
始服從厲公有鄢陵之捷中國之勢稍振然始終唯爭鄭而卒於
失鄭者內治不足故也景公會諸侯伐鄭鄭敗諸丘輿雖史不志
存大體也[illegible]書以救許伐鄭不書因救鄭遂侵沈獲沈子揖遂侵
蔡皆不書內侵蔡遂侵楚亦不書晉不能得鄭而為許伐鄭不能
保鄭而為鄭侵沈侵蔡不能服楚而因侵蔡為侵楚皆非伯者素
定之略不足書也於是楚人以重賂求鄭鄭遂從楚晉人執鄭伯
使鍾儀歸楚求成伐鄭以歸鄭伯而僅能服鄭瑣澤元克合晉楚
之成而楚子背盟伐鄭鄭亦再會楚賂而背晉伐宋則以晉楚皆
中衰而向背之權唯在鄭也楚伐鄭之役遂侵衛不書楚方失鄭
不足以病衛也晉伐鄭之役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不

書義與上同凡一役而再有事非有關於天下之故則不書也鄭
嘗倚楚取新石不書無益於從違而深楚怨事與和楚同也嘗侵
晉不書為中國諱也鄢陵之役晉侯三請王臣以伐鄭而鄭楚救
鄭遂能敗合諸侯而不復能一戰此鄭之所以堅於從楚也凡楚
救鄭皆不書諸侯非楚所當有乃其得之則不與救也其詳別見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illegible]　冬楚人鄭
人侵宋[illegible]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鄫[illegible]　秋楚
公子壬夫帥師侵宋[illegible]　二年春鄭師伐宋
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冬遂城虎牢[illegible]　三年六月公會
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

侯使敎衞如會伐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illegible]
[illegible]陳侯逃歸[illegible]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illegible] 冬陳人圍頓[illegible]
[illegible]陳而侵伐之故 五年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衞
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二
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陳侯逃歸 八年
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九年冬公會
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
鄭 楚子伐鄭 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公會晉侯宋
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illegible]
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十一年[illegible] 夏鄭公孫舍之
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

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以上晉悼公復伯十有一年之中再合大夫九合諸侯始於救宋
終於服鄭[illegible]侵宋也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illegible]
將不書者楚無得鄭然後圖宋悼公之與楚爭鄭何宋之有[illegible]
故救宋無關於伯體不書而以圍彭城伐鄭為書[illegible]急也次
鄬之役晉師自鄭以鄬之師侵楚及陳晉侯衞侯次于戚會不書
者悼公之伯略未足以侵陳伐楚也范宣子曰陳近于楚民朝夕
急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不待陳侯逃歸而晉人已[illegible]陳於
慶父矣故鄬之次從以吾大夫會外大夫存爭書之[illegible]
何忌侵陳彭名侵陳使頓侵陳皆不書者下書伐陳[illegible]
子然侵宋不書[illegible]書伐宋子耳侵宋不書上書伐宋皆舉重也此
陳氏本例餘可以類推之鄭公子耳帥師侵衞衞人[illegible]其不書者
與成十五年楚伐鄭不書侵衞同撥亂之機[illegible]其要也故因陳

氏例更考經傳以明筆削之旨陳氏謂[illegible]不書亦非序
見後凡外侵伐此不悉序互見下篇
[illegible]凡救不悉書伯者救中國必足以示名義而後書諸侯相救
以叛伯無伯書楚救必不能而後書救中國以無伯書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illegible] 六年秋諸侯遂救
許
以上書伯主救與國者三陳氏曰救必無功而後書今以經傳考
之王師唯救衞一事內師若救成救台師出而或還會救三救
救許救徐救[illegible]公之伯三國無役不從不可槩謂無功晉救[illegible]
[illegible]詳略亦各不同蓋內師無不書王師令苟及會無不書
救亦無不書但會救無功則人其大夫以見義陳氏之言未盡
也以齊桓之盛不能存狄全邢乃宿師聶北待其潰而遷之此亦

陳氏所謂以無功書者然而能以亡為存者桓公之救之力也楚
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諸侯遂救許得事之宜也
故皆書之以示伯主救中國之名義若十六年齊伐厲不克救徐
而還非有關於伯體則以會救與齊重兵二十四年晉平合諸侯于
夷儀使[illegible]伐鄭[illegible]救鄭經但書會于夷儀而伐齊與遂救皆
不書以十一國伐齊而不能師不得與齊桓伐鄭遂救許同文也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以上書伯國伐救者一亦陳氏所謂以無功書者也春秋未有書
伐救者於宣五年晉荀林父伐陳救鄭不書猶曰還救而非伐敵
也成四年伐鄭救許不書許終屬於鄭不忘晉非可以敵言也先
僕楚伐楚以救江代敵矣亦不書非惻易其事也於是晉又以江
故告于周陽處父帥師于方城而楚之伐江者還然後晉之所
以示伐救之名義也但晉方撓於秦不能復為江出師故江卒滅

於楚而前救亦不爲功耳謂必觀□而後書其救則之旨乎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九年冬晉郤缺帥師救鄭
成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以上書伯國者救與國者三楚師侵鄭而後陳宋以趙盾救陳事
晉者猶救年不可謂救陳非功楚師伐陳而伐鄭晉郤缺救鄭鄭
伯敗楚師于柳棼明年楚子再伐鄭七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皆不可
謂無一時之功者然郤缺救鄭之後繼書諸侯伐鄭而上會之救
不書以晉救不足邦鄭終折而歸楚又恐書此眎諸侯得鄭同盟
于蟲牢明年欒書救鄭而楚師遂之明年大會諸侯以救鄭而鄭
人囚鄭公諸侯亦不可謂救無功然鄭終叛晉櫟陳公既成陳人
合諸侯以救之而陳侯與歸首非晉之伯時尚未能服楚則諸侯
之從晉者然不敢恃以爲安乎然伯者救中國之名義則有不容
泯者功有小大屬辭比事而可知矣耶文公賞留人以一救之

而長有諸侯哉
僖二十八年春楚人救衛
襄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以上書楚救與國者二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不書二十三
年晉陽處父伐楚楚子上救之亦不書而救衛之役特書之故陳
氏謂晉文之與楚欲救而不能也鄭之反覆事晉楚之間凡楚救
皆不書宣元年爲晉二年關敝成三年子反九年子重十七年子
重子囊皆不書鄢陵之役雖楚子救鄭不書而公子貞之救特書
之故陳氏謂見晉悼之與楚欲救而不能也蓋筆削之旨皆舉得
諸侯則楚救不書不與其救也不與其救者嫌以諸侯與楚也故
必不能救而後書其抑强夷尊中國大義昭然不可與伯者救中
國例論明矣定五年秦師救楚亦不書以救夷狄也
宣十二年冬衛人救陳

哀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以上書列國相救者二清丘之盟宋衛皆在宋討陳貳而衛救之
叛晉也宋圍曹而鄭救之諸侯無伯久矣故宋卒滅曹
僖十八年夏狄救齊
哀十年冬吳救陳
以上書夷狄救中國者二齊桓公卒宋襄公伐齊而立孝公故狄
救齊春秋之末陳卽吳楚役陳而吳救之皆中國無伯之事
【遂】凡事言遂不悉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
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諸侯遂圍許

文十五年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
衛遂伐晉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遂滅賴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以上凡事言遂者十　穀梁傳曰遂繼事也陳氏曰春秋舉重凡
師再有事不悉書據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但書救鄭八年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但書侵蔡之類皆悉書也則以遂言之凡事
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今按經書遂事有三有以遂爲功若桓遂
伐楚遂次于匡之類是也有以遂爲罪者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
是也有遂事與本事等者侵陳遂侵宋侵鄭遂侵衛之類是也經

書遂事必此其不書者或非義所存或非力所及事不足記也說
已見前
【註四】春秋之初戎狄侵中國不書自有伯而後書以之伐與國不
書苟有召之者亦不書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閔二年十二月狄入衛
僖八年夏狄伐晉　十年春狄滅溫　十三年春狄侵衛　十四年秋
狄侵鄭　十八年夏狄救齊　二十一年春狄侵衛　二十四年夏
狄伐鄭　三十年夏狄侵齊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　三十三年夏
狄侵齊
文四年夏狄侵齊　九年夏狄侵齊　十年冬狄侵宋　十一年秋狄
侵齊　十三年冬狄侵衛
宣三年秋赤狄侵齊　四年夏赤狄侵齊

以上書戎侵中國一狄侵十二伐三圍一入一滅一救一皆中國
有伯後事春秋戎狄雜居中夏雖與荊楚并存亡而所係不淺
東方諸侯咸被其害然經於隱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
皆不書者諸侯無王自相侵伐故中國之勢不尊春秋存諸侯
既書戎伐凡伯則無藩屏之義可知而戎為列國患不復書矣先
務也齊桓始伯會一伐戎而戎侵曹不能治既伐山戎又親伐北
戎而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入王城不能救狄為邢衛患桓公有存
亡國之功然邢潰而後遷邢衛滅而後城衛甚至滅溫以侵畿甸
而不能討晉文伐興亦治不及狄焉蓋以荊楚之禍有大於戎狄
者二君蓋盡力於彼則於此有不及圖也春秋既與齊晉以伯而
詳書狄患如此亦所以責之備與然齊嘗平戎于王又平戎于晉
而猶不免再徵諸侯以戍周桓公卒狄且救齊齊人為邢謀衛雖
亦與狄盟而使侵衛衛既再遷而齊又受狄患不已皆有以來之
也晉襄以姜戎敗秦師猶曰禦寇也宋辭踐土之會而晉人亦以
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宣盟王服與國之道乎故經略而不書
為中國諱也是故赤狄伐晉以先穀之召不書苟有召之者則是
狄在藩垣矣其或入王城狄伐京師雖魯史不忍書也晉自文公
奔狄君臣皆納隗氏遂與狄為婚姻而赤狄最強能服役眾狄其
後眾狄畔之而服于晉晉因得以盡滅赤狄之族唯白狄一從秦
人伐晉而止至悼公亦和諸戎以成三駕之功蓋宣成而降諸戎
群狄皆少寧矣

春秋會傳卷之九

春秋屬辭卷之十一　　　新安趙汸撰

變文以示義第三

變文之義有三一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或有文同而事異者有事同而文異者其與奪無章而是非不著則非唯不足以盡事而反足以亂名實矣故有變文之法焉雖所因革不越乎一二字閒而是非得失之故可辨而自明存策書之辭比事者即其異同詳略以求之所以決嫌疑明是非而出於變之謂也然文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有異其文以異其事者有侈上文以見其罪者諱一也義在內與義在外異稱人一也伯主與諸侯異夷狄異名號一也大夫不名與諸侯異公子稱字與大夫異稱爵有自不王於辭當其名必辯於物其知者以為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其不知者謂之無達例而已然曰所義不明自非聖者弗能修考一字存褒貶之義由是而出焉夫既以變文為貶矣而不變者非褒也由是有褒無貶之說生焉又其甚者乃有法書之說焉變文所以為法者皆削則變於策書之蹟闕則過於三者相後世所謂入分書者皆不若也其可以論春秋經世之旨乎劉侍讀之言曰春秋之文有常有變經之文有變或者知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發起問者見善惡也辭其所為有所筆削者異然學者以是求之亦足以知變文之教矣二曰辨名實之際三曰謹華夷之辨皆別為篇

●一　文同義異王不稱天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以上錫命王不稱天者一歸含且賵不稱天者一會葬不稱天者一文元年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書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此不稱天者文成二公雖無功德亦無罪惡從其恒稱得失自見桓公負篡弑之罪天王不能討於其生存也反錫命以寵之使亂臣賊子無所畏忌矣故文不稱天明其失又與錫二公命不同也隱元年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此不稱天者仲子乃惠公再娶之夫人因賵惠公兼及仲子猶有所避諱此成風妾母之喪開孟后匹適之路故文不稱天明其失又與賵惠公仲子不同也文元年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此不稱天者王朝會葬諸侯之禮所宜有僖公曾朝天子故天子遣內史會其葬未嘗失禮也會葬妾母與歸含且賵同故文不稱天明其失又與會僖公葬事異矣以此三者皆變法亂紀自其行私之事與恩數有厚薄者不可同年而論也蓋三與天王同是尊稱異其文所以異其事而非以文為貶自先儒以王不稱天為貶而稱天者非褒也故學者得以非之

●二　諸公與王臣盟不書公同微者

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以上會王人外大夫盟不書公者一及王卿士盟不書公者一翟泉之失由諸侯不殊而書法不同者蘇子乃周卿士元伯之始諸侯不可不序故没王子不書以全大體而已翟泉王子又出會諸大夫以尊盟而會者與王臣為敵但書會使若微者會盟然為公諱也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左氏非知筆削之旨者知卿不當會公侯而不知大夫不可盟王子知大夫不書為有罪而不知公盟王臣為當諱也春秋於二會外臣不諱惟盟則諱左氏皆不能發例以是知內不書公同微者其盟則之法襄王卒頃王新立王室無難而蘇子特盟魯侯其非晉方不足恃而王臣自出以與諸侯盟夫諸侯事天子待盟而後信其所以示天下也故但書及使若微者受盟然而蘇子書爵以見實與踐土翟泉有伯主之日異也王子與諸侯大夫皆稱人說見僖

篇

三 諱公與外大夫盟不書公同微者以大夫盟與公去其族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以上公如伯國而及其臣盟者一 雖齊晉伯業盛時未嘗使諸侯受盟於其國魯閔公襄公望于侯也桓公出盟閔于落姑僖公出盟襄于長樗不敢以非禮加於列國也魯君如伯國受盟自文公始而晉襄怒其不朝使其大夫盟公以恥之卿不會公侯而況於盟乎況於受盟乎晉卑諸侯甚矣然晉文公末年魯既不朝又不朝其嗣君是以取辱故及處父盟不書公而公如晉併沒不書君深諱其事者處父不稱族又以別於衆書于盟大夫傳曰以厭之也杜氏曰惡處父也抑以晉君之諸侯之謹矣

成三年十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一年三月己丑及郤犨盟

襄十五年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以上外臣來聘而公及之盟者三 其事與內臣如外涖盟同凡涖盟皆盟其君習俗既久不知其非春秋皆不書公所以正之也

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以上公及外臣特相盟者一 凡內不書公皆諱在外也若莒之微者齊之大夫無君識不在外則書公及盟從內辭凡諱公但以隱避其辭不有所羞惡實則不可掩終春秋無外微者與魯卿盟況有魯微者得盟伯國正卿之事雖辭比事非內微者可知矣杜氏貝左氏此經無傳因謂及高傒爲內微者非深考爾

四 諱公爲仇人役變公將稱師

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illegible] 夏師及齊師圍郕 秋師還

以上諱公將稱師者三 陳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公皆諱之今按陳氏據傳公子慶父請伐齊知公在師於僖十八年師救齊不言還史無書師還之例此公至自圍郕之文也莊公以千乘之國爲仇人役故爲公諱恥然曰師還則猶以微文見之所以明父子之親示不共戴天之戒非徒隱惡也

五 諱公與仇人狩外稱人同微者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以上諱公狩外稱人者一 公羊傳曰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何氏曰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今按公羊學者於此獨得經意然不知會伐外稱人圍郕內稱師皆諱也故有其辭從同同之義從同同乃諸經之遺辭非筆削之義

六 諱公與仇會伐外稱人同微者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以上諱公會伐外稱人者一 義與諱及仇狩同莊公與仇人援春秋始終諱之併人宋陳蔡者既爲內諱不可復存筆削之迹義與僖二十七年人楚君自異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此說必有所受但曰人諸侯以人公逆王命也則非既曰以逆王命既則內當沒公不書今四國稱人而內獨書公是使公首惡也所謂人諸侯以人公亦苛論非聖筆氣象凡春秋之有變文所以別嫌疑存大體辨名實而非以文爲貶經書伐衛一事人外君以諱會仇月救衛字王人以尊王命而五國逆王命之罪自有不可掩者故書公會伐從其同辭而義無不明矣

七 妾母爲昏主婦姜不稱氏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以上婦姜不言氏者二 凡夫人有姑稱婦某氏以別於無姑者文四年出姜有適姑聲姜在而實成風以妾祖姑爲昏主蓋孫祥公

稱夫人婦姜猶不敢主也宣元年稱姜無適姑故嘉之其姜姑也成
十四年齊姜稱姜其適姑也皆以婦稱至故史皆稱婦姜氏夫子
以尊崇妾母乃時君之意非筆削所加襄以用夫人禮旣悉從史
文以見實然適妾之分終不可無辨故於成風敬嬴以妾姑主隋
逆婦之日婦姜特不稱氏使不得與適姑逆婦同文以明妾母僭
竊之非禮也氏與不氏同為婦姜與其文者異其事也陳氏曰有
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適姑也豈得經旨
公羊氏以不稱姜氏為譏喪娶與此姜氏義又曰內無貶公之
道而貶夫人愈支而鑿矣蓋文所以別嫡明微若喪取則不待異
文而後見者凡不待異文而後見者皆從其恒辭蓋不勝辯也

十 夫人不稱姜氏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以上夫人孫不稱姜氏者一夫人以前年與公如齊而公薨于齊

此年夫人又孫于齊自是兩事不得相蒙若據史氏恒法當不書
姜氏之理夫子以桓公之弒賊由姜氏其孫也亦以與弒而不容
於魯其實只是一事而首尾相因其反國不書至故孫不稱姜氏
特用一事兩見夫上文之例使人比而觀之則公與夫人姜氏如
齊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總為一事而書而夫人與弒之罪自見
其罪既見則夫人當絕于魯可知而非以去姜氏為絕之之文也
僖元年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以上夫人氏不稱姜者一上書夫人薨于夷齊人以歸不言喪見
以罪討不成喪也此言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知齊人以歸之
姜氏也旣齊人殺之以歸不成其喪則義絕于魯明魯人不當請
其喪而以夫人禮成之公穀以夫人不稱姜氏皆為貶先儒謂魯
諱其殺不宜有貶故杜氏以來皆以為闕文竊謂經文二事不應
所闕適同屬辭比事知是筆削之旨但二傳以去姜氏為貶絕之
文故不通耳不成喪則不言葬史文也

九 凡執恒稱人必伯討而後稱君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六月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
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子
哀四年春宋人執小邾子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以上執國君稱人者九執稱名者一夷狄之君見執稱名者
啖氏曰春秋時以彊暴弱故執皆稱人亂辭也今按衛人君臣之
稱實晉文公有以致之故雖伯主執諸侯歸之于京師亦稱人其
執鄭伯以下說見上篇趙氏曰諸侯被執失地則名不然則否今
按虞公天子三公雖失地不名從史文也滕子嬰齊戎蠻子赤皆
不得復國者也蓋惡書其名以別之而滕子又書月皆中國也臨

子見執用之以發其直文以見其實故不名而特書日以異其事
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以上伯主執諸侯稱君者二公羊傳曰稱侯而執者伯討稱人而
執者非伯討也今按凡執恒稱人從史文也必伯討而後稱君
變文以與之左氏見史法執唯稱人而不知經意故發例并誤公
羊此義必有所受矣曹伯叛中國而從楚為晉霸業晉伯者之義
所當討故二執稱君執曹伯畀宋人雖書入曹之文不別稱晉侯
其義一也陸氏謂承上文不可重言晉人此史法也按傳稱後史
書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不言殺陳宗豎者文也鄭
伯有事與陳宗豎同而經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
殺良霄文不省者以大夫自外入國與國人討而殺之各是一義
於經不得相蒙也劉侍讀謂若此義計夫子改正傳也若此者多

矣使執曹伯別是一義不得數之者晉侯則特書晉人執曹伯衎
不可之有

十 國君反國不言自必自京師自楚而後言自苟殺其大夫公子而後歸則不言自京師若能興滅繼絕則不言自楚

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僖二十八年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以上國君反國書入者一書歸者四復歸者三其言自者二凡公子大夫歸國入邑皆言所自若詳其出入所由以見其義也至重無悉從其恒稱國君反國不言自者南面之君義得專制者焉

在已雖假藉國之力不足記也自京師必書所以尊王朝且見其有罪自天子自楚必書所以外夷狄且見其叛中國而得免於辟唯衛侯鄭為王所執事與曹伯同而不言歸自京師者鄭使衛人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後入故不以殺大夫公子累京師也又見衛侯雖見釋于天子實以殺二子而後得歸也其蔡侯廬陳侯吳實楚復之而不言自楚者楚滅之再世而立其孫以復同姓國君出奔見執而歸者不可同文陳蔡之人納蔡公以國與復而卒如其志則亦不當言自楚上言滅陳滅蔡而此皆以繼絕稱名其事已著而義無不包矣其曰入曰歸曰復歸或名或不名皆從主人之辭

十一 奔君自外入邑伯國逆之則不名

桓十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襄二十五年秋八月衛侯入于夷儀

以上奔君入邑二不名者一國君出奔有繼立則名以別二君也其鄭伯突衛侯衎出奔皆名其自外入邑事亦相同而衛侯入夷儀獨不名據傳言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則與殺櫟伯而遂居櫟者異矣夫衛之所以有二君者晉人爲之也剽列於盟主之會屢矣而晉侯又逆衎而與之夷儀此剽之所以弒也故衛侯入夷儀獨不名以別於鄭伯譏不在衛侯也意已見首篇

十二 大夫奔非君出之不名

文八年冬宋司城來奔　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以上外大夫出奔不名者二宋人將弒昭公蕩意諸高子哀皆忠於昭公而見忌於公子鮑之黨是以來奔故一書其官一書其字而不名以別他臣之見逐於君者宋大夫書官說見諸侯書爵

十三 公子反國非有罪不名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　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以上內公子來歸者一外公子歸國者一入國者一皆字而不名等削之法大夫公子反國非有罪不書而季友實魯社稷之臣閔公請于伯主而盟以復之蔡季蔡人所召歸而嗣國許叔因鄭服復歸乘間得入許能以亡爲存三子之反國皆其宗社存亡安危所繫其人雖無罪而其事不可沒故不名以別之

十四 大夫見殺非君臣不名若殺當其罪則去族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僖二十五年夏宋殺其大夫
文七年夏宋人殺其大夫　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以上稱國殺大夫不名者二稱人殺大夫不名者二君殺大夫有罪無罪皆名示下懼也莊僖之世曹宋殺其大夫不名皆無傳闕

氏謂皆有罪而殺其大夫必有不義其君者書亦之所殺必忠於
國者於亦無君臣之分亦既君皆以討罪告故稱國以殺經不以
君臣之禮治之故不名所以別大夫見殺於其君者宋成公以僖
二十三年嗣位次年如楚次年殺其大夫亦不名不知何人何事
成公卒昭公未即位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
于公宮則稱人謂穆襄之族也此衆殺稱人之例八年傳曰宋襄
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
卬皆昭公之黨也則稱人者戴氏之族大夫司馬者公子卬也宋
人將弑昭公而立鮑則其所殺必忠於昭公者故皆不名以別於
討亂亦人者左氏於公子鮑之立極言襄夫人之惡公臣賊黨之通謀
者接爲辭而不知書法既以弑君稱君爲昭公無道而大夫見殺
不名但曰非其罪而已然不害其序事之爲實録也若傳之罪昭
公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併失事實矣

僖二十八年夏楚殺其大夫得臣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成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
以上殺大夫去族者三是爲成得臣關宜申蕩山皆有罪故書者
也凡譏專殺謂殺有罪不告天子爾春秋書國殺大夫 八 二十二有
殺之以試大國者鄭申侯衛孔達蔡公子駟是也 有師敗而殺罪
者晉先縠楚公子側是也有彊家相傾者晉三郤 三郤齊高厚是
也有罪狀未著者鄭公子嘉楚屈申是也有以讒殺者楚郤
宛是也有不以其罪殺者晉里克衛寧喜是也其他皆有可議者
識不止專殺也而一以國殺書者若傳記殺不辜者如爲也而晉
侯使以不辜鄭之亂來告則史固以國殺書而已其或君臣同謀或
用事之臣先意承指或稟命而行皆從告而書矣然而其間亦有
討當其罪者筆削之旨可與辨與城濮之役子玉違命喪師罪當

討也與共王身敗於鄢陵而王又以子重之言死者異矣子
西以謀弑殺王孫與成熊郤宛以讒見殺者異矣陳泄冶宴殺
公子肥華元爲之去國魚石請討乃反使司徒司城率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其亦可與彊家之相傾者同文乎以鄭子產爲政而公
孫黑三罪俟其傷疾將死而後能加刑則華元之不輕殺以立法
亦可謂知官守者矣故夫子於是三臣皆去其族以別於稱國以
殺而刑罰不中者其有罪而不以時討如公孫黑亦從其恒稱則
筆削之情見矣

十五 兩下相殺稱國
文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以上兩下相殺稱國殺者二說已併見上篇

十六 內師加 以言伐加大國言侵者一莒所見勍强大國言侵用

楚師言伐諱公及小國戰但言及書戰大國但言敗
隱七年秋公伐邾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
宣四年春公伐莒 十八年春公伐杞
哀七年秋公伐邾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四年春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襄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昭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　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桓八年秋伐邾
以上書公伐者八大夫伐者九微者伐一皆小國其一伐戎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
定六年二月公侵鄭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二月公侵齊
成六年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定八年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以上書公侵者四大夫侵者三皆大國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上書公伐齊者二諸家釋侵伐義皆未當唯胡氏謂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考經所書取邑入國皆由伐而後見則胡氏之說得之然經於內師加小國皆言伐加大國皆言侵豈魯人於邾莒小國皆聲罪致討於宋衛大國恒潛師掠境乎凡春秋所書侵伐除伯者攘夷討貳之外其非爲亂而已皆從其恒辭則無以示義皆要其文則無以見實故夫子於內師加小國雖微者言伐見其恃衆陵寡加大國雖公將言侵見犯非其分恭謹其文以示義於外師或以大加小而言侵或以夷狄干中國而言伐或小國而言伐我或大國而言侵我皆從其恒辭以見實所言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九伐之法為弱犯寡則眚之此春秋內師書侵伐之義也唯莊公納子糾言伐齊以子糾母是魯女其貴應當齊無君大夫又嘗來盟則公親伐齊以納其應立之子師出有名非輕犯大國之比唯僖公用楚師言伐齊見其借力於彊夷以僭鄰國爲中夏之大變故皆從其恒稱
僖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以上內師及小國戰不言敗績一傳曰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魯大邾小不能以德服邾而及之戰魯為卑矣而況以爭須句乎故用再見彼上文之法不申言公併兩事為一役也比而觀之上言公伐邾取須句下言及邾人戰則公能取地而不能服邾之意已見矣故我師敗績為內諱之
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夏六月公敗宋師于乘丘
以上內敗大國不言戰敗績者二傳曰齊師伐我戰于長勺齊師敗績檀弓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公隊佐車授綏縣賁父卜國死之是二役皆先戰而後敗之也經不書公及齊宋戰但言敗其師者齊既敗魯於時即遣大夫帥師從魯伐殺子糾又棄其母兄以伐魯長勺戰敗則又挾宋以師于郎齊之加於魯太亟矣故略其主客恨辭連而殺為一事以賤之桓公既得國即謝伯宋新從齊服齊而魯以子糾故不容其故齊與公不能釋憾魯以弱役國而受戰克師非始伯經達之辭也
非疑不言敗而戰不言及戰與伐異事更以伐者及之曲在外言來戰書魯怨會戰不言地戰拒伯討不言地
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以上書及戰者一書戰者一凡敵未陳曰敗某師史錄詐戰之辭也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此詐戰之尤者杜氏謂晉人諱之以戰告非也秦非為寇無以戰告之理經書敗與彭衙二役於文公卒之後而晉侯戰與伐皆稱爵與之以禮伯也晉人立君不定背約夜襲秦師其曲在晉故書敗秦師與殺同故變文書及戰以異其事也凡戰必言及主客之辭也秦伯伐晉取羈馬趙盾與之師御之　河曲皆地

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傳言主客之事甚詳趙盾備曰[illegible]
不言及交盾為主也非也郤之役晉人不主戰而敗績紀猶以一言及
楚知主客有常分史不以僭戰而易其位謝明矣令狐和後高晉
交伐不書秦伯伐晉取北徵經略之但書秦伐晉而秦師復出於
是客不言伐而主不言及乎通前役一識之也穀梁子曰秦晉之戰
已亟故略之其說是也自秦晉連兵不已經始終唯罪秦令狐北
徵河曲雖二役而實一事故皆繫之文以見之而晉大夫主戰伐稱
人同微者於是始各正其罪以明晉伯中衰之由也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以上書伐者及戰一九戰皆以主及客而此獨以客及主穀梁傳
曰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鄭康成曰戰言及者別異主客蓋宋襄
伐喪故反其文以宋及齊穀梁不知宋襄納孝公其曰惡宋謂伐
喪也故鄭君譏之如此今據事實以求書法則書伐者客爲之主
無虧也書戰者無虧既殺而四公子復與宋師戰也蓋無虧長立
少則四公子皆爭立故伐是一事也戰是一事也經雖異其主客相
辭反以宋及齊戰使宋公若受伐者然明雖一役而實兩事則與
孝公爭國者不在一無虧而齊桓宋襄之失皆可見矣

桓十年冬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以上言來戰者一鄭人怨魯以周班後己請師於齊齊亦恚魯助
紀故借衛鄭來戰在史法內受伐當書及戰而經不言及者齊鄭
以私害公師出無名故略其主客之文直書來戰以見外惡明譏
不在魯也胡氏曰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推戰若罪在內戰
于宋是也此說似是而非若郎之戰魯則有辭宋之戰宋本皆惡
非無罪者其書戰于宋大史氏錄內之法辭皆及伐以內爲主與
經變文不同陳氏曰戰于宋諱宋之罪也失亦相類

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以上會戰不言地者一宋以立突德鄭責賂於鄭鄭不堪命公欲平
明會宋公一與之盟而宋公辭平公乃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師師
伐宋戰于宋不言敗績者勝敗相當也故主客之情未已宋借助
於齊衛燕而魯亦援紀以救鄭不復相侵伐惟刻期一戰以決勝
爲公事與會戰于宋同然當書地此不書地者蓋乃伯國首貳以救
與國此齊衛紀於宋鄭之故初無興若存戰地則與宋齊戰于宋
若兩事然故經沒其戰地通前役以見之則宋若會[illegible]以[illegible]
反覆規利忿兵相加以至於此而齊假蛋不義衛燕同惡相
濟罪無不明而所戰之地不足詳矣然此必有地法所當書[illegible]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曰不言所戰後也劉侍讀[illegible]之曰公既及其戰期矣何[illegible]
年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illegible]

以上及戰不言地者一齊桓以王命伐衛討其立子頹也衛人
又拒戰故經闕其戰地以其既亂王室復拒伯討罪與列國交兵
不同所戰之地不足詳也穀梁傳曰安戰也戰衛於衛也乃以為
失之者九在國外史無不地若在國都則書入也餘[illegible]

十八　重發嫌內邑言滅內滅國不言師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以上伐取畿內邑書滅者一非國而曰滅此穀梁發義也而
未當林氏曰不曰晉取者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
國然可謂得經意矣案穀梁若天子三公也下陽其所封國邑
畿內之地天子所制以祿公卿大夫士謂之采邑言不得有其
地人民唯采取其租稅而已此不可與列國相爭奪者同文故
伐取言滅與夷狄執天子之使發執言伐同虞晉之罪大矣

十七年夏滅項

以上內滅小國不言師者一傳例曰用大師焉曰滅恍文何見此既稱滅故知用大師杜氏云不言師將之劉炫謂既不言滅何以諱師以規杜過是也僖公自始得國以至于茲諸夏靖安而齊無內外之憂者皆齊伯之力也會淮無功而魯又滅項以閒之僖為五伯之罪人矣於是有見止之辱而夫人遂擅會齊侯于卞以釋公故滅項略不言師使若不出公命而滅者在國惡之深諱愈甚而義愈深矣

春秋屬辭卷之十

辨名實之際第四

一曰辨名實之際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夫春秋之名實如此將以示後世曰實與可乎曰實與之猶不可而況於聖人撥亂以經世之書哉此辨名實所以為春秋之要義也蓋其義有二一曰去名以全實征伐在諸侯則大夫無不書名氏中國有伯則晉君侵伐不稱君是也一曰去名以責實諸侯無王則王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辭則稱人是也此二者實王伯升沉之會國家興亂之由夷夏盛衰之際天下大變之所趨而一經之樞要也是以聖人深致意焉

十七 天下無王則桓公春秋闕不書王

三年春正月　四年春正月　五年春正月　六年春正月　七年春二月　八年春正月　十一年春正月　十二年春正月　十三年春二月　十四年春正月　十五年春二月　十六年春正月　十七年春正月

以上桓公春秋正不書王者十有三見天下之無王也春秋之始隱公所書皆諸侯首惡之事至桓弒隱會稷成宋亂公賂其天子而立鄭突篡忽宋見宋鄭之亂諸侯不能討又從而利之所以因以傳為於郕則天下之亂已極矣鄭莊不臣繻葛之戰王綱倫斁諸侯不為之變而遂至於無王矣夫天下無王乃伯者之所由興也春秋辨名實之際當天下無王之日而且書王正如他時則是經為虛文而名實亂矣故於桓公之策略不書王以深絕不臣之諸侯於莊僖之編序齊桓伯功而與之以尊王之義其與伯者亦所以罪諸侯也然桓文之興雖假尊王以示名義而朝覲貢賦不至貢賦不歸諸侯之所以事天子者亦唯其魯衛輩而已於是人

情純[illegible]於周而王風不作自東遷以來天下之勢始一大變矣故
莊僖閔[illegible]特以而不書[illegible]無王之[illegible][illegible]明此辨名實之先務
也杜氏不達此義謂由王室不班曆故闕[illegible]規之[illegible]隱公二十三
年至二十六年王室有子朝之亂天王居于狄[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而其
必書王已足以破其說[illegible]桓公[illegible]為無王則[illegible]書[illegible]國
人之[illegible]曾不足以知筆削之旨[illegible]其元年十八年書王者[illegible]
君之如十八年一君之[illegible]以無王之罪歸於一國也二年書
者[illegible]宋之[illegible]以無王之罪歸於一人也十年書王者[illegible]
終生之卒[illegible]是[illegible]不得正其終也[illegible]亦[illegible]王[illegible]
其說[illegible]以二日[illegible]月知[illegible]大術所推二日[illegible]不[illegible]
春秋[illegible]名傳[illegible]甲戌己丑未必皆正月之日則[illegible]月不[illegible]
皆書故不與王也[illegible]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二年書
王曰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曰正終生之卒也[illegible]

受又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則[illegible]謹始之義不同[illegible]
[illegible]王大[illegible]下[illegible]書乃以[illegible]
而妄為之辭

【二十一】中國無伯則[illegible]公之盟會諸侯不序

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illegible] 十五年冬十一月諸侯盟于扈 [illegible] 十七年[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以上伯國盟會不序諸侯者三凡中國之無伯也[illegible]
幼楚人已知壯方可[illegible]以大夫會[illegible]諸侯而合四國以救
鄭不及楚師以三國伐宋取賂而還新城之盟諸侯君不能[illegible]
者而[illegible]之再盟以賂不克伐齊又再會以定宋之[illegible]
晉不足與也鄭既受盟[illegible]楚而[illegible]俱[illegible]則中國[illegible]至於[illegible]伐

夫中國無伯乃楚之所由興也春秋辯名實之際當中國無伯之
日而且序晉伯人[illegible]君如他時不[illegible]於名實相亂乎故於盟公之
盟會[illegible]諸侯不序以明晉伯中衰而楚自[illegible]而後君將皆稱君
以著其亂尊之罪其[illegible]者亦所以志無伯也是故王臣自出
以[illegible]諸侯齊商人弒其君執天子之使諸侯恬不為動於是天下
之人皆忘其[illegible]而詩盡亡自有伯以來中國之勢又一大變而王
室又以無伯而愈卑矣故頃王崩葬亦削而不書與不序諸侯之
簡[illegible]顯[illegible]明此辨名實之先務也左氏不達此義於扈之盟曰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illegible]不敏也凡史有後至不書所會之例者[illegible]
為公後會期不得與其成事[illegible]不書所會明不曾其功今書[illegible]會
諸侯盟而乃以不序諸侯為[illegible]不敬理必不然其曰無能為無功
者義亦未盡[illegible]陳氏謂盟會[illegible]序諸侯於是雖伯主在焉而亦不
序見晉失伯而楚與[illegible]得春秋微旨[illegible]諸家所及也

【十二】征伐在諸侯則君將稱君大夫稱人用眾稱師[illegible]其[illegible]
則雖君將稱人稱師一役而再有事稱人稱師以[illegible]行稱人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年冬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三年春二月公
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
績　十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六年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以上君將稱君者七春秋之初諸侯無王合黨為亂也然征伐自
諸侯出實由此而始故悉拔其尤稱以見實與後中國無伯之事

同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　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文元年夏晉侯伐衛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續　四年秋晉侯伐秦

以上君將稱君者十有四凡伯主將而稱君者與之以專征討罪中國無伯諸侯將而稱君者詳其自將以見實二者勢分不同故皆從其恒稱而善惡自見所謂不嫌同辭也僖之初年齊君將稱君者三晉桓公攘夷伐叛之事僖之中年晉及秦戰皆稱君意公背德秦穆貪報將相不能西略也宋襄既納齊孝圖合諸侯稱君將二齊孝以怨報德稱君將一皆無伯之事自僖末年至文之初

晉稱君將七文公尊王定伯功成一歲中有光齊桓襄公義伐皆稱君與之以繼伯也靈公不親將而盟會皆不序成公一自將伐鄭不書政在大夫也由是觀之則伯主將稱君相諸侯將從其恒稱者文同而義異矣

文十五年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九年夏齊侯伐萊　十四年夏晉侯伐鄭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四年冬鄭伯伐許　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六年十二月齊侯滅萊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冬齊侯襲莒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五年夏齊侯伐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九年秋宋公伐鄭

以上君將稱君者四十三晉君將十六起宣末年止襄之初十四皆景厲復伯悼公中興之事自悼而後唯平一圍齊乃諸侯同欲

定之侵楚則劉子之爲會是晉猶書君將者矣時征伐自大夫出已久然會晉君自將則諸侯皆親以師會過不專在大夫也宣元年宋陳衞曹之君會晉師者一明年而趙盾弑君襄十六年晉平會鄭伯晉荀偃者一其年平新即位蓋征伐自大夫出晉又將之而以大夫用諸侯則趙盾之無君也舍是諸侯無自將會大夫者矣齊君將二十三伐晉者七戲二頃一靈四景伐萊者二皆附晉之衰欲挾晉以自爲而不事盟主也齊滅萊而不親晉悼之霸中莊伐衞遂伐晉爲伐盟主之始還遂襲莒晉伐燕伐徐伐莒而不會劉子於召陵三次而後書伐晉且伐宋舍齊諸侯無敢抗晉者矣成四年書鄭伯伐許志其反復乎晉楚之間也昭十九年宋公伐邾討其入郳也入曹伐鄭而春秋終焉志中國無伯諸侯自相吞滅也舍宋鄭諸侯無書君伐者矣孔子曰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此春秋君將書君之義也

隱二年冬鄭人伐衞　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十年秋宋人衞人入鄭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桓五年秋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十七年秋及宋人衞人伐邾

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鄭人侵宋　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二十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僖四年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七年春齊人伐鄭　十五年冬宋人伐曹　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九年秋宋人圍曹[illegible]　衞人伐邢　二十年夏鄭人入滑[illegible]　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　夏衞人伐齊　三十二年夏衞人侵狄　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illegible]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元年夏衞人伐晉[illegible]　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沈沈潰　五年秋楚人滅六

桓十七年[illegible]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莊[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衞　八年[illegible]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illegible]我師敗績　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illegible]　冬十月齊師滅譚

僖[illegible]　夏齊師宋師曹師

城邢　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illegible]　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十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illegible]

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illegible]

以上征伐稱人者三十五稱師者十四皆文以前征伐不自大夫出之事莒鄭而下不入例凡敗例言師小國不入例公羊傳曰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史例也將尊謂大夫而爲卿者將卑謂非卿者傳或謂之微者蓋則文以前征伐自諸侯出則雖

卿將稱人與將卑師少者同雖卿卿重師但稱師與將卑師衆者
同蓋征伐之權尚在諸侯則大夫皆奉君命以行得失布其君而
大夫之尊卑不足稱也左氏考史牘征伐卿大夫有名氏而經但
書人者悉錄其名氏不為經所見而未達筆削微旨至求其陵氏
始發不傳之秘而偏伐圍滅與謀以濟列其義則又失之偏以詳
經無書名者故傳不復詳亦或有不得名氏者然皆以卿會者則
外應是卿蓋事有輕重而大夫之會必以其班非有故不得以微
者往其以微者會則大國大夫下於次國之卿若退之曰齊人序
鄭人下是也次國大夫下於小國之卿邾人鄭人伐宋是也陳氏
謂微者皆不書有所重則書於是有得書人之義矣今矣在定
僖諸小國于兵序大國之上者非若邾而下大夫微不復序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illegible]

僖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以上伯主將稱人者二秦君將稱人者一齊晉之伯其君將稱者
者皆是也是故苟失伯討之義則雖其君亦稱衛人立子稱有
寡之罪猶桓以王命伐衛取賂而還晉文與秦穆同圍鄭以成
之後秦伯復救晉而戍鄭二事皆非伯討故雖桓文之盛亦稱人
貴其君也稱以見義也秦伯稱人雖若兩從之旨然後秦君辭人
一以義與伯主不同

文三年夏秦人伐晉 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
及秦人戰于令狐 [illegible]　十有二年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
河曲 [illegible]

宣十五年夏秦人伐晉 [illegible]

以上秦君將稱人者四秦穆公既倍晉而戍鄭又將因戍人以襲
鄭其心事如此使秦得志於中國其禍豈減於楚哉殽師之敗雖
嘗悔過自誓而然不能自克既歸鄭克使求成于楚又以參兵戍
績于彭衙令狐之役曲雖在晉然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康公
無先見之明以敗其衆而報怨不已蓋自穆至康連兵報晉者凡
世而梵世釁于秦矣故秦晉連兵晉君將恒稱爵而秦君自將五
四稱人一但稱國以其始於倍盟以賊中國中垂於報怨而爭自
附於夷狄以為中國之罪人春秋既以據伯討罪之義與晉異則
秦君不得稱君以敵伯主明王者之政當出於一所以決羣疑而
尊王室也其稱人之義與楚君同而又非中國諸侯之比矣胡氏
乃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豈經世之義乎春秋之
末多殘俗之論左氏不能辨其辭至今猶在所謂責穆公者亦其
一也

僖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illegible]
襄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illegible]
以上齊君將稱人者一稱師者一齊孝公伐魯以魯人乞師故未
入竟而去公子遂已如楚乞師伐齊取穀晉為已甚矣故雖君將
但稱人為用楚師言故而已齊靈闘晉悼之卒倍盟伐會者四晉
稱爵以見實至是又伐魯卒致十二國同圍齊之禍故雖君將但
稱師為書同圍言故而已一以用楚師報伐見義一以十二國同
圍見義則其自將之罪不足詳矣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傳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
未戰于宋 傳公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

戰于殽

以上一役再書者將稱人者一稱師者二欲明二事爲一役故先詳後略因上文以見之而義益明與內事蒙上文不書公同法陳氏乃以再見稱人爲貶僖令不再見則遂無貶乎諸貶例皆經牾不通本非春秋之旨故也其以內諱而稱人者已見前篇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傳曰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晉人者晉子也 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 八月戊子敗狄于箕 晉人

以上未踰年君將稱人者二 君未踰年稱子出伐會亦稱子以師行者稱爵從史文以見其罪也若夫方伯連率征伐討罪於魯公伯禽嘗行之矣君子以其不以私喪廢王事與以說爲也故晉襄公衰絰行師聖人以其與得已不已者不同略而稱人蓋不在稱君也陳氏知二傳稱殯之變爲非而又以稱秦救晉則亂習於變禮之由而於當時事體有不審者自城濮而後晉人怙伯中國少寧而秦晉有隙亂階始於此而弗討同盟之國何所賴乎陳氏曰晉爲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伐其同姓若不能救則先公之業墜矣故聖人爲之諱許其以權變權異乎匹夫之孝也其論伯者纘述之義諸家所不及然以稱人爲諱則異於之事初不必諱但不使與得已不已者同稱所以別嫌明微唯以爲敗見義而已敗狄稱人雖若未三年義與上同而陳氏又以爲貶者如不能敗之則將何以爲稱乎

十三 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書大夫微者稱人用衆稱師苟曰其恆稱則雖大夫將稱人稱師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九年秋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冬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三年秋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九年秋晉欒書帥師伐鄭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三年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昭元年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定四年秋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衞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衞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衞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衞

以上晉大夫將書大夫者三十三皆文以後征伐自大夫出之事晉至景公之末大夫已專陽處父爲大傅明晉侯以王叔桓公伐楚敗寬于董易中軍其後已甚卒取殺身之禍故經改桓公而書大夫帥師於是趙盾晉之子也至靈公再專合諸侯屬之于征伐卒將趙穿以陷於弒君之罪又立成公而相之晉不競者再世而六卿之禍萌於郤缺荀罃之子也傳者而征伐專壹歸于會而終荀林父孫偃庚之子也與郤錡同弒厲公傳吳至寅而敗荀林父自之

子也傳然與知而敗荀首荀首林父弟林父之後世爲中行故
稱中行氏荀首分爲稱知氏䓨首之子也傳厲盈而敗士燮會
之子也傳錡與鍼皆吉射而敗趙鞅之子起起孫不信魏曼多舒
之孫也趙氏再起至鞅而復強三家相結以傾范中行氏卒滅知
氏三分晉地而自列爲諸侯凡此皆世卿之效也孔子曰禮樂征伐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此春秋大夫將書大夫之義也然則以
前大夫將有書人以見義者自明而後大夫將皆從其恒稱何也
稱人見義者以大夫征伐猶有關天下之故也春秋爲天下作非
有關於天下之故宜其爲自明而後晉人志不在諸侯而盡力於
群狄伐鮮虞威陸渾利其得地是有衞鮮虞助范中行以抗趙
韓魏氏故趙鞅納蒯聵既鄭達齊伐衞伐鮮虞
皆從其恒稱志強家之亂而已

襄元年夏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十七年秋高厚
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二十四年秋齊崔杼帥師伐莒　二十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
莒

定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二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以上齊大夫將書大夫者十其事獨在襄公中歲以後齊有國高
以天子命卿爲桓公內主子孫世執其政然自崔杼而下多僭君威
福自已出至靈公聞晉伐齊而高厚始書帥師又廢太子光而使
厚傅牙以爲太子及崔杼立莊公厚以從君於昏見殺杼既專國
弑君而卒以家禍覆其宗慶封被放高止公族猶有人爲其後陳
氏以厚施得民景公君臣知其必有齊國而莫如之何國高之後
猶以世卿帥師而齊人再世弑君不能討至國夏高張乃見逐

以後爲陳氏役而已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哀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　六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
皇瑗帥師侵鄭　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十二年秋
宋向巢帥師伐鄭

以上宋大夫將書大夫者六宋卿皆公族也昭公之弑華氏實爲
華元爲右師以相文公出魚氏殺楚使者毀亡國然固於晉楚之
間衞鄭交侵而不私闘報復以聽於伯主既又以善於晉楚大夫之
克合南北之成以向戌爲左師而向戌亦以善於晉楚大夫故弭
兵之說成宋之盟故宋大夫書帥師自華元始而歷四世無書人
夫將者蓋晉人欲以偪陽封向戌戌能讓歸其君既而以弭兵善
賞公與之邑司城子罕削而投之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
夫子生我則三子皆之從政亦有貴於事兵以懲利弱公室而自
封者爲罕亦昆向巢皇瑗始成晉與鄭連兵無虛歲然巢瑗之弟
魋叛奔曾而瑗亦以子麇殺身則大夫書將之義可謂明矣

成二年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六年春衞孫
良夫帥師侵宋（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衞孫良夫寧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十年春衞侯
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十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

襄元年夏晉師宋師衞甯殖侵鄭　十七年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十
九年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定四年秋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十二年夏衞公孟彄帥師伐
曹　十三年夏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哀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上衞大夫將書大夫者十一其以會伐再見者已具晉大夫類
中當晉襄之伯孔達以國故干晉以見討晉人良而免之既又背

盟救陳見殺孫免會趙盾所由自少故不言帥師良夫世為卿于
林父與甯殖出其君而立剽甯殖之子喜又弒其所事
之君而納故君卒以見殺林父入于戚以叛其后焉以公叔戍之
黨遂公孟彄以蒯聵之黨遂孔圉取蒯聵之姊生悝蒯聵因孔姬
以劫悝而復國悝亦卒逐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執伯壹為衛卿
父皆無足道也觀孫陵季子與孔子之言則衛之末世猶有人焉
故雖靈公無道而禍不出於世卿云
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十四年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以上陳蔡大夫將書大夫者各一陳蔡國小而役於楚異大國世
卿之禍故在公族故二公孫以帥師書然二國之為從者共公子
則公孫也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成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襄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
之帥師入陳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十五年夏鄭
罕達帥師伐宋
哀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七年冬鄭
駟弘帥師救曹　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以上鄭大夫將書大夫者十有一鄭在春秋為次國自侯宣多後
無復異姓之卿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敗宋師獲華元而卒
以首惡書其後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逐其族而穆氏大
興于鄭傳記穆公之子十一人其為卿者九人去疾字子良能不
受國而讓歸其兄其伐許也楚人以為討而鄭伯斬其歸留世

與許仇以至滅許至孫良霄而敗是為良氏喜字子罕子孫世執
其君於晉喜能止之子舍之孫罕虎皆賢是為罕氏騑字子駟當
晉楚爭鄭始則受楚田而叛晉以伐宋遂與宋仇終則反覆兩屬
以使晉人盡力於鄭楚不敢爭而後國與晉然上弒其君而下侵
欲於人卒殺其身以及二子子夏孫偃是為駟氏發字子國與其
子駟之難子僑孫參是為國氏偃字子游子蠆孫吉是為游氏吉
字子孔知子駟之難而不告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諸大夫子
展子西殺之而分其室子孔之後為印氏是時子產之賢聞於諸
侯子展當國即能立以為卿而子皮卒授之政當晉六卿擅國魯
三家不臣齊崔慶篡弒楚人肆暴陳蔡危亡之餘鄭獨得安其國
以禮自持內無世卿之禍外免大國之侮則子產之功也然與子
展子皮賢於臧文仲東門遂至罕達復猜宋怨而駟弘救曹無功
鄭亦衰焉此外唯曹公子首以鞌之戰書小國無強家不復存

文五年夏秦人入鄀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宣元年冬晉人宋人伐鄭　九年冬宋人圍滕　十二年冬衛人救陳
成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襄四年冬陳人圍頓　十一年冬秦人伐晉
宣二年春秦師伐晉　三年秋宋師圍曹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十年夏宋師伐滕事見下月　十二年冬宋師伐陳　十三年春齊師伐
莒
襄二年春鄭師伐宋　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以上征伐稱人者十稱師者八皆文以後征伐自大夫出時惡在
氏不記名氏以其皆微者不復詳亦或有不得其名氏者春秋之
初征伐在諸侯帥師不必皆卿故書人書師多微者自大夫專兵
之後微者帥師亦少觀書自三家專兵而後無微者將與此所字
則可知矣魯悼公卒而後大夫將皆從其恒稱故以後微者之師

不復辨

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illegible]〕 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illegible]〕 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illegible]〕 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illegible]〕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illegible]〕 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illegible]〕 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illegible]〕 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illegible]〕

襄十年夏晉師伐秦〔[illegible]〕

以上晉大夫將書人者三稱師者二晉大夫與諸侯之大夫伐入者四凡大夫將稱大夫者征伐自大夫出也苟動以正與宋堪其事則又奪其恒稱趙盾專國立君不審為令狐之役以爭起秦於興兵以納不正見辭於邾人苟林父之會宋寄為其不能救而甘心於群狄晉楚方爭鄭不能釋秦以專事於楚苟林伐秦徒曰報其侵而已此皆所謂動不以正也則奪其恒稱宣趙盾孫免侵陳書名氏而救鄭伐宋侵鄭伐鄭凡四入貶皆人者陳侯既同新城之盟楚子侵陳趙盾救之而陳又叛晉從楚則侵之得封貳之宜也趙盾將五國之眾救鄭而不及楚師宋人弒君林父與諸侯之大夫伐宋猶立文公而還鄭伯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於是趙盾又以諸侯之師侵鄭遇楚師於北林爾伯既會晉侯于黑壤于是楚子伐鄭而晉郤缺救鄭鄭伯亦敗楚師于柳棼鄭之從晉非不堅也晉雖得鄭而終不能服楚則鄭豈能當楚之驟伐哉故柳棼既敗楚師而子良憂之明年鄭以楚平但書之

不足恃也於是晉又以諸侯伐鄭取成而還明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又明年楚子入陳又明年楚子圍鄭而荀林父救師于邲故是四役皆稱人惡其以大夫而專伯討既不能以信義屬諸侯又不能以武力震楚而徒為是紛爭也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illegible]〕 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illegible]〕

以上鄭大夫將稱人者一諸侯之大夫會伐而齊宋大夫將稱人者一鄭大夫將於他役或從晉或從楚皆從其恒稱而侵蔡獨稱人者鄭反覆於晉楚之間久矣事之善惡不待貶而見故大夫將皆從其恒稱於是僖公如會公子騑道弒君而立簡公生五年矣公子發又為之侵蔡而奉其幼君以獻捷于會鄉以誘晉而免鄭於討也悼公果宥其罪不問是歲楚人伐鄭子駟子國又定從楚蓋中國之勢苟未得鄭則未可以圖蔡鄭人內懷反覆而侵蔡以斷盟主故晉至歸公子燮于蔡而春秋於鄭大夫稱其侵稱伐秦之役晉獨鄭大夫皆從其恒稱而齊宋大夫稱人者傳以為齊宋大夫不進師也以是年春會吳于向齊宋衛大夫皆稱人一役之中而有與奪以悼公之惰也抑中國之不競諸侯亦有罪焉自令狐以來晉與秦交兵大夫將皆稱人而苟偃獨從其恒稱者悼公以諸侯之師伐秦庶幾能張中國之勢討秦人褒楚之罪而齊宋大夫不進師則悼公之令外不行於列國矣苟偃欲進而欒

經 185 562

晉先歸則悼公之令內不行於臣子矣故苟偃得從其恒稱譏不
在荀偃也諸侯大夫知有伯之無益於已而不知無伯之禍又有
甚焉故惰慢不偏如此譏不在晉也自伐秦而後大夫將無異
辭苟無中國之志則不足議也晉自悼公卒而大夫將稱君伯業之
偷安也悼公卒而大夫將皆從其恒稱則春秋治在夷狄矣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以上晉大夫將稱人者一大夫將從其恒稱久矣此獨書苟躒也
其復書人何也晉悼公卒而大夫將皆從其恒稱者苟非伯者之
事則其名實不足辨也若夫諸侯勤力王室乃臣子之分所當爲
不唯責在伯者以晉大夫急於勤王而從其恒稱是君臣大義以
無伯而廢天理民彝以無伯而泯也故特變而稱人明晉罪矣伯
而王室在難乃諸侯所當勤有不可一日緩者又一義也齊陳恒
殺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言時夫子方脩春秋而不忘討賊如此則其制作之意豈徒
曰辨伯者之功過以示後世而已哉晉人急於勤王事已見第二
篇
其三 征伐君大夫將稱人不足以盡意則但稱國
文十年夏秦伐晉
成三年冬鄭伐許
昭十二年冬晉伐鮮虞
以上君大夫將稱國以伐者三凡夷狄[illegible]夷狄伐
越淮夷是也若荊吳與徐則本非夷狄荊吳既僭王猶夏而徐之
先亦嘗僭王故春秋於此三國者皆以號舉設[illegible]稱荊曰狄之
則徐吳從可知也然此猶史例也若傳於晉伐鮮虞亦曰狄之而
何氏范氏陳氏因推以釋秦伐晉鄭伐許則非復史例矣蓋君大
夫將稱人者變文以示義也其或稱人不足以盡意則但稱國以

異之辭貫略者我見源也然既同於舉號則亦不責諸侯中國之恒
稱故秦嘗再納晉君城濮[illegible]小子憖皆在焉不爲無功於中國
而穆公叛晉以間晉鄭殽敗彭衙而秦不自反連兵報復者再世
終春秋秦爲楚役卒使楚人得志於中國故春秋晉侯伐秦稱爵
而秦伯伐晉皆稱人令狐而後秦晉又兵不悉書而秦伯伐晉但
書秦社而絕之同於夷狄而已自晉楚爭鄭鄭受兵無歲戚陵
爲盟于楚而又徼事于晉既從楚以拒晉又一歲中再伐許以怒
楚其反覆於晉楚之間誠狄道也故再伐許稱國言非復中國諸
侯也晉雖不能獨稱盟主楚合諸侯于申伐吳滅陳滅蔡侯般殺
之滅蔡而晉人方以詐滅肥伐鮮虞苟心於群狄故伐鮮虞稱國
者其棄中國於楚聽其吞滅非復諸侯之盟主也是皆實創之旨
也蓋狄秦則諸侯之從楚若絕意於中國矣狄鄭則諸侯之反覆
乎晉楚之間者不足相矣至於狄晉則天下諸侯皆楚之從而晉

之爲盟主也末矣此春秋所以治在夷狄也
其四 外盟會恒稱君大夫微者稱人內微者但稱會苟奪其恒稱
則外君大夫俱稱人內稱會同微者一役再有書稱人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宣九年秋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illegible]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以上伯主之盟一會三宋楚之會一皆從其恒稱凡盟會書君大
夫在焉者皆序見第一篇外離盟參盟序見第二篇楚主盟會序
見下篇君稱爵大夫稱名氏微者稱人內微者但稱會皆從主人
之辭此不重序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作公會趙氏以爲齊[illegible]書公諱左氏此會[illegible]

公請修好於諸侯以[illegible]而不言公會盟于蜀[illegible]
[illegible]楚[illegible]會盟[illegible]公子之[illegible]公
[illegible]中國[illegible]之盟[illegible]楚[illegible]宋[illegible]可知[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公不[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下[illegible]上則其[illegible]
楚序陳[illegible]下[illegible]又序[illegible]下如蜀之盟[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下[illegible]
内[illegible]者[illegible]

成二年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illegible]）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illegible]）

以上列國大夫與楚人盟書人者三自齊桓公卒宋襄[illegible]
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初以諸侯大夫會盟而楚人
得與中國盟會自是始宋襄又不度德量力求諸侯於楚而爲鹿
上之盟至有盂之執[illegible]之數猶於是會[illegible]楚以[illegible]諸侯
事楚之始陽橋之役納賂請平公會楚公子嬰齊及十一國之大
夫盟于蜀則楚[illegible]於是故三盟列國大夫皆書人[illegible]

其爲中國之大義也内不言公者爲楚之役由會盟之公親會盟
齊而聊會也爲中國事不可諱而亦與内惡私亦不同故不沒公以
見實也至於楚宋之盟以南北諸侯交相見乃從其本稱者實
人不以空言作經其有辨於名實之際嘉惡以正名而實者矣
與鹿上召陵之盛列以楚蜀之盟雖曰東方諸侯皆在而稱有晉
也故皆本其恒稱以示義皆愧公卒於始叛晉晉知不救於楚而
違以諸侯與之則春秋將何所辨乎故晉楚之盟會大夫亦從其
恒稱以見實而已

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illegible]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illegible]小子[illegible]于翟泉[illegible]）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以上列國大夫盟王子稱人者一會伯主稱人者二禮卿不會公
侯豈有列國大夫上盟王子之理翟泉之盟下陵上替之始也故
王子與大夫皆貶之稱人以尊王室而沒公不書凡大夫會諸侯
經皆直書而失自見北杏邢丘會列國大夫以聽政乃伯主之所
得行故大夫稱人以尊伯主經所以獎成伯功也傳曰大夫不書
尊晉侯也北杏傳不得大夫名氏故於邢丘發例[illegible]氏解會盟于
齊爲齊桓主盟不言公與會不一以經傳事理考之非是

宣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illegible]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

襄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illegible]）

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illegible]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

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illegible]）

以上大夫同盟稱人者一會而有稱大夫有稱人者二會而稱人
者一清丘同盟晉以原穀主之而衛人背盟救陳大夫不足主盟
侯明矣澶淵之會其謀歸宋財而無歸合諸侯以行私惠而又不
踐其言非盟主之體也故皆奪其恒稱稱人叔孫豹會不書其氏
曰譏不在會也向之會齊宋衛大夫以怠慢不書稱人澶淵之會
以鄭不助叛臣故良霄獨從其恒稱與奪之義著矣自昭公而後
大夫之會皆從其恒稱不足議也楚圍蔡宋之盟雖合十有一
國于申伐吳執齊慶封逐滅賴滅陳執陳公子招殺陳孔奐誘蔡
侯般殺之圍蔡滅蔡而晉合八國于厥慭不能救蔡合十國于黃
父不能勸王合六國于召陵不能納昭公春秋治在夷狄而晉之

君卿不足議則從其恒稱可也

桓十年冬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以上一役再有事前稱君後稱人者一戰稱君盟稱人者前書來戰則其罪已著矣欲明二事為一役故蒙上文略稱人以見之也

陳氏曰此戰郎諸侯也九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

謹華夷之辨第五

三曰謹華夷之辨中國之視夷狄猶天地氣(?)之殊也而又何謹焉信大義於天下也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春秋外夷狄之義也然自晉伯中衰楚君將皆稱君其大夫將皆稱大夫疑於中國矣又陳國鄭宋而晉人從為天方授楚不可與爭盟于蜀而東方諸侯莫敢不至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諸侯交相見矣申之會十有一國宋世子與淮夷俱會小國之君於是伐吳滅陳滅蔡皆假討賊之義以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是故終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謂春秋與楚以伯者則先王經世之略不明久矣蓋蠻夷至周始強於四夷僭王其國志吞中夏故伯者之興得以攘楚為功世雖無桓文而中國之大義不可一日而不信也凡春秋書楚事與中國異辭者並著于篇而吳越與徐以類見焉

〔十三〕荊始伐中國以號舉

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illegible]

十四年秋七月荊入蔡 [illegible]

十六年秋荊伐鄭 [illegible]

二十八年秋荊伐鄭 [illegible]

以上楚君大夫將同稱荊者四楚自武王熊通僭王猶自居夷漢陽諸姬子文王熊貲始四年五滅鄧滅息魯史不書無告命也敗蔡入蔡再伐鄭皆以號舉君臣同辭與於越戎狄等不得比中國大夫將稱人此中國夷狄之常分而策書之舊章也故程伯子曰

春秋謹華夷之辨

〔十四〕中國有伯楚君大夫將同稱人唯會得稱君

经085 705

僖元年秋楚人伐鄭[illegible]　二年冬楚人侵鄭　三年冬楚人伐鄭[illegible]
五年秋楚人滅弦[illegible]　六年秋楚人圍許[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十五年
春楚人伐徐　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二十年冬楚人伐隨[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三年秋楚人[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illegible]
[illegible]
冬楚人伐宋圍緡[illegible]　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illegible]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圍宋[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八年春楚人救衛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
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illegible]
[illegible]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　四年秋楚人滅江　五年秋楚人滅六[illegible]
[illegible]　九年春楚人伐鄭[illegible]
[illegible]
以上楚君大夫將同稱人者二十二（楚自成王頵立始聘于魯稱
荊人自僖元年伐鄭始稱楚人蓋初號楚也[illegible]其
會盟[illegible]避其僭號假手[illegible]以紀事而圍許雖君將稱人者世方
有伯主以討其猾夏之罪則夫子并削其子而書[illegible]一切正以王

法華其僭號不得從史氏隱避假借之文比中國君將稱君也
而圍陳納頓子滅夔伐宋圍緡即曾亦以楚師伐齊取穀楚申公
叔侯戍之楚子又合陳蔡鄭許之君以圍宋時曹衛皆已服于楚
使非晉文之興則天下盡為楚矣故圍宋之役楚子雖主其序諸
侯上而去爵稱人者不使夷狄主諸侯與中國伯者同也晉伯中
衰楚聞北方其君親將以伐鄭而猶不得稱爵者諸夏之心猶不
忘晉則不使楚人一日得與中國抗衡也蓋楚僭王則周之叛
臣也吞滅諸夏則中國之賊也故春秋當中國有伯則楚君大夫
將皆稱人明中國之大義以信桓文之志也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
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
宋公以伐宋
以上書楚人序陳蔡下盟者一序宋齊下盟者一書楚君序宋公
下陳蔡上會者一四國皆大夫楚亦以微者會故序陳蔡之下其
志則未可知也蔡服楚已久陳蔡匹也楚因以屬國視之宋公雖
序楚上卒執宋公以伐宋則夷狄之情見矣經於將兵稱人[illegible]
文以示義則盟會從其[illegible]稱以見實也
總　中國無伯則楚君將稱君略之而後稱人疑於討賊稱師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illegible]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四年
冬楚子伐鄭　九年冬楚子伐鄭　十年冬楚子伐鄭　十一年冬
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
一年春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
師敗績　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十二年夏楚子伐宋　十
年秋楚子圍宋[illegible]

成十五年夏楚子伐鄭　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九年冬楚子伐鄭　十一年秋楚子鄭伯伐宋　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定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以上楚君稱爵者二十八晉雖不競猶有非伯者之[illegible]不足以王者明其義春秋於成公之世凡會盟諸侯不序以明中國無伯而楚君將稱君於是始故次厥[illegible]以總搆不稱爵而伐鄭伐吳稱爵[illegible]中國之伯者矣書中國有伯則楚以略之以正其名中國無伯則春秋爵之以著其實不正其名則不足以信據之義不書其實則不足以見夷狄之强然泓之戰宋公稱爵而楚子稱人不使夷狄之君得抗中國諸侯也鄢之戰楚子稱爵而荀林父稱氏名見楚君乃中國之所稱討也泓之戰宋公身傷以卒而但書師敗績爲中國諱也鄢陵之戰晉君在敗績治其罪也然則雖書君將而與待中國諸侯伯主之法不可同年而語矣學者見左傳公羊戰國策皆有五伯之文而荀卿書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爲五伯因欲退闔廬勾踐而進宋襄秦穆以當之據傳記齊國佐之言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以王伯對四王言與孟子以五伯對三王言不異則杜氏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者近之若夫荀卿楚莊吳闔廬越勾踐乃中國大義所當攘斥而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者於宋襄秦穆亦何取焉傳又言秦穆公遂伯西戎孟子亦言其用百里奚而伯此皆猶習流俗矜尚之辭如稱當時大國爲萬乘之君相類皆因人所恒言而言之不可通於春秋至其論春秋之事唯曰齊桓晉文而已

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illegible]

宣五年冬楚人伐鄭 [illegible]

以上楚君稱人者一自伐麇宋楚書君將之始以後書君將皆譯其吞噬中國之罪故凡有事於諸夏皆略稱人伐鄭書人者去年冬楚子伐鄭不服至是又親伐故用一事再見例略之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illegible]　十一年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illegible]

以上楚君滅國書師者二據下言執言放言殺言歸皆疑當會楚子于陳則上書師爲楚子而非棄疾明矣下言執言以歸用之則上書師爲楚子而亦非棄疾矣傳記楚子在師事亦以明書師爲非棄疾也蓋此二事與入陳殺夏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相類而楚虔懷惡挾詐吞滅二國與厥祖討賊存陳不同故皆變文稱師以異之以其秉晉伯中衰而爭諸侯故得從恒稱以見實以其因中國無伯而滅陳蔡故又變文以示義也

廿八　楚君將稱君而後大夫將稱大夫略之則稱人

文十二年夏楚人圍巢 [illegible]

宣三年夏楚人侵鄭　八年夏楚人滅舒蓼 [illegible]

荆叛故伐鄭萬為之從子陽之役渭汭盟吳越而還　冬楚師伐陳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傳楚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大戶閱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以陽橋

以上楚大夫將稱人者三稱師者二楚未書大夫將也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九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八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十四年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二十五

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昭六年秋楚薳罷帥師伐吳　十一年夏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定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十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以上楚大夫將書大夫者十九公子嬰齊莊王之弟字子重為令

尹共王幼始衆師救齊侵衛及魯蔡許之君乘王車為左右故但

書師於是會魯侯盟十一國于蜀四年中再伐鄭一伐莒入鄆而

晉遣鍾儀求成于楚蓋嬰齊之征伐自大夫出由嬰齊始時子反為

司馬傳言二帥相惡鄢陵之敗共王引過而子重使子反死之至

伐吳獲邑以心疾卒壬夫字子辛代子重為令尹傳言公子

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見殺楚人討陳叛故

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其柄臣專利相傾如此然其不

賴公子貞莊王子也字子囊代子辛為令尹而晉人懼與晉爭鄭

乞師于秦以伐宋伐晉而卒失鄭伐吳敗師還卒公子午莊王子

也字子庚代公子貞為令尹三年不出師曰吾以利社稷也鄭子

孔欲叛晉而起楚師以去諸大夫子庚弗許楚子欲伐鄭子庚請

先書之屈建字子木代薳子馮為令尹與晉趙孟相知為宋之盟

許晉而晉為以爭先故興師伐舒鳩會晉帥師遂亡楚子楚公子圍

恣五而卒圍　公子棄疾共王

第五子康王靈王之弟也使晉邑以觀晉鄭伯及諸大夫有禮晉知

其將為王滅陳蔡為蔡公因陳蔡之人以入楚既為王復陳蔡

子結字子期公子申字子西皆昭王之兄也

成十七年冬楚人滅舒庸傳十一月楚公子橐師襲舒庸……　十八年夏楚人鄭人侵宋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傳……令尹陽匄……吳公子光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四年秋楚人圍蔡　冬十一月庚

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哀元年秋楚人伐陳

以上楚大夫將稱人者七皆子重帥師書於經者有從

宋鄭晉侯而覆敗晉之策師覆丸陽亦其害為中國患者有事

實兵何書人圍蔡伐吳傳不言其人自昭而後唯楚君大夫將書

其初稱治在夷狄也其覆吳入郢一事再見稱人乃史例

凡楚君大夫主盟會與諸侯其大夫盟稱唯公及大夫盟則人之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成二年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

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以上書楚子陳侯鄭伯盟者一公會楚臣而又與諸侯大夫盟者一
內臣會晉楚南北之大夫盟者一會者一楚君專命南北諸侯者
一新城之後晉楚交爭陳鄭晉加兵於陳者二於鄭者四楚加兵
於陳者二於鄭者五陳侯鄭伯既與楚子爲厥貉之盟而陳侯卽
如晉鄭亦徼事于晉故楚子入陳明年圍鄭春秋書之以見中國
無伯之禍至於如此而陳鄭之曾屈於楚非其心也陳氏乃謂序
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與楚以伯也則可謂夏年春秋之義矣
楚君在幼而盟者猶使諸公爲蜀之盟楚師在蔡而公親會盟
會以及諸侯大夫盟諸侯大夫畏晉而親與楚盟故人外大夫而
不沒公會書盟書而盟稱人衆賤之也凡公與外大夫盟故在內
則不諱公也趙武弭兵之言成於向戍遂以晉楚之從交相見而
楚人翻晉以先歃楚毅未能乎夷狄也公子圍請讀舊書加之牲上

晉不復受盟[illegible]是中國無伯矣而春秋書必先晉不以楚之[illegible]
易華夷守[illegible]之義也陳氏又謂此南北二伯也夫伯者以令諸侯
攘夷狄尊王室爲名義者也晉既以諸侯與楚而甘出其下[illegible]
自知不能以伯矣楚無列於王室以并吞諸夏爲謀伺伯之亡是
又失伯者所以得名之實矣楚圍弒君篡國求諸侯於晉大國若
齊秦次國如魯衛小國若曹邾皆不能致宋太子至而後則蔑諸
侯終未肯以事晉者而事楚也雖其臣畢大王二公之事其君欲
用齊桓而楚擧已知其不齊宋鄭大夫亦率其不能爲晉憂矣則
雖修然一時亦何能爲哉春秋於楚君書爵始忘夷狄之暱而
也後世學者乃以五伯之說亂春秋之旨可乎

卅二　荊始來聘稱人

莊二十三年夏荊人來聘
以上荊來聘書人者一荊之始聘未能成禮於不關受故不稱君
不言使然不可但言荊來聘故書人與前稱荊皆從史文也必見
筆削本末故列于此

卅三　楚臣來盟于師稱名氏不言使來使楚子使不稱君嫌中國
無伯而後來聘稱君使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以上楚臣來盟不稱使者一齊桓伯功莫先於服楚春秋以先能
服其來盟故其臣始得以名氏書然齊國任如師將使屈完不稱
使何也使云者自君以上之所命也楚[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
之故削其君臣常辭不稱氏中國與交使在其[illegible]之言也

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以上楚臣來獻捷稱人使者一楚子執宋公以伐宋欲獻[illegible]
來會故使人以捷以成會于盂及公會盟于薄釋宋公此宜申
太叔[illegible]待其來與使之又以見[illegible]而楚子以[illegible]稱人不得比[illegible]

伯主來致[illegible]使者同稱君也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以上楚使來聘稱君使者二凡來聘不月故楚子使[illegible]來[illegible]
月薳罷來聘獨月者晉至[illegible]公每以聘報朝[illegible]
於以聘報朝若中國盟主故特月以別之見中國無伯[illegible]諸[illegible]
朝楚而楚終不得以盟主之禮行乎諸侯也傳謂此來[illegible]通嗣
君非也諸侯新君好命未通則有通嗣君之禮楚亦安能以此交
諸侯觀楚人使公親襚而止公送葬則其所以待諸侯者可見矣
會君以前年十一月如楚聞康王卒猶往朝[illegible]嗣君[illegible]年四月[illegible]
葬乃得歸又何通嗣君之有蓋楚人習聞晉悼公之事而[illegible]之與
椒之來聘亦異矣

卅四　楚君會而執中國諸侯不別言執之者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
伐宋

以上楚人會而執諸侯者一 九會執以別言執之者晉侯會諸侯同盟于踐土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此伯主討有罪之文也楚子諸侯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此夷狄相執之文也楚子諸宋公于會而執之以伐宋是諸侯故削其楚人執之文而上文諸侯言之亂非夷狄相執之比亦不使與中國盟主執諸侯同文也伐宋執者[illegible]

卅三 楚君殺中國之君書名其自相殺不名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以上楚君殺中國之君一 既名楚子以討其誘又名蠻子以正其罪夷狄殺中國之君故詳之也楚君誘殺戎君者一 昔不名以夷狄自相殺則略之也是故[illegible]不日

卅四 諸夷狄執王臣殺諸侯言伐諸夷狄獲中國之[illegible]

[illegible]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illegible]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以上戎執王臣言伐者一 公羊傳曰執之也其言伐之何[illegible]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illegible]

[illegible]夫子[illegible]書伐書敗[illegible]中國[illegible]也荊[illegible]蔡侯[illegible]言以歸者一 公羊傳曰[illegible]也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是亦謂[illegible]也不言[illegible]而言敗者殺[illegible]傳曰夷狄中國不言戰也二傳[illegible]者所[illegible]言[illegible]以歸則不得[illegible]言戰也

卅五 吳[illegible]伐[illegible]中國[illegible]得稱君

[illegible]七年春吳伐郯 秋吳入州來

[illegible]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illegible]伐楚門于巢卒

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令尹陽匄吳公子光

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illegible] 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illegible]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定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庚辰吳入郢

哀六年春吳伐陳 八年春吳伐我[illegible] 十年春公會吳伐齊[illegible] 冬吳救陳 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illegible]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以上吳伐四伐我一公會伐二戰三敗一入一滅三救一皆以號書君臣同辭雖我君會伐亦舉號而已遂伐楚於卒例唯柏舉之戰爲中國復讎討罪故得稱爵而書蔡侯以之其戰與入又皆書日以別於夷狄自相戰與入者亦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之義也

[illegible]楚爲中國患有自來矣而始終受其荼毒者唯蔡爲甚[illegible]之役[illegible]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蔡也吳人亦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然自齊桓晉文之盛而不能加兵於其國都雖劉文公合十八國之師于召陵而不能一問其罪卒之使中國神人之積憤者吳也此足以聖人特許爲戰言吳子而入楚者一役再有事則從其恒稱也雖然此一役也滅國可與文武之境土可復惜乎吳無君臣不足以居其功而晉衰已甚[illegible]無能起而收之者春秋徒致意焉而已爾

卅六 中國會而會吳但舉號雖吾君大夫特會之與盟以諸侯之[illegible]接而後稱君

成十五年冬十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會吳于柤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十二年夏公會吳
于橐皋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以上內大夫會諸侯大夫又會吳者二晉衛大夫會吳者一公會
諸侯有吳人者一公會諸侯又會吳者一內臣特會者一公特會
者二會晉侯及吳子者一凡稱吳者皆其君夷狄未成之例也吳
泰伯仲雍之後武王所封然居夷僭號不可以中國諸侯之禮接
故諸國自爲會而後會之史文未得比楚君稱子與諸侯序也稱

人者其大夫以外臣稽序齊世子下則不殊也柤之會傳曰會吳
子壽夢也則會向爲諸侯矣哀公之會皆夫差也鄫之會吳人曰魯
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說者謂夫差使吳行人曰天
子請見吳子儀然者三曰臣受命於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
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諾
見見以諸侯之禮其稽文不典皆此類也故凡大夫之會不月而
鍾離與向特月以異之黃池兩主之會故得稱爵傳言秋七月辛
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乃
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執事以伯召諸
侯而以侯終之善見大呈是始稱侯伯之禮以會諸侯而書吳亦概
子爵以記其事也外傳載夫差言周室卑約貢獻莫入晉不承
不式諸戎狄楚秦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晉今夕氣稱對曰君使王
東海以示不聞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也

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illegible]天子而干其不祥而
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
之其言先歃與左氏不同載書降稱吳公而盟或然也戚之會吳晉
嘗盟矣不書者諱也復盟亦不書者陳氏曰晉霸也吳晉之盟春
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蓋自晉厲公始通吳於上國而悼
公九汲汲於會吳將欲以吳撓楚會昭盟通吳晉亦由晉衰諸侯
以叛而楚也而皆不稽其終所爲魯賦於吳八百乘邾賦於吳六
百乘徵百牢諸侯之舍因子服景伯長安爲是故春秋於吳
晉之盟終諱之然吳入越不書而再書越入吳固知吳之將爲沼
矣

[illegible]越與楚從其恒稱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定五年夏於越入吳　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哀十三年夏於越入吳
以上越人從楚伐一敗一入二於越句吳皆夷之號也經書於
書吳者以武王嘗封之則吳其國名也越之先禹之苗裔始封於
會稽曰於越者以其自號舉之不書越者非其封國也傳曰越大
夫常壽過師師會楚子于瑣則伐吳稱人者常壽過也凡四夷從
中國序列則稱人以便文若邢人狄人伐衛戚之會稱吳人是也
故便文則曰越人復其恒稱則曰於越陳氏謂常壽過稱人若
進之者誤矣定十四年傳言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憑
吳之敗吾吾陳也而不書戰哀十三年傳言六月丙子越子伐吳
乙酉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
吳而經不書敗不書戰入又不書月與吳入郢特異者越與吳世
相讎則以夷狄自相攻之法治之而已自晉通吳以撓楚而楚率
覆於吳楚亦以越伐吳而吳竟覆於越蓋外傳范蠡之言曰

經083 571

吾先君國周室之不成子也濱於東海之陂麋鹿之與處而黿鼉
之與游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則知之所以殊於華夷
者可知矣
[illegible]徐身敗伐國皆以號舉國滅則書君奔而名之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文七年冬徐伐莒
以上書徐人一敗徐一徐伐一敗不言師侵伐舉號皆外於諸
然經書徐取舒得稱人者自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已事齊從
即諸夏而取國於諸夏故得稱人齊桓卒徐復從楚而楚又敗
而伐中國故復其號稱蓋舒乃楚之屬而莒世從晉而夕之舊
辭矣然當徐服齊時見敗于楚亦不得稱師者徐之為夷久矣
可以號革也史記言徐出柏翳與秦同祖然三臨流言時一股伯
翁[illegible]封於[illegible]賓[illegible]稱徐子則非中國諸侯比矣徐偃王事史記
後漢書皆言在周穆王時[illegible]天下所伐走受失國民[illegible]
如初而駒王復[illegible]後漢書言楚文王滅之並不[illegible]
徐亡事[illegible]春秋經傳皆不合蓋其先強僭不異於[illegible]楚[illegible]
弱也檀弓記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欲用諸侯[illegible]於禮
舍有司拒之容居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
言也徐滅於吳楚僭存之至是已再世而[illegible]能
[illegible]則齊桓之時雖來即諸夏未容一切以中國諸侯之禮治也
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以上國滅君奔稱名者一春秋國滅君奔未有書名者而徐子獨
名以奔楚也徐暫事齊後世仍服於楚申之會徐子在列楚人以
其吳出也執之乾谿之役又圍之以懼吳則徐蓋兩事吳楚者以
遂吳人執亡公子之命見滅於吳雖楚為出師救之無及也楚為
中國患天將假手於吳以懲之而徐猶恃楚於楚以取滅亡則其

出服[illegible]夷之故也[illegible]書名以異之明不得與[illegible]
子國[illegible]於夷然而君奔[illegible]國者亡也徐[illegible]其本
建國[illegible]服事于周是以[illegible]之者[illegible]陳侯[illegible]于[illegible]
不復書進不得[illegible]不[illegible]此春秋名君[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

經083

特筆以正名第六

特筆者所以正名分決嫌疑也筆削不足以盡義然後有變文以見大義
又獨極大分不明而又有非常之故焉則變文亦不足以盡義於是有
特筆凡特筆皆謂有所是正者也夫變文雖曰有損益然猶是史氏舊
辭至於有所是正則非復舊辭矣特書者特其于而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而又推極名不正之害至於使民無所措手足此經世之要務也
春秋撥亂世反之正君臣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者多矣史氏所能盡
其分哉今考之春秋凡特筆皆與舊史文異者皆人事之變非變文所能盡不足
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非史氏所及也然所是正者不過片言
而三綱五常藉以復立故曰非聖人其孰能脩之程氏曰春秋經道
名分尤大特其大意云

● 諸侯會天王以王狩書

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
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時田常禮不言諸侯會
而狩史法亦不得書此蓋當時必有所受但曰召曰使乃左氏承
文以顯經義者非史策原文其仲尼曰云云者亦未必真為當時
之語陳氏遂謂史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則真以左氏釋經之言
為魯史舊文矣不知策書有據與史氏雜記不同借令真亦不
過曰天王會諸侯于河陽而已如改以狩書則與天王會諸侯于
河陽盡追錄策書之語而損益之古史法猶可見也晉侯能
豐功偉烈不能朝王而致天子於會書曰王會諸侯則臣子猶
未揜下陵非尊王之道也改正之曰天王狩于河陽則以臨下辭然
臨于下土有不可以彌縫者而晉侯翼戴之功微矣上以尊天
子下以全晉侯而貴王眷之意以辭表微不…

從傳曰諱會天王也蓋此經之通義云

● 嗣王在喪稱王既名卒稱子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
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諸侯嗣子未葬稱名既葬稱子在喪之稱天子與諸侯不異此年
冬書王子猛卒雖既葬而未及葬期故稱子稱名與諸侯在喪未
葬之稱同此國史定法也則居皇入王城王下皆當稱子稱名今
但稱名不稱子與下文異者蓋所稱與群王子無別特去其子字
乃夫子深意也景王穆后太子壽早夭猛與丐皆其同母弟也王
寵庶長子朝欲立之單旗劉狄欲立王子猛王將殺二子會王崩
子朝作亂魯史書曰王室亂而已諸侯未知孰為正也晉籍談荀躒
以師而不能正子朝之罪二十四年三月庚戌晉侯使士
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眾晉人乃辭王子朝不

納其使則南北皆晉人猶觀望兩間未能辯其曲直也子朝在王
城時謂之西王敬王居狄泉時謂之東王則雖周人亦未知適從
也而況於天下後世乎夫子以王猛實宜立者而其在喪之稱疑
於群王子與後書王子朝無異辭故於二簡特去子而稱王猛則
猛當為王朝實為逆不待加一辭矣卒仍舊史者存周制不害
削之微權也

● 嗣君出奔復歸稱世子

桓十五年夏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桓十一年鄭莊卒九月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突以爭國去屬
忽以去位不得稱子此史法也忽嘗有蔡於魯魯無所始右突則
忽之復歸非魯人意也魯史必不能正忽以世子之名夫世子者
太子未嗣位之稱也忽君鄭五月而後出於史法亦不得稱世子
且復歸以世子稱非魯史舊文明矣夫忽與突適庶之分素定正

於出奔終於見弑鄭亂幾二十年則由蔡仲畏難以立突宋魯二君同惡相濟使人倫不明以至於斯故夫子超越史氏恒法舉其世國本稱則突與蔡仲宋魯之罪亦不辯而明矣不得稱爵者惡未踰年出奔未嘗正君位也前後出入皆稱世子蓋史官文夫子因之以正名實與此相發而不以入例者非特筆也

四 所納應立雖未在位稱子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凡嗣君未踰年稱子者以其即祚前之位也子糾爲魯所納未入國而小白已自莒先入立葬襄公乘戰敗魯師乃來脅殺子糾子糾未嘗一日立在喪之位乃得稱子何也凡爭國公子或稱納或稱歸或入或出皆去屬不以正不正若糾與捷菑實爲嗣亦小白陽生之類皆是則史固不得異文何獨於糾之納與殺而以嗣君在喪之號稱之此春秋特筆也按史記子糾母魯女也小白母衛女也魯女班當在衛女上則糾貴應立然以才則小白賢又爲國小白有國高爲內主論其事則子糾見殺而小白成一匡天下之功苟後世但以小白爲賢爲有功而不知糾貴之應立則自暴吾必醜正特功者可藉通斯有國者禍亂之原也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是故於納稱子明其應立以別於外納不正而後書者於殺稱子同於在位以別於兩下相殺而不書者則糾與小白正不正之分不辯而明矣二傳皆作伐齊納糾孔穎達曰今左氏定本糾上有子字蓋唐初學者校定春秋古經以正二傳之失

五 以庶孽易適嗣未踰年見弑稱殺其君之子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故遇弑雖未踰年稱君在國史定法若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史於里克殺奚齊書君殺大君與齊舍同而乃書殺其君之子與恒辭異者里克弑逆之罪易

見而獻公首惡之名難知故孔子特筆見正之以明申生無罪見殺之由下爲萬世四適之戒見里克之不臣由獻公之不父也學者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比而觀之則春秋之教明矣趙伯循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不以爲嗣獨君意立之此說爲得經意在後遇弑稱君例見後主人篇中

六 妾母繼室卒稱君氏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聲子者惠公夫人孟子之娣姪古者諸侯不再取元妃卒則次妃攝治內事謂之繼室故聲子卒稱繼室生隱公而惠公復違禮再取仲子爲夫人生桓公惠公薨桓公幼隱公追成父志立桓爲大子而已攝君位以夫人禮成仲子之喪則聲子猶娣姪而已娣姪之喪史不書于策於是以吾君之喪其母史不可不書也史法若適夫人喪不用夫人禮則亦書曰某氏卒而無異稱如姒氏孟子是也而聲子獨稱君氏故說者疑之公羊穀梁作尹氏以爲天子之大夫也然史法天子大夫卒不書氏書名如劉卷是也若曰尹氏卒則是舉族皆死之文矣古史書嚴又經聖人脩定寧有此等書法哉然而聲子特稱君氏文獨異者實夫子特筆也仲子以再取稱夫人而聲子書子氏卒既無以異於衆娣姪且嫌於適夫人之不成喪者而名實亂矣若書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此攝女君之明文也聲子以攝女君之貴則異乎衆娣姪然於女君稱小君則攝女君得稱君氏故特書君氏卒以明聲子繼室之爲正惠公再取之非禮立桓爲大子已攝君位以夫人禮成仲子之喪隱公之處[illegible]然無憾而桓卒弑隱則桓惡大矣此脩春秋之意也

七 王人救列國兼稱字

莊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魯史之法非卿稱人筆削之義諸侯與大夫略其位稱則稱人皆未有稱人而又稱字者此王人兼稱字乃特筆也衛侯朔諸殺二公子而立又得罪于天子天子命立黔牟而出朔齊襄乃合魯宋陳蔡抗王命以伐衛而納之其事甚逆於是王人救衛黔牟也夫子以救衛稱王人前與諸四國之君無異而後與諸王子虎之文同朔之罪既不見于經唯王人之救可證出朔立君爲天子之意若復從其恒稱則是非不白故王人雖非卿特字以尊其之見王人救衛爲正則朔與諸侯之罪明矣

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本）諸侯滅同宗之國稱名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有二君則名之卒名之其書滅國君特除楚子外唯衛侯燬滅邢齊侯滅萊二事而衛侯特稱名二傳皆有滅同姓名之說則異姓豈可滅乎故學者不能無疑於此呂大圭先生曰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胤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既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答周公之勳至春秋時往往爲大國吞併今邢又爲衛滅矣邢與魯同出周公則邢之存亡於魯甚相關衛既忍於滅周公之後而魯不能爲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社稷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實魯於魯也以救襍爲同姓臨於宗廟同宗臨於祖廟一傳知衛與邢爲同姓而不知魯與邢爲同宗知衛滅同姓爲伐本而不知魯不救同宗爲無親春秋滅國復興者多矣魯齊桓能存亡國而晉文獨不能哉當衛侯燬之再執也魯之君臣以同姓故且爲納玉於王與晉侯而請歸之使念其同大祖之國而以存亡繼絕爲請晉文方有討於衛宜無不從者魯人不知出此邢之所以滅而不復興也故聖人特名衛侯以示親親之道當知所先後蓋一本之

救也若滅同姓之有罪則不特異其文而彼見矣

（九）宋昭公之大夫特書官

文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諸侯大夫稱名氏殺則稱其大夫來者不名而以官稱者而宋昭公之大夫既不名且獨稱其官此春秋之特筆也春秋以弑君書者二十四未有上通君祖母下結六卿公族以及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而使其黨爲卿以卒成其篡弑如公子鮑者亦未有以世適嗣位外會諸侯內奉宗廟而亂臣而後賊子狡獪盜竊十年而坐受篡奪如宋昭公者是故昭公之大夫皆書其官不書其官則見殺而不名者嫌於魯大夫出奔而不名者嫌於友國之恭奉來盟不稱使且不名者嫌於齊高子矣夫公子鮑之弑杵臼於昭公未即位之前而卒成於十年之久使非有貴戚擅家發蠹其間則鮑雖蓄姦夫人雖寵鮑昭公安能挾手而弑於一婦人邪爲群比事而求之則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而使華孫之且來盟然權私其君則知身爲世卿外結強國內假手於夫人以成盜之賢者華氏之孫也華元司寇鮑弟之子也而代公子成爲右師此蓋鮑與夫人所位置者而昭公豈能用之如華元者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而晉主爲不足怪者使華耦來盟於魯而晉衛從宋討弑者而晉人與晉人受賂立文公而還華元卒相宋公得華氏之助謀世夫子於此蓋深誅盜竊特書其官以公孫固大司馬也不書官者昭公未即位官非其官也公子印始代樂豫爲司馬而亦爲大司馬乃以請官書者宋大司馬僭王官不可書也子哀不書官者其無卿與晉郤缺趙穿同杜氏所謂散位從卿者也自左氏舍所錄之事而妄解書法學者但知其例之不通而不知其事之可據者其事可據者列國史之成書

而所以為例者乃左氏之所見也為其例者往往自不能然者而
獨宋昭公無道見弑之說至今猶誦於口而實於書未有據其弑
者然則春秋特筆之義其可不明乎

十 諸侯會圍邑繫國戍邑繫國圍其所居邑雖列大夫主兵不繫國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十年冬戍鄭虎牢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襄二年會于戚遂城虎牢不繫鄭者伯主之令以内辭言之
也楚取宋邑以居宋之叛臣故晉為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晉取
彭城而歸諸宋宜也故圍雖有宋人猶繫彭城於宋明
諸侯分地有制非唯其不當取晉亦不可受也晉取虎牢以偪鄭
者九年矣而鄭不服於是又命諸侯戍之雖以伯令書
於鄭者明鄭服則歸之而非取其地也衛輒拒父而圍
戚齊人助子圍父也雖有齊衛主兵而不繫戚於衛以衛輒居
戚故也戚不繫衛則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而春秋之罪
矣春秋有相易以成其義者謂此類也自夫子為正名之論當時
高第如子路猶不能無疑於衛輒
立郢而郢不立者知蒯聵在晉晉人必納之郢雖立猶不立也
而衛人立輒以拒父衛為無父之國矣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
而圍戚不繫於衛以鄭世子忽宋彭城鄭虎牢三特筆而觀之春
秋之法明矣

十一 諸侯敵王命敗績稱人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此報怨報役也而所釋未嘗加伯
敗稱人罪衛之不服王命也與其文得經旨矣罪師不一則若

史文也衛有立子輒之罪齊人以王命討之而衛人拒於齊
與戰同文故敗師言人明不當敗也史本無日伐之例而
是其伐未必舉戰之日加之伐之上曰甲寅伐以尊王命明與征伐
國者不同而不曰其戰以罪衛人明非以主及客者可例論也

十二 師及齊師戰書公圍成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
傳曰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史文之實録也齊侯納公而不盡力季孫賄齊以拒者皆可
諱矣聖經分明書師内齊及戰特書公圍成
尊王之義至其所以干君臣之變者亦嚴矣

十三 城成周晉人執宋大夫以歸于京師

定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合十國大夫城成周於無伯之世晉人可謂有功王室矣
泉穀命于仕以治是備王官也故宋大夫不請于天子而
是京師晉也傳言正月晉人執宋仲幾以歸三月歸于京師
書晉人之文而經不然者周室衰而
言天既厭周德晉女叔寬曰萇弘其
日矣然天子一命城成周而諸侯大夫奔走恐後則人心猶不忘
周也執大夫以歸知其不可而卒歸諸京師則猶有所畏也夫人
心在周則天命未去於周矣故既制狄泉之盟
晉人執大夫以歸之文但書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而月
以異之上以尊王室下以全諸侯城成周之功而宋大夫不受功
晉人專執其罪皆不留據此聖人知天命為東周作春秋
之本意也

十四 鄭伯之弟段出奔書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按傳曰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誼魯史恒法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若秦伯之弟鍼出奔晉之比其諸侯自攻叛邑魯史不書其出奔而但書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但書晉人殺欒盈及其世子以段大都耦國之叛圖逆鄭伯處心積慮志在於殺者非一日與欒盈之奔齊而不同不可一例書故特書鄭伯克段于鄢則段之出奔固無所逃鄭伯之情亦不可掩矣左氏謂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之謂段不弟故不言弟則未嘗詳段形迹已具[illegible]爾杜氏亦謂此夫子改舊史以明義但指傳中所稱書不書者書曰之類皆爲孔子新意例則左氏學者之陋爾

十五 紀侯出奔書曰去國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此紀侯出奔也不書出奔者蓋[illegible]之法被兵而出不書[illegible]莒共公[illegible]昭王是也必國滅不死社稷而後書奔如弦子溫子徐子是也夫被兵而出者內有忠力之臣外有大國之援則亦有存[illegible]可復歸紀侯迫於強齊請援於[illegible]諸侯莫能救不得免焉已不能下齊以[illegible]與季與復歸[illegible]矣國雖不死位者[illegible]宗廟社稷[illegible]脫身以逃者也紀侯不忍殘民以爭必亡之國又不忍宗祀故使季以紀事齊而已獨委國去之亦與國滅不死社稷某同是故不書出奔而特與其文曰大去其國[illegible]古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紀侯其知此矣故聖人特筆以明之大[illegible]紀侯而變史文也

十四 鄭高克出奔師潰書鄭棄其師

閔二年十二月鄭棄其師

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

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清人序曰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遠之不能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杜氏曰魯史恒法不過書曰鄭高克出奔陳而已孔子以文公失馭臣之道故有如詩人所譏者時政不在大夫大夫出奔與乎國之大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師重於大夫故特書鄭棄其師而高克之奔不足志矣

十七 楚君殺弒君者別稱人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illegible]舒之[illegible]也楚自君以來終春秋所書楚事皆所以治其罪也而入陳殺陳夏徵舒[illegible]陳殺陳孔與文與事皆相似楚[illegible]蔡般弒君者而虔[illegible]之以滅蔡一是討弒君者而存其國一是身爲大惡而假討賊之名以滅人國故不可無辨又討賊乃天下大義不可以楚故不明故特書楚人殺陳夏徵舒於上以示義然後書楚子入陳納二卿從其悔辭以見其喜討賊名義既正則與楚虔之誘蔡侯者不同矣春秋於楚莊王事取節焉者以弒君賊必不可無討苟能討之而不爲利焉則爲與之信大義於天下也是故入陳書日以別之黃先生曰楚晉爲中國盟主俱有功於天下然皆包容弒君賊置而不問故聖人於楚子入陳一事先正其討賊之義然後書楚子入陳使與楚虔書法不同乃聖人與人爲善止惡亂之微此書法所以爲妙也

十八 敗稱楚人敗稱楚師者貶外

定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凡入例國曰國邑曰邑未有入國而書邑者此入國矣而書邑何
也中國諸侯皆王者所封無自號其國者自號其國者必夷狄也
是故赤狄皆書自號其國曰潞氏歸稱潞子得從其自號以配其滅
稱赤狄潞氏不得從其自號以名國故滅不書潞書赤狄潞則與三
代建國無辨矣此史氏之法也戰稱楚人敗稱楚師入稱郢時蓋
之義蓋取諸此楚之先熊繹事周至成王始以子男田封諸荆山
入春秋至莊公末年猶稱荆僖元年伐鄭始稱楚蓋時其至號楚
乃借王後所自改之號也春秋書楚事凡所以謹華夷之辨者甚
不致其嚴矣唯始終稱楚無異辭蓋亦以滅皆得以號舉也於是
其僭以吳子戰敗楚師書入郢而不言入楚以其叛周自立僭天
子大號以令諸侯不得與三代建國無辜見入者同文也是故吳
得稱子楚蒙惡書人而入書曰許楚侯以復世讎而吳之入郢亦
不可與凌弱暴寡之師例論也春秋治在夷狄者輕無法定矣

春秋屬辭卷十三

春秋屬辭卷之十四

新安趙汸學

因日月以明類第七

春秋記事之例有三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以時決者繫時此
史氏之恒法自隱公以至定哀之間官守相因不得有改者也東周王
室衰微吳楚僭號五等邦君以霸或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變物土
以存禍福之端於是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
一以施之而是非得失混淆難有彼書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左氏傳釋
大夫卒有不日之例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紀序不得無所當經傳於有違法
有不能盡知而況於筆削之義乎蓋孔子之修春秋也凡策書之大體
既以實錄而存其王伯之會夷夏之交父子君臣之間皆有係屬以
彰其義者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載文同而
實異或事同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要決其疑大抵以日為詳
者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者則以不月為略其以日為恒者以不日
為變以不月為恒者以月為變其以月為恒者以不月為變
為變以不月為恒者以月為變其則以日為恒者以不日為變
其變之例則事之存乎筆削者既各以類明而日月之法又相為經
緯以顯其文成其義凡吳楚僭禍禍福之報政刑盟執之掌夫下之故一國
之事一人之辭無微不顯而上為天子內為吾君外為諸侯主會主交
其外為夷狄有天子之大夫有吾大夫有外大夫又皆有異兄弟弑殺
之屬大夫又有未命者夷狄亦有君臣其等衰差殊各有其善惡所係者
尊卑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使文武周公之大經大法粲然復明
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左氏雖不知日月有義而所記之事與
聖人之法若合符契公羊穀梁頗識斯例以有所受而隨事穿鑿不可
推尋說春秋者遂謂日月矣近世唯西疇崔氏經解本日月起義然
屬比不精而類例多舛則其解合固寡其他皆主杜氏史有詳略經有
闕遺之說以日月為例者有定法文初不繫不當以人而變令

經有一歲之間而詳略特異者不可復言其人□同名□國地事物之□
文闕者至少何甲子之文闕者獨多是皆不通之論也乃□經特□
類為九凡疑於例者以著例決之然後筆削之旨備矣其間亦有因用
舊法者既為聖筆所書即成經義不當復別而言之然而學者苟不深
究筆削源流則失傳之旨無由可見故又新舊相發隱顯互明而後其
義自彰蓋一經之體皆然不盡釋也以其法貴乎合經與諸例者不同
故自為一篇而次於此

一 著例

凡日事其法二曰有日有不日曰有日有不日有不月 [illegible]

凡月事其法一曰有月有不月 [illegible]

凡上有繫日之事而下有不日之事嫌於同日則書是月以明月例 [illegible]

大□春王正月戊申□□下有同日之事嫌於不日則再書其日以明日例

[illegible]

役為一事則蒙上事日 (襄二十八年□□□□□□□□) [illegible]

凡一月有二事俱合日而前事趣在後者則以往日附來日 [illegible]

(甲午□□□甲子□□□□□□□) 趣在後月者則以其日繫後月 [illegible]

(□子□□□□□□□□□□□月一日書七月□□□□) (月癸巳□□□□□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

二 疑例

凡同月事有兩事皆合月者則以下事蒙上事月其不合月而上有合
月之事則不得去上事之月其不合月而下有合月之事則為下事
月苟一役為一事則不為下事月 (襄二十八年冬□□□天王□□□□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

(日也有日□月見非會□□後□□□蒙上不月□皆以著例見之□例之旨) (此以下皆)

三 變例

凡一役再有事嫌以日事繫上事則取下事之日加上事 (□二十八年□王三月甲□)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以日□□□□□以日事同□事則取下事□□□□□□之不據衛人□□王命)

加日事之上 (□□十一冬十月□人□□□□□□□□□□入□□□□□□止少不以入□□□□)

繫在上事則取下事之文

四 例要

凡日為詳則不日為略 (天子朝日□王崩不日天子葬不日為何□甚以月為恒□□□甲內夫人薨□日以夫人下) 月為

(日內如辛日王□□不日□內□外□文之□□□□日□)

(不日詳□□□□□□□若□日自相□不日□□□□□大夫月外大夫)

詳則不月為略 (不公□月大夫□不月□□□□□外□王人□□月)

(月不月次伐我月九次不月□□內□外)

(凡殺不月□□□□)

凡日為詳不日為略則不月為尤略 (內殺公子日外殺大夫不月□殺□□之子不□□□中國□)

(□日入中國不日 自相入不月之類)

凡不月為略月為詳則日為加詳 (□七月□不月八月九月□月□一月□□□□□□□□外□不月□□□□月□□□)

(之□日之類)

凡日為恒則不日為變 (天王崩日不□□不日□□□夫人□日□□不日) 不日為恒則日為變

(公□□不日不在正月則日□□□□□□不日□□日之類)

凡日為恒不日為變則以不月為異 (□□□□□□□□□□公□□不月公□□外大夫□□□□□□□□不日□)

(又王□士下日又外大夫□君則不月□□□之□類) (辛日□不以□□不日□□不以□□□□□□之類)

凡月為恒則不月為變 (□公□月□□□□□□□月□不月□□不月之□) 不月為恒則月為變

(□主之會不月□□□□則月之類)

凡月為恒不月為變則以日為異 (諸侯□□月不□□□□所□邑月九□□邑不月□□□日□□二)

(之邑□日之類)

凡日為重則不日為輕 (□□□日星□不日□□□□日□□□月之類) 不月為輕則月為重 (□□)

(□□不月□□□□□月大夫出□不月以□□□□□月之類)

凡月為輕不月為重則以日為異 (諸侯出奔月失國不月以□□□□□日□□□入□□月非出奔不月□□□)

(□君□□日之類)

凡日為重不日為輕則以不月為異 (外□□□□有□者不日□□□□□□月□□□□□此□之)

五 災祥類

凡日食在正朔者書日書朔 (□□□三□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五文十五□書□□□□□□□之法□□□正公□□以後□□十五年不書朔□□□書日□□□□月□月□日朔者食正朔也) 雖在正朔而食於夜者皆朔不

書日〔[illegible]〕

〔[illegible]〕

在朔前者日朔皆不書〔[illegible]〕

書〔[illegible]〕

凡星變曰隕石曰〔僖十六〕星孛月〔文十四〕久則不月〔昭十七〕

凡無冰時〔[illegible]〕雨木冰月〔成十六〕霜殺菽月〔定元〕雨雪月〔[illegible]〕大雨雪不月〔[illegible]〕

大雨雹不月〔[illegible]〕大雨震電繼以大雨雪俱日〔[illegible]〕

凡火災曰〔[illegible]〕大室屋壞不日〔[illegible]〕

凡外災不月〔[illegible]〕雖成周不月〔宣十六〕唯已滅之國月〔[illegible]〕外災夫災

然後日〔[illegible]〕四國同日災日〔[illegible]〕

凡地震日〔[illegible]〕山崩不月〔成五〕唯沙鹿崩日〔僖十四〕〔[illegible]〕

〔[illegible]〕

凡一時不雨書時〔[illegible]〕踰時不雨書首月〔[illegible]〕不雨而雩書

月〔[illegible]〕踰三時不雨書首異月不雨至于某月〔[illegible]〕

凡無麥苗無麥禾皇二饑三有年大有年皆時〔[illegible]〕大水時〔[illegible]〕

凡有蜚有蜮多麋〔[illegible]〕皆時〔[illegible]〕

凡螽螟月〔[illegible]〕唯秋初不月〔[illegible]〕

〔[illegible]〕蝝生不月〔[illegible]〕

六 郊廟類

凡郊曰〔[illegible]〕不郊猶三望不曰〔[illegible]〕

凡卜郊不從月〔[illegible]〕牛傷月〔[illegible]〕

凡雩過祀節未遠者不月〔[illegible]〕

〔[illegible]〕

月〔[illegible]〕一月再雩皆曰〔[illegible]〕過甚者則又不月〔[illegible]〕

凡日食大水用牲于社各隨本事不入例

凡烝嘗〔[illegible]〕大事有事于〔[illegible]〕皆月〔[illegible]〕

禘日〔[illegible]〕用致夫人不日〔[illegible]〕考宮非適不日〔[illegible]〕仲子從祀由

陪臣則又不月〔[illegible]〕

凡作主日〔文二〕立武宮日〔[illegible]〕立煬宮由叛臣則不日〔[illegible]〕

凡丹楹刻桷皆不月〔[illegible]〕取郜鼎納于大廟日〔[illegible]〕

七 婚姻類

凡逆女不月〔[illegible]〕雖公親逆不月〔[illegible]〕以國君逆女公會之而

後月〔[illegible]〕

凡夫人至不日〔[illegible]〕以書入然後日〔[illegible]〕大夫宗婦覿用幣日〔[illegible]〕

凡子生日〔[illegible]〕

凡逆后不月〔[illegible]〕雖我主之不月〔[illegible]〕

凡來逆女月〔[illegible]〕內女來歸婦于婦皆不月〔[illegible]〕

凡女歸月〔[illegible]〕婦不與通但行月雖國亡歸其邑月〔[illegible]〕來媵不月〔[illegible]〕

凡外女歸京師〔[illegible]〕逆王姬〔[illegible]〕王姬歸〔[illegible]〕雖我主之皆不月〔[illegible]〕

凡大夫來逆妻不月〔[illegible]〕

八 喪紀類

凡天王崩日〔[illegible]〕王未踰年卒弔不備禮不日〔[illegible]〕

〔[illegible]〕王姬卒雖魯主昏不日〔[illegible]〕

凡公薨日〔[illegible]〕嗣子未踰年卒日〔[illegible]〕雖〔[illegible]〕弒猶日〔[illegible]〕以子弒母出而

後不日〔[illegible]〕

凡夫人薨日〔[illegible]〕不稱夫人亦〔[illegible]〕妾母稱夫人日〔[illegible]〕不稱夫人亦

日〔[illegible]〕

凡外諸侯卒日弔不備禮不日〔[illegible]〕赴不以時則又不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內女為諸侯夫人卒曰 [illegible] 來歸卒日 [illegible] 許嫁卒日 [illegible] 唯國亡不 [illegible]

日 [illegible]

凡大夫卒日 [illegible] 公不與小斂則不日 [illegible]

[illegible]

凡王卿士卒不日 [illegible]

凡葬我君曰 [illegible] 小君曰 [illegible] 不成喪亦曰夫人 妾母稱小君曰 [illegible]

凡葬天王曰 [illegible] 不及禮不日 [illegible]

[illegible]

凡葬諸侯月 苟不及禮則不月 必厚葬而禮 [illegible] 而後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凡葬諸內諸侯不月 [illegible] 唯國亡則日 [illegible]

凡內女為諸侯夫人葬不日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公即位不日 [illegible] 即位不在正月則日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天王居與入皆月 [illegible]

未成葬則不月 [illegible] 苟出居則不月 [illegible]

凡公孫曰 [illegible] 夫人孫不日 [illegible]

凡公孫反行書至書居月 自所居邑行書至書居不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內女為夫人來不月 [illegible] 雖來歸不月 [illegible] 苟非以罪出

則月 [illegible]

凡諸侯出奔不日 [illegible] 必以臣出君而後日 [illegible]

苟遂失國則又不月 [illegible] 未成君不月 [illegible]

凡諸侯入不日 [illegible] 復歸不日 [illegible] 以弑君以納

君而後日 [illegible] 苟非出奔則又不月 [illegible]

大曾伯皆以見執得歸 未成君不月（僖十五[illegible]六月乙亥昭公入）歸而繼絕不月（[illegible]）

侯侯[illegible]陳侯只

凡公子以篡歸不月（二 曹 秦）入不月（三 齊小白著例[illegible]世子[illegible]自[illegible]入于[illegible]書日）入而繼絕不月（[illegible]）

凡內大夫出奔日（三）苟有關於一國之大故則不日（三[illegible]）

（桓公[illegible]不遂三家之勢所以成公子[illegible]公之所以[illegible]於出也[illegible]者不[illegible]故[illegible]之）

凡外大夫公子出奔不月（例三十三[illegible]十九）書來奔不月（例十八 一書）雖王卿士不月（[illegible]）

（成十二 周公）以佚賊而後月（召王子[illegible]尹氏[illegible]）作亂而出則月（[illegible]）叛而出奔不月（[illegible]）

凡內大夫來歸于外大夫歸（[illegible]）復歸（[illegible]）入（[illegible]）復入（[illegible]）不月雖入以叛不月（[illegible]）必歸弒君而後月（[illegible]）

凡執國君不月（[illegible]）雖三公不月（[illegible]）遂夷國則月（[illegible]）

[illegible]執夷狄之君雖失國

凡執大夫不月（[illegible]）雖王卿士不月（[illegible]）執吾大夫則月（[illegible]）

例（[illegible]）執大夫于京師則月（[illegible]）執大夫使廢立則月（[illegible]）

凡臣弒君日（[illegible]）以篡首惡不日（[illegible]）公弒未踰年君不日（[illegible]）苟[illegible]見弒則不月（[illegible]）不稱君不月（[illegible]）

凡稱國以弒日非當國者稱國不日（[illegible]）

凡稱人以弒日非微者稱人不日（[illegible]）

凡世子弒君日所由來者異不日（[illegible]）

凡閽弒不日（[illegible]）非盜而稱盜則日（[illegible]）

凡外戕他國君不日（[illegible]）誘而殺之日（[illegible]）

（[illegible]）執而用之日（[illegible]）

凡內刺公子日（[illegible]）苟以說大國則又不月（[illegible]）

凡外殺大夫公子不月（五 三十）雖殺當國弒君者不月（[illegible]）相殺不月（[illegible]）雖殺世子不月（[illegible]）殺其弟雖天王不月（[illegible]）必殺我所納擅立之子而後月（[illegible]）

放大夫不月（二）

凡外殺叛立者不月（[illegible]）殺叛者不月（[illegible]）必討賊若衛人而後月（[illegible]）

凡夷狄誘殺不月（[illegible]）殺他國大夫不月（三[illegible]）必討賊若楚夏徵舒而後月（[illegible]）

朝聘類

凡公朝王日（二）諸侯來朝不月（三十六 著例二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夷狄來不月（[illegible]）

內女使其夫來朝則月（[illegible]）外諸侯來則月（[illegible]）

凡公如不月（[illegible]）雖以事往稱其事不月（[illegible]）必如京師而後月（[illegible]）

如楚而後月（[illegible]）苟如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illegible]）

凡[illegible]而至不月（[illegible]）必嘗見止而後月（[illegible]）必奔諸侯喪而後月（[illegible]）以自楚而後月（[illegible]）苟至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illegible]）

凡會而至不月（[illegible]）必嘗見止而後月（[illegible]）以師行至不月（[illegible]）必會夷狄伐中國而後月（[illegible]）苟至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illegible]）

凡夫人如不月（[illegible]）其合禮而至則月（[illegible]）苟如以王月則書其月（[illegible]）

凡大夫如不月（[illegible]）稱其事不月其執而至亦不月（[illegible]）雖以事往（[illegible]）

凡諸侯相如不月(會侯鄭伯如)雖以事來稱其事不月

獻捷則月來迎小妻之夜則月

杞伯

凡列國來聘不月(陳一齊五晉十一宋)雖以事來稱其事不月

不言其事不月必來歸其助祭之邑而後月

歸所執吾女而後月必楚以聘報朝而後月

凡王使來聘[illegible]不月錫命者二歸[illegible]來

求皆月來求非王命則又不月不月

十一 盟會類

凡內離盟日雖與伯國盟日宜

盟則不日苟無成事雖會伯主盟不月

凡內參盟雖有大夫日苟無成事則又不月

則

凡外離盟有關於諸侯之合散不月

凡外參盟日有微者不日若稱同盟若不日

凡桓文之盟不日雖公會不日內諱公而外稱人示

日唯其盛時則日

凡晉主夏盟恒日唯略不序諸侯不日盟

不足以服貳不日盟而後執諸侯不日晉不主盟不日

大夫會之不日苟大夫會大夫稱人則又不月

凡公及外微者盟日及大夫雖諱公猶日

唯及王卿士不日苟不諱公而無成事則又不月

凡大夫與外大夫盟日雖會微者盟日苟內外皆微者則不日

凡內大夫特盟諸侯不月三自參盟以上不日必見伐以明盟從

日必伐其國要之盟然後日苟以遂事盟則又不月

凡內沮盟不月四外來盟不月三雖國君不月以韓穿來

月

苟來畜學自則日

凡夷狄之盟不月雖來盟不月與盟不月必

吾君大夫特與之盟而後日以兵加中國公會之盟日

兩主之與吾大夫及盟日

凡會盟之間日唯盟戎不日

凡內離會不月四外會公不月必參會而後月

則不月遇不月三

凡公會內女會師夫人會齊侯如師會不月

夫人享齊侯以王月則書其月

凡外離會不月雖參會不月唯始懼楚而會則月

遇不月三吾命不月一

凡王臣之會不月雖公會之不月二雖王卿士會之不月必無成

而後月

凡大夫與大夫會不月內大夫會之不月諸侯與大夫

會不月伯主之會亦不月雖吾君會之不月

凡四大夫會諸侯亦不月四

凡夷狄與諸侯會不月雖吾君特會之不月

若中國諸侯及之亦不月會又會亦不月必會而及盟而

吾大夫會之不月必會又會而後月

凡內諸侯之會皆月唯不遇不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凡會皆月 [illegible] 有關於與諸侯之合散則不月 [illegible]

十三 戰爭類

凡內侵不月 三 必公將而後月 [illegible]

凡外侵不月 二十 雖侵我不月 一 必內會伯主之師若王臣會諸侯而後月 [illegible]

凡內伐不月 八 雖公將不月 十 必三卿並將而後月 [illegible]

凡外伐不月 八十 雖伐我不月 十一 唯伯者不能救與國而伐小國則月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王命討罪而後日 [illegible]

凡公會侵伐不月 二 唯會伯主若王臣攘夷狄則月 [illegible]

師還會與月 [illegible] 十三 會夷狄爲君弑伐國則月 [illegible]

凡公大宋會侵伐不月 八 雖王臣會之不月 [illegible] 唯會伐 [illegible] 以逆王命

凡月 [illegible] 會伯國侵宋國則月 [illegible]

凡夷狄侵伐不月 三 七十 雖侵伐我不月 [illegible] 雖公會伐不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叛盟會侵伐皆月 [illegible]

凡公敗外師不日 [illegible] 甚之則日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夫敗之則日 [illegible]

凡外相敗日 [illegible] 中國敗夷狄不月 [illegible] 唯內大夫敗狄則日

[illegible]

凡夷狄相敗不日 [illegible] 苟敗其從中國者則又不月 [illegible]

敗中國不日 [illegible] 苟王師敗績則又不月

凡戰皆日 [illegible] 拒王命而戰則不日 [illegible] 夷狄自相戰

則不月 [illegible] 苟爲中國討罪則日 [illegible]

凡圍不月 [illegible] 雖公會圍不月 [illegible] 書同圍者月 [illegible]

凡公圍內邑月 [illegible] 公在外則又不月 [illegible]

凡夷狄圍中國不月 [illegible] 雖中國圍夷狄不月 [illegible]

凡內入國不日 [illegible] 必公將而後日 [illegible]

大夫將日 [illegible] 廢祀易田歸入邑日 [illegible] 苟入其 [illegible]

凡外入國不日 [illegible] 雖君將不日 [illegible] 必伯主 [illegible]

而後日 [illegible] 以王命 [illegible] 中國雖大夫將日 [illegible] 苟有以求之則不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夷狄入中國不日 [illegible] 苟爲中國討罪則日 [illegible]

其自相入則又不月 [illegible]

凡入國以其君歸不日 [illegible] 內入國以其君歸則日 [illegible]

凡滅不日 [illegible] 夷狄滅中國則日 [illegible]

凡滅國不日 [illegible] 唯滅吾同宗之國日 [illegible] 因諸

侯之會遂滅小國日 [illegible] 苟闇伯主有事而滅小國則又

不月 [illegible]

凡夷狄滅中國 [illegible] 會而遂滅則月 [illegible]

必滅大國而後日 [illegible] 雖大國之附庸日 [illegible]

凡夷狄自相滅

國之民息一 罪國月夷狄時不能[illegible]以盡其後而[illegible] 微外茲入[illegible]中國曰[illegible]

凡滅國以其君歸日 定四 六年[illegible] 雖夷狄滅中國以君歸日 昭十

一[illegible]子結滅頓[illegible] 中國滅夷狄以君歸月 宣十五[illegible] 唯夷

狄相滅以君歸不月 僖二十六 楚滅夔

凡外取師不月 宣十[illegible] 雖不月 [illegible]

凡內取田邑皆不月 [illegible] 必一舉取二邑而後日 [illegible]

昭元取鄆[illegible] 曰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歸諸己故謹而日之也

凡內取國不月 成六[illegible] 滅其祀則月 [illegible]

之至是[illegible]

凡外取邑不月 [illegible] 雖取內邑不月 [illegible] 必取以居

公然後月 [illegible] 取內所賂田月 [illegible] 濟西田

凡外取國不月 僖三[illegible] 雖滅國不月 [illegible]

凡降國不月 [illegible] 必伯主而後月 [illegible]

凡救不月 [illegible] 雖內救不月 [illegible]

下日[illegible]月 會救不月 [illegible] 遂救不月 [illegible] 必王人救列國而後月 [illegible]

凡內外皆不月 [illegible]

公次不月 [illegible] 外次必伐我而後月 [illegible] 成不月 [illegible]

凡公追不月 [illegible]

凡遷邑不月 [illegible] 必遷國而後月 [illegible]

凡自遷其國以避夷狄月 [illegible] 救中國而請遷于[illegible]

不月 [illegible] 請遷于吳以避楚[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三 師田類

凡狩不月 哀十四[illegible] 唯火田則日 [illegible]

凡公狩月 [illegible] 譏與觀狩則不月 [illegible] 觀魚不月 [illegible] 蒐不書公不月

昭八 雖大蒐亦不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必大閱治兵而後日 [illegible]

十四 賦稅類

凡軍制作舍皆月 成元[illegible] 賦稅不月 宣十五 哀十二

十五 興作類

凡城築不月 [illegible] 雖會城不月 [illegible] 雖城成周不月 [illegible]

月一 必伯者存亡國而後月 [illegible] 苟無成功則又不月 [illegible]

凡新不月 [illegible] 新作不月 [illegible] 必有僭制而後月 [illegible]

凡墮邑毀臺皆不月 [illegible]

凡浚川時 [illegible]

十六 眚盜類

凡肆眚月 [illegible] 盜竊寶玉大弓皆不月 定八

春秋屬辭卷之十四

春秋屬辭卷之十五　　新安趙汸學

辭從主人第八

辭從主人者謂從主人之辭也語出永嘉陳氏主人與公羊傳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之主人同謂魯君也若魯春秋本魯史成書雖孔子作經亦必稟君命而後得施筆削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然其所是正者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蓋本孟子其文則史而穀梁傳亦有從史文之云實經之逸義也當春秋成時孔子及門之人不得其說故言以制作之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此曾子之孫子思而孟子述之實千萬世學春秋者之指南也至公羊氏乃曰其詞則丘有罪焉爾又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又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其意以為春秋之辭皆出聖人而又不得其所以為言者故曲為之說夫筆削之法行之而外事從告與史氏雜志以附益者不同皆曾子言之也

書而大史氏不隱者以其文辭猶存成周舊典非史氏私書也孔子非史官亦非見大夫也能脩國史而時君時相不以為嫌者其書實皆仍魯史之舊雖有筆削而無所增加也則其辭倍罪之云定哀之際書事隱約以後不殊而亦何嫌之有蓋孔子嘗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非其辭之謂也其言之所自出曾子子思而已傳失實則去之遠矣魯其所聞於不脩春秋者而定不及地尺而復而已則又安知魯史記之為周禮哉司馬遷有言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則由公羊之說而意其當然然亦詆後學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學者支離傳會勝因其舊者乃若以史法文巧詆之為皆生以春秋為孔子所創一家之言而不知其本故也穀梁以國地之異名者謂之從史文不能通諸全經左氏所發多史例也而杞婦宜子之言謂之周禮且曰非聖人莫能脩之則其失往不知有魯

有削而已至永嘉陳氏乃專主筆削求經然猶以爵號名氏為褒貶指左氏所錄即魯史舊文而經之成書皆為聖筆所脩其所謂從主人之辭者亦無幾焉則猶惑於公羊而於孟子所傳者未嘗少致思也故今特取陳氏語名篇以矯其失凡天道人紀爵號名氏郊廟師田昏姻朝聘史氏之恒辭皆以類發例而赴告之情實書之體可得而著者亦一二附見焉

十 編年類

凡君之首年曰元王之首月曰正〔元者首也……〕

〔……〕年而曰元年……〔……〕不曰一月而曰正月

十一 災異類

凡關於所不見曰日有食之〔……〕月……曰星隕如雨……曰隕石于宋五……曰六鷁退飛過宋都〔……〕

凡傳報曰有〔……〕常有曰無〔……〕過常曰大〔……〕

大水大……大有年大……其有曰多〔……〕始出曰生

十二 郊廟類

凡條祀祀天曰郊〔……〕可否疑於神曰卜郊有怙而為曰用郊牛上吉曰吉牲不用曰免牲望祭三方曰三望〔……〕

凡設壇祈澤曰雩用盛祭曰大雩〔……〕雩而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不雨為災則書旱〔……〕

凡三年大祭曰禘〔……〕在祭則自祭議不在祭則大廟曰大事書之曰有事〔……〕逆祀曰躋順祀曰從〔……〕

〔……〕已喪而祔曰致祭而安主曰考得已不已曰猶周公曰大廟魯公曰大室〔……〕群公曰宮稱宮曰新宮群公以謚名宮婦人以姓名宮已毀更作曰立

凡時祭秋冬曰嘗曰烝 [illegible]

例見

四 名號類

凡侯國之史稱天王 [illegible] 或曰天子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不在喪不加天 [illegible]

凡王世子不名 [illegible] 王子稱字 [illegible] 見殺君相殺而稱名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卒者名 [illegible]

凡王朝公卿之名稱爵以公 [illegible]

[illegible]

父老子代其使則稱其人之子 [illegible] 氏 [illegible]

春秋會要卷一 三

[illegible] 父至于大夫稱字氏子 [illegible]

凡王朝大夫未爵稱字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士中士稱氏名 [illegible] 下士稱人

凡王者之都自諸侯言曰京師 [illegible] 自王者言則以地冢曰 [illegible]

國曰王城 [illegible] 諸侯城王都亦以地冢曰城成周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所在曰王所 [illegible] 王自其家人而言曰王

室 [illegible]

凡諸侯內生稱公子 [illegible] 稱我君 [illegible] 外生稱 [illegible] 卒稱 [illegible]

[illegible] 葬則舉謚稱公 [illegible]

[illegible] 見弒然後稱其君 [illegible] 則不稱其君 [illegible]

凡嗣子未葬稱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未踰年 [illegible] 稱子 [illegible] 君 [illegible] 見 [illegible] 國 [illegible] 以歸稱世子 [illegible]

春秋會要卷一

子卒不忌 [illegible]

凡諸侯失地名 [illegible] 君名 [illegible]

[illegible]

見滅不名 [illegible]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小國之君來朝書名 [illegible]

[illegible] 附庸之君名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君稱字 [illegible]

[illegible]

凡諸侯朝會隆爵成禮 [illegible] 諸侯世子來奔進從也

禮書爵 [illegible] 伯國立大子爲君會諸侯者 [illegible]

之弟攝位受盟稱子 [illegible] 附庸世子攝君來朝稱人 [illegible]

凡畿內諸侯卒不稱爵 [illegible] 葬則舉諡稱公嗣諸侯 [illegible]

凡夫人生以姓配氏卒以諡配姓葬稱小君 [illegible] 內女以字配 [illegible]

字叔或加子 [illegible]

凡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賜族稱氏 [illegible]

公孫爲氏後卒稱族 [illegible]

凡公子公孫爲卿書屬 [illegible] 非卿稱名 [illegible]

卿稱名 [illegible] 繼故名之 [illegible] 國名之 [illegible]

會諸侯名之 [illegible] 雖非卿書公子 [illegible]

凡姊兄稱兄母弟稱弟 [illegible]

在位見殺書其大夫 [illegible] 外殺若放不言大夫 [illegible]

凡諸侯之兄弟有譖得稱字 [illegible]

凡大夫爲卿一命三命皆稱氏名 [illegible]

未賜族稱名 [illegible]

命於天子稱字 [illegible]

事來不見公不名 [illegible] 主盟會非卿稱氏名 [illegible] 外大夫非卿稱人 [illegible] 內大夫 [illegible]

非卿但志其事 [illegible] 小國之卿稱人 [illegible] 接我稱名 [illegible]

來雖欲者稱名 [illegible] 楚卿稱氏名同大國 [illegible]

楚始耳稱名 [illegible] 從見殺若放而後書其大夫已絕見討不言其大 [illegible]

夫 [illegible] 不言其大夫 [illegible] 書大夫者辭 [illegible]

凡大夫既卒不名（[illegible]不名）

凡大夫見執稱行人皆非尊使不稱行人（[illegible]）

（[illegible]）

凡士作亂稱盜（[illegible]）

凡夷狄與號君臣同辭（[illegible]）

（[illegible]）

四夷大者曰子（[illegible]）

昏姻類

凡納幣曰納幣親迎曰逆女（[illegible]）

（[illegible]）

凡君親逆稱逆女至稱夫人某氏至自某夫人不與公俱至書入（[illegible]）

凡卿爲君逆稱逆女（[illegible]）至稱以夫人某氏至（[illegible]）

姑稱婦某氏（[illegible]）微者逆稱逆婦某氏（[illegible]）

凡夫人歸寧曰歸（[illegible]）來寧反國曰歸（[illegible]）國二反其宗祀所在曰[illegible]

[illegible]一之義（[illegible]）適諸侯逆稱字歸稱字（[illegible]）大夫稱所逆之字姑逆稱[illegible]

凡媵爲君逆不稱使（[illegible]）來稱逆女（[illegible]）

凡諸侯逆女稱某氏（父母）

凡王后爲天子逆稱王后（[illegible]王命[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凡王后逆女稱王姬歸稱王姬（不稱字尊王女）

凡致女內致外曰致女（父母）外致內但言聘

凡夫人歸寧曰如出曰歸內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喪紀類

凡天子曰崩（上崩也）君夫人曰薨（[illegible]）未踰年君曰卒（[illegible]）內女（[illegible]）

書於[illegible]許[illegible]書卒（[illegible]）王女書卒（[illegible]）大夫曰卒（[illegible]）諸侯曰卒

別於內

凡天子崩不地（[illegible]）公薨必言地（[illegible]）則不地（[illegible]）夫人薨不地（[illegible]）

外（[illegible]）在外則地（[illegible]）大夫卒不地（[illegible]）在外則地（[illegible]）諸侯卒不地（[illegible]）

卒于外（[illegible]）地（[illegible]）曾在師曰師（[illegible]）在會[illegible]

國（[illegible]）其君之君雖卒于外不地（[illegible]）

凡夫人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

言葬（[illegible]）赴而不反哭稱夫人而不書葬（[illegible]）反哭而不赴書

葬而不言小君（[illegible]）妾母成喪（[illegible]）稱夫人薨書葬小君（[illegible]）

禍福類

凡[illegible]故言立（[illegible]）言立（[illegible]）挈辛大臣言以（[illegible]）

成尊不言以（[illegible]）

凡公在他國曰在（[illegible]）出在竟內曰居（[illegible]）天王雖在畿外亦曰居（[illegible]）

（[illegible]）

凡適他曰奔（[illegible]）之他國曰放（[illegible]）

凡宮內曰出（[illegible]）在外不言出（[illegible]）

（[illegible]）國滅不言出（[illegible]）自其邑奔曰自某出（[illegible]）

凡拘之曰執（[illegible]）執之以去曰以歸以歸王都曰歸于京師（[illegible]）

歸之于以詐致之曰誘（[illegible]）不言以歸（[illegible]）獲不言以（[illegible]）

凡執拘稱人（[illegible]）會而後執別稱人（[illegible]）

（[illegible]）

凡內大夫反國曰來歸

凡反其君曰歸（[illegible]）潘反曰（[illegible]）見獲而反不言歸（[illegible]）

凡君大夫反國易曰歸（[illegible]）

（[illegible]）難曰入（[illegible]）國君已絕于

位曰復歸（[illegible]）

之例也大夫抗其君以歸則曰復歸與其國則曰
復入
凡歸入必言所自苟言故則不言所自同逆而
立之不言所自
凡興師以送之曰納非專納則言自某人自某歸
苟言故則不言所自
凡大夫據邑書叛苟大國納之不書叛志復私邑
入國不言叛內叛者以邑叛不書其人外邑叛
不書
凡自殺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朝聘類
凡公行未成禮曰如既成禮曰朝
非朝則直言其事夫人越竟皆曰如以事往直言其
事大夫行皆言如以事往直言其事
凡諸侯來朝皆成禮而後書故言朝同時俱至兼言之同時異至
殊言之非朝則直言其事內諸侯不言朝
夷狄來不言朝公在外不言來
凡王在外曰公朝于王所公在外曰某君朝公世子來朝曰某君使其
世子某來朝內女以其子來曰來朝其子
凡王臣來聘皆稱使在喪不稱使以事來者直言其事
以其私來不稱使
凡外臣來聘皆稱使以事來者直言其
不可書但言來不以使禮見君不稱使以其
私來不稱使後者不稱使
凡致物曰歸自外曰來歸無專使不言來受之於會曰取

凡與下曰錫相與曰遺以借物曰假輸物曰納以微曰求直辭以請
曰告卑辭以請曰乞
凡纂事曰遂事曰暨不得已曰及
盟會類
凡戢言歃血曰盟不相盟而結言曰胥命
凡內特相盟內為志稱及外為志稱會自參以上皆稱會
公如伯國受盟稱及公與外大夫盟稱及與戎盟稱及大
夫與戎盟稱會往盟於彼曰莅盟聘而後盟曰及
某盟求盟曰弗及盟此不得盟曰不與盟
凡伯者服貳曰同盟言曰乞盟後期曰會盟別盟
稱及又及
凡釋怨曰平曰成內欲平曰及某平外欲平曰暨某外相平曰
某及某內平外曰平某及某
凡以會禮相見曰會不以會禮相見曰遇
凡稱會前定稱及
凡伯主辭不敵主言及
凡諸侯會兼狄曰會之會其師曰及
師與大夫不言及使文稱人
自相會如其序
凡公在外而諸侯會之曰會公于某公在內而諸侯會之曰某來會公
諸侯已會而我獨見之曰不見公諸侯不期而及於會曰后會不及
會曰未見諸侯

會而與盟曰會諸侯盟于某（僖二十一）[illegible] 外曰某會而與盟曰某人

盟于某（僖十九 鄫子）

凡會君將會外君不言故自參以上必言故 [illegible] 唯伯主

之會不言故 [illegible] 會曰會外臣者非天下之事則言故 [illegible]

凡特相會往來稱地 [illegible] 自參以上往稱

地來稱會 [illegible]

凡因伐而會致伐 [illegible] 志不在伐致會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出有二事則致其重者 [illegible]

[illegible] 二事偶則以後事致 [illegible]

凡內地不致伐戰則致（定十二）

凡伐而戰不致戰 [illegible] 敗之不致 [illegible] 會戰不致 [illegible] 會伐而戰 [illegible]

不致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大夫不致 [illegible] 見執則致 [illegible] 公與之俱反則亦不致 [illegible]

[illegible]

凡至彼而反曰還 [illegible] 未及彼而反曰復 [illegible]

[illegible]

曰弗至而復 [illegible] 入其竟自至其所復 [illegible]

凡周班諸侯序爵 [illegible] 尚德 [illegible] 王人序諸侯上 [illegible]

[illegible] 寰內諸侯之師序列國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夫如其班 [illegible]

[illegible]

凡主會者所序 [illegible] 伯主序諸侯上 [illegible]

[illegible] 齊侯序宋

公上 [illegible]

侯序衛侯上衛侯序蔡侯上 [illegible]

[illegible] 男序侯伯上男序子上 [illegible]

[illegible] 小國之君上 [illegible]

[illegible] 在喪稱子居本班 [illegible]

衛侯之弟 [illegible] 子序鄭伯下 [illegible] 晉卿序齊宋 [illegible]

[illegible] 齊卿序宋卿上 [illegible]

[illegible] 師以國序 [illegible]

凡非主盟會序諸侯上 [illegible]

[illegible] 楚從其序陳上 [illegible] 秦卿序宋卿上 [illegible]

[illegible]

十 戰爭類

凡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將尊師眾稱某帥師

君將不言帥師 [illegible]

[illegible]

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竟曰侵 [illegible]

討其罪或未其成……
環而攻之曰圍，掩其不備曰襲，以兵守之曰戍，迎服曰降，盡殺曰殲
凡以兵破其國曰入，入其國……夷其社稷曰滅……不撫國不有其地曰取
不許復之者曰亡，非其有而奪之曰取
受之於師曰取以
凡戰稱將稱師……侵我稱人，亦稱師……
凡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京師敗績曰王師敗績
于某
凡國君戰而死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言師敗績……唯大夫……
內師會伐書大夫將……唯將者言……

又曰人……
凡會盟而後伐，書及某伐某……會……如京師而……
凡會伐書曰京師，諸侯會某伐某……
凡諸侯會天子伐曰某……
凡諸侯已伐國而王臣與師伯書會伐某……大夫已出師而諸
侯會，但書會某師……
戰以主及客，以內及外，以中國及夷狄，皆曰及某戰……
……
及伐言戰于某……從內辭不……
……曰會夷狄伐中國而戰則……
凡侵伐而不應但書侵伐……侵伐而敗之書其敗者……

……
書戰，以敗績而後書伐，言戰，言敗績……不合者皆……非卿帥……
不言敗績
凡中國與夷狄不言戰……必美
狄稱將稱師而後言戰……
凡執國曰遷，自遷曰遷，遷于某……遷之而有其地曰某人遷某
有遷之者而不失其地，又同自遷之辭
凡楚執敵救而追用人之師曰以
凡……有君曰救，民散曰潰
凡兵得曰俘，兵囚曰執，俘曰歸，獲曰獻
凡外師如晉四竟曰某鄙，直逼國都曰伐我
凡師所止過信宿爲次，故按兵待事曰次，君行所止曰次……
則書……

十二 師田類
凡蒐田春曰蒐，冬曰狩……過常曰大蒐，大田曰大……
凡蒐在狩書地……不在狩不書地……在公書公……不在公不書公
……公在不書
凡治兵曰大閱，習武曰治兵
十三 興作類
凡城邑備制曰城，不備制曰築……囿曰築，臺曰築，館曰築
凡土工曰作，改制曰新作，易舊曰新……
……
凡自毀曰壞，故壞曰毀，毀城曰墮
凡濬川曰浚，界田曰疆

十三 賦税類

凡師衆曰軍賦士曰甲制軍曰作三軍曰舍

凡田賦曰税田賦曰賦 [illegible] 始税曰初税畝田賦曰用

十四 內辭類

凡君舉必書 [illegible] 不成禮不書 [illegible] 非公命不書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崩卒葬則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內諱殺書薨 [illegible] 未成君書卒 [illegible]

辛公子翬曰刺 [illegible]

[illegible] 外則不書 [illegible]

[illegible]

凡諸侯叛不書 [illegible] 夷狄伐京師不書 [illegible]

[illegible] 于雖內不書 [illegible]

凡內外恒異辭 [illegible] 惟主人則以內辭

書之 [illegible] 伯令則以內

辭書之 [illegible] 如內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取濟西田不書 [illegible] 以伯令書

十五 從赴告類

凡王師令不及魯不書 [illegible]

[illegible]

事于諸侯令不及魯不書 [illegible]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

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 [illegible]

[illegible]

凡赴以往日者書往日以來日者書來日 [illegible]

再書之 [illegible] 不以時告者即告時書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 [illegible]

[illegible]

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

帛之使則告不然則否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弒君以賊赴者稱名氏 苟国有臣子[illegible] 有書國亦兼以疾[illegible] 微者稱人 [illegible]

盜稱盜

盜殺不赴

凡殺大夫以國討赴稱國 僖十一晉告殺[illegible]
衆殺稱人 宋大夫司馬 討亂稱人 [illegible] 殺[illegible]稱人

能治以國人討之乞討亂詞

稱盜[illegible]

十六 變例

凡夫人有不赴不祔而稱夫人薨書葬小君者 [illegible]

大夫卒有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 [illegible]

有不由魯會而書葬者 [illegible] 來有不見公而書者 [illegible]

而書者 [illegible] 國有[illegible]

外相如有來告而書者 [illegible]

亂亡有不由赴告而書者 [illegible]

外災有國亡而書者 [illegible]

十七 無贊辭類

凡一事再見前目後凡前序諸侯則後總言諸侯 [illegible] 大夫曰

諸侯之大夫 [illegible]

恒稱 [illegible]

凡一事再見卒名之 [illegible]

有蒙上文者 [illegible]

二十四年戎侵曹 [illegible]

有併上文者 [illegible]

凡盟會以國地者國主不序 [illegible]

凡微者雖有諸侯之事不序 [illegible]

至不可得而序也

凡諸侯以王爵夷狄不序 [illegible] 內書[illegible]

凡美惡不嫌同辭 [illegible]

十八 辭費以其故類

凡不雨兩時總書則不言兩 [illegible] 時一書則言兩

凡不郊猶三望言免牲不言不郊 [illegible] 言不郊 [illegible] 言牛死

言不郊 [illegible]

凡復之曰歸某于某 [illegible] 致之曰歸于某 [illegible]

不以道致之曰歸之于某 [illegible]

[illegible]

故皆言歸之于者明其歸之不以道也

凡會而後盟間有事書諸侯盟于某[illegible]間無事不書諸侯[illegible]有不盟者唯間無事書諸侯盟于某[illegible]

凡首止無主盟者書公及諸侯盟于某[illegible]

凡會盟同地則地會地盟[illegible]雖間無事地會地盟[illegible]苟諸侯會而大夫盟則地會不地盟[illegible]必大夫自為會而盟則地會地盟[illegible]公將會晉大夫及列國大夫盟則地會地盟[illegible]

凡使不稱介[illegible]各以事行則列之[illegible]會[illegible]亦列於會則列序之[illegible]不書[illegible]將書元帥[illegible]不書唯內卿悉書之[illegible]

凡卿從公不書[illegible]苟[illegible]書之[illegible]

凡君將不言帥師敗則稱師

凡常事不書[illegible]爲下事書之則書之[illegible]

春秋屬辭卷之十五終

前鄉貢進士池州路儒學學正朱升校正
學生倪尚誼校對
金居敬覆校